



3 1595 9334 6

529-8211101

二 中 學 生 二 中 學 生

二 中 學 生 第 十 二 期

二 十 五 年 一 月

星 南

封 面

大 衆 起 來 —— 北 海 —— 急 轉 直 下 —— 鎮 靜 到 底 ——

「 天 上 紅 ， 地 下 綠 」 —— 民 衆 學 校 —— 澆 澆 你 的 熱 情

—— 這 兒 倒 不 錯 —— 那 樣 也 許 成 —— 各 項 競 賽 第 一

名 —— 這 一 次 的 編 輯

木 刻

野 夫

卷 頭 言

北 平 學 生 運 動 一

去 年 的 學 生 運 動 五

不 安 的 心 八

(論 著)

蛋 白 質 的 分 析 鄭 任 菴 二

求 二 圓 共 通 切 線 的 方 程 式 之 方 法 李 鑑 波 二 八

中 國 國 民 應 從 速 決 定 最 後 的 立 場 佟 明 達 三 一

談 談 老 子 齊 連 昶 三 三

對 於 攝 影 的 幾 點 貢 獻 鼎 四 五

二 中 學 生 二 中 學 生

生學中二

生學中二

科學的人生

一…… 佟明達 四七

二…… 高尙賢 五一

妙詞之跋…… 隱士 五二

光電管…… 徐寶潭 五三

論「文以載道」

一…… 黃卓 五六

二…… 胡家驄 五七

英雄崇拜…… 王守正 五八

由話筒至揚聲器…… 徐寶潭 六一

(短篇小說)

好時候…… 佟天真 六六

偉大的犧牲…… 連昶 七八

記我的——…… 殘生 八六

阿仔的日記…… 司徒翁 九一

錫三…… 宇宇 九七

生學中二

生學中二

生學中二

生學中二

病 馬增英 九九

消沉 殘生 一〇二

間諜 寶煦 一〇三

一封情書

一 裘應麟 一〇六

二 高尙賢 一一二

(情書)

三 石增祚 一一九

四 齊曾澤 一二二

(詩詞)

賣卜的人兒 寶煦 一二四

老乞婦 寶煦 一二四

雪花 鯨鯨 一二五

感懷 孫斌 一二六

七夕 悲翁 一二六

雪 巴拿馬 一二六

重陽 悲翁 一二七

生學中二

生學中二

生學中二

生學中二

我的母親

一

李瑞敏

一二七

二

張壯

一二九

三

湯人傑

一三〇

初春

宇宇

一三一

鄉思

朱鳳綏

一三二

故鄉

張皞民

一三二

故鄉

舒繼先

一三三

我的家鄉

靜成

一三三

新年話故鄉

王汝誥

一三五

雪天

守正

一三六

雪

術方

一三七

初雪

徐多鈞

一三八

雪晨

郭巨靈

一三八

★ 雪 ★

鄉 ◆ 故

夏遊

王汝誥

一三九

(散文)

生學中二

生學中二

生學中二

生學中二

他·其·及·夢·的·色·灰

溽暑日記

.....東西 一四一

農村日記

.....春海 一四六

(小品文)

灰色的夢

.....字字 一四九

同情

.....漂泊者 一四九

農夫

.....橫圓 一五〇

別

.....榮壽 一五〇

歸

.....王宗意 一五一

回憶

.....楊際芳 一五一

古長城

.....漂泊者 一五二

王府井之夜

.....心中人 一五二

菊

.....陳學涵 一五三

(短篇小說)

故都春夢

.....強 一五四

蘭英

.....小人 一五七

落葉梧桐雨

.....垂仔 一五九

生學中二

生學中二

二 中學 生

二 中學 生

(隨筆)

讀書趣味雜寫

何奕鵬 一六六

消寒錄

奕鵬 一六九

(翻譯)

A Lamentation on Behalf of A White-haired Old Man

杜強 一七七

Amusing Myself

杜強 一七八

The Authorities in Shih-h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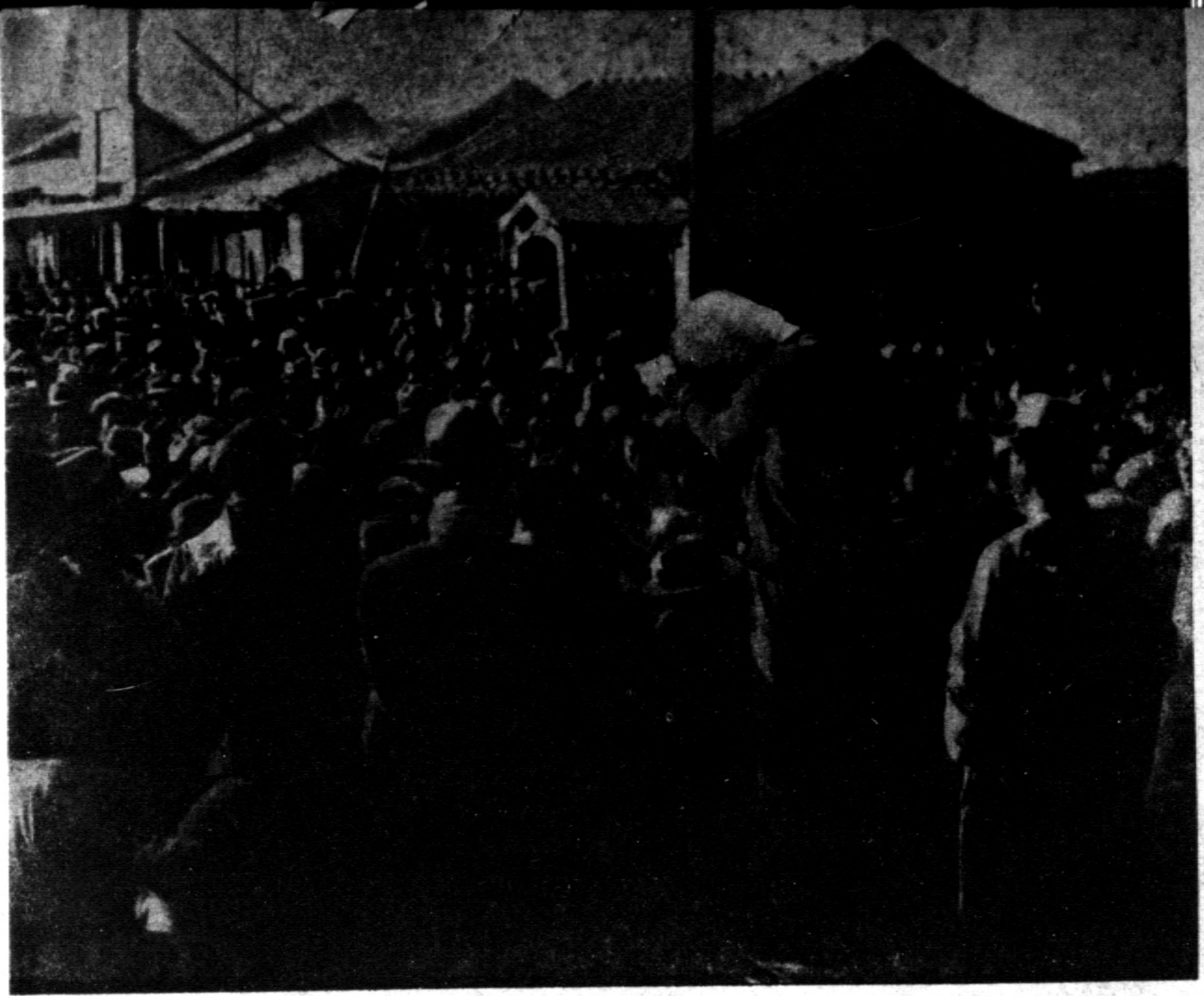
杜強 一七八

編後

一七九

二 中學 生

二 中學 生



—— 來 起 眾 大



北 旗



旗 到 洞



旗 直 下



天 上 紅

地 下 線

民

衆

學

校



暑假入學考試



榜上有了名字



後來就上課



現在又學期考試了



！情熱的你鏡鏡



文發初

鏡鏡

各項競賽第一名



輯編的次一這



這兒倒不錯！



發球



乒乓球



那樣也許成！

卷頭言

北平學生運動

引。言。

「如果一九三六年在國際的意義上，是第二次戰爭危險年的話，那麼，在我們國家的意義上說恐怕不能免是一個愛國的運動年罷！因為帝國主義正忙着向世界挑戰，我們該是忙着自救的工作。」——一月一日北平晨報「愛國運動年」的開展

對未來的展望，現在還不便預料，謹將過去一月來的北平學生運動經過，作一番史的敘述。

前。奏。曲。

十二月二日北平教育界通電：近日平津報紙載有文電，公然宣稱華北有要求自治或自決之輿情，殊足淆亂觀聽，吾輩親見親聞，除街頭偶有少數受人僱用之姦人發傳單捏造民意之外，各界民衆毫無脫離中央另圖自治之意，望政府及國人勿受其矇蔽，尤盼中央及平津河北當局消除亂源，用全力維持國家領土及行政之完整。（下略）——見十二月三日大公報

此後，環境日益惡劣，各學校同學其無學生會之組織者，紛紛組織成立。

師大三日，教，文，理三學院各班代表發起組織學生自治會，晚間開各班代表聯席會，推七人為籌備委員。

——見十二月五日北平晨報

師大當局考慮學生恢復自治會問題。學生態度堅決，代表十一日可推出，即可成立。——見十二月六日世界日報

十二月六日法商開學生會籌備會。

師大學生自治會之組織問題，八日全校三十餘班中已有二十餘班贊成，九日各班代表即可選出。

——見十二月八日世界日報

平大法商學院各班代表聯席會議，七日下午七時在該院召開學生自治會全體代表大會。——見十二月八日世界日報



其他各大中學校亦莫不積極籌備學生會之組織，上述不過略舉一二而已，更進一步，則為全市學校學生之大聯合。北平國私立各大學學生擬組織「北平各大學學生聯合會」。——見十二月五日世界日報

後更擴大為大中學校學生之聯合。八日前即成立。

霹靂一聲

十二月九日，霹靂一聲，大中學生約千人，舉行遊行示威，反對組織特殊政體，維護領土完整。晨九時十五分燕京清華至西直門，擬候城門開時入城，以便聯絡東北大學，再分南北兩支聯絡他校。

清華燕京未得進城，城內則東北大學，師範大學及輔仁大學等校各自各該校出發遊行，惜城門始終未開，加以警察阻擾，未能聯絡一起，乃於西四，西單，東長安街等處與警衝突。留西直門之同學至下午五時始返校。

十日，十一時各校學生開會通過：

- (一) 要求即刻釋放昨日被捕同學；
- (二) 要求懲辦毆傷同學之軍警；
- (三) 要求各項，非至得到圓滿結果誓不復課。

連日各校陸續成立學生會，紛紛加入學聯，學聯實力雄厚，組織極為嚴密，各校學生間聯絡頗利。又多數學校學生組織糾察隊，交通隊，宣傳隊等等。各校校門率皆為警探包圍，終日不散。

十一日平大法商學院罷課，平大農院，朝大，燕大，平大工院，私達中學等多校亦相繼罷課。朝大，輔大等校學生會於十四日前皆已成立。燕大組織「華北問題研究會」，各同學皆担任工作，約分：研究，編纂，翻譯，無線電放送及電報速成等項。又清華試驗播音成功。

保護學生

九日遊行示威之經過，雖報紙無記載，但愛國運動為全國人士所關心者，故不日間真像已傳遍全國。

關於北平各校學生請願，反「自治」之舉，頃據教育部員負責人談……確係學生及平市教育界最近表示，純為愛護國家統一之舉，並無越軌行動……並電平市負責當局，維護教育界安全云——中央社南京十一日電

十五日教部電北大校長，妥為保護學生愛國運動；張學良電王卓然勿阻學生愛國運動。其他京滬津各市學生通電響應者甚多。

同日市立中學方面：一中及女二中加入學聯。私中方面連日加入者尤多。

第二◎次◎遊◎行

十六日晨約八時各校分別由各校設法結隊衝出。中國大學與弘達被警察打散後，與在西直門集合之清華，燕京，工院等學校同學會合於西單牌樓，共有三四千之多，又被解散。中大，弘達等校即出宣武門赴天橋。匯文同學千餘人晨七時衝出，當被解散，即化整為零，分赴天橋，和平門，西長安街，中南海門前集合。北大敢死隊奮勇奪得警察制止結隊外出遊行之武器——水龍——後，即以水龍反噴之，警察不支而退避。北大及精業同學及其他未詳名字之學校同學結隊共赴和平門，至中南海門前又與匯文少數同學相遇，但被制止，不得按原定計劃在和平門集合，乃折回前門赴天橋。在西單北被衝散之工院，清華，燕京及其他同學即開往和平門集合，但城門已閉，不得通過。此時十餘校同學，不過數百人，不久即有輔仁大隊趕到，又呼出中華中學同學數百，並將各校同學化零為整，共得二千餘人，各國新聞記者三四十人，各國公使館亦有人乘汽車來到。大隊直往天橋，沿途加入數倍原有人數之同學，高呼口號，聲震天地。達天橋後，人數已增至二萬人以上，乃決定入城示威。途中又增多人，達三萬人以上，隊首已至前門，隊尾尚在珠市口。警察開空槍數響，秩序稍亂，外國記者立即攝取開槍時情形之照片。後復整隊擬衝城門，奈城門已閉，不得入內。後警察又開空槍數響，羣衆未有理會者，亦未有被傷者。在前門外西車站前開市民大會畢，由外城往宣武門。北大等校由前門入城內，亦往宣武門，但又被解散。外城大隊到宣武門，外城門不開，並有清華女同學被捕，經多方交涉復由城門底下放出。燕京，農院，清華，孔德，按交涉條件，先後離宣武門，由西便門返校。時已晚八時餘，羣衆凍餒交迫，但精神之佳，得未曾有，高呼口號，其聲也悲，其氣也壯。旋有師大附中，東北大學及師大與多數民衆慰勞，享以食物，竟日未得食

之羣衆，乃得杯水碗飯，在此與警察相持良久。城仍不開，不得已乃開始夜晚遊行。至驛馬市大街一羣愛國男女青年，在刺刀馬鞭槍棒大刀之下，逃散四方。

又 The Peiping Chronicle 十二月十七日記載甚詳，並有照片數幅。（在該報第一頁及第十二頁）

受傷同學之統計——輔大重傷十餘人，輕傷四十餘人，被捕三人；交大輕傷十餘人；女二中重傷五人（內有一人精神失常）；北大重傷二人，被捕五人；朝大輕傷三十餘人；中山重傷五人；弘達重傷三四人，輕傷五六人；農院輕傷四人；東北大學輕傷三人；匯文中學重傷五人，輕傷三十餘人；中大重傷二人，被捕未詳；他校未詳。

遊行之後

二次遊行之後，全市大中學校十之八九均已加入學聯。市內外慰問之電不可勝計。旅居海外之方振武匯美金千元援助北平學生。章太炎廿四日電×，略謂青年愛國運動，意出至誠，××清名未替，不應摧殘愛國運動。平大醫學院免費醫治受傷同學。

繼起罷課者：十八日志成，文治等校罷課；十九日翊教等校罷課；廿日成城等校罷課；廿一日慕貞等校罷課。

廿一日全市市立中等學校當局提前放假，女二中等校限三日內學生一律搬出。志成，鏡湖，大同等多校亦提前放假。

是時慕貞，輔仁，男女附中，五三，蒙藏，兩吉，中大附中等校亦相繼而起，組織學生會，參加工作。市立中等學校代表二十二日假二中自治會開會，學聯會亦開會，皆討論學校停課等問題。

多數學校，提前放假，但學生大都不願離校，多由各該校糾察隊負責。

新年前後

各校之未成立學術團體者皆成立——或請學者講演，或自動研究。如中法大學宣傳股成立「國際問題討論會」；中山中學組織考察團赴鄉村考察；篤志組織「×貨調查團」；朝大成立「一二九學生運動研究會」。

注重宣傳工作——以前宣傳之對象大抵為學生，今乃擴大範圍，深入民間。北大宣傳方法：（一）假裝買東西到各商店；（二）和民衆閒談天；（三）帶宣傳品赴各地。中山中學宣傳方法：（一）到茶館；（二）在電車上散放傳單。東北大學清華等赴鄉宣傳。農院排演愛國劇。

南下請願——清華十二月廿六日，三十人乘腳踏車南下請願。一月二日「全市學生徒步南下請願團」首途。

結尾

「起來罷！一九三六年的新中國！」——一月一日北平晨報「愛國運動年」的開展。

〔二中學生自治會編〕

去年的學生運動

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十六日，北平的大中學校學生兩次結隊遊行請願。提出保障華北安全，維護國家權利等口號。中途雖警察憲兵加以勸阻，未免使參加者稍感不快。然警察憲兵第知維持秩序，職責攸關。學生市民以及全國民衆宜稍諒之。

至於此次學生運動之復興，主要原因不外是由於華北的嚴重局勢，到現在已真的成爲瞞不過的事實。以前別人進一步，我們便退一步。直到「妥協」之後，在上者就告訴民衆說：「問題已告一段落，大家可以安心過活。」但民衆的心能安下多少時候呢？又如過去種種協定的訂立，民衆只是勉強聽着安心下來，對於事實真相是完全模糊的。現在真相已漸顯露，民衆才知道做了多時的睜眼睛子。同時深切的感到恐慌。

且「夫學生之本務，在專心向學，此係天經地義，無可駁詰。……苟不專心於此，即爲荒棄職責。然於本務以外，凡有係於生活之事項，亦豈不容置念？國家者，民衆之所託命。在此疆彼界分別至嚴之現代，國家觀念尤與生活有深切之關係。方國家見侵於強力，將瀕於危殆，凡有血氣，咸知即已身之命運已臨險境。於是焦心勞思，務謀從萬死以求一生；是豈出位旁鶩，亦欲自爭生存而已！若責以含棄本務，則對曰：「事務緊急，有不容專心本務者矣！」此言也，其聲至悽

慘，其意至痛苦，苟有人心，當不以詭辯視之。今北平學生處聞見較切之地，感深切肌膚之痛，好整以暇，專心向學，已不能守此雅度；遂起而請願，一吐心聲。警覺同愾，其舉動之宜受深諒，固不待智者而知之。且衷懷一念，亟欲披宣者，豈惟北平學生，巡於市廛，訪諸里巷？咸聞此切切之聲矣，特未有結隊遊行之大舉耳。是則謂北平學生代表全國國民衆而爲宣言可也。

「試觀北平學生所提出口號：曰『保障華北安全』；曰『維護國家權利』。實爲我國民衆最低限度之要求。華北係中國人之華北；國家係中國人之國家。保障之，維護之，由私家自保其財產，絕無背於所有權之通義；亦不違夫睦邦論之要旨。苟此最低限度之要求而猶不容蓄之於心，出之於口，見之於事實；則我國民衆亦惟有不惜犧牲，以爲最後之掙扎耳。且我國民衆之所要求者，重實際而不取虛名。曰保障，必須真的保障；曰維護，必須真能維護；若如文人行文，僅取『保障』『維護』爲題目而敷衍文飾之，按諸事實，乃相去遠甚。是仍未足以饜我國民衆之願望，此爲該口號中應有之含義，特爲伸說，以便共曉。」——申報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時評

其次「關於這次的學生運動有幾個特點，應當指出的：

第一：是在危亡的局面裏舉行的。五四運動所爭執的是巴黎和約裏面關於山東條款的簽字問題，九一八後的學生運動所反對的壓力是在東三省。這回却是在高度的壓力之下的抗爭。……

第二：是沒有黨派的操縱的。五四運動沒有黨派指揮，這回也是一樣的。不過，五四運動是沒有經過黨派運用的時代起來的，不受黨派操縱，是自然的。這回是在黨派長期爭奪學生之後，沒有黨派的操縱是難得的。我並不是說沒有黨派想來下手，不過這回運動是高度的民族熱力造成的。任何黨派的分化手段都無法施用。任何黨派特有的理論都不能轉移。

第三：是行動先於理論的。五四運動有自由民主思想先導。二十年的運動有社會主義的力量作骨幹。這回的運動却是行動先於理論。這在一個長期理論爭執的時代，是難得的。長期的理論爭執，有些變成理論玩弄的趨勢，即通常所謂「八股」的趨勢。這回的運動不是任何八股所指導的了的。……——教育短波第四十八期陶希聖文

華北人心的不安，不用說，誰也知道。只是因為交涉真像不明，在上的極力安慰。還未能怎樣。正如前面所說，現在紙老虎已經揭穿，以前的不安的醞釀，現在便「出之於口」，且「見諸事實」了。

我們「在學校讀書，平日也儘是聽在上者說要安心讀書。但誰的心能真個安下來呢？許多東北的同學是家破人亡了；許多華北同學快要不能讀他們所願讀的書了；照此下去，華中和華南的同學能夠倖免於這樣慘酷的教訓嗎！青年諸君不能做亮眼的瞎子，大家應該把實際上的情勢看一個清楚。……」——二十五年一月號《中學生》

不錯，正是因為事實已呈露在面前，所以同學們要去請願，僅只是請願。痛快地說一句，罷課遊行是給某種勢力一種回應。絕不是對私人的。至於「黨的操縱」問題，陶希聖先生已在前面加過分析。

「復次，學生運動絕響已數年矣，其所以絕響之故，姑不深論；總之，學生運動足以宣導鬱結，激發民氣，要非無裨實際討厭可憎之舉。……」——向日申報

在這一點上講，這次的學生運動，和從前一樣的，絕非無理取鬧，可知。

「即如今茲之役，發生於學生運動最有歷史關係之北平，宣示民意，標舉簡要，俾強力者知我國民衆之未可重侮；而外交家亦未嘗不可倚為周旋折衝之後盾。近來朝野方交口主張尊重言論自由，我人以為此一自由，似亦宜在不越軌道之範圍內，受相當之尊重也。」——同日申報

末了，陶希聖先生又「對此次運動，以最高的同情心，提出幾點希望」來。若說是指示給我們正當的途徑，則更恰當。現在一併剪在下面：

「第一，希望全國學生團體的再成立。目前的形勢，還是北平市學生單獨在活動，各地學生只是站在援助的地位。其實北平學生擔當的抗爭是中國全國民衆應當擔當起來的，我希望各地學生認清這種責任原是大家自己的責任。希望全國學生的聯合，作擔當大責任的準備。」

第二，希望由學生喚起一般民衆的民族精神。學生單獨是不能負起民族的解放的大任務的。學生乃是以知識份子的地位最先感覺到這種任務。我希望學生運動能夠轉換方向到國民裏面去。我希望學生能夠追隨北宋末年張所胡銓的先例

在民衆裏面造成救國的實力。

第三，希望大家仍不捨科學的修養。今後的民族解放運動，需要民氣，需要實力，還需要科學。社會的改造是要科學的知識，政治的推進是要科學的知識的，乃至於軍事的行動，也需要科學的知識。學生的最大供獻，除喚起國民以外，還在對於國民的救國運動能有學術的幫助。我希望大家不要因爲一時活動而輕視學術。」——教育短波

〔掙扎剪報〕

不安的心

如果經驗就是學問，我在這一學期的生活中，得到的經驗，可以說是最豐富了。這使我不得不慶幸我們的環境。

時常有人說：「現代中國人一年所感到的，環境的複雜，世事的離奇，爲古人一生都未曾經驗過。」如果就這一方面想，我們也可謂「生逢其時」了。

的確，現代社會上任何一個小問題，都有牠相當的複雜背景。牠的原因和結果都使我們難以立刻確定。而問題又是不斷的產生，真是使人時時感到知識的恐慌。生活的忙碌，使人總不能得到一刻靜定的心情，把我們每日生活的行動和思想作一回清確的決算。一學期的時間，匆匆的又到了末尾，回想起這一學期過去所得到的，只有腦中的一堆雜亂印象！

本來在華北生活的人，就談不到什麼「安全」和「保障」。飛機是天天見面，有人無時不在演習，彭彭的機槍聲時時震動着每個人的心，什麼時候都得提防着流彈的危險，那人演習的目的是什麼，誰也會知道的。

現在留在華北的人都是不怕犧牲的，其實也真是無從怕起。有錢的人都在陸續的往別地方躲，別地方的人更是決心不投虎口。想想暑期平市各校招生的情形，往年報名的數目在一千以上的學校今年全都減少多半，甚至有些學校可以說簡直招不到學生，南方人忽然不叫自己的子弟到北方求學，而機關和古物一批一批的南遷，在人們心目中對於華北是怎樣的感想，而住在華北的人，他們的心情是怎樣的不安，也就可想而知了。

種種新花樣的謠言，傳遍了民間，當局是三番五次的忙於闢謠，而謠言自是不絕的產出，那些荒謬的話，誰也是當作謠言聽。然而決免不掉逐字逐句的苦痛着人人的心。在這種不穩定的狀態下，誰不感覺苦悶？尤其是我們青年苦悶得不能出一口氣！

六中全會的開幕，那真使大家精神爲之一振，出席人物的齊全，爲歷來所未有。喊了四年多「精誠團結」的口號，算是給大家窺着一點影子。「中國將有轉機」，「中國將有出路」，這是一般人對大會所抱的熱忱與希望。

我還記得當大會開幕的前後，學校圖書館的報紙上，總是鑽滿了同學們的頭，直到電燈亮了還是有人在那裏埋頭的看，無疑的，現在的青年們人人都感覺着苦悶，感覺着前途的黑暗與茫然，所以人人都展望着最近將來的轉變。

蔣委員長和鄒魯先生的沈痛演說，以至於各個要人的言論，一句一句的深印在我們的腦中，使各個不安的心都得到相當的安慰。

所不幸的，當然是汪院長的被刺，乍看到這項消息的時候，使人似信似疑。凡是要人們所到的地方都要沿路戒嚴，在這樣嚴重的會場上，說不出佈置得多麼莊嚴，防範得多麼週密，居然有這樣的事發生，真使人猜不出其中究竟，不安的心遂又加上一層的不安。

幸而汪院長的受傷，對於大局沒有引起惡劣的影響。這在人人的心目中引以爲不幸中之幸。不安的心，才又慢慢的勉強安靜下來。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金錢是萬能的，有了錢住租界，對於一切不參加意見，自然可以逍遙自在，然而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忽然在津血濺佛堂，真是打破人們的固有觀念。在事實上說：本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爲了兇手是個女子爲父報仇，被殺的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武夫，爲了這樣出人意料的因果關係，於是引起一般民衆的街談巷議；有人覺得殺得痛快！也有人懷疑人家已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怎麼還肯下此毒手？這使一般人得到一點教訓，就是在你沒還清屠場上的債的時候，就是躲到佛堂靜地也無法逃脫。況且過去軍閥的萬惡誰也不會健忘，所以一般人借着這個結果心中痛快了許多，却使一般屠夫們不安起來！

在這種不安的環境裏能得到讀書的機會，真是難能可貴的事。所以有許多人這樣教訓青年：「青年們只有安心讀書才是愛國。」這真是使青年無法不接受的話。

嗡嗡，飛機在屋頂上盤旋，一架三架甚至於九架。看着書，聽着講，真不知那一堂就是最後的一課！×旗取消了，×××像也取消了，×××過還怎麼舉行？這是出於本心？誰相信再沒有比這更痛心的侮辱加到身上！

殷逆汝耕竟敢宣言獨立，漢奸居然以「華北民衆」的名義要求自治，民衆仍是一味的鎮靜，真不知是鎮靜呢？還是麻木呢？整個華北送給敵人，華北民衆都作了奴隸，或許還說是民意呢？華北民衆誰願自治？那只有天知道！

在這種危險狀態下，知識份子再不出來替民衆說話，讀書的目的真個是爲作高等順民嗎！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的愛國運動，能得到全國的同情，正因爲充分的代表民氣，而給漢奸以絕大警告！然這次運動在事實上所得到的，真是可憐：請願吧，向誰去請呢？遊行呢，挨刺刀！難到華北只是青年人的華北嗎？還是中國的華北？不客氣的說：在這刺刀政策下十二月九日的愛國運動使民衆沒有得到什麼，除了使民衆想起愛國就聯想到刺刀，並且是中國人的刺刀，世界上還有比這更痛心的事嗎？

高壓政策的不高明，任何人不能否認。正如一個大人抱着孩子，孩子受了委屈，哇哇的痛哭起來，正待向大人訴說，大人却捏着孩子的嘴，打他的屁股，這是高明的辦法嗎？能達到孩子不哭的目的嗎？除了使孩子不安的心更加不安！

一人懷着一顆不安的心，沒有出路，課本上找不出解答，報紙呢？大片空白，甚至人所共見的事實都被挖掉。不然，就是昨天的消息，今天闢謠，今天的消息，也許明天闢謠。分辨不出那是「真」那是「假」來，這如何能使民衆得到明確的指示。輿論界到了這樣的命運，即使民衆不致誤信謠言至少是給敵人以散佈謠言的機會，可憐的民衆，只有彷徨，恐怖，和不安的環境中的人，抱着一顆不安的心，沒有出路，沒有希望和光明，在我們面前所能找到的，祇有黑暗，黑暗，無限的令人寒慄的危機。

〔守正〕

蛋白質的分析

鄭任菴先生

導 言

蛋白質 (proteins) 與油脂 (fats) 及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s) 同為生物體中之主要成分；在動物體中為細胞的主要含有物；在植物體內，如種子等，含蛋白質亦很多。在十九世紀時蛋白質的構成是一個主要的待決問題，但是研究了許久，只知道蛋白質是由炭，氫，氧，氮，硫，及磷六種原質所成的化合物，其內部確實構造則因為種類繁多，常含礦物質，製純極難，呈膠體狀諸障礙，至今尚未完全明瞭。

蛋白質的研究，雖然尚未完成，但如蛋白質的物理及化學性質，分類法，生色作用等，在每一本有機化學書中，都可以找到一部分。蛋白質的分析法，合成法及其分子的構造式則已形成一部專門學問，此類論文及記載散見於歐美各大雜誌中，足見研究之盛矣。

蛋白質的分析法是近年研究蛋白質的化學家主要工作，由此擬出許多關於蛋白質的合成法及構造式的理論。爰就所知蛋白質的分析法，約略成篇，以附名著之後。至於合成法及構造式的理論，以後當續成之。

本篇中所用化學專名詞，因至今尚無統系的譯法，故概用原名，以免魚魯之誤，尙希讀者諒之。

關於蛋白質之分析的歷史，Vickery 及 Osborn 曾於 1928 年集成一報告，發表於 *Physiological Reviews* 雜誌中記載甚為詳盡。在本篇中國無需如此，僅將主要方法分為 A, B 兩類略述如次：

A. 加水分解分析法：

加水分解分析蛋白質概有三大不同方法：即酸性加水分解，鹽基性加水分解，及酵素加水分解是也。就中鹽基性加水分解及酵素加水分解，應用較早；後來 Emil Fischer 用強酸加水分解蛋白質成功，於是酸性加水分解，一躍而為分析蛋白質之主要方法。但不久許多化學家發現，用強酸分解蛋白質時，常有不甚穩固之單體 (units) 被破壞。雖經改用

稍緩和之酸，仍有此不良結果；於是漸有化學家試用鹽基性及酵素加水分解法，以分析蛋白質，因而又發現數種新的單位 (units)。今將三法分別述之：

1. 酸之加水分解作用 (acid hydrolysis)：

a. Emil Fischer 法：

Emil Fischer (1852—1919) 為完成濃酸加水分解蛋白質之第一人，其法曾由化學家奉為標準方法，故於蛋白質之分析歷史上，佔最重要之地位。法將蛋白質置五倍至六倍的鹽酸或硫酸（酸量約合總體積之25%—30%）中，在水鍋 (water-bath) 上加熱，至大部之蛋白質已經溶解後，則連於回流凝却器 (reflux condenser) 之下，煮沸之，至完全分解為止。此試驗如用鹽酸，須6至12小時；如用硫酸，則須12至24小時。但普通常須延長至二或三日，方能分解完全。在分解完全以後，用減壓（或真空）蒸溜法蒸去大部的酸，所餘稍帶酸性之液體中，常含有黑色不溶物，過濾後取其濾液，用鹽基準確中和之，蒸發以縮其體積，於是 Tyrosine 及 cystine 結晶分出；過濾後加 Phosphotungstic acid 於濾液中，則 diamino-acids，如 Arginine, lysine, 及 histidine 等，沉澱分出；過濾後之濾液中只含 monoamino-acids，此種酸可以使他變成 ethyl-esters，然後用低壓 (0.5 m. m. 至 10 m. m.) 分析蒸溜法，(fractional distillation) 互相分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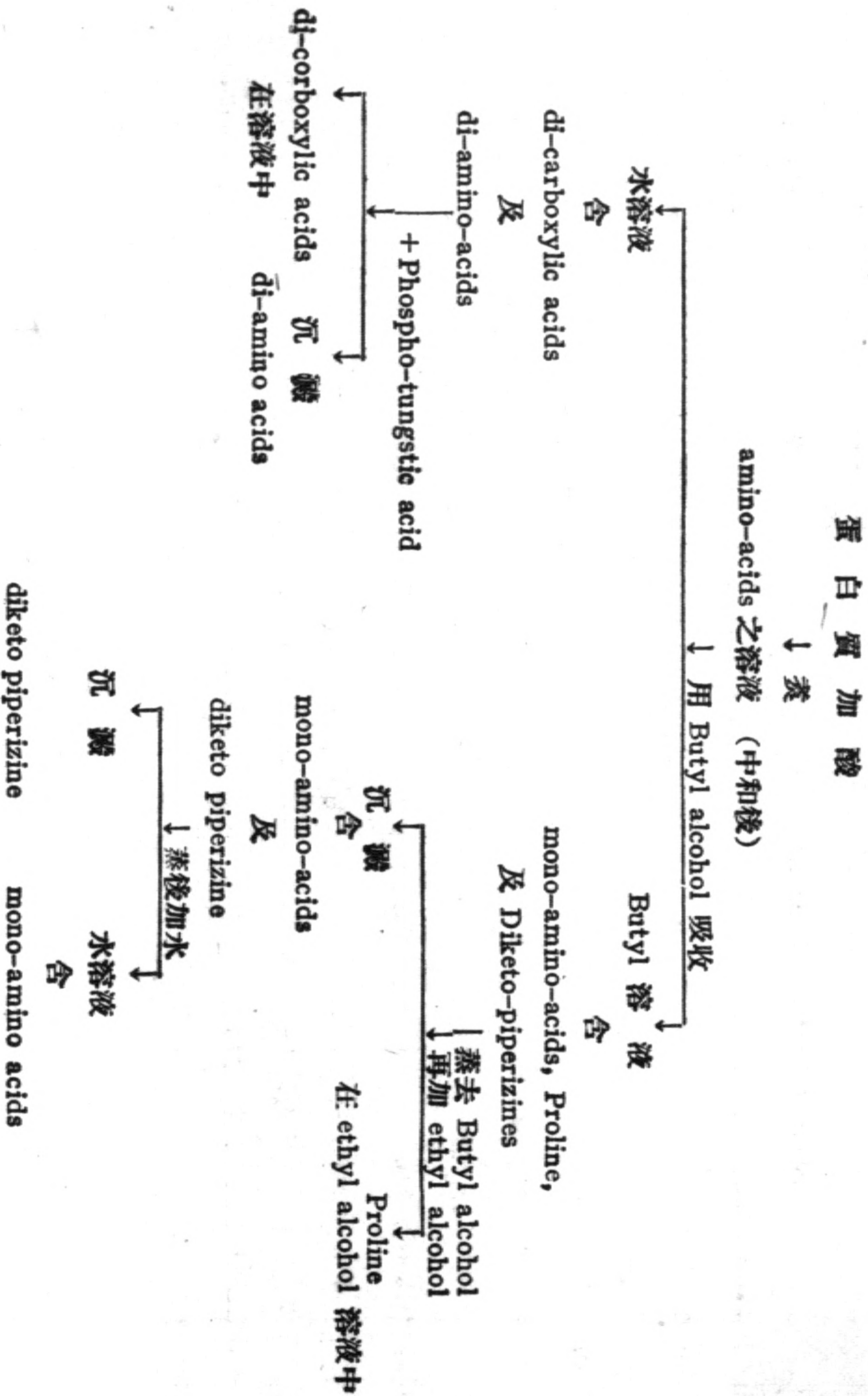
Fischer 及 Hofmeister 等努力之結果，世人漸知蛋白質係 amino-acids 凝結之化合物，供獻至為偉大，不過 Fischer 之分析方法，雖經後人設法減少所用強酸之濃度，以省去減壓蒸溜手續，而直接用鹽基中和其加水分解之產物溶液，但常有大部 monoamino-acids 不能得到，所得結果產物之百分數甚低。

b. Dakin's 法：

在 1918 年，Dakin 曾設法改良 Fischer's 方法，於加水分解完全後之中和溶液中，加入 Butyl alcohol (此 alcohol 與水不混合而分成兩層)，以吸收 (extraction) Mono-amino-acids。雖其溶解量很小，但是用繼

續吸收 (Continuous extraction) 的方法，可將全部陸續吸出，然後再按下表所示手續分析之，結果甚佳。

Dakin's 分析法手續大略



Fischer 法由各種 Protein 加水分解而得的 amino-acids 的成分：

Glycine	0.02	0.00	0.45	0.00	0.00	35.00	0.00	16.5	0.45	25.75	0.6	4.7
Alanine	2.00	0.00	1.6	2.22	—	22.6	4.2	0.8	1.85	6.58	4.4	1.5
Valine	0.21	4.3	4.5	2.50	—	—	—	1.0	7.95	1.4	2.8	0.9
Leucine	5.61	0.00	15.3	10.71	8.78	0.7	29.0	2.1	9.7	21.38	11.5	7.1
Proline	7.06	11.0	3.7	3.56	2.28	0.7	2.3	5.2	7.63	1.74	4.4	3.4
Phenylalanine	2.35	0.00	1.9	5.07	4.90	1.3	4.2	0.4	3.88	3.89	—	0
Aspartic acid	0.58	0.00	2.5	2.20	3.47	1.3	4.4	0.56	1.77	1.77	2.3	0.3
Glutamic acid	42.98	0.00	17.2	9.10	14.88	0.07	1.7	1.88	21.77	0.76	12.9	3.7
Serine	0.13	7.8	1.1	?	—	—	0.6	0.4	0.5	—	0.1	0.6
Cystine	0.45	0.00	7.5	?	—	—	0.3	0.00	0.07	?	7.3	8.0
Tyrosine	1.20	0.00	3.6	1.77	1.95	9.7	1.3	0.00	4.5	0.3	2.9	3.2
Arginine	3.16	87.4	2.7	4.91	7.38	—	5.4	7.62	3.81	0.3	—	4.5
Histidine	0.61	0.00	?	1.71	2.02	—	11.0	0.4	2.5	—	—	0.6
Lysine	0.00	0.00	0.2	3.76	5.77	—	4.3	2.75	7.62	—	—	1.1
Tryptophane	Pres.	0.00	—	—	Pres.	—	Pres.	0.00	1.5	—	—	—
Ammonia	5.1	—	?	1.34	1.08	—	—	0.4	1.61	—	—	—
Oxyproline	—	—	—	—	—	—	—	3.0	—	—	—	—

Dakin 方法分析 Gelatin 之結果

Glycine	25.5	%	Oxyproline	14.1	%
Alanine	8.7	%	Aspartic acid	3.4	%
Leucine	7.1	%	Glutamic acid	5.8	%
Serine	0.4	%	Histidine	0.9	%
Phenylalanine	1.4	%	Arginine	8.2	%
Tyrosine	0.01	%	Lysine	5.9	%
Proline	9.5	%	Ammonia	0.4	%
			total	91.3	%

c. Kingston 及 Schryver's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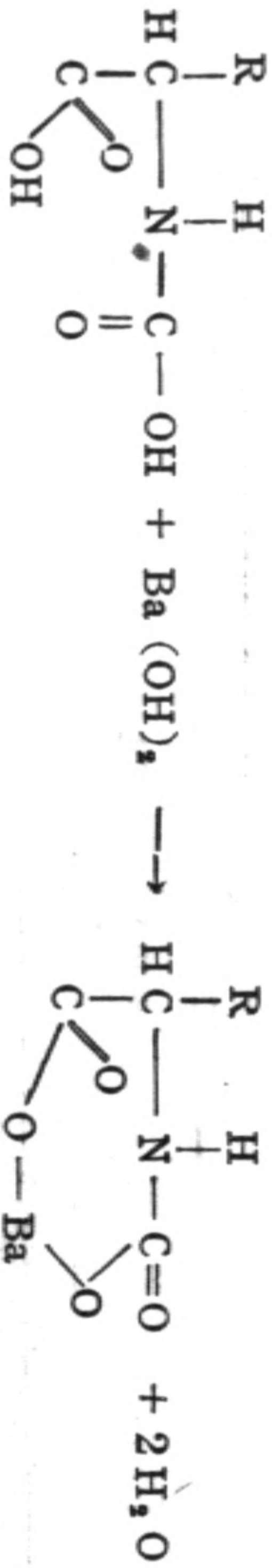
1924 年 Kingston 及 Schryver 因 amino-acids 之水酒溶液 (aqueous alcohol solution) 中加二氧化碳及氫氧化鋇則生結晶的 carbamate 而得一新分析法。

Amino acids 與 CO₂ 及 Ba (OH)₂ 之化學作用 (carbamation) 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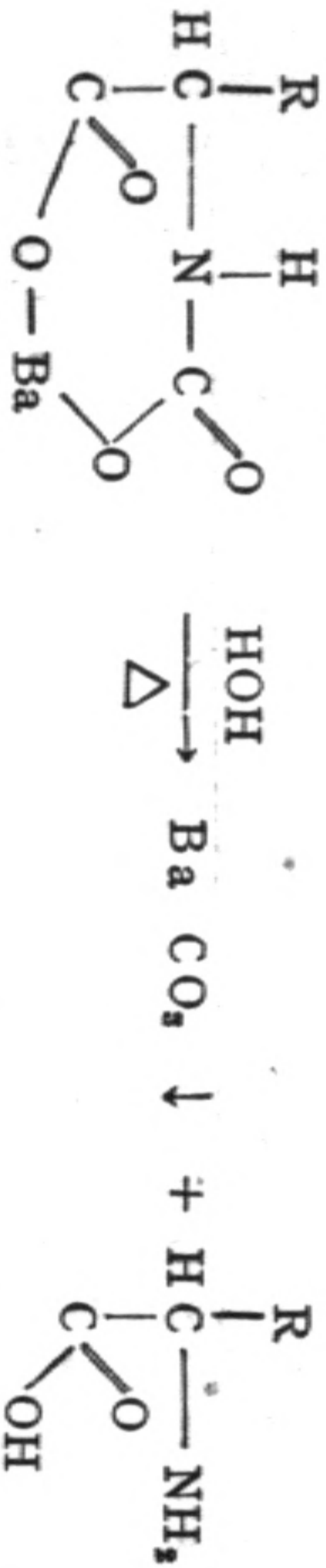


amino-acid (glycine)

carbamino-acid (carbogylicine)



Ba-carbamate (Ba-carbo-glycine) 冷則沉澱



amino acid (glycine)

Dakin's 及 schryver's 兩方法應用後，許多新的 hydroxy-amino-acids 發現了，故近人皆信，一切已知的 amino-acids，皆能在天然間找着。足見此兩法實行以來，與各化學家之興奮力甚大矣。茲將 Kingston 及 Schryver's 法分析手續列表如下：

Kingston 及 Schryver's 分析法手續大略

蛋白質加酸

↓ 煮

amino-acids 之溶液

↓ + Ba(OH)₂

Ba SO₄

amino-acid 之銀鹽

↓ 蒸縮
↓ 加 95% C₂H₅OH

amino-acid 之銀鹽

沉淀
dicarboxylic acid
之銀鹽

↓ 水冷
↓ 通入 CO₂ 並加 Ba(OH)₂

溶液含 proline

Ba-carbamate

↓ 加冷水

不溶的
Ba-carbamate

↓ 加熱
Ba-carbamate

↓ 加熱
glycine

Ba CO₃
沉淀

↓ 加 phospho-
tungstic acids

↓ 加 Cu SO₄
沉淀
proline 之 Cu⁺⁺ 鹽

↓ 加純酒精
di-amino acid

↓ 低壓蒸縮
mono-amino acids

↓ 加純酒精

↓ 沉淀
mono-amino-acid

↓ 溶液
proline

在真空蒸縮至漿狀

↓ 加 H₂SO₄ 再中和

↓ 溶於純酒精中

2. 鹽基之加水分解作用 (alkali hydrolysis)

此作用在製革工業中最為重要，所得的結果產物與酸性加水分解無大差異，不過鹽基性的加水分解力量較比酸性為強。例如 $\frac{N}{20}$ 的酸，在普通溫度之下加水分解的速度很慢，而 $\frac{N}{20}$ 的鹽基液則可以較少的時間，完成相同的結果。Abderhalden 曾遇見絲 (silk) 中所含的一種蛋白質最難分解，只能用強鹽基液來分解牠。但是用鹽基液加水分解蛋白質時，蛋白質中所含之 Arginine 及 Cystine 常被破壞而損失。

近年常用氫氧化鋇溶液 (Bartha solution Ba(OH)₂) 實行緩和的鹽基性加水分解。Frankel 及 Jellinck (1927) 用此法由卵白及卵黃中之 albumins 內找到 Glucosamine-Mannose; Rimington (1929) 用此法亦由 albumine & globulin of serum 內得到同樣化合物。因而證明雙糖 (disacchride) 亦能在蛋白質之分子中佔一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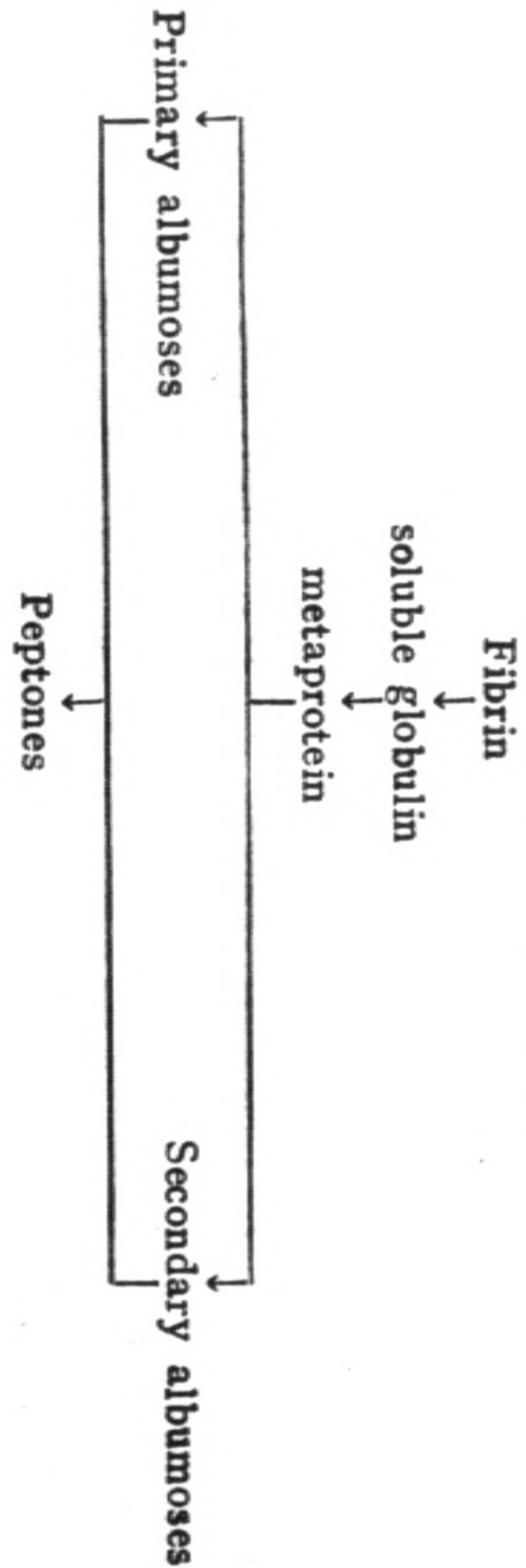
又鹽基溶液對於蛋白質及 amino-acids 有一特別作用，即能使其分子內部排列法變動由旋光而變為不旋光。

3. 酵素之加水分解作用 (enzyme hydro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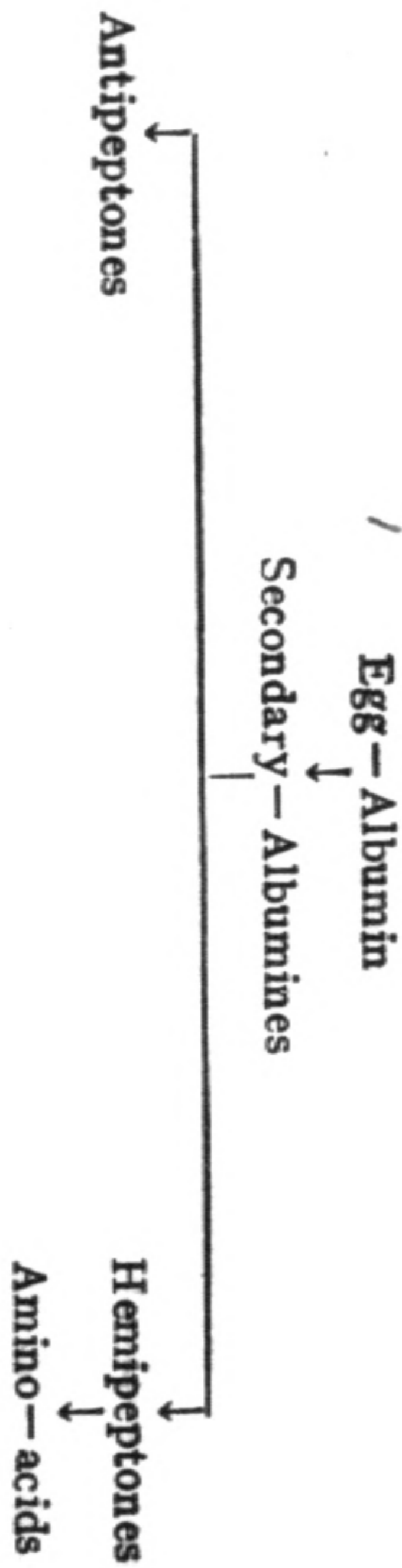
有幾種加水分解酵素 (hydrolytic enzymes) 能分解蛋白質。其中最主要的是 Pepsin, trypsin (次要者為 erepsin, 他不能直接分解蛋白質而能分解 peptones 及 peptides 產生 amino-acids) :

Pepsin 及 Trypsin 分解蛋白質的能力各自不同；Pepsin 只能把蛋白質分解到 peptones；trypsin 則能把蛋白質分解成兩部：一部分為 amino-acids，一部分為 peptones。Fischer 及 Abderhalden 曾試出蛋白質中所含的 Proline 及 phenylalanine，產生後立即合成 peptones。

Pepsin 對於 Fibrin 的作用 (Cole 試驗之結果)



Trypsin 對於 Egg-albumin 的作用 (Kühne 所擬)



在 Kühne 所擬的表中： Antipeptones 是 trypsin 不能分解的物質， Hemipeptones 是一種假設的物質 (hypothetical substance)，在分解蛋白質的時候，從來未曾得到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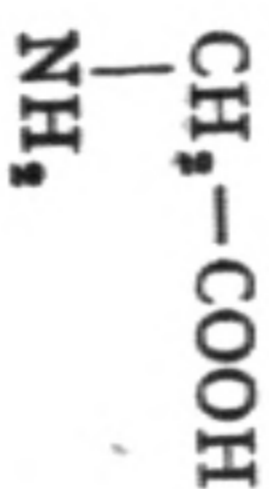
酵素加水分解作用對於溫度，溶劑及濃度皆有關係。如 pepsin 須要酸性溶液 (PH 1-4) 尤其在 PH=1.4時 (或 0.2% 鹽酸溶液中) 最為活潑，若在鹽基溶液中， Pepsin 即被毀滅(在熱鹽基液內死亡尤速)。Trypsin 則能在中性或稍帶鹽基性 (PH 5-10) 的溶液中起作用，其最適宜的 PH value 為 8; Trypsin 雖不致被酸性溶液殺死，但在酸性溶液中，絕不如在鹽基性溶液中那樣活潑。所以在酵素加水分解的溶液中，必須混以指示劑(indicators)：酸液中用 Phenylphthalein，鹽基液中用 Cresol red；依其顏色，可知 PH value 之約值。

在上述三種加水分解作用中，酵素分解作用最為溫和故為避免破壞不穩固之 amino-acids 計，近人常用此法分解蛋白質，結果頗有所獲。例如 Hopkins of Cole (1901) 曾在 Casein 經 trypsin 加水分解的產物中得到 tryptophane (此 amino-acid 極易被強酸破壞)。Mueller (1923) 用酵素分解 casein, 得到一新的 amino-acid 名 Methionine (r-meshyl-thiol- α -amino-acid) ; Barger of Coyne (1928) 用 trypsin 分解 casein, 亦得同樣之結果，並定規其分子式為 $\text{CH}_3-\text{S}-\text{CH}_2-\text{CH}_2-\text{CH}-\text{COOH}$ ，而名之曰 Methion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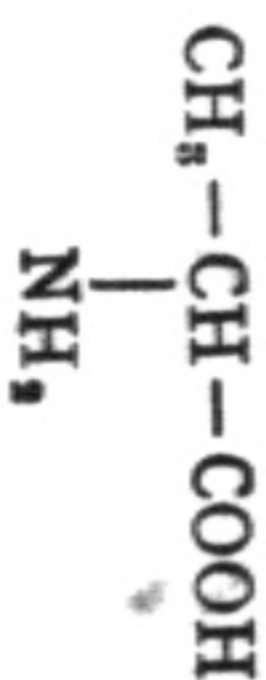


上述各法，僅至加水分解後，蛋白質中所含之 amino-acids 分成數類為止。至於每類中之各單體(units)，因現在已發現到 28 種之多，限於篇幅，不能將分析方法，詳為寫出，現將各單體的分子式列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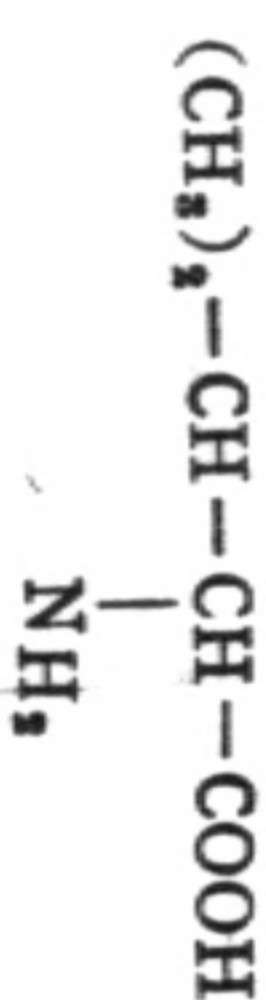
- (1) Glycine (amino-acet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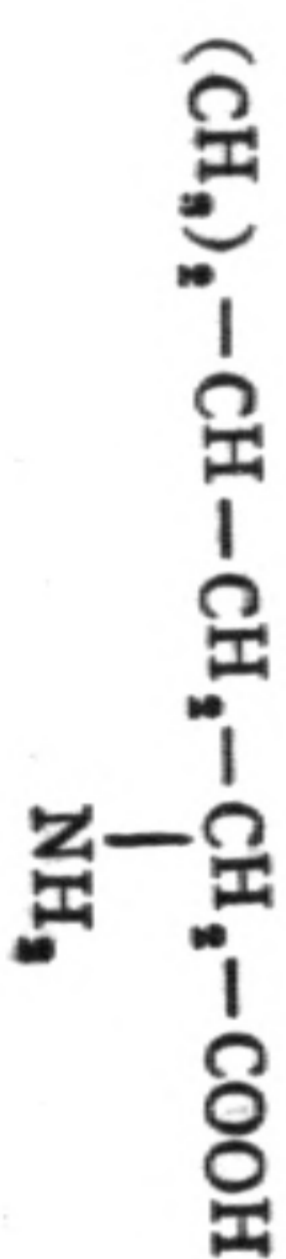
- (2) Alanine (α -amino-propion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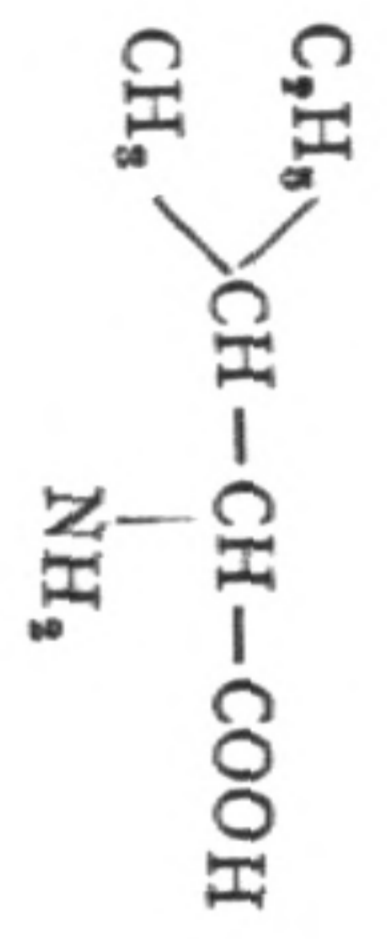
- (3) Valine (α -amino-iso-valerian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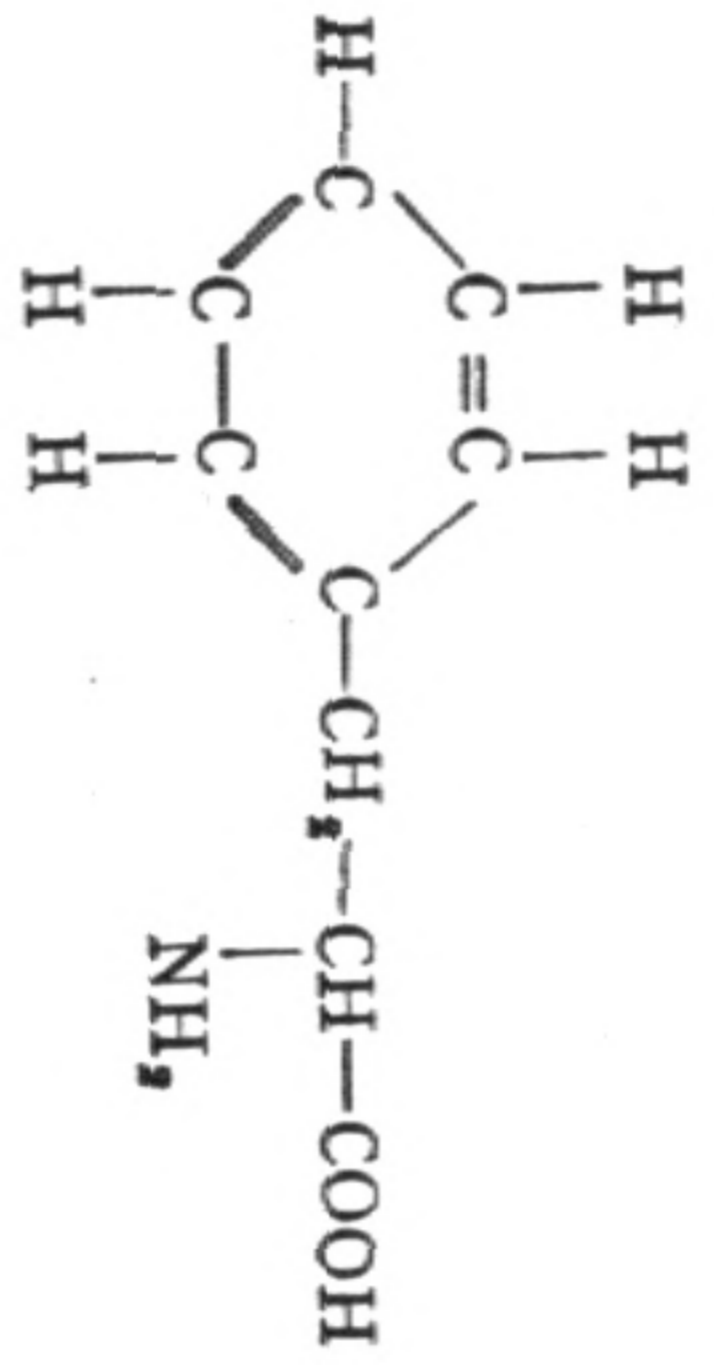
- (4) Leucine (α -amino-iso-capro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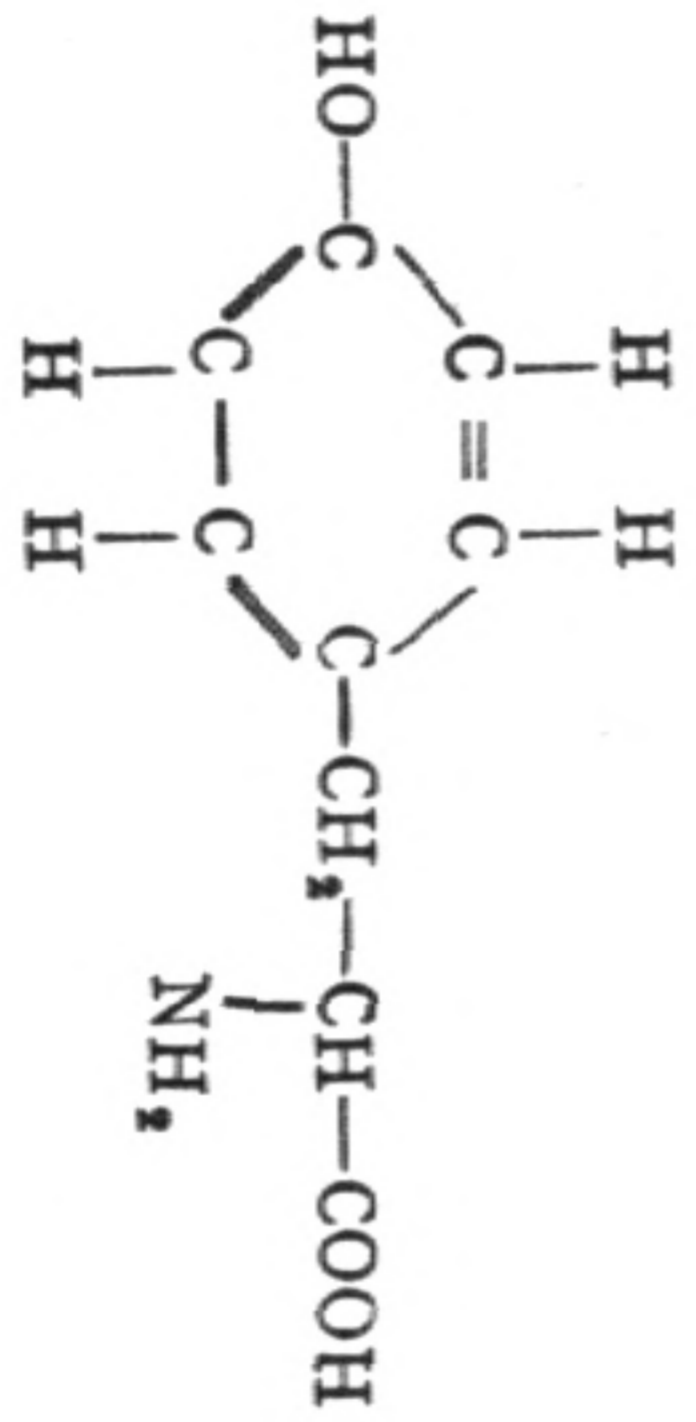
(5) Iso-Leucine (α -amino- β -methyl- β -ethyl-propionic acid)



(6) Phenylalanine (β -phenyl- α -amino-propion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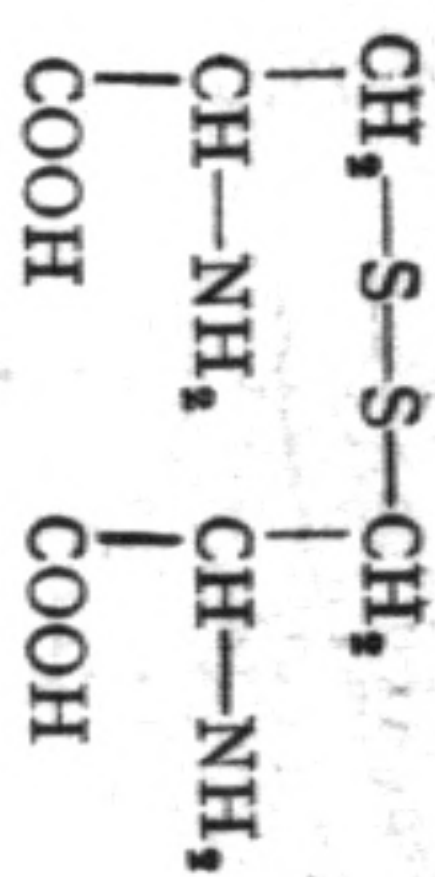
(7) Tyrosine (α -amino- β -para-hydroxy-phenyl-propion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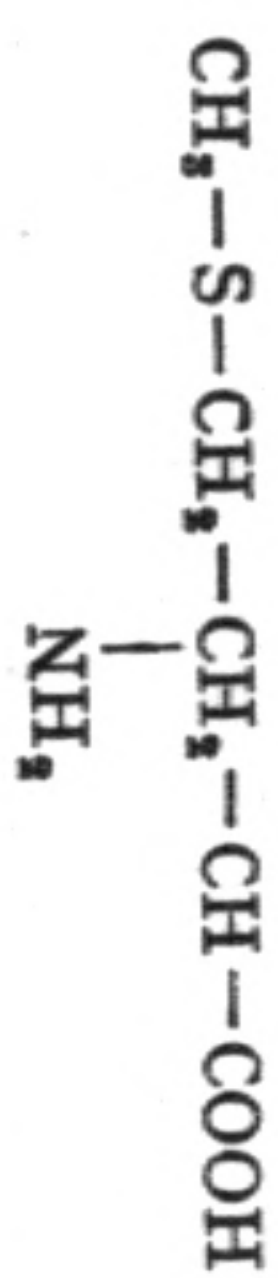
(8) Cysteine (α -amino- β -thiolact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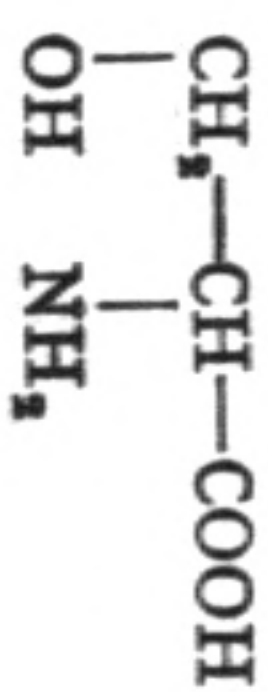
(9) Cystine [di-(β -thio- α -aminopropion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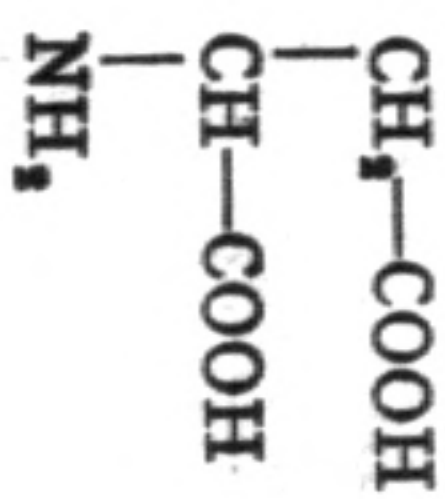
(10) Methionine (γ -methyl-thiol- α -aminobutyr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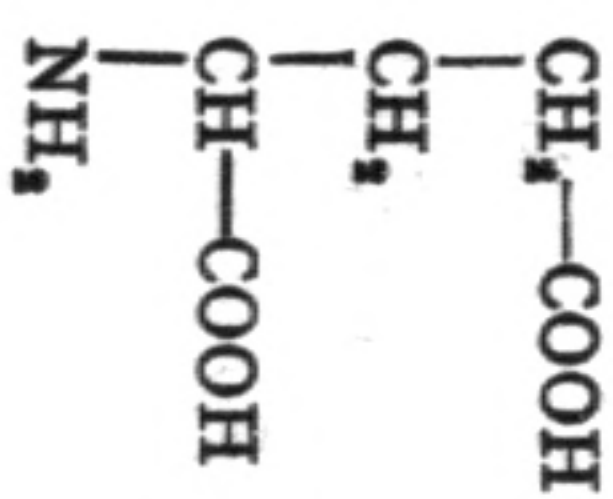
(11) Serine (β -hydroxy- α -aminopropionic acid)



(12) Aspartic acid (aminosuccin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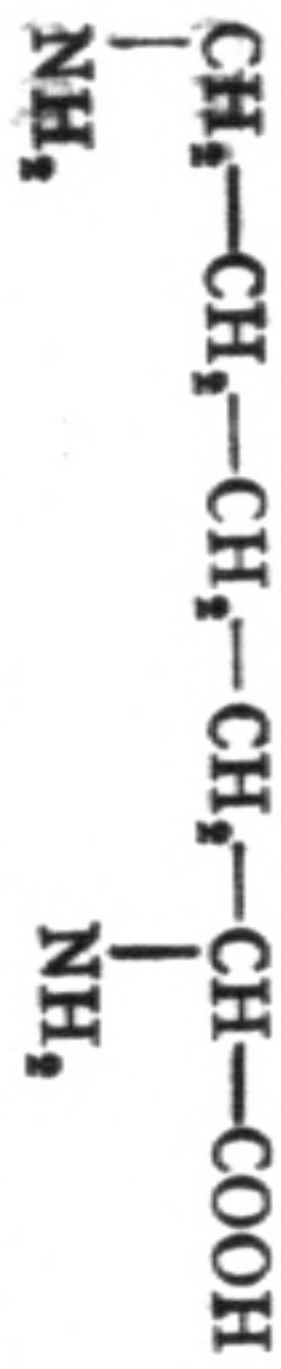
(13) Glutamic acid (α -amino-glutar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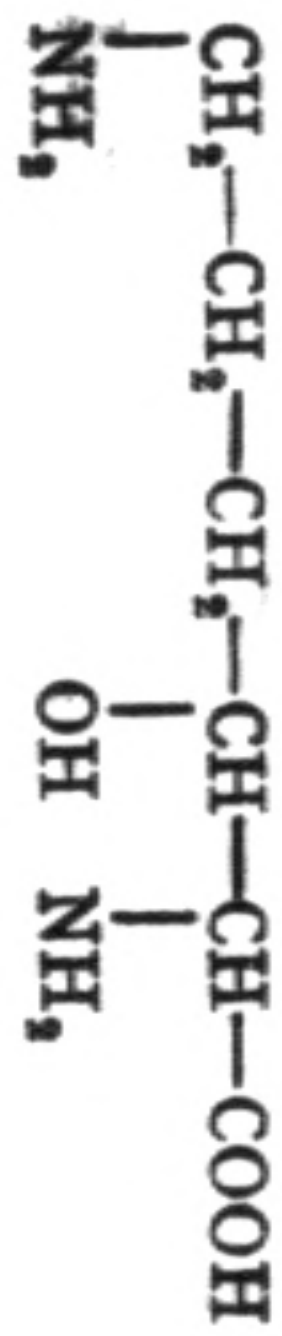
(14) Arginine (α -amino- δ -guanidine-valerian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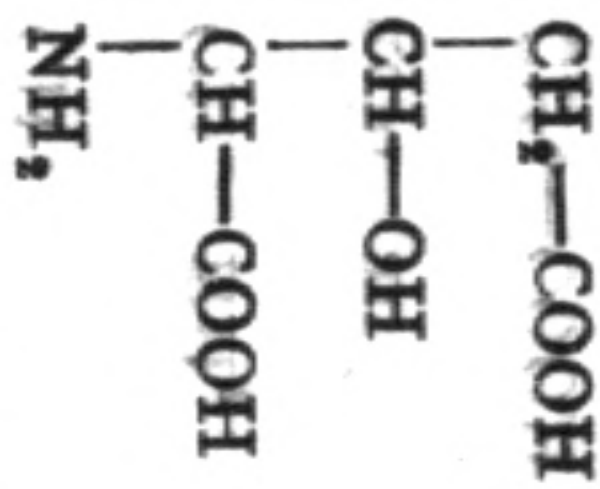
(15) Lysine (α - ϵ - di-aminocapro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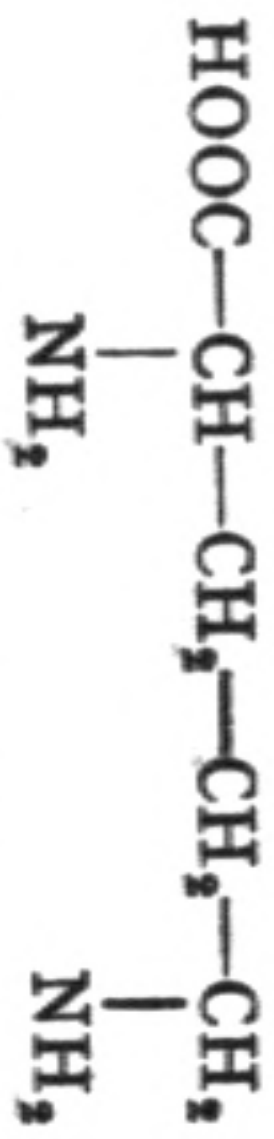
(16) Hydroxylysine (α - ϵ - di-amino - β - hydroxy - capro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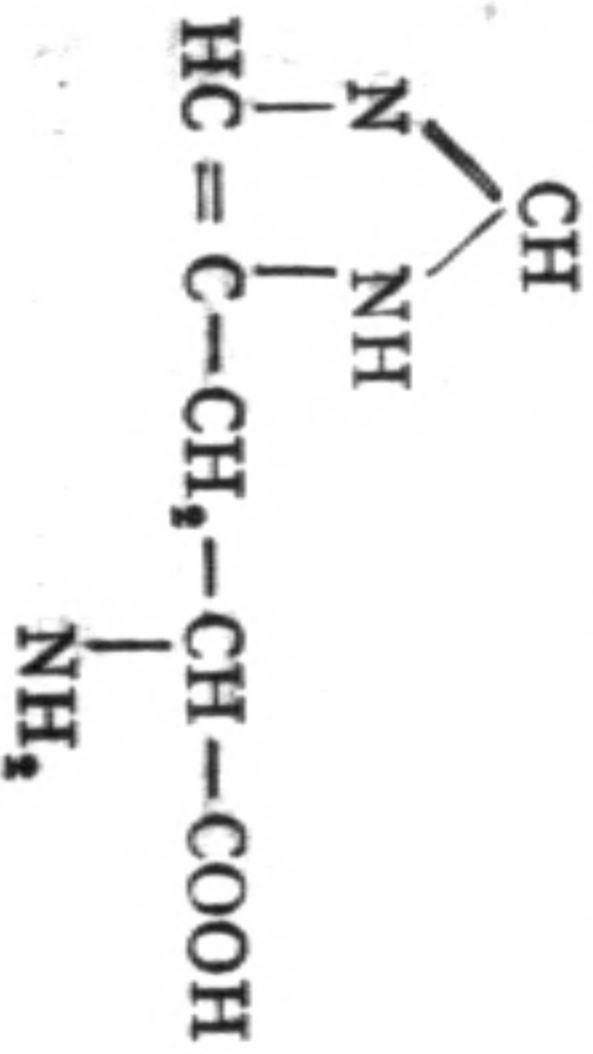
(17) β - hydroxy glutam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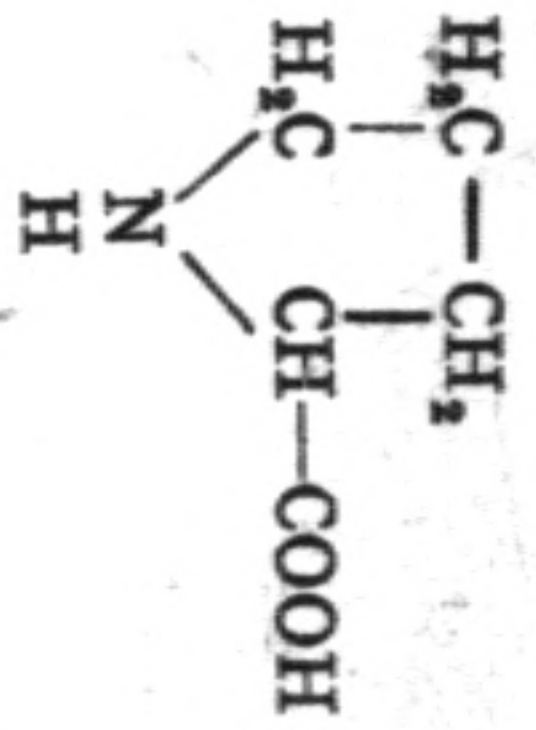
(18) Ornithine (α - δ - di-amino - valer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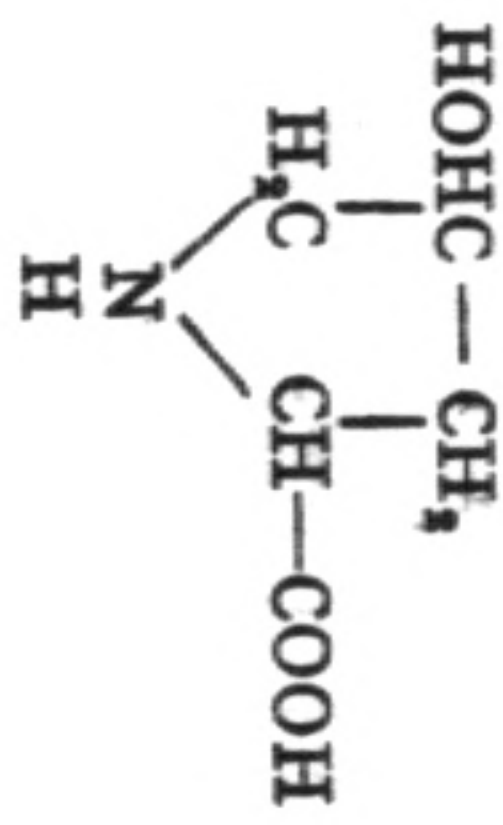
(19) Histidine (β - imidazolyl - α - amino - propion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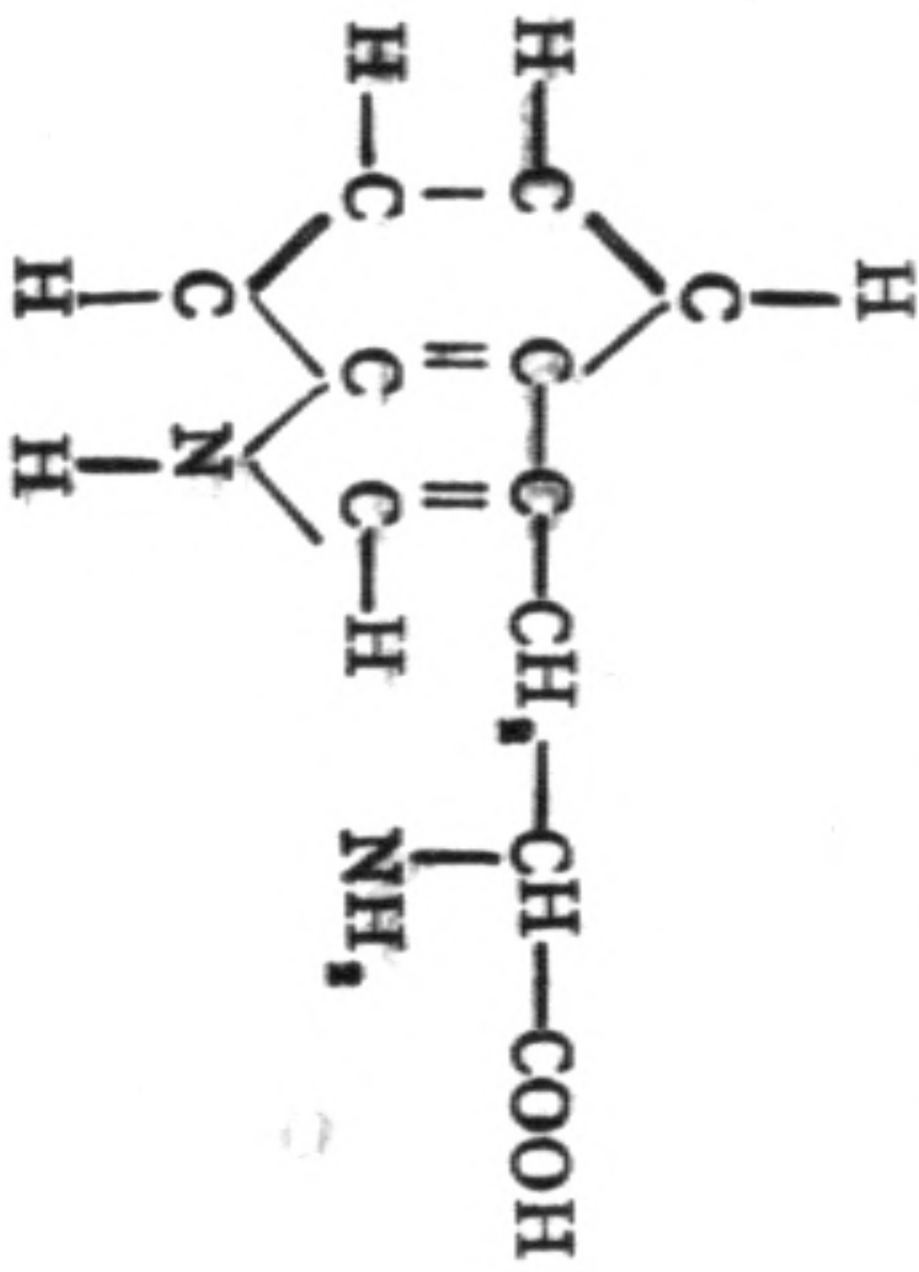
(20) Proline (δ -pyrrolidine-carboxyl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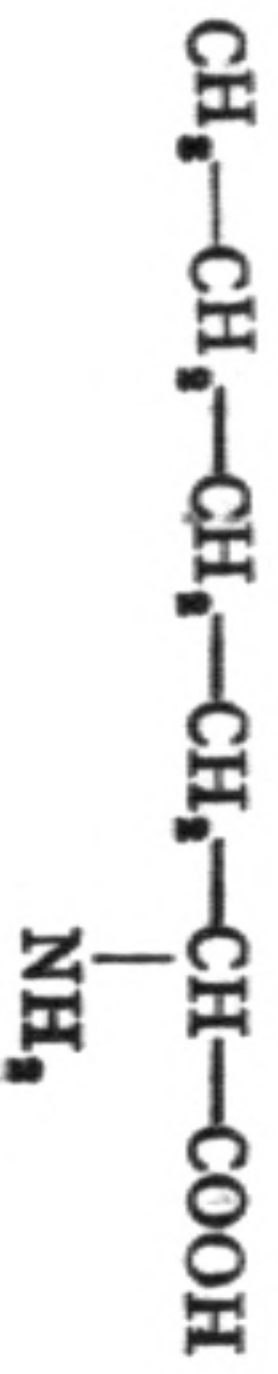
(21) Oxypoline (oxy-pyrrolidine-carboxylic acid)



(22) Tryptophane (β -indole- α -amino-Propion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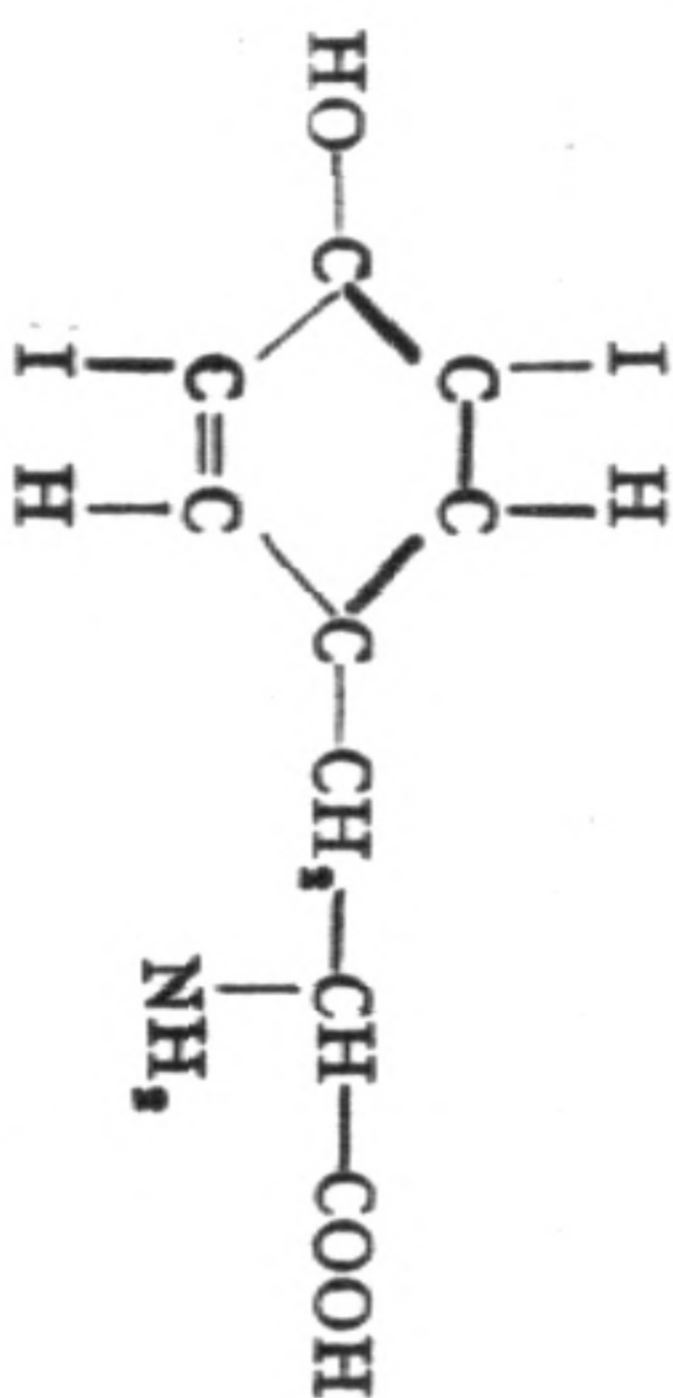
(23) Caprine (δ -amino-caproic acid)



(24) Trihydroxy diaminododecanic ac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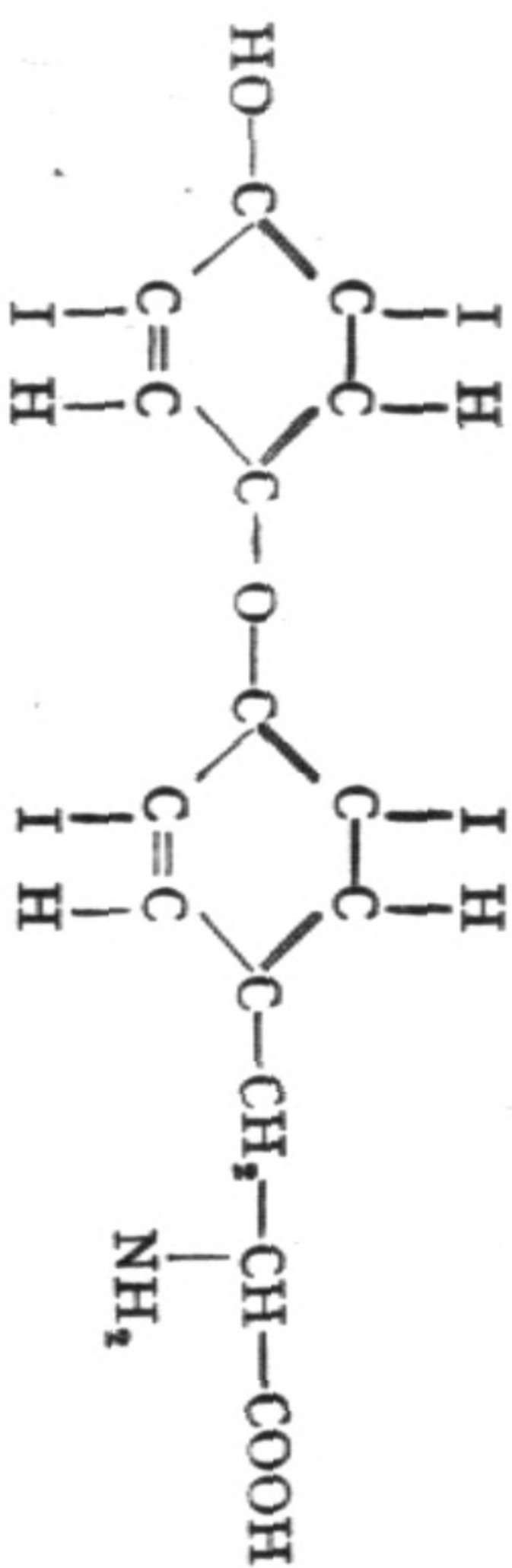
(25) Iodo-gorgoic acid (3,5-di-iodo-tyrosine)



(26) β -alanine (β -amino-propionic acid)



(27) Tyroxin



(28) Protoctine $C_8H_{15}O_5N_2$

B. 定氮原質之分佈法

蛋白質中含氮之數量，各自不同，但是，一種蛋白質的分子中，尚含有幾種不同的氮之化合物，每種氮之化合物的多少，足以影響到整個蛋白質的性質。

Hausmann 發明定氮原質之分佈法，後經多人改良，漸臻完善，今將此法略述如次：

氮原質在蛋白質中之分佈可分為下列三組：

甲組， Amide-nitrogen $(-\overset{\text{O}}{\parallel}{\text{C}}-\text{NH}_2)$

乙組， Diamiao-nitrogen + Cystine-nitrogine:

此組包括 Cystine-nitrogen

Lysine-nitrogen

} 只含 amino-N.

Arginine——含 N 量之 $\frac{3}{4}$ 為 nonamino-N.

Histidine——含 N 量之 $\frac{1}{2}$ 為 nonamino-N.

丙組， Monamino-nitrogen + Non-amino-nitrogen:

(子) Monamino-N, 如 Glycine, alanine 等，

Tryptophane——含 N 量之 $\frac{1}{2}$ 為 monamino-N.

Di-carboxylic acids.

(丑) Non-amino-nitrogen:

Proline

Hydroxy Proline

Tryptophane——含 N 量之 $\frac{1}{2}$.

分析手續：

取 1 gm 已經完全加水分解蛋白質，洗淨所用之酸，然後按下列數步分析之：

(a) 液原質在蛋白質中之總量，用 Kjeldahl's 法定之。

(b) 取洗淨之蛋白質分解產物加氫氧化鋇(Ba(OH)₂) 在低壓之下蒸溜，則 Amide-nitrogen 變為阿摩尼亞

(NH₂) 氣飛出其作用爲：



按此式每有一 (-C-NH₂) 即得一個 NH₃，故由收集之 NH₃ 數可算得 Amide-N 之數目，

蒸餘之液中常含有因加水分解生出之黑色沉澱，此沉澱可濾出，洗淨，用 Kjeldahl's 法分析之，得不溶性的氮原質

(c) 因 (6) 節之濾液中含有乙，丙兩組可加 Phosphotungstic acid 於濾液中，則乙組沉澱，丙組仍存於溶液中，可用過濾法分開之

(d) 上節之沉澱加入氯化鉍 (BaCl₂) 溶液，則 Ba-phospho-tungstate 沉澱，Diamino-acid 及 Cystine 溶解。濾去沉澱，再用 Kjeldahl's 法定乙組含氮總量；將 Cystine 變爲硫酸化物之沉澱而定之；再與濃苛性鈉 (NaOH) 液同煮，打破 Arginine 分子中之 urea 羣，使生阿摩尼亞，滴定之。

乙組所含 Amino-nitrogen 總量可用 Van Slyke's 法定之。

Histine 及 Lysine 則由計算方法得之。

(e) 將 (c) 節濾液用 Kjeldahl's 法定丙組含氮總量；丙組之 amino-N 可用 Van Slyke's 法定之；上列兩數之差得 Non-amin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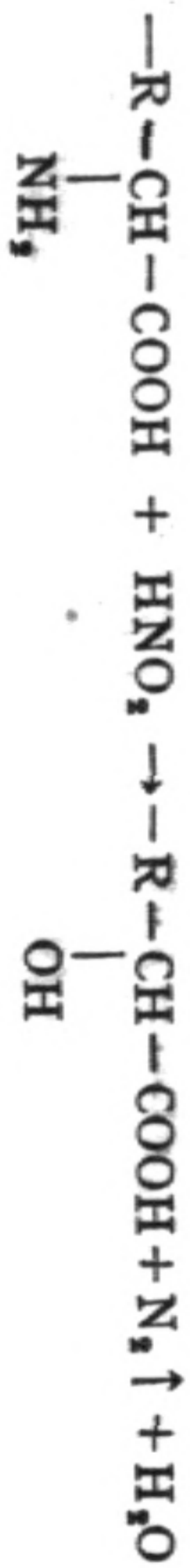
[附] Kjeldahl's 定氮原質法

取 4 至 5 克的試物，置圓底瓶中，再注入約 20c.c. 濃硫酸。緩熱約 15 至 30 分鐘，加入 5 至 10 克硫酸鉀 (K₂SO₄) 以增高其沸點，然後大火煮沸。瓶中液體先呈深黑色，後漸變淺，直至無色爲止。此時試物中之氮原質皆變爲阿摩尼亞，與硫酸化合成硫酸銨 ((NH₄)₂SO₄)。加過量的苛性鈉 (NaOH) 於溶液中，用蒸汽蒸溜法 (Steam-Distillation)，使 (NH₄)₂SO₄ 分解，放出 NH₃ 氣；通入標準的 (Standard) 稀硫酸液中。滴

定之，可知氮原質量數。

[附] Van Slyke's 法：—

此法係將試物與亞硝酸 (HNO₂) 同搖於瓶中，若試物中含 Primary amines 或 amides 則其 NH₂ 羣與 HNO₂ 起下列作用，發生氮氣飛散：



Primary amine



Primary amide

此發生之氮氣可收集於特製之瓶中，量其體積。若試物中含 Secondary amines 或 amides (=NH) 則不生 N₂ 氣。在蛋白質之分子中則有 —NH₂ (amino) 及 =NH (imino) 之別，故 Tryptophane 只將所含氮原質之半，經亞硝酸之作用，變為 N₂ 氣，histidine 則只有 $\frac{1}{3}$ 分出為 N₂ 氣。

[完]

求二圓共通切線的方程式之方法

李鑑波先生

令 $(x-a)^2 + (y-b)^2 = r^2$ (1)

及 $(x-a')^2 + (y-b')^2 = r'^2$ (2)

為二圓之方程式，又(1)上任一點 (x', y') 之切線方程式為

$$(x-a)(x'-a) + (y-b)(y'-b) = r^2 \quad \dots\dots\dots (3)$$

今連結圓(1)的中心及切點，又令 θ 為此半徑與 X 軸所成之角時，則

$$\frac{x'-a}{r} = \cos \theta, \quad \frac{y'-b}{r} = \sin \theta \quad \dots\dots\dots (4)$$

將(4)代入(3)中，切線之方程式遂成

$$(x-a) \cos \theta + (y-b) \sin \theta = r \quad \dots\dots\dots (5)$$

同理，向圓(2)所引之切線其方程式為

$$(x-a') \cos \theta' + (y-b') \sin \theta' = r' \quad \dots\dots\dots (6)$$

由題設既為共通切線，故(5)，(6)必代表同一直線，今比較 x 及 y 的係數，遂得

$$\tan \theta = \tan \theta'$$

$$\therefore \theta = \theta' \quad \text{或} \quad \theta' = \theta + 180^\circ$$

(i) $\theta = \theta'$ 時，再比較(5)及(6)的常數項，遂得

$$a \cos \theta + b \sin \theta + r = a' \cos \theta + b' \sin \theta + 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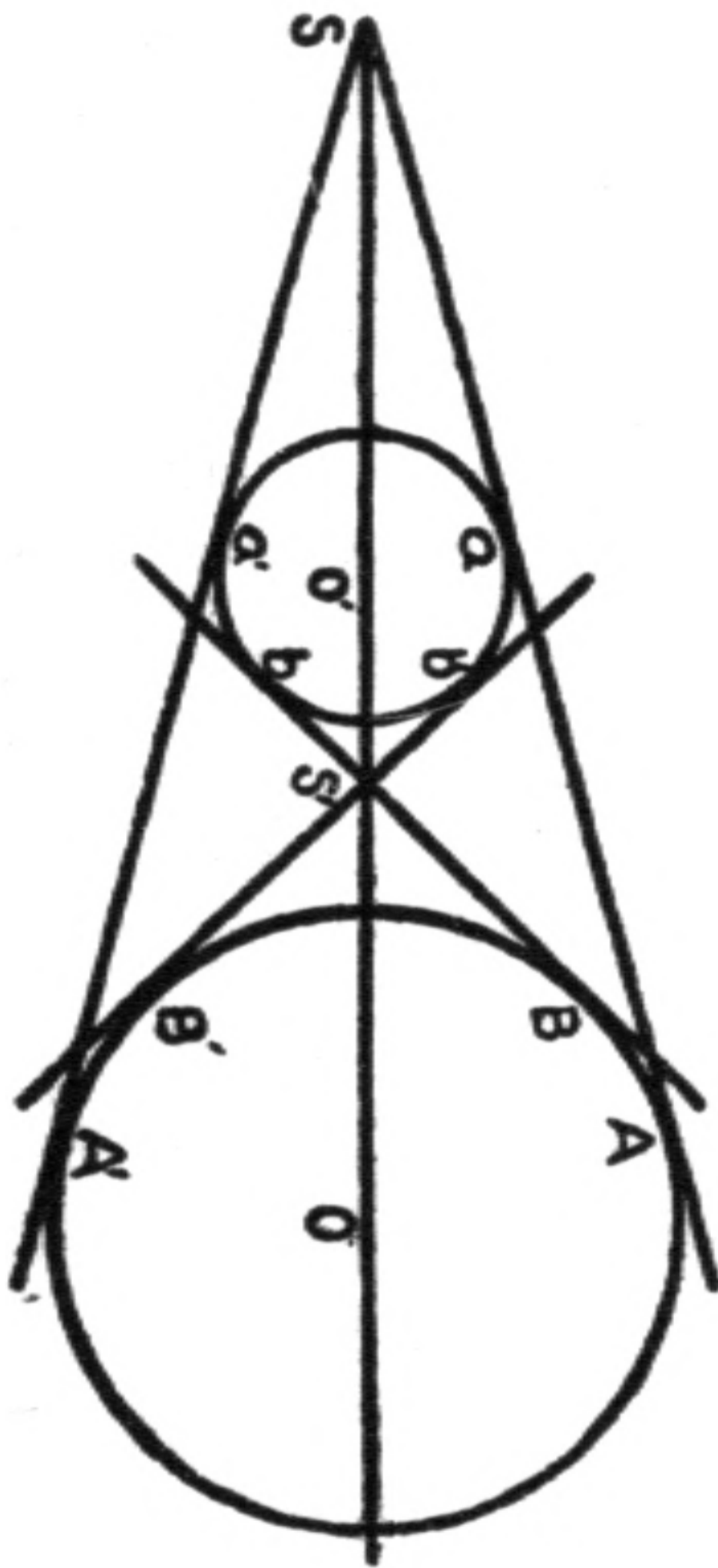
即 $(a-a') \cos \theta + (b-b') \sin \theta + r - r' = 0 \quad \dots\dots\dots (7)$

(ii) $\theta' = \theta + 180^\circ$ 時，依同理由 (5) 及 (6) 得

$$a \cos \theta + b \sin \theta + r = a' \cos \theta + b' \sin \theta - r'$$

即 $(a-a') \cos \theta + (b-b') \sin \theta + r + r' = 0 \dots\dots\dots (8)$

由 (7) 及 (8)，各得出 θ 之二值，詳言之，即由 (7) 所得 θ 之二值，代入 (5) 或 (6) 中，即外公切線 Aa 及 $A'a'$ ；而由 (8) 所得 θ 之二值，代入 (5) 或 (6) 中，即圓公切線 Bb 及 $B'b'$ 是也。



例題 求二圓

$$x^2 + y^2 + 22x - 4y - 100 = 0$$

及 $x^2 + y^2 - 22x + 4y + 100 = 0$

之公通切線之方程式

解：與圓之方程式可改書為

$$(x+11)^2 + (y-2)^2 = 15^2 \dots\dots\dots (1)$$

$$(x-11)^2 + (y+2)^2 = 5^2 \dots\dots\dots (2)$$

由以上的 (7)，知

$$-22\cos\theta + 4\sin\theta + 10 = 0$$

$$\begin{aligned} \therefore \quad \left. \begin{aligned} \sin\theta &= -\frac{24}{25} \\ \cos\theta &= \frac{7}{25} \end{aligned} \right\} \text{或} \quad \left. \begin{aligned} \sin\theta &= \frac{4}{5} \\ \cos\theta &= \frac{3}{5} \end{aligned} \right\} \end{aligned}$$

代入以上之 (5) 及 (6) 中，遂得外公切線之方程式為

$$7x - 24y = 250$$

$$3x + 4y = 50$$

又由以上的 (8)，知

$$-22\cos\theta + 4\sin\theta + 20 = 0$$

$$\begin{aligned} \therefore \quad \left. \begin{aligned} \sin\theta &= -\frac{3}{5} \\ \cos\theta &= \frac{4}{5} \end{aligned} \right\} \text{或} \quad \left. \begin{aligned} \sin\theta &= \frac{7}{25} \\ \cos\theta &= \frac{24}{25} \end{aligned} \right\} \end{aligned}$$

將此等數值，再代入以上之 (5) 及 (6) 中，遂得內公切線之方程式為

$$4x - 3y = 25$$

$$24x + 7y = 125$$

為什麼 A 像正午？——因為：A is the middle of the day.

為什麼 E 像死亡？——因為：E is the end of the life.

中國國民應從速決定最後的立場

佟明達

十一月十一日講於演說競賽預賽會，時間限八分鐘。

諸位同學。在這多事之秋，兄弟有個機會和諸位談話，覺得很高興。幾日來，天氣驟然改了常態，無情的嚴寒向我們侵襲，使我內心充滿了憤慨。當我現在站立諸位師長，諸位同學面前的時候，我情不自禁，我要訴我的衷腸！

今天所要和諸位談的，題目是：「中國國民應從速決定最後的立場」。

在沒有談到本題，我先說一段史事：一九一七年，歐戰還沒完的時候，蘇俄革命政府爲了完成革命工作，不惜犧牲了一切，委屈求全的單獨和德國講和。起初他們希望着一種光榮的和議——所謂不割地，不賠款的和議；但結果，在種種壓迫之下，蘇俄忍痛含淚簽訂了「The Peace Treaty of Brest-Litovsk」。不但賠款十五萬萬美金，還喪失了國土三分之一。蘇俄一時的忍辱和退讓，但現在又轉弱爲強了。

丁文江先生，看到那時蘇俄的辦法，因之主張：

「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托古奈司克，雲貴是我們的堪察加——我們到堪察加去！」

丁先生的意思說：我們放棄了華北，失掉了湖南江西四川，我們還可以到雲貴去立國。蘇俄怎麼失了國土三分之一還能復興？我們當然也可以照辦。

胡適先生批評道：「我們爲國家設計，現在不妨退讓，但是如果萬分退讓的結果，仍然不能換個生存，我們怎樣？」胡先生問丁先生，我們該怎樣，到那時我們該走那條路？

蘇俄雖然退讓，但一九一九年國防會議的命令是：

「死守彼得格勒，守到最後一滴血乾的時候，不退出一尺地。準備巷戰！」

所以胡先生以爲蘇俄的復興不是 Brest 條約所賜，而是訂約後三年間血戰的結果！

諸位看：丁文江主先生張無限制的退讓，——退到雲貴；胡適先生主張到不能再退的時候還得抗戰。他們的目的同

是欲打破了現今煙霧重重的環境，而另改造個清朗的局面，在這局面下復興我們的國家；但是主張便不相同了。關於這個問題在七月的大公報上很經過一番討論，徐公達先生說得很好：

「蘇俄的政權，從莫斯科移到烏拉爾倒還可以，因為那裏還有個土古奈次克煤田；如果丁先生把政權給搬到堪察加去，那便壞了，那裏連煤田都沒有，在一個不毛的地方如何立國？」也就是：我們放棄了華北，喪失了湖南江西四川，我們說着還可以到雲貴去立國；但是，但是我們靠着什麼來立國？

說到這裏，我們發現兩點：第一，他們對於今昔環境的異同沒有詳加分析，而武斷的斷定以現在之中國可以模仿一九一七年的蘇俄。要知道當時蘇俄退讓，忍辱，割地而仍能復興，是她有她的特殊環境，試問在今日中國的狀況下，退讓到雲貴是否還能復興而不滅亡！第二，他們的主張都太漫無限制，所謂退讓，沒有一個限度。也就是對於我國國民應守之最後立場沒有決定。只談着退讓，或者只談着退到不能再退的時候還要抗戰，可是究竟什麼時候是不能再退讓的時候？所以他們的主張只是空話，不能滿足了大家。

所以，現在我們急切需要的不是什麼滑頭的理論或空泛的主張；我們應以客觀條件為根據，從速決定了我們的最後立場。最後的立場既經合理的決定之後，那麼我們的內政外交才不致敷衍，我們的救國才有計劃！

至於怎樣的立場才是適合客觀條件的呢？這裏是題外的話，時間也很短促，不便詳述。不過，國府明令睦鄰，自然就是退讓了。但試問退讓到如何的地步呢？讓出了長江，我們中國還能否復興？

中國，自九一八至今，國家的立場顯然的始終沒有決定。起初誓死抵抗，其次長期抵抗，再則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又一變而為退讓。到現在呢？慷慨的拋了前仇，而睦鄰——這是可以深憂的。所深憂的不是「睦鄰」，而是恐怕從此無限制的退讓。受了外部壓力而退縮，固然是物理的通常現象，但是也要有個Limit啊！超此Limit無論壓力如何，無論經歷百千萬年，絕不再行收縮。這樣才能永遠保持着體積，在宇宙裏佔個空間；不然壓力增至無限大，體積就等於零，那時在宇宙間已經不佔空間，沒有位置，還從何處說起復興！這個Limit便是中國國民應保持的最後立場。從速的決定了我們的最後立場，然後我們的救國才有計劃。

「國難」已四年了！現在國難並不因中日親善而稍減輕！猶憶起前三年，常說：「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但今日雖瓦全都怕不能了。我們中國國民應從速決定最後之立場，全國同胞保持着我們既經決定的最後立場，與日相親相善。希望日本改變今日的態度，現在中國固「親」，而日本尚不能「善」。日本不侵犯中國國民之最後立場，而與中國以機會，使中國用中國自己的力量，力圖富強，那時東亞才有和平，中日才能真正的共存共榮！

談談老子

齊連昶

關於老子的記載，除史記尙稱可靠外，並無正式的書籍。其他亦不過零落添湊，牽強附會，借以標榜而已。而一般人之關於道家與道教，時混而為一，却不知實為二事，絕不可相混。因此對於老子，很多以「人格的」而變為「神話的」。各書中的記載，亦因以多欠真實。今對老子傳略等等，不得不以最古的史記老子列傳作為根據。現今「談談老子」這個題目，我把牠分作四方面來說：

老子傳略

一，姓名：

據史記老子列傳：「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

史記索隱：「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

王念孫：「史記原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陽，諡曰聃，此後人取神仙家改竄之耳。」

老子的記載，史記為最古之本，當較可信。姓李名耳，已無疑，不過字伯陽，諡曰聃，據索隱同王念孫的話，為後人附會的，當時並沒有字伯陽之說。所以字伯陽，諡曰聃；應改作字聃。總起來說，老子姓李，名耳，字聃。

又關於為什麼稱為老子的問題，一般的意見紛紛。

葛玄道德經序云：「生而皓首，故稱老子。」

鄭玄禮記曾子問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

史記正義：「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敬衆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高晉生說：「李老一聲之轉。老子原姓老，後以音同變爲李。」

又胡適的兩種說法：一說「老」或是字。他說：「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因爲古人有把字的底下加「子」字的，所以後人稱爲老子。一說老或是姓，以老子或源出於大族裏面；疑爲姓老，而氏李。所以人稱老聃，又稱老子。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

上面幾種說法，都有理可尋；不過我以爲李老一聲之轉之說，由李聃而老聃，再由老聃稱爲老子，比較可信。此也不過一種猜想，更充分的證據是沒有的。

二，鄉里：

老子的鄉里，根據史記：「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說他是楚國苦縣人。但是我們知道，苦縣本屬於陳國，後陳亡歸楚，才是楚國之地。有以老子是陳國人者，大概因此。

三，生死：

老子的生年卒月，多無記載。據史記只記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亦未提及。老子大概生在孔子以前。胡適說：「老子比孔子至多大二十歲，應當生在周靈王初年，西歷前五七〇年。」老子死年；莊子養生篇只記「老子死，秦佚往吊。」至於史記之謂，老子活至一百六十歲或二百歲，未免過甚其辭。縱有高壽，也不過在百歲左右，老子的卒年，因此我們也無法判定了。

四，事略：

據史記老子曾作過周守藏室之吏。孔子曾問禮於老子。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後來看見周衰，遂辭去官職，出函谷關。關令尹喜請他作書，遂作道德經上下二篇，凡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不過莊子的養生篇說：「老子死，秦佚往吊。」所以莫知其所終一句，頗令人可疑。

時代背景

人類的意識，完全由社會所決定。所以一家的思想，不是時代思潮的產物，便是由於社會情況的反動。因此講到老子的思想問題，不得不先了解當時社會的情形。

我們知道在當周代的時候，已進步到鐵器的時代，生產工具也就因之進步了。

大雅公劉篇云：「取厲取鍛，止基適理。」

國語中有：「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耨，試諸土壤。」

孟子滕文公章云：「許子以鐵耕乎？」

孟子雖然在後，可是當時鐵耕的爲用，已遍南北，可斷定使用的時日一定很久了。

鐵器既已爲用，因此農業有急速的發展。農業發展的結果，定促進商業的發展。所以以農業爲中心的社會，漸漸的移到商業了。

商業發達，人的慾望也因之增加。封建制度的周朝一般諸侯老爺們，爲滿足他們的慾望，任意在他們的領土內，使用他們的權力。老百姓受他們的壓迫，徵稅和嚴刑。一般可憐的人民，無時不被剝削。像：

國語：「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詩經甫田：「俶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七月：「一之日於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新於公。」

老子也說過：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七十五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七十四章）

因商業的發達，諸侯之間戰爭，兼并，日甚一日。干戈擾攘，民不聊生。老百姓還要被迫去當兵。詩經裏描寫戰爭的很多像：

擊鼓：「……于嗟闕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何草不黃：「……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老子反對戰爭的話：

「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三十一章）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七十三章）

老子處於這個時代，爲了不滿意當時社會，所以想到太古時的情形。他想回到那「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原始社會。回想到那安居樂業，毫不紊亂，順乎自然的無爲之治。

老子學說的起因

關於老子學說的起因，主張不一，有種種的說法。今根據日人三浦藤中國倫理學史簡述於下：

1 由於南方的地勢：

南方自然環境優美。氣候溫和，地方富庶，人民不勞而能求得生活。所以產生無爲，超然，自然的思想；而厭遺德，人爲的管束。

2 受印度婆羅門教的影響：

西洋學者多主此說。他們以爲老子的思想，與中國的思想不同；而與印度婆羅門相似。且南方最近印度，根據列子，「西方有聖人，不治而治。」的話，以爲西方的聖人，就是婆羅門。又說老子的祖先，就是印度人。又引老子耳大，緬甸人耳也大之語爲証。但此種說法，牽強附會，令人可笑。

3 以本於容成：

容成爲太古仙人，以爲老子的學說，由於容成。這種說法也不足爲信。

4 原於易：

以老子的思想，和易中的道理相似之點不少。可是就以易中的思想和老子思想相似，即爲原於易。這也不恰當。

5 出於史官：

因爲老子爲史官，看到古今成敗之事。以爲替社會盡力，不如退而爲自然，無爲，的生活。這也不大妥當。

6 由於時勢之反動：

根據老子的時代背景，可以覺得老子都是受到當時社會的影響。前面已說過，人類的意識，完全由社會所決定的。

我們看淮南子：「諸子因要而生」。所以我們判定老子的思想，都是由於時勢的反動。

7 集黃帝以來思想之大成。

三浦滕即主此說，他說黃帝以來許由，鬻子，老萊子，長沮，桀溺，丈人，原壤等，皆不願名聞利達，傾於隱遁主義。所以說老子集之於大成。不過我們根據第六種說法，覺得這一種說法不甚合理。

學術的內容

一 宇宙論

老子以自然界的思索爲主張。他以自然界的本體爲道，換句話說，就是宇宙的本體是道。他以道是先萬物獨立獨存的東西。他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二十五章）

陳柱著老子與莊子說：「天下母者，即可作宇宙之本原解釋。」

道爲無對待之有，老子說：「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十四章）因爲牠是無對待之有，所以耳不能聽，眼不能見，手不能觸。他說：

「視之而不見名曰夷，聽之而不聞名曰希，搏之而不得名曰微。」（十四章）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二十一章）

道是無名的，所以稱爲道者，是假名。他說：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十四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

「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二十五章）

「道隱無名。」（四十一章）

道因爲不能見，不能聽，不能觸，就是說無物了。可是又不是無物；因爲牠能生出萬物來：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文。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二十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五十一章）

道是永恒無意志，自然如此的，牠不受任何物支配；可是法自然。所以老子說：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三十七章）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

胡適說「道」的作用很明白。他說：「道的作用，只是萬物自己的作用，故說『道常無爲』。但萬物所以成萬物，又只是一個道，故說『而無不爲』。」

從上面看來，道這種東西太渺茫，很不容易明白，所以他又說：

「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十章）

我們再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四十二章）之說，可見無就是道。大概因爲道是抽象的，所以再提到一個無字。他說：

「視之而不見名曰夷，聽之而不聞名曰希，搏之而不得名曰微。」（十四章）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二十一章）

「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二十五章）

這可見找一個相當的名詞的困難。這裏所謂無是無對待之無；假設真無，那能生出有來。可是我們又看他說：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利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十一章）

在此處所說的無，就是普通有無之無，是有對待之無。和上面無對待之無有別。

其他與道相近似者，

如「德」：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二十一章）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

「治人事天若嗇。夫惟嗇，是爲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之其極。莫之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五十九章）

如「樸」：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耳，復歸於樸。」（二十八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三十七章）

如「天」：

「天乃道，道乃久。」（十六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如「一」：

「視之而不見名曰夷，聽之而不聞名曰希，搏之而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詰，故混而爲一。」（十四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四十二章）

二 人生哲學

老子生在那封建社會將要崩壞的時代，一般人民受到生存競爭的影響，他們的生活更一天困苦一天。所以老子對於當時的文化，社會潮流，總表示反感，而想到那太古淳樸的原始社會。所以他的人生哲學無時不是想歸到那理想社會了。現在把牠分開來說：

1 歸於自然無爲：

歸於「自然無爲」，就是排除人爲。在那太古原始社會的人，無爲自然，他們不知道名利是甚麼，所以能安居樂業，無所爭執。道因以成。就天地間的人類，只能順着自然走，是不能有所創造的。他說：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十七章）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六十四章）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六十四章）

儒家是以人工去改進自然；道家却相反，以爲加人工便是毀壞自然了。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說：「蓋儒家以宇宙爲『未濟』的刻刻正在進行途中，故加以人工。正所以『弘道』。道家以宇宙爲已『混成』的，再加人工，便是毀壞他。」

2 主清靜恬淡：

「清靜恬淡」就是說斷名利，去智慧，叫人民無知無欲。因爲爭名奪利的結果，會造成罪惡。知識愈高，人民慾望愈多；慾望愈多，愈難滿足。因爲人慾太甚的結果，爭執當然因之而起。這種思想也是時勢的反動。我們看他說：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

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三章）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十八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十九章）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十九章）

「咎莫大於欲得。」（四十六章）

「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六十五章）

3 要知足：

人如果知足，以後一定不貪；如果不知足，是必想達到知足的地位，那一定會起了爭執。他說：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四十四章）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

4 不爭：

在當時社會上，人與人爭，國與國爭，弄得天下大亂。所以老子提倡不爭主義，這當然是時勢的反動，這是人生哲學中的一個重要觀念。且看他講：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故幾於道。夫唯不爭，故無尤。」（八章）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二十二章）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六十六章）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繆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六十八章）

「聖人之道，唯而不爭。」（八十一章）

5 柔弱謙下：

老子知道武力的競爭是一天勝似一天，絕對沒有停止的時候。所以他想到用柔弱謙下的手段，去抵抗強權。他想到柔弱的水，能夠衝開很堅的巖石；大風暴雨，吹不壞柔弱的草木。他以為人的境遇，也是一定如此。用柔弱謙下的工夫，一定可以戰勝剛強的。所以他說：

「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二十九章）

「柔弱勝剛強。」（三十六章）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四十三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七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

三 政治哲學：

老子的政治哲學和他的人生哲學是相同的。也是受到時勢的反動。當人民的痛苦到了最不自由最不平等的時代，所以他提倡自然無爲的放任主義。總以為有爲的政治，是壞的；而去走到無爲的政治。胡適在哲學史大綱中說得很明白：「正爲當時的政府實在太腐敗無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動。老子的無爲主義，依我看來也是當時的政府，不配有爲，偏要有爲；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我們且看當時的政治，老子說：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七章）

這可以看到當時貧富不均，一切政事多採取損不足以奉有餘的手段。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十八章）這可看到當時詐偽盜賊不孝不忠的情形。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七十四章）這有可見當時政府任意欺壓人民，甚至以性命相迫。所以老子說「奈何以死懼之。」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這可見是無邊的去征稅於人民了。

老子看到這些都是造成亂子的原因，所以他主放任無為的政治，而想回到那無知無欲的原始社會中去。這是他政治哲學的基本觀念。

他要造成理想國家的方法是如何，我們把牠分開來看看。

1 去兵：

老子當時看到戰爭的激烈，人民間接直接都受到痛苦。所以他極力反對戰爭，而反對戰爭的方法，當然是去兵了。

他說：

「以道佐人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詳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而用之。」（三十一章）

「故抗兵相加，哀者戰矣！」（六十九章）

2 去嚴刑：

一切都是順乎自然的。人民有了是非，只有天之司殺者去懲罰，所以老子是反對刑罰的。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五十七章）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五十七章）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3 去重稅：

當時的政府因為要滿足他們的慾望，便想到剝奪農民的剩餘勞動，弄得人民經濟破產。我們看老子對於當時所講的話：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五十二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七十五章）

4 廢禮樂：

人民文明程度越高，智識也就越複雜；智識越複雜，慾望也就因之增加，天下當然是亂了。所以禮樂，他是反對的。他說：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十二章）

「大道廢，有仁義。」（十八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十九章）

總括起來說，老子最反對當時的政治，看到了當時種種的罪惡，因此想到太古淳樸的社會。想把一切的學問知識，文明制度一齊廢掉，叫人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回到那太古的時代。我們看他所謂理想的社會，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八十章）

〔終〕

男兒當自強，一同死在戰場上。

對於攝影的幾點貢獻

雨中

當夏天雷雨綿綿之際，除了有特殊的情形，人們沒有一個會不怨天公不作美的。一下雨太陽無疑的不肯露面，使愛好攝影者更是頭疼。照相最要緊的是光，這樣一來，豈不是爲難了嗎？不過事實是這樣：大概每一個影展中總有幾張關於雨的成功作品，可知雨也有她的價值存在。同好們，不要因雨就暫時棄下了鏡箱。

雨景有許多有趣的資料，不是在晴天能得到的。那種濛濛的景色，動蕩的倒影，就是平時粗陋的東西，也顯得別有風味，能包括一二雨中行人，那自然更加有趣。講到露光大概比較晴天慢六七倍，裝現代快片用 $\frac{1}{50}$ 勉強可以拍廿五分之一秒的快照，拍時萬不可使鏡頭着水，否則就不堪設想。鏡頭上應先裝以鏡帽，鏡頭前則嵌以玻璃，這樣就能不受雨的襲擊。

又在拍倒影時，必須斜拍，萬不可對着景物直拍，因爲水中是要反光的。

拍雨景若擇景物之能表現風勢雨力者而攝之，當尤有趣，在鄉村中似乎比在都市中更佳，因鄉村中，如樹木等野景，都富有雨景的表現力，若在都市上則以拍鐘樓，紀念碑，雨街等簡單景物爲妙。

閃電

閃電攝影，凡稍小心與有耐性的玩好家，類能拍之，各種大小的鏡箱均可應用，惟鏡頭鏡口却不宜過小。

我以爲最合用的光圈爲 F. 6.8 乾片用 300 H.&D. 好的成績一定可以得到。不過如用 Self-screen 乾片，當更可滿意；因它們當電光從雲層中發射來的時候就可以照到了。

當雷雨欲來時，應早把鏡箱和乾片收拾好。露光的地點以較高處爲美，而所收的閃光在底片上以離開下邊寸許爲最好的佈置。

在風雨猛烈的時候，那鏡頭前面宜裝一方形鏡帽上嵌着一塊玻璃即可。玻璃上着了雨點可用棉布拭乾之。

筆者曾用此種玻璃鏡頭帽拍了許多閃電的照片，沖洗之後，完全尋不出什麼缺點。

關於顯影，我是用見羅蘇打顯影液，不過以兩倍水沖淡之，結果甚為清晰。顯影歷程中，底片至少須覆於顯影液內一分鐘而後翻閱之。倘底片上閃電之跡痕不甚清楚者，其顯影時間尤不可稍短。至於定影液我是加用酸性定影液。

人體美

凡欲研究藝術攝影者，必先由研究裸體攝影着手，因為人體美是一切美術的起源，若不先經過此種訓練，將難有美術之希望。

裸體之姿態是千變萬化的，攝影者要拍取何種姿態的裸體，當視其所需要之「美」的程度而定。那麼此種攝影的美點却並非單在肉感，有如普通人所想像者。它也與普通人像照片一樣，同是以能表情和表現個性為貴。惟人像只限於面部表情，而裸體攝影却由面部一直擴大到人體的全身。

研究此種攝影，第一步須注意於光線及構圖。構圖上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構圖勻稱，使全幅皆充實，便無偏側輕重。更進一步，則當從事於表情方面。有些裸體攝影之傑作，大都是屬於故事性質的，所以「含有故事性質」亦是裸體攝影之重要技巧。

凡相當曝於陽光中的模特兒，拍起裸體影最佳，此種人體要比全不見陽光的人體，好過千百倍。除此以外，還有數種普通的條件亦必要明瞭：選攝影模特兒與繪畫模特兒標準略異，後者更注重於頭部之特型，而拍攝模特兒，則頭部與身部同為重要，故完全合於理想者甚為難得。

最重要是須全身勻稱。凡堪稱全身勻稱者，由頭部至臀部，從臀部至於足部，必須有適當之比例。尤其是立的姿態的模特兒，必須有這樣勻稱的體幹。至於臥的或坐的姿態者，下肢略短為妙，因為在這些姿勢中——尤其是臥者，為眼力錯覺作用，下肢每會特別見長。同樣的模特兒在立的姿勢中，下肢覺得十分矮短者，在臥的姿勢中却極相稱了。舞女和電影員是極好的模特兒，她們因職務上的訓練，能夠知道彌縫自己的短處。

科學的人生

一

侯明達

諸位同學。兄弟今天所要談的，題目是：「科學的人生」。

現在，先談談人類生活進化的程序。人類的進化正和生物的進化一樣，是逐漸進步，而每一個階段和另一個階段是沒有最顯明的劃分的。依據孔德的分法，把人類進化可分三個階段：

一，神學時代——太古時代人類的知識缺乏，理解和思考的能力不強，鑒於宇宙間事物的衆多，現象的複雜，就因不了解而害怕起來。現在看作極普通的事情，如日月運行，風吹雷鳴，生物滋生，疾病瘟疫等自然現象和生死禍福，天壽苦樂等情狀，都覺得奇怪，沒有方法可以解釋這一切。於是假定冥冥中有一位萬能的主宰，支配着宇宙人類的無上權力。此時是爲「神學時代」。

二，玄學時代——人類經過了許多的經驗，覺着人處天地之間，一切人生的問題，宇宙的現象，多少都和吾人的經驗有直接的關係。人類憑了不充分的經驗，靠着思考去推想。此時支配着一切的不是「神」而是「心」——用思維想出了許多的學說，來解決這一切人生宇宙的問題。這便是「玄學時代」。

三，科學時代——玄學以「心」爲主。臆斷事物，完全用主觀的意旨，忽略了客觀的現象。因爲玄學只是主觀的想像，於是對於同一現象，而其解說便甚相異。對於一個問題的解答既屬紛紜，那麼決不能所有的各種答案都同時正確。有時欲判決多種說法孰是孰非，便不是專靠理想所可以解決的。弗蘭西斯·培根乃創實驗主義，把支配萬物的主體，從「心」移到「物的本身」上，處處重實驗，處處要證據，這便是現在的「科學時代」。

因爲人類知識漸次進化，所以由於人類知識所決定的人生也因時代而不同。——神學時代有神學時代的人生，玄學時代有玄學時代的人生，科學時代有科學時代的人生。

神學時代，人生飄泊無定，對於自然界無力支配，禍福更是無常。偶爾順利，便相信是「神」的賜福；忽然遇了災禍便疑心到「神」的發怒。西人偶於星期五因修指甲恰巧就患了頭痛，於是以為凡是在星期五修指甲就要頭痛。這種迷信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

同時，以為一人的富貴貧賤，於初生時即早由上天決定。所謂「生死由命，富貴在天」，「貧富生前造定，何須巧用機關」。人力不能勝天，就是生命也都操於「神」的手裏。人類不要反抗「神」，如果反抗，或者倒有不幸的結果。所以那時的人生只得是聽天由命。

人類知識缺乏，能力薄弱，以人力不能勝天，人們不敢相信自己的力量，於是由「聽天由命」而成了不進取的人生，一切聽候着「神」的擺佈罷。

當時人生的方法，自然是神學的方法。神學在現在雖然愚陋得可笑，而在當時還是最高的知識呢。人類用着神學的方法以求增加人生幸福。他們的主宰既然是神，如果討得「神」的歡心，那麼人生便有幸福可享，所以求「神」，祭「神」是唯一的方法：春秋要祭祀，天早要求雨，青年男女的婚姻也要求「神」。

所以，神學時代的人生是迷信的，聽天由命的，不進取的人生。人生的方法是神學的方法。再說玄學時代的人生。

在中國，玄學教人們靜坐澄心，不必實地嚴格的審查事物的因果關係，而憑空議論。老子一流清靜無為，柔弱謙下，退縮不前的人生盛行一時。莊子告訴大家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已。」大家都相信了學問無止境，人力無從發掘，於是自暴自棄，而不進取。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家都「相安」，誰也不想改良現狀，順乎自然的過着生活；誰也不必發明什麼東西，來增加人生的愉快。——大家都退縮，所謂「後其身而身先」，使後人永存「橡露者先腐」的意念，都想着「知足長樂」，於是走向「樂天」的路上。

滿意現狀，一切無須改進，一切聽之自然，什麼都不必人為，消極的「混」他一生。就這樣的形成「無為」的人生。

人類的知識從神學進化到玄學，神學在此時顯然落伍，所以當時的人生是玄學方法的人生。

簡言之：玄學時代的人生多是不進取的，或樂天的，或無為的人生。其人生的方法為玄學的方法。

歸納起來，我們可以看到：某個時代的人生是由當時最高的知識所決定，同時用着當時最高知識的方法以滿足人生。神學時代所以有迷信的，聽天由命的，不改進的人生，正是因為當時最高的知識是神學。等到知識進化到玄學，於是才又有不進取的，樂天的，無為的人生出現。在知識上進到了神學時代，就建築起來神學時代的人生，在知識上進到了玄學時代，於是就又有玄學時代的人生出而新陳代謝；人生的方法是盡力的採用當時所知的最高方法；在神學時代最高的知識是神學，所以當時的人生是神學方法的人生。到了玄學時代，知識進步（即方法進步），遂又改用了玄學的方法。

現在，進化到了「科學時代」，到現在人類努力的方向才算走向正途。以前所認為「神」力是絲毫不能改變的，以前為玄學所不能解決的，在現在科學足有勇氣，敢相信這一切問題，只要努力，沒有得不到結果的。科學打破了神學時代的神怪思想，改變了玄學時代的頑固理論，給人類從「不能解決」中獲得解決。無疑的，今日的人生，不是神學時代的人生，不是玄學時代的人生，而是科學時代的又一種人生。

按照前面歸納的結果，科學的人生應有兩種涵義：一方面科學的人生是由科學知識所決定的人生；另一方面，科學的人生是科學方法的人生。

第一方面：由科學知識所決定的人生。

1 進取——科學第一件事情告訴我們「進取」，科學家明知真理無窮，但他們相信不斷的努力總有結果。因為有因果律，有齊一律，所以只要以冷靜的頭腦，用科學的方法來尋求，人生的真意必被發現，人生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終必解決。二千多年前，阿基米得思索一個難題，想不出道理來；有一天，他跳進浴盆去洗澡，水漲起來，他忽然明白了。他高興極了，赤裸裸的跑出門去，在街上嚷着「我尋着了，我發現了……」這種精神，真可佩服，所以只要不斷的努力，終能成功。

人類應該充分的運用了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造物質的環境，來改

革社會政治制度，來謀人類大多數的最大幸福！

固然真理是無窮的，物質上的享受是無窮的，各項發明是無窮的，社會制度的改革是無窮的；但格一物有一物的愉快，革新一器有一器的滿足，改良一種制度有一種制度的滿意。今日不能成功的，明日，明年可以成功；前人失敗的，後人可以繼續成功。盡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滿意，無窮的進境上，步步都給努力的人充分的興奮。

2 理智——科學告訴我們：凡沒有充分證據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Huxley說：「如果我對於解剖學上或生理學上的一個小小困難，必須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方才可望有成績，那麼，我對於人生的奇秘的解決，難道可以不用這樣嚴厲的條件嗎？」所以科學的人生，處處要根據實驗，處處要証據，是理智的而非純感情的——用理智來調和感情，以客觀代替主觀。吃食物，人們常喜歡吃些主觀所認為好的。同是蘋果，一個是長在菜園中一棵樹上的，一個是長在墳場上一棵樹上的，如果我送給人，我說明了這種情形，他一定願意吃那前一個，而不願意吃墳場上所種的一個。覺得墳是個不潔之地，埋着屍體，怪臭的；其實所結的菓子在味道上，組成的成分上講，恐怕沒有什麼分別。可是一般人是僅憑了主觀——很膚淺的主觀——來觀察，對於究竟的成分並沒有分析，對於那個養分多，也並沒有試驗。——這都不是理智的。所以爲了達到最完美的人生途徑，人生該是合乎科學的，理智的人生。

3 改進——科學打破了迷信。以前因爲「神」的威脅，不想改進，不敢改進；現在醒悟了這自欺欺人的迷夢，凡是我們不滿意的都要設法使他改進。捨去安命，知足，安貧，樂天，不爭，吃虧的人生，而走向不知足，不安貧，不吃虧，努力奮鬥，繼續改進的境地。一切不是一「前世修來的」，自己也無所謂「前世不曾修」，更非「命該如此」！應該明白：一切的不均，痛苦的待遇，都是現狀不會改進的結果。不滿現狀是科學的原動力，廢除自暴自棄的樂天由命，而不斷的努力改進精神環境和物質環境，並且不僅爲了個人的私利——奮鬥的結果是絕對大多數人的福利。

第二方面：科學的人生是以科學爲方法的人生。

欲求人生的美滿，當然要用當時最高的知識做方法。在今日，神學絕對的無立足之地，玄學又不能美滿的解決一切，無疑的，科學是現在最高的知識。唯有用科學方法，用科學方法使這種人生更爲完美。

因為時間的關係，現在不便詳細的去說怎樣的方法是科學的方法。實際上，就是說，也不是一兩句所可以說完。諸位所共知的：科學的方法，是系統的，組織的。所以科學的人生是系統化，組織化的人生。——有了系統才能增高效率，有了組織才能複雜而不凌亂。

總之，科學的人生有兩種涵義：（1）科學知識所決定的人生——進取的，理智的，改進的人生；（2）以科學為方法的人生——系統化的，組織化的人生。

科學的發展，主要的打破了神學，改變了玄學。告訴我們：只要努力，沒有得不到收穫的；有一番努力，就有一番成功；今日不能解決的問題，明日可以解決；今年不得結果的試驗，明年可以得結果。我們應該共同走向進取的，理智的，改進的人生，更使這人生系統化，組織化。——這種人生才是「科學的人生」。

——演說競賽講演稿

一一

高尙賢

諸位，今天我們說：「科學的人生」。

在我未說此題之先，我先說說什麼叫「科學」，又那叫「人生」？

「科學」簡言之，就是以最經濟最精確的手腕，去研究一切事物的因果的關係底學問。那麼「人生」哪？簡言之；就是人類的生活。

現在我們知道了什麼叫「科學」也知道了那叫「人生」。好！那讓我們書歸正傳來說：這「科學的人生」。

諸位！怎麼又謂之科學的人生呢？科學的人生，就是要我們的人生「科學化」。科學化的人生，是有組織的，有因果律的，是前進不息的！

諸位一定懷疑。怎見得呢？現在我分三點解疑：怎見得科學的人生是前進不息？

請諸位回過頭，看看數千年前的人生，那種架木為巢，茹毛飲血的人生，大家還不會忘掉吧！那麼再請諸位看看今日的人生，高樓大廈，中西大餐，這為什麼呢？究竟為什麼全變了呢？聰明的同學們呀！這誰不知是科學前進的賜福

呢。人生前途無限，科學的進度也永無止境，那麼人類的美滿，也全無窮，所以人生應科學化。

怎見得科學的人生是有組織呢？

諸位，它有組織，就好似列強發展一塊殖民地似的，先探險家去探險，其次教士的傳教，商人的通商，然後再軍事的征服，政治的管理。于是才滿足了他們的野心，而成功一塊美土。設若我們的人生，也是這樣有組織，有條理，順步按班的，那麼我們人生的幸福，就可計日而待了。

怎見得有因果律呢？

譬如一個松鼠見了一個色紅而形圓的葡萄，便覺得味甜而可飽肚子。下次再見到一個色紅而形圓的東西，便聯想到：噢，那是味甜而可飽肚子的葡萄呀！色紅形圓是「因」，味甜果腹是「果」。牠明白了這種因果律，所以能生存在世界。不過，這只能用于較簡單的天然環境裏，若搬到較複雜的人為環境裏，便會失敗的。所以被關着的鳥，只是能見天日的地方，有自由的出路，却不知窗上的玻璃，乃是穿不透的城牆。因此人類的智慧特別發展，因為他們要在複雜的現象中，追求真正的因果關係，以應付逐日發生的問題，而達到維持生存的目的。

所以由以上三點，大家可以知道科學的人生才是我們現時需要的人生。以往什麼靠天吃飯的人生，什麼求神問卜的人生，一切一切的迷夢全打破吧！不要再熱戀着了。諸位知道那些人生，全被此科學昌明的時輪，淘汰了！

醒吧！讓我們一齊走向科學的大道，完成科學的人生，那我們才有走入理想中，「人生的樂園」的一日呢！

完了，再會！

——演說競賽演講稿

妙詞之跋

隱士

文章人人可作，決不能有人作為御用，視為專利。詩之一類，當然也是如此；然而作文章或詩的時候，對於自己的態度，則應當慎重一下。純文藝的東西，本來「久矣夫非一日也」被一些人認為屬於無用之類，在文學的原理上，我們絕對不能承認；但必須把詩或小說弄得可以充飢，可以暖體，同樣我們也不能承認；詩與文學的作品，僅僅是用來消遣

嬉耍的。然而，現代一般青年的創作意識，未免太令人感到不快了。現在，不特貴族階級的消遣文學，根本已站不住，就是感傷的，超然的，絕對自我的……一類不普遍的玩藝，也走到離他的末日不遠的時期，整個人生所需要的，是激昂，是憤怒，是勇猛向前，便是辛克萊之流，都不免過於浪漫與「布爾喬亞」太甚。我們所時時看見的，是煤礦裡，非人生的工人的血淚之哀鳴，並非赫爾式，少爺們的遊戲；更不需要，哈里岡先生，那種慈悲。在此時，又在這樣沒落的國度裏。青年們，應該如何表現出，他們的力量和速度！然而，他們却只有愛的沉迷，樂的追索，就是對於苦難的生活中的人，雖然有心記述，也只是表面的，通套的，立身事外的，說幾句老生常談。而且，因為此種關係，文字就成了遊戲的東西，除去模仿的悲感之外，惟剩不實際的嘻笑玩皮，若想找一點力量重的東西，都比登天還難。所謂中國文學青年，已到了他那嗚呼哀哉，尙饜之時候了嗎？

所以，我認爲，凡是喜好創作的青年們，要把自己的創作意識，提高一點，要努力於有力量，與真實的工作，其實一般青年文學的意識太低的最要原因，乃由於他們文學修養之太差。文學，固然是天才的東西，然而，天才之外，還不能不仗修養來充實他。否則，天才也只是天才而已。王爾德對於天才的譏諷，正是此意。一個人未讀過歌德，但丁，托爾斯泰等作家的作品，而想談創作，那簡直是開玩笑。並且，像現在青年們，這樣幹下去，簡直把他們的天才，漸漸因他們的平庸化，而會給湮沒了。所以，欲想創作，尤需要多多的讀書，柴霍甫說：「我盼望我的頭髮快快變白了，我好作一些什麼」，誠乃見道之言，並非對誰客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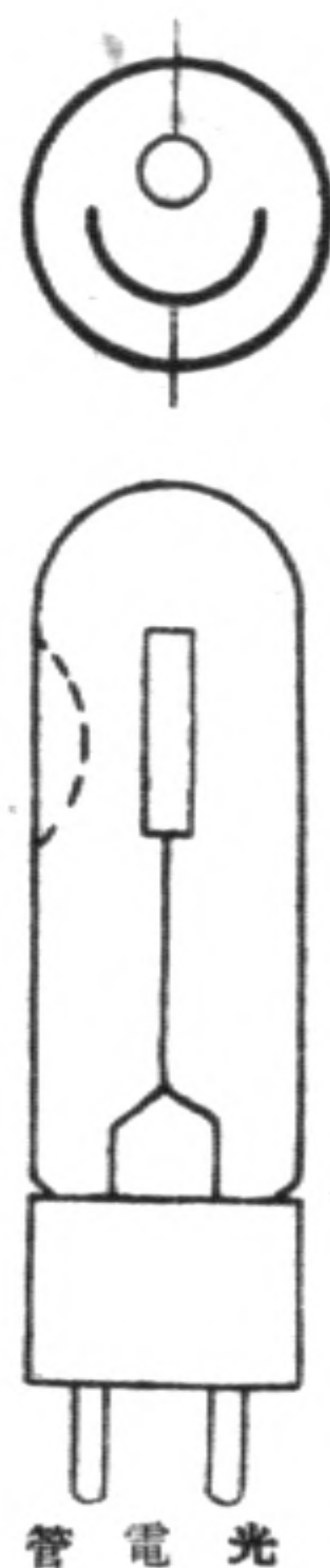
光電管

徐寶潭

我們知道一切的能是可互相變的，像摩擦生熱就是由機械能變爲熱能的一例。此外，發電機是由機械能變爲電能的，電動機則相反。由電能變爲光能的有電燈，那麼，使光能變爲電能的器具是什麼呢？這就是我所要說的光電管(Phototube)。

光電管的發明在一八八八年，德人哈爾惠斯(Hallwachs)用一塊光亮清潔的鋅板，使它帶負電，然後用紫外線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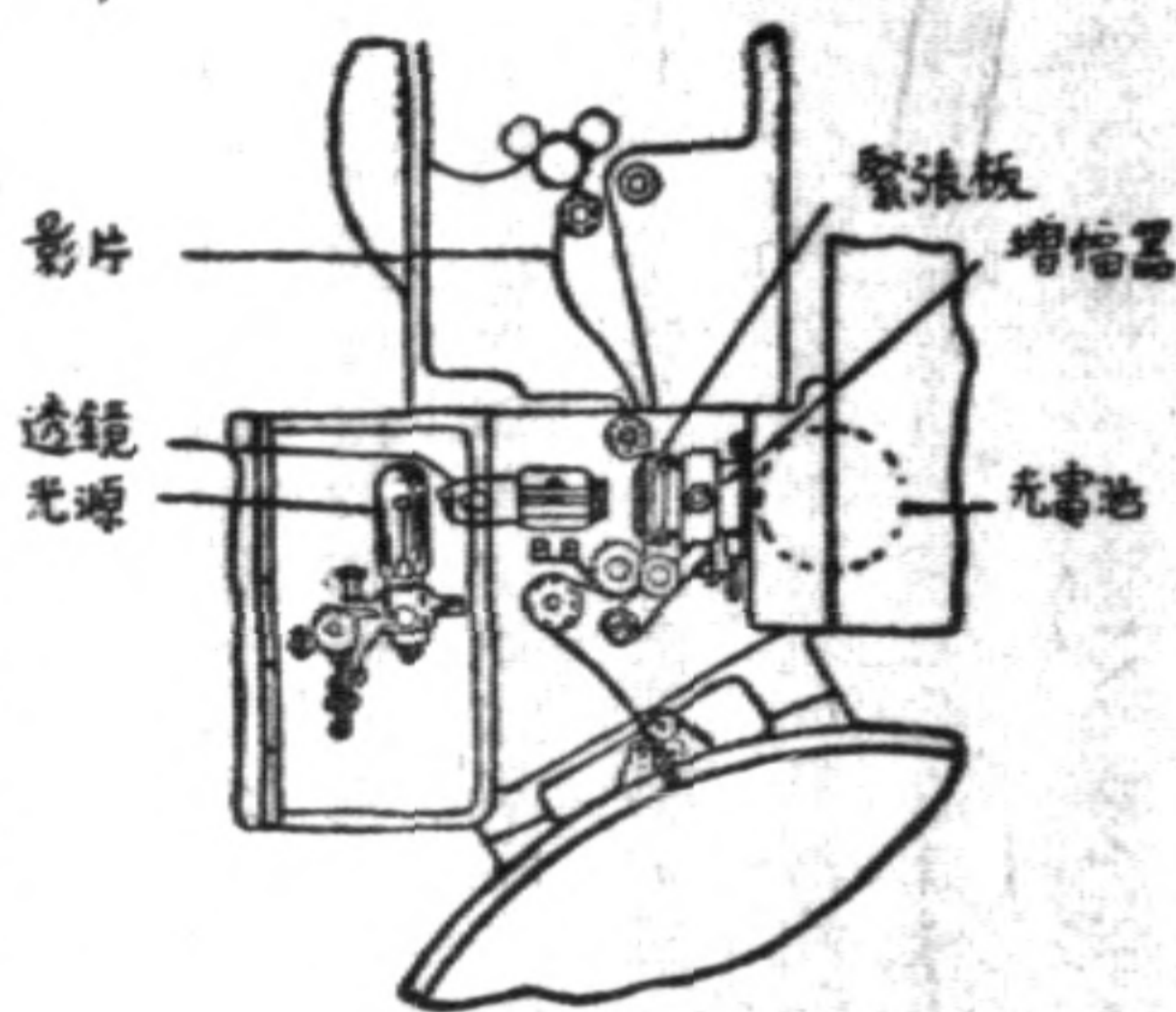
射，結果，負電漸次消失。如鋅板所帶的是正電，便不生任何變化。這就是因為帶負電的鋅板經光照射，放出陰電的緣故。並且不獨鋅板如此，就是其他金屬也有同樣現象。光電管就是應用以上現象所製成的。最初製成的光電管是一個圓



的玻璃泡中，置一塊銀片，前面置一金屬絲之小圈，銀片及金屬圈分別用導線引出泡外，泡中空氣抽出。如在銀片上連以電池陰極，金屬圈連以電池陽極，則導線中電流的強弱，可由玻璃泡所受光線的強弱來節制了。這就是因為銀片上所放出陰電子的多寡，由光線的強弱來決定，放出的電子向正極即金屬圈上飛去，這情形與二極真空管的現象正相同，由電子的多寡使管內的電抵抗增減，所以管中的電流也因此而變化了。

但是上面所述的尚不甚合實用，並且他所能通過的最大電流不過兆分之幾安培。經幾度改良的結果，現在市售供實用的光電管，他的最大電流約兆分之十至二十安培，且無遲緩性。他的構造較前為精緻：銀片改為鍍滿玻璃管之薄銀層，前方留一小孔以為光之進口，銀上塗上鹼金屬如鉀，鈉之類以增加其靈敏度，而金屬圈則用鉬或鈿等金屬製之。另一種供測量紫外線用的光電管，陰極用銀或鎳鉻等合金製之，上塗銻，鈦，鈾，等有放射性之金屬，陽極亦用鉬，鈿等金屬製之。

光電管的性質及構造已如上述，他的最大用途就是有聲電影，及無線電傳影。有聲電影機較無聲電影機不同之點，祇多一發音部分而已；至於其放映部分則與無聲者，完全相同。有聲電影之影除連續之影外，在邊部尚有一聲帶，此聲帶為深淺不同之細紋，其深淺之程度，與片上應發之音的高低完全相同。在放映機之下部為發音部分，在此箱中有一光源，光源之右，有一金屬物，中有一細縫，正對影片之聲帶。影片之右即為光電管，影片移動之時，右方之燈光為深淺不同之細紋阻隔，故燈光射過之強弱程度，與細紋之深淺正相反。右方之光電管受此強弱不同之光，轉為顫動的電流，再作用，即成聲音。有聲電影即依此理造成。



光電管的放大線路

二個真空管即可得甚完美的工作。

有聲電影之發音部分

與播影相同的速率旋轉，正好像把影像一塊一塊的收進。然後依次排列成像，這就是無線電傳影的簡單的原理。

光電管的最大電流之很微弱，已如上述，所以不能立即應用，需經擴大作用，使他的電流大於先時數千百倍後，才能供給一切工作。他的擴大器常用真空管擴大器，連接法：陽極常接真空管柵極 (Grid)，陰極接內電池之負極，他所需要的負電壓，約九十至一百二十餘弗打，有時可用抵抗擴大，和真空管一樣。今繪圖如下：

其他應用光電管的地方，如：管理街燈——日落後，天色漸黑，光電管中電流減小，更藉繼電器以啓動街燈總開關，外面藉之以指示盲人行路；任何器具之啓動器——如芝加哥之一九三三年世界博覽會開幕，以大角星之星光開全會之電燈，即利用光電管完成此功作者。其餘如微光電話，即以聲浪經傳聲器 (Microphone) 成振動電流入電燈，使成振動的光線，他端用光電管接收之，擴大而成聲，也是利用光電管的一個例子。以光電管啓動開關等的擴大器非常簡單，如用一

無線電傳影之原理，是應用像的明暗反射強弱之光線。經分塊盤後，射於光電管上，成爲強弱不同之電流，然後藉無線電播出。他方收得此強弱不同之電流，輸入一霓虹管 (neon tube)，復變成強弱不同之光線，經分塊盤分配其位置後，就得到與原來相同之影像。

分塊盤的種類甚多。最普通的一種，由一塊金屬圓片造成，上面挖有若干小孔，此若干小孔之位置由邊起依次排列，漸次向裏，恰似一螺旋形，旋轉時能將一方塊面積，依次露出。在播送方面，好像把影像一塊一塊的送出；而收影方面也有與播影相同的一塊盤，並且依

有此光電管之作用者，除光電管外，尚有硒（Selenium）電池，硒電池之構造為一玻璃片，兩端各燻一金屬網，使它黏在玻璃上，中離一縫，以硒元素經一次熱處理之後塗上，置一玻璃管中抽成真空，金屬網則分別以導線引出。此硒電池在黑暗中之電阻較在光中之電阻可大數倍至十倍，故也可利用它去啓動開關等等。但是不能用做有聲電影及微光電話，因它作用較為遲鈍，有時延遲一分鐘之久，用以傳聲實在是不可能的。

去年的徵文競賽已經將各卷評定完竣。計高級取石增祥等十名；初級取何奕聰等二十名。文題一共有五個，高級用「一封情書」和「英雄崇拜」；初級用「我的母親」「讀書趣味雜寫」和「論『文已載道』」。現在我們選了幾篇登在這裏。不過因為內容不同，所以沒有排到一起，另在各篇的後面加上了小註。

論「文以載道」

黃卓

若是有人提起「載道」來，大概准有人像接下聯似的說：「言志」。所以提起「載道」附帶着不可不說一點「言志」。

「志」與「道」原是互不相妨的，並且志同則道合。若是說有分別，其分別只是在於寫作的動機與態度的不同而已。

「載道派」被道驅使着，固然是出於自己樂意寫作的，但在常常是不得不寫作，且必須在按着固定方針的範圍內去寫作。「言志派」却是出於性靈的寫作，所以十足的呈現出自我的筆調，但不一定閒適，有時是非常動情的。「言志派」是非作不快；「載道派」却腹中時常空空，但硬着頭皮遮着眼也必須寫作的，所以流弊居多。板面孔，嬉皮笑臉，強作正經，或裝模作樣。「言志派」雖也有嬉，怒，笑，罵……卻是出於性靈，是無痕的，而且自然，讀後會使人覺到其中的奧妙。竊以為「道」未嘗不可載，只可載在骨裏，但決不要將你那道學氣，洋八股氣，小花臉氣被人察覺，便有人說你嬉皮笑臉或強作正經。

若使人悟「道」，「載道派」的文字是無從所担的，只可聞聞而已，所以「載道派」是逐漸的干涉主義；「言志派」雖不

如「載道派」之斤斤以擁護或鼓吹「道」爲己任，但他的作品所予讀者的影響，却同樣的有擁護或鼓吹的作用。由「言志」露出來的「道」是真誠自發的，決無虛僞矯飾之流弊，以發抒內心的情感。所以是啓發的自動主義。

我不喜讀「載道派」的文字，因爲它既不使人會心，又不能替人搔癢，是不親切的，是不真誠的，是無病呻吟。只是使人覺到「道」的高大，非凡人所及，望而却步，決不會鼓起你向上的勇氣。設若我能寫一點文字，決不希望傾向「載道派」方面。

——徵文競賽初級第四名

二

胡家驥

天地開，大道興，繼續三千載，而佛老熾，大道隱。至於唐之韓愈，開佛老，大道復微宜焉。然何以至今歟？曰：「緣文字之記載者也。」佛老亦復如是，而文所常載之道，大道也。

《道德經》一書，老子之作也。其道也陳腐，若用於世，則人無進取之心，而復歸於退化矣，所謂「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人之不爭也，安可生於世？況貪生乃人之本性，豈能坐以待斃，而步其「清淨寂滅」耶？曷始皇不火之也？

佛家之道也，愚人耳。人以爲上有神佛，畏其懲戒，而不敢爲越禮法之事，若問之曰：「神佛何來也？」曰：「天之降下者也。」此虛無荒誕之言，載於書，傳至今，令人心失其聰慧，趨於愚瞶，豈非復歸退化也哉？安可存之？

夫大道者，聖人授人相生相養之道也。人之需者，皆創於聖人，以助人生存蕃衍。大道之行也，須逐步而進。先誠意，而之於正心，之於修身，之於齊家，之於治國，之於平天下。天下平，則人皆有所適。然則大道爲聖人之口授者乎？曰：「非，乃文之所載者也。」

大道與佛老之同異何哉？曰：「其同者：要皆爲文所載也；其異者：老子之道，只可一人行之，一人待斃。佛家之道，只可數人行之，數人愚瞶。聖人之道，衆人行之，衆人皆有所適。」故佛老非也，行之難，大道是也，行之易。曷不斥其非，而趨其是；去其難，而就其易耶？

大道之不興也，在於佛老之不滅，及大道之文之不傳；佛老之不滅也，在於其書之傳。欲興大道，則必火佛老之書

，傳其大道之文，此二事行已，而大道興矣。故文爲載大道者也。——徵文競賽初級第四名

英雄崇拜

王守正

崇拜英雄的心理，也許就是人比動物高尚的原因吧！這種人類所特有的心理，遂造成了今日英雄崇拜的社會環境。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往往看見關聖帝廟，岳武穆祠……等等古蹟，這不是崇拜英雄的表示嗎？再就現代盛行的辦法——鑄銅像。又何嘗不是同樣的意義呢？

看了英雄的遺容，立刻想到英雄當年的英勇，不屈不撓的奮鬥而完成的人格。令人肅然起敬！這真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國難期中的我們時常這樣的疑問：「難道我們四萬萬人中就不能有岳飛一樣的人物嗎？」崇拜英雄的心理作用，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於是××寇境，降將披靡之際，馬占山將軍獨苦戰于黑邊，十九路軍殺敵於淞滬，造成近代史上光榮的一頁。爲國家爭光，爲民族吐氣，全國輿論一致嘆爲「民族英雄」。民衆自動的助捐，宣傳，慰勞，……整個社會呈現出英雄崇拜的環境。這無異於明白的告訴我們：只有作英雄才能得到民衆的真信仰，才能流芳百世，千古爲後世崇拜。反之：漢奸，小人，投降的人物，雖富貴不足榮，千古爲後世唾罵，這是多大的武力所不能征服的心理。這種崇拜英雄的心理更鞏固了英雄崇拜的社會環境，而英雄崇拜的社會環境愈增強人們崇拜英雄的心理。歷來人之所以肯於努力創造事業，經營事業，也多爲了這個原故。所以我們說：「崇拜英雄的心理，英雄崇拜的社會環境，足以促進社會的進化，造成人類的文明」。這種崇拜英雄的心理，不但應該保存，並且有發揚光大的必要。崇拜英雄不僅崇拜他的人格，更應以英雄的人格作爲我們作人的目標。立定志向繼續他的事業承繼他的精神。這樣的崇拜，才足以安慰英雄的忠魂，而完成崇拜的意義。可惜過去的崇拜，未能認清崇拜的意義。這是值得指出的事實：

第一，英雄的成功是創造的，不是天命的——本來崇拜英雄是崇拜他的人格，作我們爲人的目標，讀了英雄奮鬥的經過，鼓勵我們的勇氣；如果看了英雄的奮鬥的經過，益覺成功之難，不但不能發展自己的大勇氣，反而棄掉自己的小勇

氣，真是最大的錯誤。我們應認清英雄的成功是由奮鬥得來，如果英雄是天生的英雄，成功是天命的成功，那麼英雄的環境該是多麼順利，合理呢？「英雄造時勢」這是最有價值的一句話。只有惡劣的環境，才能改造；英雄遇到合理的環境，真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英雄的成功，乃由奮鬥而征服了環境所取得，然奮鬥的工具是知識，學問，道德……等人的力量。決非天命，但看其奮鬥之程度罷了。況且科學時代，更無所謂「天命」可言，一切皆由人力創造，這是崇拜英雄所有的一點觀念。不然，崇拜僅是羨慕了，羨慕之外別無作用，那就是忽略了崇拜的真意。

第二，「崇拜英雄」不要「迷信英雄」——崇拜英雄應和英雄學，決不該迷信英雄，迷信的結果則依賴英雄了，迷信着一切偉大的事業非英雄不能成功，就我們時常聽到的呼聲：「我們四萬萬人中就不能再有岳飛一樣的人物嗎？」這就有些迷信的觀念，疑問的對象中至少失掉了自己，而迷信自有英雄出現。崇拜岳飛則迷信岳飛，不想岳飛所作的事是人人都有和他向同一路上走的責任和成功的希望，這種自暴自棄的表現，把「崇拜英雄」和「迷信神像」的意義打成一片了。又是崇拜英雄不可有的一個念頭。

我希望我們人人的心目中，都沒有這兩種錯誤的觀念存在，我們再共同崇拜英雄。

爲了發揚光大英雄崇拜的心理，只有建築英雄崇拜的社會環境。這一點，我國除了各地給偉人鑄銅像外，要算南京的陣亡將士公墓的建築最有意義了。的確在中國現在的混亂局面下，政府既不肯一網打盡帝國主義卵翼下的漢奸，再表彰英雄，那也太不安慰民心了。

怎樣才是英雄？——爲了時代的需要，英雄的定義也有擴大的必要。宋之岳飛大破金兵於朱仙鎮，爲國家爭光榮，爲民族求生命，乃成英雄之名，而岳飛卒毀於秦檜之手，秦檜可謂勢在飛上；然飛流芳百世，檜則遺臭萬年。蓋成敗不必爲英雄之條件，但看其行爲是否爲大衆所同情耳。史可法，文天祥，都是結果失敗，然仍不失爲英雄，又可見成敗之不足論了。

每讀韓退之之張中丞傳後叙至「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

「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有以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總覺得這種激烈的正氣義勇昭耀千古，是英雄氣概！

由此可知：「創造大的事業，固可成英雄之名，小的事業也可成英雄之名，靠成功可成英雄之名，有了英雄的行爲雖失敗亦爲英雄。」所謂大的事業亦不可拘於狹義的解釋：林肯解放黑奴，而黑種人的生命得以延續；愛迪生發明了電燈，造成全世界多少人的幸福；真那的種牛痘法，不知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斯帝芬孫的火車，中國詹天佑的火車掛鉤和平綏鐵路，這些豈不完全是不可朽的偉大事業嗎？這樣看來：英雄範圍可謂擴大了——凡是創造出不朽的事業的人全是英雄！

看看我們的環境：東北四省未復，淞滬血腥未乾，整個華北將被分割，民族存亡在此一舉，我們不當希望英雄替我們收復失地，而事實上亦非英雄一人之力所能收復。我們希望能領導大眾收復失地的英雄，領導我們使我們力量集中，至少使中華民族有自衛的能力，人人抱必死的決心，像一二八事變中，「胡阿毛開車入黃浦」的精神，但求作無名英雄，正是民衆應抱的態度。但是領導者也當注意：現在的民衆每一個都感到壓力的緊迫，要領導民衆必須得到民衆的信仰，民衆的信心只有領導民衆自衛的人才能享受。領導中華民族復興的英雄呀！請你對於這點意見加以接受！

誰都知道強國要由對內對外兩面下手。事實告訴我們：對外無辦法則無從對內，況且誰不承認幾次內亂是出於外力呢？這樣鐵一般的事實擺在我們面前，爲了保存我們的國家，延續民族的生命，我們急需一位領導中華民族復興的英雄。對內須要的英雄太多了，中國的環境處處須要改革，黃河的水災，農村的破產，科學的落伍，政治，經濟，軍事那一方面不需要英雄的人才呢？這不全是英雄的出路嗎？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人人應立志作一件事業，以英雄爲榮。瞻仰過去英雄，更鼓起我們的勇氣，人人下此決心才有挽救我們的國家，復興我們民族的希望，而不辜負人類獨有崇拜英雄的天性，不辜負我們享受英雄崇拜的社會環境，來完成英雄崇拜的真義意！

青年們，請珍重的利用我們的環境吧！

——徵文競賽高級第二名

由話筒至揚聲器

徐寶潭

圓錐形的紙盤在前後的振動着，發出悠美的音樂，平劇，名人演說……這種幸福是近代科學賜與我們的，現在科學家仍在繼續不斷的努力，想發明出更美妙的東西來為人類謀幸福。這種精神是我們敬佩的，我們應該效法的。無線電究竟是什麼原理呢？我們從頭說起吧！

聲音是一種振動，由振動產生音波，藉空氣傳送。因真空不能傳送，所以將一鈴置真空中，搖之無聲，這就是真空不能傳送音波的緣故。播音室中的人說話聲，由空中傳至話筒，話筒又名傳聲器，電話的送話器，就是其中的一種。傳聲器有什麼用呢？它能將音波變為振動的電流，電流振動的強弱，次序，快慢與原來的聲音相同。簡而言之，就是將音波變為聲音電波了。它的種類甚多，如電容器式，動電式，鋁帶式，石英式，單鈕炭精盒式，雙鈕炭精盒式傳聲器等。

電容器式傳聲器的構造非常簡單，一塊較厚的金屬圓盤，如鋁質的，此圓盤之前方，更有一很薄的金屬片，此二金屬片之上各通以導線，且距離很近，於是這二金屬片間，就有了電容量，前面的金屬片受聲音的振動，使此二片間之距離改變，二片間之電容量因之改變。接真空管擴大器電路中，將因電容量之改變，而受影響；動電式傳聲器的原理與發電機相同，可說因振動而生電。他的構造不一，有的聲音電流線圈成一環形套在一磁石上，圈外為磁石的其他一極，這樣形成一強磁場，音圈居其中，前後振動時因割斷磁力線的緣故，產生強電力，電力之強弱隨振動之強弱變化，所以我們有一聽筒，或一磁力揚聲器，也可以代替一傳聲器用，這就是因為聽筒的鐵片振動時，磁場強弱改變，線圈產生電力的緣故；鋁帶式傳聲器也是應用上面的原理，但是構造不同。在一個強力磁石兩極的窄縫中，張一條薄且非常堅韌的鋁帶，鋁帶受聲音振動，振動時發生電力，但是它所發生的電壓很低，電流却非常的大，所以使用時要用一只變壓器，將它的電壓變高就成；石英式傳聲器係用石英之一種固有特性。將石英依法切成薄片，在片之兩面置兩金屬片，如加壓力時，兩金屬片上即生電壓，故亦可用為傳聲器之一種；單鈕炭精盒式傳聲器，它的構造為一炭精盒，中裝滿炭精粒，以炭精圓片蓋上。此片連振動板，振動板受聲音，拉炭精圓片前後振動，炭粒隨之振動，電阻之大小隨之變動，所以亦可

影響電流之強弱，普通電話中之送話器即屬此種。這種傳聲器需用三至六伏脫之電池供給電流，但其構造簡單，所以較為普遍，用處也較多；雙鈕炭精盒式傳聲器與單鈕式相同，但多一炭精盒。此式用途不及單鈕式之廣，無線電播音上常用。

聲音既已變為電流，第二部之工作，為將它播送出去。聲音無空氣就不能傳送，且傳送之距離亦不能遠，聲音欲傳送遠距離，它所憑附的，就是無線電波。無線電波是什麼呢？是一種振動的電流，它的振動非常之快，如平常廣播無線電，在一秒鐘中振動次數約在五百千週至一千五百千週之間。這種振動非常快的電波，可在以太 (Ether) 中傳播，其速度每秒三萬萬公尺。每一波動的長度叫做「波長」。凡物振動一次，必發出一波，適合一週，故每秒振動之次數稱為「週波」。「波長」與「週波」之乘積，適等於三萬萬公尺。如一千五百千週波其波長為二百公尺，五百千週波其波長為六百公尺。這種振動電流之產生，最初用火花式，現今多由真空管擔任。真空管振盪作用之原理，是在真空管的柵極上供給正電壓時，屏極之電流增加，給以負壓時，屏極之電流減少。用變壓器將屏極回路與柵極回路連繫之，且使它正相反，即將變壓器反連，讓屏回路電流大時，柵回路負壓也大。結果將屏流減小，但此時柵回路負壓也隨之而小，致屏流又增加，柵負壓又大，屏流又小……如此繼續不已，遂成為振動的電流。

使聲音電流憑附在這種振動電流上的作用叫「調幅」。調幅之方法甚多，有將聲音電流加在真空管之柵極上的，有加在屏極上的，總不外設法使影響這只真空管高週率振盪的強弱——就是使這高週率振盪載着音波。上述的方法是將音波直接附在振盪管上的方法。此種方法既簡單又省費，所以自製小型播音機遊戲的或業餘者常用。但其缺點為週率不甚穩定，易受天線之影響。所以有所謂主振式，就是一只真空管司振盪，並且此種振盪用石英控制，使之穩定，更將這種振盪擴大後，把成音週率電流加在第二只擴大真空管上。第一只擴大真空管叫做隔離級，就是把調幅管與振盪管隔離的意思。這種播音機，構造較為複雜，週率穩定，普通廣播電台都屬於這種。調幅作用由一真空管擔任，調幅管之前更需有若干級成音週率擴大真空管，作為擴大傳聲器中成音電流之用。播送唱片時，需用電唱頭。電唱頭又名拾音器，原名 Pick Up，即將唱片之音抬起的意思。拾音器的種類甚多，有氧化銅拾音器，炭精盒式拾音器，磁石式等等。拾音器的

構造與傳聲器相似：氧化銅拾音器爲兩金屬或炭精杯中置氧化銅粉末，上有二蓋，藉唱針的振動而上下搖動它的，本身電阻因之也改變。後方有一柄，接在唱機之上；炭精盒式的構造也與上式相仿；磁石式的構造與磁石揚聲器之構造相同——一扁圓形線圈，放置在一磁石的磁場中，線圈中有一鐵片，鐵片振動影響磁場，所以線圈中有電流發生。拾音器常接在言語擴大器的第二只擴大真空管上。

播音機的天線宜高大，天線的本身波長應與振盪的波長相同。如此，發射之效力才能良好。波長有長短的分別：二千公尺以上的叫「長波」；二千公尺以下至二百公尺以上的叫「中波」，普通的廣播電台其波長都在六百公尺至二百公尺內的某一個一定的長度；二百公尺以下的叫「短波」；十公尺以下的叫「超短波」。「長波」很穩定，但是非用大電力，不容易遠播。商用及船舶中常用它；「中波」在普通的播音上用；「短波」爲最神秘的波段，業餘者正在開發；至於「超短波」尙在試驗中。「中波」夜間收程較日間爲遠，就是日間不容易收到的信號，夜間往往能收得；但在「短波」就不盡然了，對於這種現象，最近的解釋，說高空一百華里處有「海氏層」，二百七十五華里處有「愛氏層」。因電波之傳送有「天波」「地波」二種，「地波」是沿地面而行的，所以不能及遠。「長波」之「天波」爲「海氏層」所反射，故可及遠。「海氏層」在日間與夜間之高度及反射力又不同，所以長波在夜間較日間優良，並且需用較大電力；「短波」可通過「海氏層」，但爲「愛氏層」所反射。「愛氏層」受日光的影響及紫外線的影響，且「愛氏層」較「海氏層」爲高，所以「短波」的射程可較「長波」及遠。但「愛氏層」既受日光的影響，所以「短波」不甚穩定，並且常有「衰落」現象；至於「超短波」，因爲愛海氏層均不能反射，所以只有「地波」沒有「天波」。雖不能及遠，但有不受日光及氣候的影響之美點。其所受之影響僅爲火花，——就是汽車的火花，發電機的火花。

聲音變爲高週率電流後，由天線放出，可用收音機來接收。收音機約有四部分，就是：高週率擴大，檢波，低週率擴大及電源供給四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檢波，常有小型收音機，只具有檢波一部，如礦石機是也。收音機所輸入的爲無數的無線電波，然而聽的人只需要一種，所以不得不有一種選擇工作，此種工作叫「調整」或名「配諧」。即在天線引下後，接一個線圈同一個蓄電器，然後接地。使天線，線圈，地線，的容量與誘導率均與所需要的波長配諧。這時，

線路中的電阻就變成對於這波長為最小，而對其他波長仍大。所以所需要的電波可以輸入，但其他的就不能了，這就是「調整」的原理。然而相近的波長每有混入的弊病，這時可以用一個可調整的線圈與一個可調整的蓄電器串連在天線中，調節到某一狀態下時，較長的波被蓄電器的阻力所阻，較短的波被線圈的迴阻所阻，皆不得入，這時雖相近的波長也可以避免混信。高週率電流輸入後，入真空管的柵極，為真空管所擴大後，輸入檢波管，檢波後成為可聽之波，更擴大一次，於是揚聲器中可以放出聲音。以上為收音原理的大概。

真空管的構造為一真空之玻璃球，中間封一條金屬絲，這金屬絲與電燈的絲大致相同。金屬絲外更有一金屬網狀物，網外又有一金屬板，此三物皆有金屬導線引出球外。金屬絲熾熱後，將電池負極連此絲，而將正極連金屬板，就有負電子自金屬絲飛到金屬板上，電池的電流可自正極經真空管流至負極。電流的多少需視負電子的多少而定，但金屬網上電位的高低可以影響負電子的多少，亦即可以影響電流流過的多少。金屬絲稱為「絲極」，金屬網稱為「柵極」，金屬板稱為「屏極」。真空管中屏極的電流稱「屏流」，柵極上電壓的變動與屏極電流的變動，所劃成的曲線叫這只真空管的「特性曲線」。三極真空管特性曲線的直線部分可有擴大作用，如一真空管，柵極電位為負四伏脫時屏極電流為二千分安培，六伏脫時為六千分安培，那麼這部分當然是直線部分，可以用作擴大。如輸入為一伏脫的交流，在柵極上可以加五伏脫的負電壓，這樣交流在正半週時，柵極電壓為負四伏脫（ $-0.4 \parallel -1$ ），負半週時為負六伏脫（ $-0.6 \parallel -1$ ）。而屏極電流的變動也與柵壓相同，可以知道已將輸入擴大而波形未變，所以高週率及成音週率，全可以應用此種特性去擴大。真空管之特性曲線上部及下部成為彎曲形，就是：柵電位是正性時，屏流增加很多；而柵電位是負性時，屏流減少之數很少，以致屏流的波形適與柵壓的半波相同，而使屏流之平均值成為可聽週率。所以這真空管屏極輸出的電流，已經可以用聽筒聽得。但是需要較大的音量時，應用一二只真空管擴大。檢波也可以不用真空管而用礦石，因為礦石也有與真空管相似的檢波特性，但礦石無擴大作用。

真空管式收音機需用三組電池：一組供給燃燈絲，一組供給屏極電壓，一組供給柵極的負電壓。燈絲電壓只需數伏脫，屏極電壓常用自二十伏脫至二百餘伏脫。此種電流皆需穩定之直流，所以用電池最為相宜，但是電池的電力有限，

不久即用完了，用盡後有更換的麻煩，並且接錯線很容易把真空管燒壞，因此才有交流收音機的發明。交流收音機的燈絲電壓直接用交流，這交流真空管的燈絲大都外面包有一條合金製的管子，管上受熱之後可以射出電子，以這金屬管代替直流真空管的燈絲，而燈絲只供給熱，並不參加其他工作。屏極電流則用交流變為直流。收音機中變流用二極真空管擔任，這種真空管只有絲極屏極，並沒有柵極。真空管中電流只能自屏極流至絲極，而不自絲極反流，利用此種作用可以把交流變為直流，但此時的直流仍舊是脈動直流，所以需經一濾波裝置。濾波為兩個與線路並連的大容量蓄電器，及一個與線路串連的大迴阻的線圈。較高週率的電流易通過蓄電器而不易通過線圈，所以不易流出，並且利用蓄電器的放電作用，可以把脈動的直流變為穩定的直流。

無線電最末一部分工作就是發音。發音的具器當然就是揚聲器了，揚聲器種類很多，像石英式，靜電式，電動式，磁石式揚聲器等。石英式揚聲器與石英式傳聲器相同，但是正是一種相反的作用；靜電式的也與傳聲器的電容式相同，但較大，直徑約在八九寸以上，並且需用變壓器，因為如果不用，擴大管的屏極就沒有電流了；電動式原理與電動機相同，只不過把轉動改成前後的振動而已；至於磁石式與拾音器構造相同。以上幾種中，磁石式最普遍，因為不須另外電去供給，但音質稍差。

以上我們把無線電原理已經大略說完了，但是我更希望讀者們找一點實際的材料去實驗一下。不斷的努力之下，或有更新的貢獻或發明也說不定！愛迪生氏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就用來作本文的結束罷：

「發明是九分的努力與一分的靈感！」

好時候

佟天真

陽光是那麼和煦，天色是那麼明媚。北海道上，雙雙的影兒，不絕的，不絕的，浴在秋風蕩漾中。景山上還沒

有顯出一點蒼老。只在山頂的附近繚繞些白雲。

唱的曲子也就變成合唱了。說起玩球，也是一致行動。有時在屋中悶得煩了，說一聲到操場上去，於是個個健兒，便都到操場上跑跑跳跳了。

動，是個沉默的少年。他的沉默却不是整天的板起一副癡惡的面孔；他有許多快活的朋友，一天到晚的在一塊兒，不論是玩或是工作。在大家快活的談話中，他如果不談話，雖然心裏樂得不可支持，他也能故意的沉默起來。如果談起話來，就說得津津有味，一連說半天或是說一天，也不知累。聽的人也忘了一切，只顧側耳靜聽。當大家不高興的時候，他會很巧妙的說上一兩句話，便改變了大家的心情，每一個人立刻換上一堆笑容。但是他也很會叫人不高興——當大家樂得很熱烈的時候，他一攢眉，一句話，大家就立時收斂了熱烈的氣焰，都不快活起來，直到他再說快樂話的時候，大家才轉憂為喜。他欽佩每一個人，每一個人也讚美着他。大家是一夥快活的淘氣的朋友。

他們好唱歌。獨唱的時候很少，倒不是每個人不能獨唱，因為只要有一個一唱，不用說，立時就合唱起來。獨

一切都不例外：到市場去也是成羣結隊。一個穿長

袍，另外一個也穿長袍，大家都一樣——每人一身藍色長袍。有時穿短服，也是一樣，一人一身棕色西服；還有一次，也不是怎樣的動機，每人都穿一個青緞馬褂，在大街上走着整齊的步伐。幾個有自行車的，幾個不騎車的，一兩個有包車的。騎車的也推着車走，有包車的也不坐。大家是一面走，一面談笑。行人有時注意到這一羣，因為穿的服裝太一致了。一面走，一面說。說說誰的趣聞，說說誰的愛人……進了市場，到咖啡店。一進去也是一大羣。遇見夥計也那麼幽默，正會對付這一羣大孩子們。這些人中都不吸煙，但有時一高興，也不知那裏來的一股勁，大家你一隻我一隻，就吸了起來，燒得滿屋充滿了濃霧。也許再吸些雪茄，說不上辣不辣，好在倒不是為過癮。不過熱鬧熱鬧而已。

有一次從市場回來，天氣還在熱，每一個人就從屋裏

提出一把椅子，在廣闊的操場上圍了個圈子。先說些不相干的話湊趣，說着說着便說到國家的前途。雖然紅色的夕陽隨了晚霞而逝去，但皎潔的明月却伴着清風又來。每個人的心情說不出是快樂是憂愁。總是談的問題複雜了，內心的情緒結果充滿了樂憂的交錯。說到了午夜，才各自回家。

現在又是一年的秋天了，他們的團體，仍然沒有離散。動的身體長了很高，比以前更加快活。

孤窗下，秋雨浙瀝浙瀝的不停，天永遠在灰的色調中。幾日來淒風苦雨，真悶煞了心中盤旋不停的人。

一杯半杯清茶，放在几上，手裏有時持着燃着的紙烟，勤一個人，倚着茶几在靜坐。他沒有任何動作，看來是最清閒的時候了，誰知他的腦中在盤旋着往事，——在回憶着一段珍貴的往事。

是在去年的秋天裏，星期六的傍晚，星期日的清晨，一羣快活的伴侶常在北海的道上被人發現。

同他們一同玩的還有些活潑的女孩子。她們也是那樣的玩鬧。大家在水邊上，快樂的玩着。勤持着魚杆垂釣，水紋一團一團的擴散，散到很遠的終至消失。碧波中映着他們和她們的倒影。當影兒照得最清楚的一刻，會不久就

被惡作劇的水紋衝去，結果仍是映出斷續的模糊的影像。大家不斷的低語，當魚杆下垂的時候就鎮靜得鴉雀無聲，魚杆猛的向上一提，魚露出了水面，水面發起一條波浪，大家隨着一聲不約而同的歡呼。彼此談些有趣味的話。有時她們的臉，在笑容裏泛起紅暈。說到妙處，她們用手絹蓋上了臉，表示出害羞的樣子，却在手絹裏盡情的笑。她們覺得不安，便立刻報復。三言兩語，說得他們也忸忸不安，雖然臉不紅，心裏也不免有些拘束。她們看到了她們的話衝開了自己的「羞」，而却使他們不安，便再說一句：「鬧着玩呢！」於是又恢復了談笑。她們也釣魚，勤就作她們的參謀，大家嬉笑着，過着星期日快樂的半天。

大家談着，微風送些涼意。樹枝低垂的部份拂着她們的面龐，掠起她們的衣襟。臥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唱些閒逸的，抒情的歌曲。心裏想着：今年冬季，水雪遍地的時候，每人該狂熱的滑冰了。在鏡面似的場上，馳騁着。瓊島的松柏，在幾條挺拔的枝幹上，堆着一朵白雪，無論什麼牌坊，殿宇，在輪廓外都輕輕的描寫出一層銀白邊際。寂寂的銀色平原上，只有些稀星似的足跡。那時大家在冰場上馳騁該是多麼快樂……：新年舉行個茶會，招待些自己的朋友，一塊兒玩個盡情的快樂。歌唱，舞蹈，話劇，

……狂歡一日。大家都幻想着美麗的幻像，都希望着一個極端快樂的來臨。說着想着，拂面的仍是秋風，大地依然是秋景。

一個充滿了寒氣的清晨，夢醒還都覺着未來的甜蜜。勤，在一間屋中，倚着一隻倚子，四面重重疊疊圍着一羣快活的侶伴。這間死氣沉沉的小屋中，裝滿了人，每個人的心中都為極端緊張的不痛快所佔據。數十隻亮晶晶的眼睛，懇切的注視着勤。勤沉默的個性依然的沒有改變，但他面部的表情只有使大家憂鬱，只有使大家焦急，却不能像平常那樣的用一兩句話改變大家的心情——大家永沉於憂鬱中。勤用力抑制了自己的悲哀，用很低的聲音說着：「我今天下午就要走，就要走。要離開北平。」臉色是黃得難看。怔了一會，像是在回憶着幻夢。窗外呼呼的刮起北風，好像告訴着秋天只是幻像，現在嚴寒驅散了一切。又說：「我怕不能參加你們的茶會了，眼看新年將要到來——你們的快樂正是一天比一天增加。我是作了命運的犧牲者，在我想着你們最快樂的時候，正是我最苦惱的時候。」他的眼珠像是浮了一層水，眼圈顯出玫瑰色。大家從來誰也沒有看過誰哭，尤其是勤，看來像個冷冰冰的人，其實他正是個最熱情的少年。在春光裏，他會偷偷的

跑到公園躺在花叢裏，一個人對着花哭；秋夜裏他單獨的坐在長凳上看着明月傷心。有的景色中，旁人不會感覺着什麼，他却心裏私自的歎息。他平常總不願意別人知道自己的心境，所以他總盡量的運用自己的技能，掩飾了自己真摯情感的流露。人們覺得他冰冷，正是他熱烈的表記。他外表最冰冷的時候，正是他內心最熱烈的時候。總之，他是個最多情的人，可是不願意旁人知道他的多情。他是個感覺最靈敏的人，當旁人不感覺憂愁或快樂的時候，他却心裏有了感覺，苦惱或快樂只有自己知道，不願一般人了解他的多情。現在他已然不能抑制他情感的流露了。他羨慕着其餘人的快樂，感激着大家對他的盛情，終於哭了。——痛惜着已往一切的計劃和憧憬。這些計劃和憧憬現在都變成了泡影！

室內的沉默像勤個性的沉默一樣。一羣好講話，好吵嘴的侶伴中，現在沒有一個人出聲。勤，懇切的看着這些朋友，覺得他們比任何人都可愛。六小時以後將要南北分飛，他恨不得過去擁抱着每一個，和每一個接個最後之吻。

車站月臺的一角，在暗暗的燈光下，許多送行的人圍着勤。大家都把手插在大衣的口袋裏，冷風吹到臉上，像

打個耳光一樣。都含了淚，都不肯哭出來。成羣的走進車裏，勤先坐在椅上，娜也隨着坐下。娜是個活潑的小孩，和勤最好。因為勤的熱情只有她了解，只有她能接受他的熱情。她的頭放在他的胸前，淚不住的流，他一面安慰着她，一面也就哭了起來。忽然，想起許多朋友都在旁邊，便停止了哭泣，默無一語。暗暗的輕吻了一下。這時鈴聲響了，在匆忙中，朋友們紛紛的下了車，他們高舉着帽子，她們揚起手絹，說着離別的話。在一陣紛擾中，火車開出了站。這時只露出一片漆黑的大地，大家彼此看了看，很苦惱的走開。

他坐在車裏，看着旅客們談話，打算拋開了對於一切的懷想。手裏持着一張報紙，像是在念什麼，只數一數字數，却無心往下念。索性閉上眼睛靜坐，但是快活的往事立刻便在腦中周旋，真想不出個有效的辦法，解脫這一切。他想：「娜這個小朋友，對我這樣的真摯，她爲我哭泣，……我該怎樣感謝她。她和我分別以後，她坦白的小心中，又該如何想念。」他想起了她爲他哭，於是他又哭了。他真怕想壞了她。而那離別前的一吻，又該讓他怎樣記着啊！

娜對他從來沒有過像今天那樣的親愛。這離別前一刻

更深的愛，反增加了他更深的苦惱。他想着她活潑的影子，就哭得不可制止了。車連續的過了幾站，這漫漫的長夜，不知到何時破曉。他坐在座上像失了知覺的一般，滿沒有想到車在行走，滿沒有注意到周圍的一切。他在惦念着那一羣快活的朋友，想像那一羣朋友活潑的氣象。忽然的一個電報，拆散了他們，這快活的一羣中，還不定什麼時候才再有他的面龐。前途渺茫，前途十分的渺茫。用手絹擦乾了臉上的淚痕，又是一陣無名的悲哀湧起。看看錶已然十一時了，這時他們和她們都已安寢了。他們有家，——一切有安慰，勤呢？一個人在旅途中飄泊，像個無國籍的白俄，有誰管他呢！他相信，一定，小小的娜這時一定在痛哭，他真沒有方法消除了她的悲哀，更沒有方法使她知道他在感激她。

他爲往事所籠罩，幾乎不知道是在車裏。長夜漫漫，沒有止境。拋離開一切回憶吧！他發現手裏還拿着報紙，這報紙是上車時拿起來看的。看來看去只數數字數，却沒有看見什麼。仔細看時，報紙還倒着拿在手裏。他覺得奇怪和好笑。遂正過來，看些廣告。

晨光還沒有照滿大地，車裏已經有人在談論着：「四點啦，這就亮！」「是，外面風很大——沒有雪。」玻璃窗

上凍了一層厚冰。打開窗子，一團冷氣立刻投入，外面依然是黑的一片，看不出「亮」來。同車的人大多半都沉沉的酣睡，既然不是寢車，當然要受些罪，一個個，什麼樣子的都有，在極度的疲乏中睡去。看來像個病院，許多失了知覺的病人在車裏養病。車行的振動聲，和旅客的呼吸聲聽得很清楚。沒有噪雜的講話，只有一個朝鮮的少女獨自唱着沉沉的歌。她的座位和勤相對，勤於十分的無聊中，聽着她的歌聲解愁。掛了銀膜似的窗子漸漸透出些青白色。雖然車上有暖氣設備，但是也抵不了關上的風寒，顯然的冷起來。

晨光照射到大地，窗外景物已明，在一陣紛亂中，車抵山海關。

關外是冰雪的世界，白茫茫一片，漫無邊際。朝陽照起刺目的反光。他看了不禁打起冷戰。車站上，人們說話都成關外口音了。分明是告訴勤：「你是作客他鄉了。」

他始終不能擺脫一切。許多的事擁上心頭。車外沿途的風景不足以引誘他，他永遠在想着已往，憧憬着未來。

下午四時車到了瀋陽。車站附近的小學生們結隊走出校門，這正是下學的時候。他立刻想起了娜——「她一定也剛下學，她低着小臉幻想着我。回到家裡把書包一撇，

跑到媽媽的懷裏，撒嬌。可以想見的，她一定時時刻刻的懷念着我。」

勤到了××城不覺的已有兩個月了。起初整天的被二重煩惱環繞：一個是他母親的病；一個是想念那一羣朋友。在眼前的煩惱不能除去，在遠方的朋友不能見面，於是，日久了，漸漸的減輕些心靈煩悶。

雪是常飄。但一陣寒風吹來，滿天的雨雲就會散開，立刻露出晶晶的陽光。這裏因為四面環山，所以四五點鐘的時候，天已黑暗。因此夜更深長。母親的病終不見愈，怕在這冰雪的地域要久居了。

終日裏闔家不快樂，夜裏更是寂寞。桌上放着洋燭，火燄飄忽不定。有時鎮定了一刻，但不久便又搖曳。暗淡的紅光照到了各種物體，更顯得那麼無生氣，那麼紛亂。燭光把自己的影子照到牆上，他一人癡想。偶爾回頭看見影子，好像頭髮是紊亂着。覺得自己的臉也是消瘦難堪。燭光飄忽無定，就象徵着一切都飄忽不定。

深夜涼得似水。每夜都輪流着看守和扶持病人，白天也不得睡眠。勤更是日夜不安，有時母親病勢轉險，就是一夜坐到天明。他又是悲傷又是勞累，精神上肉體上都得不到安適。來這裏兩個月，生活始終沒有常態，無疑的，

他的健康大不如前了。臉枯黃，沒有血色，飯量減少，整天整夜的吸着紙煙。越是煩惱，便越多吸紙煙。一面吸着紙煙解悶，一面對着紙煙生氣。恨恨的吸他幾口，還是一肚子氣忿沒處發泄，真要把桌上一百盒紙煙，拋到沸紅的爐裏燒掉。一隻時錶，瓜瓜不住的響，討厭死人了。真要把他擰得粉碎——滿心是恨。

長久的守夜確實受不了，以前是剝花生解悶，後來，這都失掉了效力。——無論是在晝夜，只要一看見花生，瞋意就來，晚間更無法和頑強的睡魔抗戰。病人不知道何時發生什麼變化，的確，怪膩人的。他和親屬們圍着一隻火爐，吃些冰冷的梨，來解悶。爐火發出青色火焰，煤煙常常鑽進鼻孔。小聲音的談話，說些不關痛癢的。有時大家會不知不覺的全睡着，偶爾心裏一驚，醒來却是一切仍舊，旁人也都還睡熟。爐火雖然是盡量的狂燃，但塞外的風寒，仍是襲來。玻璃上凍了厚的一層白霜，他有時悶得無聊，到窗下靜靜的沉思。亂亂的心絲，不知拉長到什麼地方，仍是漫無頭緒。室內外沉寂得要窒息。沉思中只聽得病人和大家的呻吟聲。當勤聽到的時候是何等難過？一顆稚弱的心，將永為愁苦所糾纏。大家全醒了的時候，彼此相視，默無一語。在不語中各人互通了心情。無意的

放進一些煤，爐火就漸漸旺起來。大家一副副的苦笑面孔，相顧到天明。

××城雖是勤的故鄉。但是他十五年沒有回過故鄉一次，——久居了北平——這裏已不是他心目中的故鄉了。產業留在這裏的還很多，田地有五百多畝，山荒有六千多畝。價值雖然因年景而低落，但地方是大的，佔有十數村的面積。他的祖先在清朝開國時是立過大功的。第一世祖是駙馬，第三世祖是國舅。最初的產業本是包括幾十縣的；後世大都遷居北平，於是產業漸少，但現在仍然存着這些。

勤母親的病大概是沒有希望好了。每日要暈過幾次，當地又沒有好醫生，連連的請了八九位，中西醫全有，但是也想不出辦法。這使勤增加更深的悲哀了。

在一個極不愉快的夜裏，大的北風狂吼着，嗚咽的哭聲震動了全城。大堆的白雪同飛砂走石一齊向城裏拋下。每個人都說：「冷死人！」直到夜裏還是有增無已的壓迫。一陣哭聲中他的母親走向西方大路了，走向西方大路了。

勤哭得昏絕。任何人都勸阻不止，他的心碎了，他在世界上沒有第二個慈愛的人了。你想，一個熱情的人那裏經得起這許多連續的悲痛。夜裏始終睡不着，白日裏整天

在精神不清晰的迷蒙中。

他們決定了日期運靈回平。於是在匆忙中收拾一切。

勤雖然永遠在悲哀中喘氣，却也無可奈何，含着淚清理東西。在這個時候，三姐和母親的老朋友們說要給勤提親，可是在這不幸的遭遇中，誰個理會這些。三姐說：

「不要一味的固執。伯母去世，你一個孤丁丁的，正缺少一個人幫助你。你又正在求學，年紀雖然不大，可是也不小了。以後這裏的事又沒人經理。」

「那麼，這是您的一份好意，我該謝謝姐姐。不過，在我現在紛亂的情緒中，又那裏有心想到這個。……：母親將將去世，三年的孝還沒滿，這時就提起親事，不怕人家談論麼？」

「你說的很對，守孝三年古禮如此。現在的學生中還沒有像你這樣通詩書明禮義的。你的通達，姐姐是常引以爲榮的，你這麼通達的人，還是如此的想不開？——我給你提親，大家沒有不了解的。古禮固然要遵守，可是又那裏能不顧人事呢？這樣的提親是爲實利的打算，並不比那浪蕩公子者流，恨不得搶個女子。伯母死後你如果能繼續了伯母的事業，不比癡心的守孝值得讚美得多，況且就是進行婚事，也不能算是不孝罷。你爲了繼續伯母的事業，

進行婚事，有誰笑你？你若是一味的固執成見，豈不更叫說人癡！」

「姐，你這番苦心，我非常感激。你說的理由，也正是我的主張。——我唯一不願意的原因，坦白的說，是悲哀的情緒永不能冰釋。我真無心談……：」

「唉！豈只你悲哀的心思不會去掉，我也如此。伯母生前待我的恩惠，一世也不會忘掉。伯母生時，有時談話，夜深人靜的時候，就讓我到她的身邊坐下，跟我說起你，說你在小學怎樣的考第一，在中學又是怎樣的考第一。怎樣的聰明，怎樣的努力。你雖然沒有到這裏，而這裏全城的人們却沒有不知道你的。伯母生前在奉省就是位有名的女英雄。省署和縣署裏，以至於外國人沒有不知道的，你呢，你的美名也差不多傳得很廣……：」

「三姐，這你不是太過獎了嗎？您這樣口才，我非得學一學不可：一面說，一面笑，像唱得很好的調子。」勤覺得說的沒有止境，再說一會，就要成個辯論會了。又恐怕三姐不願意，所以向着她的小孩說幾句打趣的話：

「小外甥女，跟舅舅上北京吧！說個好人家，找個好女婿！」

第二天清晨，又說這檔子事。

「自己的事別漠不關心。你想想，現在有誰管你！要不是伯母有這一般老朋友，你該更淒涼。」

「我真的愛我姐。你的意思我一定遵照。」

「明天一天，後天就走，這件事得快快進行。」

勤沒法再推辭了。他只有沉默着。

婚事在勤的腦筋中從來沒有盤旋過。未來的配偶在他的理想中只是個活潑可愛的少女。可是，逃開文化中心的北平，却那裏能尋求到這樣的一位。這裏的女子知道如何料理家務，——做飯，炒菜和縫紉。學生倒有些用苦功的，思想適合潮流的；可是「活潑可愛」四個字在城裏城外遍難找到。普通的女子愛着作官的丈夫；受教育的女子愛着富有的丈夫。——夫婦的結合大都沒有真摯的愛。

當日，勤和一位名字叫貞的小姐見面，三姐給介紹了，大家隨便談了些初次見面的話。

傍晚，三姐就拿來貞的一封信，這是三姐請她寫的，因為一天的時間實在來不及再來往，好在用筆談也倒沒有什麼不便。信是這樣：

勤：

剛才三姐和我提到親事，因為她知道我是個大度的人，叫我寫信寫你，直接談談個人的學歷和心情。我一

向是這樣的坦白，青年們都俱有同樣心情，只要了解的程度相當，他們的見解是不會大相懸殊的——尤其是對於婚事。

你也許從上午的談話中，知道了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最討厭虛偽，我就在自己的一切行動上，打破這些。青年人與青年人之間的心情，正不必互相瞞着，青年人的苦悶却互相深切的了解，所以，三姐的話我痛快的接受了，我寫信給你，你一定不會見怪——因為你也是個青年，你自然會了解。

這種方式的進行婚姻，當然不是最合理論的方式。你的理想的配偶，絕不是這種還不會深刻了解的陌生人。我也何嘗不如此？不過，我相信——我想你也許比我還相信——在現今的環境，這怕是可能情形中最合意的一種方式了。

說到婚姻，我從未存有若何主見，雙方都滿意，便可成就；可是，「滿意」二字是要經過相當考慮的。

人情是進化到虛偽。虛偽下犧牲了多少青年！

× × ×

我在縣立女子師範學校畢業，慚愧得很，因環境支配，沒有升學。後離鄉赴省始投考立法院速記養成所，

科目爲速記學，修辭學，議院法，法制，經濟，日語，公債等等。希望畢業後可在立法機關或司法機關等處任職，但是畢業至今，已然二年了，因爲性別的關係，沒有作什麼事，僅充教職於本埠而已。看現在人位擁擠的情形，最近恐難有其他希望了。談到職業問題，真使我感覺到男女的不平等。如果各機關能有女性地位的話，那麼個人的職業也有個未來的希望與目的；不過處此場合的青年，大多數是抱着一種盡人事聽天命的辦法。既畢業於師範學校，當然願度團體生活，——與一般天真爛漫的兒童接近，別有趣味！終身不離教育界罷！

貞上

勤從頭到尾很仔細的讀了一遍。覺得奉省人的性情的北平人確有不同。你看：北平的女孩子全是些活潑的，伶俐的。她們的腦中豐富的充滿了許多美妙的幻象。奉省的女孩子，勤謹是她們的美德，呆板是她們共同的缺點。對於目前的家長里短有主張有計劃，但思想還不開闊，她們的一生可爲賢母，不能是個快活的伴侶。勤沉默的想着。想像這位女子是怎樣的一位。她的勤謹和對事的見解，在勤都非常的欽佩。她寡言笑，正是她的偉大令人尊敬之處。不過，恐怕太重了理智，從她的信裏看出她是冷靜。

勤雖然終日沉默着，但是他的沉默是爲環境所驅使。假設立刻叫他得到了母親以外的一位慈愛的人安慰着他，那麼他那種熱烈的感情不知要發作到什麼程度呢。設如他的一羣朋友在這裏，他會整天的同他們歡歡喜喜的談笑，那時他的沉默就一衝而散了。他雖然因此冷靜，但他的熱烈還不難被他的好友識破。

一個熱烈的人正需要的是一位多情的侶伴，這樣誰才不誤認着誰的冷靜，誰才不誤認着誰的輕佻。勤真摯的熱情，唯有這時才肯流露，勤的熱情這時才能充分的發揮。這種的女子是確實的了解了，他，認識了他。

室內沉默像他一樣，沉默中聽不到什麼。寒冷似乎比從前稍減，陽光一條條的從半透明的玻璃窗投入，投到勤的衣上。勤用手整理了衣服，摸一摸臉，順手拿起鏡子，照照臉上，好像那些風霜雨雪，還沒有侵蝕去了什麼。一副美麗的臉蛋上依然泛起像春光的明媚。他燃了一隻紙煙，痛快的吸了一口，揚起來頭，向上噴出，長出了一口氣。

「人的命運太不定了。禍福永遠連續着串演。」

「伯母多麼康健的身體，幾天的工夫脫離了凡世！她從前沒有想到死那麼早，她常說有八十歲的壽數。……」

「我還說新年在北平和朋友們開一個茶會呢，現在不

知不覺的新年悄然逝去，我還留在這裏。新年佳日，他們一定要想起來我。這一羣是我最親近的同伴，直到我離開那裏的前半天，我們還在一起兒玩呢。」

窗外藍的天空，飄着幾隻風箏。一點風也沒有。大氣顯得格外平穩。

「北平的現在，早已是初春的景色了。北海裏的綠波安逸的流着，水鳥在水上出沒；對對的人兒，不絕於途；畫家支好了畫板，一個人獨自作畫。」

勤對於提親的事，言談間，竟然支吾開。他的腦中始終沒有費過一番思索。他這時的心情恰似一張純潔的白紙，愁憤同冰雪一起消釋。心情將脫離了煩悶的糾纏，在極端的勞累後，確實是很需要休息。

他走到了長園，遠遠的看些淡青色山峯。此間偶爾聽見一聲汽笛，頓時想起：「明天就登車回平了。塞外的江山又不知什麼時候再見？」信步的走進屋中。三姐正在沉思，看他進來，說：

「你有工夫的時候，給她回覆一封信——她的情形，你從信裏可以看清楚了吧？」

「好。我有工夫一定回信。」

勤滿不在乎的回答。他的心沒有注意到三姐講話的內

容。他整個的心在懇切的盼望着回平。

車站在城外西北角，一塊兀起的地方，遠遠的可以看出水塔和樓房。勤早已購妥了車票，靜候着車來。他在站臺上踱來踱去，小風吹到臉上，雖然不刺痛，但也涼的寒戰。遠處明顯的××城的輪廓落在夕陽裏。炊烟，縷縷片片，像是準備着黑夜的到來。一位少女和一位老婦人也陪着勤在冷清清的候車室中。有時看着站名表，票價表，有時在用着銳利的目光注視着勤。三姐和許多送行的人都躲在外面，這位少女和青年倒都沒有什麼拘束，照常的一個在沉思，一個在注視，或是一個在注視，一個在沉思。

火車開過了幾站，約摸已過午夜。旅客漸漸的少了。剛才同在候車室裏的正是貞和她的母親，她的面貌和舉動更清楚的被他識認和記憶。那麼，究竟怎樣的應付這事呢？這事還是他開卷第一回，他以前一些也沒有仔細用心想過。勤偶爾的時候，倒嘗幻想到，但那只是一時的遐想；婚姻大事，却不是那麼粗俗的把戲。如果人們結婚只爲了滿足生理上的要求，那麼人生便極無價值，人生便卑鄙到極點了。婚姻大事至少是雙方性情上由相近而相愛的結合。這種的愛才是純潔的，高尚的。這種最大力量，不論任何引誘與壓迫是不能改變的。金錢，權勢，雖然操縱

着現今社會的一切，然而還無力牽掣這純潔的愛。可憐啊，現社會中，真正得到「愛」的恩惠者有幾？人類中任何種結合都不像夫婦那樣的密切和融洽。夫或妻的愉快或悲哀，樂觀或沮喪，健康或病痛，都能深深地引起對方的同情及憐惜。所以同一個絕對不同情的女子是無提親的必要。

有人說，結婚以後，一個人能夠更熱心自己的工作。

失敗的時候，很快的恢復了精神，再去努力；有人說，結婚以後家庭間得到了愉快，就減低了對於事業的努力；有人說，結婚以後男女都有了稱心的伴侶，互相安慰，互相鼓勵，結果倆人的事業都有意外的收穫。

據勤所看到的一些人，結婚以後都很少有什麼發展。

尤其是女子，結婚之後，大都改變了以往的精神，僅僅作個稱職的母親。勤的理想不是這樣的。他幻想着，他的配偶是個偉大的女性。因為在他的環境中，婚後正是倆人努力事業的時期。

窗外的景物匆匆飛過。一片美的園地連續不絕的展示在眼前。在薄薄的晨光中，一帶白銀的海水抹在天和地的連接處。紅日像負了重担似的，慢慢的從海水昇出。起初沒有光芒，只是一團紅色，後來漸漸放出，日光就覺得奪

目，朝霞也塗上美麗的色彩。這時車已在秦王島間行進了。勤深刻的欣賞着窗外風光。

春光籠罩了北平。

一走進公園，穿過牌坊，在古柏遮蓋了的磚路上，就會聽見生動的雀噪。南邊，一片綠絨草地，幾個活潑的兒童跑來跑去。勤回到北平已經半月了，他每天拿了張新聞紙陪伴着一個上午。他坐在向陽的長椅上，靜靜的，靜靜的。他的沉默和那一羣兒童的喧噪正是兩相對照。

春光深入了北平。

勤，不知那裏來的憂鬱，那裏來的遊興。在這一時期裏，每天一個人單獨的跑到北海岸旁的長椅上閒坐。看風吹得樹枝拂來拂去，水波紋不停的流動。夕陽壓山的時候，棕黑色的一片中，泛起一條金光。樹的倒影模糊的在水中顫動，兩三水鳥飛來飛去。水中的划子，在順水任着春風浮游。一切只看見黑色的剪影在暗紅的畫面上動。對岸燈光，一點一點怎樣排列，便都怎樣的映在海中，紫色的朵雲也在餘暉中幻變。他只是在靜坐，臉上看不出是愁是喜。——詩人趣味的北海，正不是一般人的北海。

這樣的生活，佔據了勤整個的春天。

勤一個人，仍然倚着茶几在靜坐。窗外的秋雨浙瀝不停，冷風吹到廊上，吹進小窗，像針一般的刺到滿腹心事的人兒的心坎上。

這些回憶，在勤的腦海中不知盤旋了多少個循環。近來，在淒風苦雨中，他整天際回憶着。有時臉上顯得興奮，有時顯得沮喪，有時竟然落下淚來。一個人偷偷摸摸的，或在公園北海的僻靜地方，或在人們都已安息的深夜裏。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那一羣快活的朋友，又在北海集合了。幾位女孩子裝飾着美麗的服裝，體格都顯然的長大了許多，一個個充分的表現出女人的美。善言談的男孩子們也變老練些了，但是只是程度上的差異，性情都還沒改。勤在這隊伍中，更是親密。走過了從前釣魚的處所，大家停留一會，再繼續的漫遊。這是秋天的光景，每個人的心裏還都停留在春天。勤這幾日來精神忽的變化起來，有時分外爽快，有時像在想什麼，一羣朋友中覺着他比以前更可愛了。他想的是什麼，雖然不知道，但是知道這一定和勤的某一件事情有關係。勤對每一個人都誠懇而真摯，大家都不說，可是大家都覺得他是個最親愛的朋友。

他的熱情的流露，是因爲他在心靈上得到了安慰——

他和一位活潑的女郎，琳，訂婚了。

說來他們彼此還算不是陌生。她是個中學生，品學都是優越的。勤覺得她主要美點——他所以鍾情她的原因——還不是這些；她的性情溫柔，胸中充滿了熱烈的感情，她的微笑中透出真摯的愛意。她的一舉一動都爲他所拜倒。

他相信她會是的唯一的知心者。他的心裏完全爲她所佔據。他想，她一定也以爲唯有他的一切值得她的欽佩，她的愛只有給他。

勤的訂婚，朋友都得到了消息；可是勤不願意自己說出來。朋友們看清了這點，就故意爲難着勤：

「這碧水多麼潔淨，大家跳下去，——投河。免得在這無聊的世界裏鬼混。」

「對啦！瞧誰不敢跳。」

「我沒有什麼不敢。」

「別跳，有一個人不能跳；他要是跳下去，淹壞了那副蘋果似的嫩臉，可有人不答應。有一個人不答應。」

「哦——」

「看——勤躲開了！」

「誰也沒有心跳河，別赫壞了琳小姐的寶貝兒！」

「看，勤要笑了……笑又嘔到肚裏去了……」

「哈哈……」

一切的哄笑過去了。勤沉靜的臉，泛起笑容。心裏像是在快樂。

「諸位既然都知道了，也就不必我再報告。」

「什麼事——什麼事不必你再來報告？」

大家真會戲弄人。「什麼事？」問的勤太有些不自然了。勤也明知道是那麼回子事，就又笑着和他們談着別的話。她們也就笑了笑。

勤自從和琳訂婚以後，精神上的確快活得多。每日裏過着極規律的生活。在身體上積極的鍛鍊，在知識上竭力的充實。前途已然驅散了渺茫，進於具體。勤在得意中常唱些美麗的歌調。

勤的心境常在快樂，快樂的當兒同時自警。自己鞭策着自己，但陣陣的也在煩悶：他對她是絕對的信仰，十分

偉大的犧牲

連 翹

公園裏的花正開得東一簇西一簇，碧綠的草已鋪滿那園地，許多活潑可愛的小鳥在上面跳來跳去，一會兒又飛上枝頭去了，不時的還帶着甜密的歌聲，大地上的一切一

的傾心。她對他自然也是同樣的尊敬和愛慕。倆人都渴望着常常的會面，但是他倆自訂婚後反到始終沒有一個盡情長談的機會。他幽美的心香，不知她曾否領略到，他真摯的感情，還無處盡情的流露。他的心靈好像還沒有個絕對的歸宿。他們彼此在惦念着，懷想着，尤其在這個時代隱伏的狂潮中——所以他終不免煩悶。

初秋的風輕鬆而溫柔。吹到他們和她們的臉上。在小小的碼頭邊，幾個人迎風倚着洋灰的矮柱，幾個人坐在水邊漢白玉的石階上，用手撫摸着流水。雖然不是深淵，却也探索不到底。撈起一把藻草，水面就起個旋渦，但不久旋渦變成了水波。

偶爾，大家發現勤一個人在沉思，心裏不約而同的想再問一句：

「什麼事？」

切，都露出了春色，就好像司春之神告訴人們，春到了，春已到了人間。

在那邊路旁的椅子上，正坐着一對青年男女，想是來

享受這明媚的春光和鮮艷的春色，他穿着一身淡紫色的西裝，是一位俊俏的少年；她穿着一件月白素色的旗袍，打扮得十分雅致。可是那粉嫩的臉兒，清秀的眉毛，很表現出是一位美麗的少女。他們並肩坐在椅子上，只是欣賞着自然的美色，誰都不肯發一言，這樣的沉默了許久，最後他終於先說話了：

「淑貞，你看這明媚的春色，真是使人陶醉啊！」

「真的，春色却是令人陶醉的。」她用委婉的音調回答着。

「春色困人」，這句話真是一點也不錯，每到了春天渾身總覺得興意懶懶的，妳看那碧蘭似的草地上是多麼的柔軟，我們坐在上面一定比此地舒暢許多，你以為如何？」

「可不是嗎？我也是這般的想。」

他們隨同着站起來，用輕緩的步度向目的地走去。他們誰也不願多開口，總是低着頭望着石砌的光滑的甬路。這時只有小鳥們唧唧吱吱的歌聲和那似有節奏而輕微的皮鞋聲。

「我們就在這裏吧，這柳樹下很適宜，前面正對着湖水，左右映帶着已開的鮮花。」他說完了兩人就不約而同

的並坐在柳蔭下。

微風不時的送來一陣陣的花香，她的長髮和衣角被吹得飄動起來。他低着頭玩弄着手帕，時時的還用手整整衣服，理理散髮，心中好像是有所掛懷的。他看着皎潔的高空，加上桃柳繽紛，紅綠互映。目前陪伴着一位美麗的愛人，心裏不自禁的蕩漾起來，很想把她立時擁抱在懷裏，盡力的吮吸一回；可是一轉念又想到，想到她或有她的悲哀，終於不敢試嘗。最後他說了：

「淑貞，妳在想什麼？你看一對對的小鳥唱着歌來往於樹枝之間是多麼的快樂。我們也正應如此才是……看看！對面湖上一葉扁舟向這邊駛來，這也很有趣，妳願意划船嗎？」

「哼！划船在這明鏡似的湖上隨風蕩漾，却是一件有趣而快活的事；可是我……我心裏總覺得不大高興，我們還是坐着談一會吧！」

「也好，就這樣吧！」

風不住的送過花的清香，送過一陣沉沉的簫聲。桃花的花瓣一片片的落了下來，落到他們的髮上，身上，腳旁。不時用手挑揀着那殘落的花瓣。

「啊！我真是一個幸福者，」他自語的說出來。

「爲什麼呢？」她懷疑的問。

「你看，一個人在青春的時候，在明媚醉人的春光裏，同着一位美麗溫柔的佳人，並肩坐在草地上，這不算幸福嗎？」

她聽了這些話並沒有什麼反響，也無從回答。她的眼光從他的臉上慢慢的移到地上，移到自己的腳旁。臉上浮出沉默的面容。看她的神氣在默想着，像有相當的苦悶，不能說出口來。他看她沉默了，隨把她纖細光潤的手握住。她並不感覺到什麼奇特，並不收縮回去，只低了頭去，憧憬着將來的悲哀。他隨又重問了一句：

「妳看我是一個幸福的人嗎？」

「這又何必問我？你已經知道了。」

「淑貞！妳是我唯一的知己，只有妳能瞭解我的心情。你是唯一的一位安慰者，能把我一切的苦悶解除掉。我愛妳！我很誠懇的愛妳！妳呢？妳能愛我嗎？一定……」

「我愛你，很純潔的愛你，請不要疑心。」她用微笑的臉對着他，可是不久又收斂住了。

「可是我……我大膽的問，妳對路仁呢？」

「我……我也愛他，請你原諒我，我……」她的聲音顫抖着續斷着回答。眼睛中浮上一層熱淚，幾乎要哭出

來。用手帕不住的揩拭。他知道路仁也愛着她，她也同樣的愛他。這句話會使她傷心，會給她不安。他扭轉過身用手整理着她的被風吹散的黑髮，繼續着說：

「請妳饒恕我，我最親愛的淑貞！可是我很忠實的告訴妳，我和路仁都是向妳求愛的，都誠懇的愛慕着妳。而妳呢，妳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很難應付，當然有着苦痛。如果長久下去。恐怕我們三人不定走到什麼地步。那時的悲哀一定勝過現在。妳的苦痛更是無限量的增加。將來一定有更悲慘的結果。所以我勸妳能在最短期間答覆我，答覆了我的意思。如何？……可是我不能脫離妳，希望能允許我的要求，就是……妳答應我。」她難受到極點，哭了，終於哭了。她無法再回答他，倒在他的懷裏痛哭起來。他這時很替她傷心，知道她的苦痛；但是同時又喜歡！喜歡她一定能答覆了自己的要求。他勝利了，不自禁的在她那帶着熱淚的粉臉上輕輕的吻了一下，二下，連接不斷的吻下去。「這是多幸福啊！」他這樣想着。他撫摸着她的酥胸，撫摸着她的別具一種風味的亂髮。

「淑貞，不要悲傷了，請妳原諒我的粗魯。」

她終於脫離了他的懷抱，用已濕的手帕仍舊不住揩拭未乾的眼淚。哽咽着說了一句：

「啓民，我已對得住你了！」

「謝謝妳，妳一定餓了吧，妳的身體一定不願動轉，

我到那邊茶肆裏去買些點心水果之類來吃一下。請妳等一下，五分鐘就回來。」她把頭點了一下，他離開走了。

她又痛哭了，想到這樣雖然答應了啓民；實在對不住

路仁。他知道了，不知要如何傷心呢，她很想跪到路仁的面前請他饒恕，安慰一番。「路仁啊……：你能了解我嗎？」她止住了哭。知道哭是無用的，想下去，路仁的影子，在他頭腦裏不時的出沒。

花香依然被風吹來，大地上依然佈着春色。小鳥也仍舊飛來飛去的帶着甜密的歌聲。可是這幽美的景色却不能給她一些安慰。

「淑貞妳獨自坐在這裏嗎？」

這是路仁的聲音，她趕快轉過身來，果然不錯。「你怎麼也會到這呢？」她問。

「剛才我到你家去，妳家王媽說妳同啓民到公園去了。我所以趕到這裏。巧極了，居然碰着妳。啓民呢？他到那去了？」

「路仁，我最親愛的路仁，我對不起你，剛才我已經同啓民訂婚了。……：可是你不要爲此而憂愁，我的身體

雖然從此以後歸付了他，可是我的精神仍不能脫掉你，仍是你的愛者，請你饒恕我吧！……：啓民去買東西去了，一會就來，你等一等。」

「怎麼？妳已同啓民定婚了？好。很好，我很了解妳，知道妳的苦衷，妳不要因此擔憂我，我並不悲傷，也沒有旁的可說，從今以後只祝你們過着優美的生活，祝你們幸福無疆，愛神永遠籠罩着你們的身上，我從此走了，做我應做的事務，盡我應盡的責任，今日就向你分別，好，再會！再會！」

她不敢哭，看着路仁的身體，漸漸沒入樹林深處，影子終於消失了，只大喊了一句：

「天啊！路仁，我實在對不住！」

一會兒，啓民帶了一包東西很快的步度走了回來說：他因爲遇見了一位朋友，所以來遲了，她把剛才路仁來和他的話說了一遍，他們都替路仁傷心，但也無法可想，坐下少吃了一些，終於各自回家了。

不久，啓民同淑貞結婚了。在燈燭輝煌的禮堂上，在笙簧雜奏的大廳下，有一種想不到的滋味，可是路仁自出走後，並不見訊息，這是他們唯一傷心之處。淑貞做夫人了，每日過着那太太的生活。

這樣過了許多時。

一天，淑貞正坐在屋子裏的沙發上，織那白的毛衣。這正是初冬的時節，老媽子推開門進來，同時手裏拿着一封信，遞到淑貞的手裏，她看到是一封快信，却不知誰寫的，很懷疑的打開，這使她心碎了，兩行熱淚泉湧樣的流了下來，只見上面寫道：

淑貞：

自從公團與妳訣別以後，我覺悟了，我以為人生不過如此，所以我決定為國家效力，為國家犧牲，做一個忠實的國民，我投軍了。

投軍以後我覺得十分快樂，在那廣闊的戰場上，飛機大砲的響聲，和勇壯的殺聲，這真使我有說不出的喜悅。我殺死了敵人，殺死了欺侮祖國的強敵，我的一生滿足了。

我告訴妳：我如今受傷了，望妳不要為此而傷心，正要為此而快樂，我一點也不覺到難過，因為我已盡了國民的責任，我沒有旁的可說。祝妳
康健！

路仁上

信封上寫着「寄自前方傷兵第一療養院」。她這時很

想即時飛到路仁的面前去看看他的傷勢，她這時並不哭泣，只憧憬着路仁的身影，和他那「應盡我的責任，今日就向妳分別，好，再會！再會！」最後離別的話。

晚上啓民辦完公事回來看到這封信，又想到路仁的偉大可欽，同淑貞決定立刻去看他，隨就收拾些隨手用的東西，叫了一輛汽車，在晚上就出發了。

路是這麼遠，到病院的時候，天已大亮了。傷兵很多，病室也很不少，他們找了半天才發現路仁的名字在第八病室門上寫着。傷兵的名單，和「請勿高聲」等字樣。啓民很輕微的把門敲了兩下，只見門呀的一聲開了，走出一位豐潤天姿的護士，她和淑貞一樣的美麗，滿面笑容的問：

「二位找誰？有事嗎？」

「我們看望劉路仁，劉先生。」淑貞很溫柔的回答她。

「對了，這裏正有一位劉先生，他如今睡着了，請二位不要高聲，可以先到我屋裏等一下。」

他們於是很小心的走進一間小屋子裏。

「您二位請坐，這裏是不預備茶水的，請原諒。」這位柔和的護士在說着，他們互通了姓名以後，才知道這女英雄

叫陳翼貞。

「陳先生您看劉先生的病勢如何？不要緊吧？」淑貞很擔心的問。

「劉先生的病態恐不致有危險，他在前綫上受的傷，胸部中兩槍，左臂被炸彈炸傷，傷勢最重，因為彈的碎片太多，左臂已被割去，病勢如今一天轉好一天，大概再過半月就可起牀吧！這屋的病人一共有十位，都不很輕。他們太可憐了，睡覺總是咳聲歎氣，叫人實在難過，像我們做護士的一天實在忙個不了，整天沒有休息的時間；除非他們都睡着了。他們很難睡着，等該睡的時候，得用各種方法哄他們，像唱歌啦，用手拍啦，總像一個母親哄着小孩似的，如果醒了，又怕他們寂寞，還得講故事，說笑話，替他們寫家信，情書，等到回信不來時，還要替他們假造，以減少他們的渴望，二位接到的信就是我代寫的，固然是天天累得難過；可是像他們這種令人可佩的英雄，為國犧牲的豪傑，我們能眼看着他們痛苦嗎？所以這種的累我們還以為是快樂呢，我們都甘心情願做這種事情。」

「陳先生真是一位女中豪傑，巾幗英雄，實在令人欽佩。」他這樣的說。

「您也太誇獎了，這是我們應負的本職啊！」他們這樣正說着的時候聽到外面的牀響。

「他醒了，你們快去看他吧！」

於是他們二人跟了她走到路仁的牀前只聽他高聲喊着：

「衝啊！衝啊！向前衝啊！」

陳先生走到牀前用手拍着他說：

「劉先生您醒醒，如今有人看你來了。」

可是他依舊喊了兩聲的「殺」聲，最後他醒了，兩隻眼睛睜開，看見了淑貞和啓民，現出歡喜和驚疑的面龐，微笑着說：

「謝謝你們二位，不嫌路遠而到這危險的前綫來看我，我十分的感謝你們。」

「路仁你如今覺得怎樣？」淑貞很擔憂的問。

「你們不必掛心，現在很好，大概沒有生命的危險吧，不過總覺得有些疼痛，這位陳先生實在令人感激，她總是很和藹的勸說我們，使我們減少痛苦，她整天際為我們忙個不了。她本是一位千金小姐，她能拋却了青春，放棄了學業，替國家效力，真令人可欽，確是一位巾幗英雄。」

「真是一位巾幗英雄，女中豪傑。」啓民淑貞接着也都這樣的說。

「你們太誇獎我了，這又算什麼，只不過盡我的責任而已。」

「啓民，淑貞我又想起，想起那最快樂的時候！就是那被派到前綫的時候。槍砲聲，殺聲，衝鋒的號聲，鼓勇着我們。用那尖而利的刺刀穿入敵人的胸膛，削去敵人的手臂。可惜我受傷了，唉！我不能再過這樣的生活了。」他這樣的說着，同時現出剛毅的氣象。正在這時，他忽然轉變了一副驚異的面孔。很快的說：

「你們聽聽，敵人飛機又響了，又在我們頭上旋繞了，又來恐嚇我們。啓民，淑貞你們回去罷，不必再在這危險的地帶逗留了。」

「您不要這樣替我們担心，敵人的威脅恐嚇那又有什麼，只有衛國的英雄們是偉大的……。」

淑貞隨着答覆。連着一陣陣的軍樂聲，將士的整齊步伐聲一陣陣的送到耳朵裏，由遠而近。他們唱着勇壯悲憤的軍歌，這就是將要開赴前綫的衛國勇士們啊。

「啊！將赴前綫的英雄們！你們一定爲國家爭光，一定會帶了勝利回來，可愛的勇士們。啓民，請你把今日的

報紙，念給我聽聽。」

「我軍由騎田村，已退至第二道防綫，其中以小苗河一戰爲最烈，是役我軍死傷千名左右，敵人死傷亦相差無……。」

「呀！我軍打敗了麼！已退至……。」

「不！不！劉先生我們打勝，那是敵退了。」陳護士用極快的回答打斷他的話頭。

「我們打勝了。」淑貞又添補了一句。

「路仁，我們沒有敗退，那是我念錯，請你不必驚恐。」啓民用挽回的話說。

「唉！我明白了，陳先生每天給我們的就是勝利消息，其實又何嘗呢！這只不過來安慰我們。天啊！勇士啊！我是不能上前綫了，只望你們能奪回所有的失地，削去一切的恥辱。努力的殺呀！殺！殺！」

「怎樣了，……敵人又來了嗎？想我們又打勝了，哈！哈！敵人一定會殲滅的，一定，一定。」被他高宏的殺聲驚醒的傷兵都這樣的詢問。

「哼，打勝了……唉！」路仁這樣的回答着。

「啊！真幸福，啊！真快活呀！我們的陳先生！來唱一個快樂而甜蜜的歌，來慶祝今天的勝利啊！」

「我的寶貝們，不要動，我這就唱一個好的歌給你們聽。」她說完又轉過頭來對着路仁。

「劉先生，你要安心的養病啊！強烈的興奮，對於病是有礙的，如今休息一下吧！」「請二位少談一些話，恐怕防礙病的進展。」他又轉過頭來說。接着就走到旁的牀前慰問去了。

這時淑貞呆立了許久，她的心被這一切一切感化了。覺得自己實在慚愧得很，看到他們又何等的偉大。隨轉到路仁的牀前用很懇切的話說：

「路仁，我很敬服你，你看透了人生，拋棄了青春，而替國家效力，你是一個英雄。你的偉大感動了我的心。我無顏再走，決意不回去，決意伴侍着你，伴侍着一切為國犧牲的英雄。」說完俯下頭去在路仁的臉上輕輕的吻了一下。

「我不回去了！你能允許我嗎？」又轉向啓民說。

「那很好，這應當如此的。」

「淑貞，妳不要如此。不要放棄了你們的快樂，而到這危險的地方來，妳們還是快一些回去吧！」

「不，我一定了。」

「路仁，淑貞你們都是偉大的，可敬的。我也決意

了，決意去投向前綫的軍隊裏，做我們應盡的責任去。」

「你們還是不必這樣做。」

「不！我決定如此，一定要去，再會了，淑貞。」他終於在淑貞的臉上吻了一下去了。

「咳！這真是英雄啊！英雄！替國家效力的英雄！祝你立刻得到勝利……。」

「怎麼，他一個人獨自走了！」那些傷兵驚疑的問。

「對了，他一個人走了，去投軍了。而她也拋却了青春來侍慰我們，像這樣我們國家還怕什麼，一定會打勝仗的。」他替他們解釋。

「哈！哈！有救了！這真是國家的幸福……國家萬歲！萬歲！萬萬歲！」都吵了起來。

陳先生敢緊的跑到來，急着說：「你們幹什麼呀？怎麼又會讓起來呢？我的寶貝們，可不要再吵了。」

「您還不知道呢，那位先生投軍了，這位大姐也為國家服務了。」

「有救了！國家有救了！」

「又增加了兩位救國英雄。」

「真的嗎？好！真不愧是為英雄。」她說着轉過頭來對着淑貞說：「你真是一位巾幗女英雄！這樣很好，我又

有了一位好的伴侶了。院長每天要來一次的，大概又快到時間了。他很希望有人來做這種事情。我們在一塊兒。」他微笑了，用滑稽的口吻說了一句「妳捨得拋却妳的青春嗎？」

「陳先生取笑了：這有什麼捨不得，這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啊！」

記我的

殘生

「我不知爲什麼近來又常常記起你，雖然我曾有過一個短的時期把你埋藏於我的心靈的深處，然而近來你又被發掘出來。我幻想中的你，和從前沒有兩樣，除了你的兩頰是非常消瘦，你依然有着那一雙大的眼睛，濃而長的眉毛，和一個圓圓的臉，其實你並不是一個怎樣美的女人，然而這些却都使我有過一個時期的陶醉。」

「無論我是怎樣忙的工作着，或是正在思索某一個問題，你總是很容易和牠們連在一起，而又很快的把牠們驅逐一個乾淨，於是你佔據了我的心際全部，我又見到了你的面容，你用你那溫柔的眼光凝視着我，微帶一點惱怒的樣子，像是要和我說什麼話，我明白你的意思，因爲在我不滿意我以前的一剎那，你總是作着這種態度，我想我又在

「我的寶貝們，你們再休息一下，再睡一會吧！既然國家有救了，你們也會安穩的睡的。」她隨着看了淑貞一下。

這時室內一切都寂靜了。所聽到的只有飛機聲，砲聲，衝鋒號聲……。

什麼地方冒衝了你，雖然我還是不知爲什麼。

「在你每次出現於我的面前的結果，你是把我帶到我們一年以前的生活中去。末了，我還想到了那在醫院裏的使人醉心的一天的日子。」

「我們白天到各人的學校去聽講，回到家來我們一同作功課。疲倦了，我們便說，笑，唱，跳，一直到晚間。

我們睡在同一個床上，放假日子，我們是比較更有趣的，（自然這是現在我這樣想）我們不再到飯館裏去吃飯，我們自己來作；其實還是你自己，你不許我動手，你讓我在一旁看着你；甚至一個碗一雙筷也不許我去洗，我的一舉一動都好像能妨礙了你的工作，我知道你這是好意，所以就報之以淺淺的微笑。

「你的烹飪技術並不算怎樣高明，你會把餅烙得外面有了焦甲，裏面還留着生麵；你能把白菜炒成了一絲絲炭條，然而我們每次都很痛快的吃了，我們真覺得比那有名飯館裏的廚師還作得漂亮而合味。你的唯一的拿手菜，還算是炒鷄子，其實我也並不比你作的壞；然而你總是顯示着你作的是怎樣完整，怎樣膨脹，於是我也覺得你確實比我作的好，因為我就沒有顯示技術的機會。」

「你是比我更忙的，除了作你自己的功課外，你還要為我們洗衣服，你不願把我們的髒衣服送進洗衣局去，你總說把那筆消費省下來多買一兩本我們所極愛讀的一位作家的作品；然而你又拒絕了母親從家裏給我們雇的娘姨，你不願把自己應作的事放在別人肩上，你不肯從別人的受苦而得到絲毫的安逸，所以你的手常常因了過久的摩擦而現了紅紅的血跡。我每一次提到這事，你便滔滔的向我宣傳你的「人道主義」。你說：「自己的事，還不自己作，我們還想作別人的什麼事？」我認你說的很對，我們應該除了作自己的事情外，我們要作一點別人的，然而我一看到你的現了血跡的手，我便感激的落淚了。」

我們過着這樣的生活，我們還嫌太失於平淡，我們常常故意尋找一些生活上的點綴，這點綴不知為什麼總是

發端於一個小小的爭持，本來一件小的事情，是很可以漠漠然過去了，可是在粉色中生活着的我們却不能夠，這爭持一直要維持到使對方生了真氣為止，結果我們都哭了，淚流在對方的面頰上，一陣熱吻，算是結束了每一次的風波。

「在一個春暮的禮拜日，天氣清朗得使人難以思議。我們吃過了早飯，都願出去玩，然而你願我和你一同去看我們的一位朋友，我却願去某一個地方遊一遊，你說我們很久不會見那位朋友，但我却說趁這樣好的天色還是換一換心境，我們爭持了很久，你是比較緩和些了，你說我們先去看那位朋友，出來，再到我指定的地方去玩，然而我却堅持着說趕快換一換心境，回來還要作功課，你不再講話了，你默默的走近了我，你的左臂搭在我的肩上，用了懇求的眼光凝視着我。我本應在這時讓一點步的，然而我偏把你的臂拿下去，把視線射到窗外去看那澄澈的藍天，你微微嘆一口氣，你的身子倚着桌子，我不知道你這時注視什麼，可是我聽到了你的緊促的呼吸，我知道這僵局已經達到高點，再繼續下一定還要發生更不愉快的事情，我轉過頭來，向你作了一個苦笑，然而你却哽咽起來，你又很快的倒在床上去，你低聲哭着，我後悔這全是為了我的

個強而又使你傷心。我記起了你對我的好處，我又見到了你的帶了血跡的手指，一陣酸痛由心內衝上鼻端，我也哭了，我一定要和你去看那位朋友，我不再想去到別處玩，你更放大了哭聲，結果我們什麼地方也沒去。然而在短時間以後，我們又快樂的說着，唱着，笑着，跳着，剛才的事蹟，不留絲毫痕跡，甚至像不曾發生過一般。

「我的，——你還記得？你也有一樣使人氣得發抖的時候啊！那個星期六早晨，我們剛起了床，不知怎麼，你忽然想起了看電影，於是我也記起了我們有一個很久的時期不會進影院，我很爽快的答應了願和你同去，並且我還允許你我肯犧牲了這天最後一點鐘的集會。」

「出乎意外的是在下午上體育的時候，一位很要好的同學因為打球而折了臂，暈過去，我不能不和他到醫院去，一直陪他蘇醒過來，一種同情與緊張的情緒，暫時把我們的約會忘記了。為一個同學，我不能不這樣去作，而對你，我依然要表示慚愧，追悔，（我敢說這是誠心的）因為我使你在家里一個人孤獨的待我很久。」

「當我跨上我們外屋的門檻時，我預備了極動聽的言詞將和你解釋，我忽然聽到你由地下凳子上匆匆倒上床去，我進了裏屋，我並沒有得到你每天照例給我的一個微笑，

你的面向着牆壁，自然我明瞭這是為什麼，我把書包放在桌子上，輕輕走到你身邊，我剛要伏下身去，你忽然轉過頭來。

「去吧！星期六，找一個幽靜的地方談談心，倒也不壞。」你冷冷的說，我雖然明白你是已經生氣，對這幾句話，一時還摸不着頭腦。「何必瞞我，明天請到我們家裏來，也沒有什麼不方便？」你又帶一點諷刺的說，我還是有點不解。

你截斷了我的話。

「我知道我沒用，外面有的是更漂亮的女人可以使你醉心的，去吧！」

我恍然明白了，你以為我失約是爲了另一個女人，我用一種我認爲無以復加的懇切的言詞向你解釋，我是怎樣爲一個同學打球的受傷而同他到醫院去，並且我還懇求你：我們看晚場也不爲不可。

「你真聰明，編的倒也像，不過未免太湊巧些——你真的告訴我你實在作了什麼，我又把你怎樣？」你依然淡淡的說。

我的心被一股劇痛襲擊着，我伏在你的身上，我緊緊的抱着你，我要和你起誓。你還好，你並沒把我的臂推

開，你却說：

「你不要罵那喪氣的誓，你可以另找女人去，然而我却不能離開你呢！」

我無法可以使你相信我（其實你那時是真的相信我），我覺得只有哭才能表達出我的真心，你這時也看出了我的爲難的樣子，你不忍使你極愛的人太傷了心，你又那樣含情的凝視我，我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滴在你的髮上，你的頰上，你的嘴裏，然而你並不離開我的臉，你反用兩手挾着我的頭慢慢的放在你的唇上。天哪！我是多麼感激你啊！

沈默了一個時間。

你又慢慢支開我的頭，溫柔的問：

「你吃過了飯嗎？」

「沒有呢，我要回來和你一同吃的。」

於是我們預備到那個熱的飯館子去吃飯。

我們的愛固然因了些小小的爭行而建起了一鞏固的基礎，然而這基礎也就成了我以後殘酷生活裏苦痛的來源。

我記得很清楚是去年十一月的末一日，我回到家裏，你已經躺在在床上，你向我作了一個悲慘的微笑，你的臉上

交織着可怕的痛苦的痙攣，我拋下書包，急急走到你的身邊，你斷續着告訴我你下午的課堂沒有上便回來了，你的頭痛得要命，我急得不知怎樣好，我要馬上和你到醫院去，你却阻止了，你說：

「頭痛一痛也不算怎麼，休息一下就會好的。」可恨我當時也那樣想了，在你那樣強壯的的身體上，有一點頭痛也確實不算一回事。（誰知你以後就因了這小小的頭痛，你就不能不離開你極愛的人和你永遠留戀着的這世界了。）果然在晚飯時，你的頭也好起來，可是你未進晚餐，我給你另預備了些食品，很早，我們便睡了。我心內閃過一個黑影，同時也集聚了一些瑣事，我不能好好的睡去。你還好，不久你便發出了微微的鼾聲，我感到一點寬鬆，我祝福你明天早晨還像每天那樣很早便跳起床來。

夜裏，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我忽然又被你的呻吟聲驚醒，由你面部的表情，由你的聲音的顫抖，我知道這次是比白天重多了。你在床上滾着，你的聲音像針一樣的刺進我的心裏。我覺得我的心是一層層的被剝脫着，我不再聽你的話，我很快叫了一輛洋車，我把你抱上去。拉我們到一個離我們最近的醫院裏，我們在門外曬了很久，那個守門人才給我們開了門。那個卑賤該死的東西，對你的不

幸，他不能不負一部分責任，現在我想起來，還恨得要把他撕個粉碎，我們把你抬到診病室，醫生給你喝了幾滴藥水，你依然呻吟着，似乎比在家裏還要利害，我請求醫生急速再想一個有效的辦法，於是又給你注射了幾針。兩分鐘以後，你似乎平靜了點，我問醫生你是什麼病，他作了一幅莊嚴的態度搖一搖頭說：

「待我細細檢驗一下。」

此後你也就成假睡的樣子，醫生不許我接近你，說你需要充分的休息，我只好在那個隔壁的房子裏焦急的踱着，我絲絲的挨到天明，你還沒有什麼動靜，我低聲叫着：

「天哪！我的——要好起來。」

我由電話裏給你請了假，同時也通知了我的學校，我暫時先不去上課。

不久以後，你又微微呻吟起來，你並不像從前那樣痛得劇烈，然而你也不像從前那樣清醒。你低低叫着我的名字，這時我得到醫生的許可，我站在你的身邊，你依然叫着，我輕輕摸一下你的臉，我感到驚人的熾熱。醫生又開始給你注射，同時報告你的體溫已經到了 39.2°，我從他的態度看出你的病似乎是非常危險，我又問他這是什麼病，他依然不會給我一個明白的答覆；我又問你是否有危

險，他說還要再看你的病勢如何。

到了中午，你還是那樣暈迷看，醫生報告你的體溫已經到 39.5°，又給你服了一些藥，直到兩點鐘以後你似乎比較清醒些，然而你的體溫却一點也沒減，你睜開眼睛向我苦笑一下，我問你感覺怎樣，你說並不像從前那樣頭痛，不過時時覺得迷糊，腦子不時隆隆作響，我看到這病的情形並不弱於那劇痛，我的心感到極大的不安。又劇烈的痛起來。我故意裝得非常鎮靜，然而却已經被你看出，你反而來安慰我，你說你不要緊，不久就會好起來，你有着堅定的自信，你總認那樣小的病是不會把你的強壯的身體怎樣的，然而你却不知道你經過一夜和多半天與病的掙扎，你是怎樣的虛弱了，你還說你不能離開我，直到你在生與死的臨界時，你還有着這樣的自信。

「三點鐘以後，你又暈迷過去，頭似乎也痛得更甚，醫生用了絕望的眼睛看一看我，搖了搖頭告訴我你的體溫已經達到 39.8°，一切似乎都絕望了。天呀！我這時的心情說不出一種什麼感覺，也分辨不出是疼痛，悲哀，或恐懼，我的心跳得感到口腔的壓迫。」

「五點鐘的時候，你又清醒些，然而，你已經不能說出話了，我後悔為什麼上一次清醒時不和你多說幾句話，

你依然用了堅定的表情搖一搖頭，你的眼睛裏發出了自信的眼光，我相信你這時還是以爲你會好起來，你作着要我伏下身去的表情，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低下頭去，把嘴唇微微貼在你的臉上，醫生禁止我這樣去作，然而沒等我的頭完全抬起來，你已經離我而久去了。天哪！我的——將永遠不再給我一個含情的微笑了。我索性伏下身去，我又緊緊的抱了你，我吻着你的髮，你的頰，你的唇，我吻遍

阿仔的日記

八月廿六日 晴 星期一

暑假過去了。今天又開學了。先生說：「以後大家要努

力才是！」回頭先生又說：「從今天起，大家都要記日記，買一個本子，用毛筆寫。」我們都說不會寫。先生說：「寫日記很容易，只要把一天的事情，都寫在本子上就成。」放了學，我們都回家了。我跟媽媽說：「買本子做日記。」媽媽說：「沒有錢，等爸爸回來再說。」一會兒，爸爸回來了。他又喝醉了。我不敢說，媽媽也不敢說。爸爸一會就睡着了。媽媽偷偷從他衣袋裏掏出了五大枚，給了我。媽媽說：「就這一點了。拿去買吧！」我就上大街買本子去

了你的上身的全部，然而你已經不能再動一動，你挺直的躺在病床上——你的一切，在這時算是全完了。我嘶聲的哭着，我不相信那樣小的病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會把我的——健壯的生命奪去，然而親愛的——你却又冰冷的躺在——我眼前，你確實是已經離我而遠去了。

「親愛的！你能死，你可以死，然而你却拋下了一個不能一時離開我的我，你要我怎着？……」

司徒翁

了，買完了本子，我就回來了。回了家，我就做日記，做完了日記，我就睡覺了。

八月廿七日 晴 星期二

王先生，給我們每人五本書。一本國語，一本算術，一本自然，一本社會，一本衛生。一共六毛錢，我說：「不是四毛錢嗎？」先生說：「第五冊！貴了！六毛！」放了學，我就回家了。爸爸又喝酒去了。我把新書給媽媽看，告訴她，一共六毛錢。她臉上很紅，接着就咳嗽了。咳嗽完了，又嘆氣了。她說：「明天給吧！告訴先生！」我怎麼說呢？我就上學去了。別人都把書錢給了，就盛了我

一個人沒交。先生說：「你爲什麼不交？」我說：「忘了！」先生說：「吃飯爲什麼不忘？」張春山說：「他沒錢！」別人都喊：「對啦！他沒錢！」于美珍說：「他家裏窮之的哪？」「紅」的一下我的腦袋熱起來啦！他們又喊：「他臉紅啦！」先生說「別嚷！」回頭又說：「沒錢買書還念什麼書？」大家笑啦！我可哭啦！

八月廿八日 晴 星期三

媽媽把皮袍當了，當了兩塊錢。給了我一塊錢交學費。另外的一塊錢，爸爸喝了酒了。今天媽媽又把棉袍當了，當了一塊錢。我給先生帶了去。先生說：「這洋錢洗了澡了！少換錢，到那兒都得少換，找你三毛四十枚！」我不願意，可是我不敢說。放了學，我就回家了。到了家，我就把錢給了媽媽。媽媽一點，說：「爲什麼三毛四十枚？」我說：「先生說，那塊錢洗了澡了，少換錢，到那兒也得少換錢！」媽媽不說話了，只嘆氣。她知道我不胡花錢，所以她不衣或我。她嘆氣了，回頭又流淚了，回頭又咳嗽了，回頭她吐了一口血！她從前就常吐。

八月廿九日 晴 星期四

爸爸兩年沒事作了，只喝酒。天天一早就出去，晚上醉了才回來。我真怕爸爸呀！他連媽媽也一樣打！他今天又

打媽媽，我上午放學回來，他正打媽媽！我站在一角，不敢動，不敢哭，只流淚。爸爸又醉了。他騎在媽媽身上打她。媽媽哭，咳嗽。又吐了一地血。爸爸看見了我，說：「你這小活王八旦，都把你們打死吧！誰也不留。我也死！」劉炎哥從裏院出來了，他拉開了爸爸。爸爸還嚷：「死了吧！死了好！」

八月三十日 晴 星期五

劉炎哥姓劉叫劉炎。他真好。他就住在裏院，他頂喜歡我，他說：「好好念書，你念書很不容易呀！」他教我寫字，作文，算術不會他也給我講。他比先生講的還明白！我現在能寫好些字，就是他交的。可是他替我寫，也不替我做。只給我說，讓我自己想。他說：「我做了算不了你的！」

八月三十一日 晴 星期六

今天，王先生又發他們本子，就沒給我。王先生說：「你有錢嗎？九個本！五毛錢！」大家又笑啦！放了學，我又回家啦。爸爸沒喝酒，在屋裏和劉炎哥說話哪。我給他們鞠躬，他們都很樂。爸爸說：「愛！小要命鬼！」劉炎哥說：「他很聰明，一定能好！又用功，又明白事兒！」爸爸嘆氣了。只搖頭。媽媽的臉上也有點笑。媽媽真瘦呀！臉且

都沒了，可是臉姑該挺紅。我說：「王先生說九個本，五毛錢！買？」媽媽看爸爸。爸爸不說話。我知道又沒錢了。回頭劉炎哥走了。爸爸說：「阿仔！沒錢哪！算了！別念了！」媽媽說：「剛交了學費呀！」接着她又咳嗽。一會兒劉炎哥又來了。給我五毛錢又出去了。爸爸追了出去。媽媽坐在屋裏流眼淚。

九月一日 陰 星期日

劉炎哥看我的日記。說我做的很好，只是有錯字。他說：「盛」字不對，「衣或」也不對，「交」字也不對，他又說：「臉姑該」叫「顏骨」。他又教我很多的字。我回頭就做算術，念國語。又玩了一會。我就睡覺去了。爸爸又喝酒去了。他還沒回來。我躺在床上，媽媽還洗衣服，她咳嗽，咳嗽又嘆氣。

九月二日 雨 星期一

今天下雨啦？很大很大的雨。爸爸還睡着呢。媽媽更咳嗽得力害了。媽媽給我換上了舊棉鞋。那鞋頭的棉花都露出來了。我打了傘出去。那傘也壞了，破了好些哭龍。我穿了兩個小褂子。都漏濕了。到了學校，他們全笑了，于美珍說：「看張樂清，看那傘！」杜清泉說：「看那鞋，好像要散的！」他們又都笑了。王大頭說：「別

笑人家，人家招你熱你了？」杜清泉說：「哈哈，那破鞋！」王大頭說：「破鞋！破鞋你有幾雙？」他們都不說話了，也不敢笑了。王大頭的頭頂大身量也大。誰都怕他。

九月三日 雨 星期二

天還下雨，昨天那破棉鞋濕了，還沒考乾。媽媽讓我穿她的鞋。我穿了就上學去了。他們看見我這鞋，又笑了。

杜清泉又說：「這是你姐姐的鞋吧！」于美珍也說：「這是你媽的鞋吧？」我說：「是你媽的！」于美珍說：「呸！別不要臉！姆媽就不穿這樣的破鞋！」我說：「破鞋你有幾雙？」杜清泉說：「有好些雙，都送你啦！這不是嗎？」我沒話說了。王大頭又沒來。我哭了。後來先生來上課了。于美珍說：「張樂清哭了！」先生說：「爲什麼？」于美珍說：「他和杜清泉打架來着！」杜清泉說：「沒有。」先生問我，我說不出話來了，先生說我沒出息。王先生頂偏向女生，頂偏向于美珍。

九月五日 晴 星期四

昨天交日記了。今天王先生發給我們了。王先生說：我記的很好，怕不是我自己做的。我說是我自己做的。于美珍說不是，她說我是找別人給作的。我說是我自己作的。王先生說：「是你自己作的很好。以後更要好好做！」

九月六日 晴 星期五

今天上體育，賽跑玩。陳二鍾說我跑慢了，才書了。他說：「你個小『寒腿』，跑不快，都且誤了。」下了課，他抓住我，他說：「你爲什麼不快跑？」我多所的不敢說話。他打了我一拳，又要踢我。王大頭過來說：「幹麼你？別欺父老實人，對不對？欺父欺父咱家試試！」陳二鍾嚇跑了。王大頭追他沒追上。

九月七日 晴 星期六

今天，王大頭跟我說：「你太老實，橫着點兒誰也不敢欺父你！誰欺父你，你就打他，我幫着你！」我點點頭。我怕先生打！我怕媽媽咳嗽！我到劉炎哥屋裏去問算術。看見他屋子裏坐滿了人。王胖子我認識，他常來。老李是個瘦子。比媽媽還瘦，額骨也紅着。也長咳嗽。和媽媽一樣的咳嗽。他常把痰吐在手帕裏，我不知道他吐血不吐。還有好些人，一共九個人。他們談話聲音很大，什麼「自由主義」呀！「古典主義」呀！他們都像要打架似的爭辯着。一會兒，又完了。又好了。

九月八日 晴 星期日

媽媽病了，躺在牀只哼哼，嘆氣，咳嗽。我拿日記給劉炎哥看，告訴他媽媽病了，躺在牀上。他說：「你父親

呢？」我說：「出去喝酒去了。」劉炎哥嘆氣了。他用手帕擦眼睛，我猜他哭了，爲什麼哭呢？王先生要知道了，一定說劉炎哥沒出息！看完了日記，我就回到屋裏。媽媽躺在牀上，睡着，直串氣。眼睛也沒閉嚴，有一點小縫子。地下已經有許多血。媽媽太辛苦了。每天晚上要洗衣裳，第二天早晨，我們好穿。她要天天洗。洗吧！病了，誰洗呢？晚上，爸爸回來了，媽媽對爸爸哭，爸爸對媽媽哭，我也哭。劉炎哥又來了。他不讓我們哭。他說我們哭，媽媽的病會更壞的。回頭他又給父親一塊錢。他自己又跑了。爸爸不說話，也不動。只拿了一塊錢站着。臉上掛着淚。

九月九日 晴 星期一

我早晨就上學去了。紀念週校長說：「三，四，五，六年級都得做童子軍制服。兩塊六毛錢騎馬，加一才加一毛。」下課以後，我不懂「騎馬」，就去問王先生，王先生說：「騎馬就是醉低線肚。」我不懂那英文。可是我不敢再問，再問王先生又說我笨了。于美珍說：「騎馬都不懂！真笨！」我說：「你懂！」杜清泉過來說：「那是我懂！你混球！你懂什麼？」我說：「好！你罵人！告先生！」他說：「你告訴去吧！混且才是罵人，混球不算罵

人！」我說：「那你就是混球！」于美珍說：「你們倆都混球！」她笑啦！我砰的一聲打倒了她。我說：「你才混球！」杜清泉打我一拳。我說：「你給人家舐屁股！」我又打他一下。他又打我一下，我又打他一下。陳二鍾過來了，他說：「你幹麼打人？打我兩下試試！」我就打了他一拳，他要打我，王大頭過來了。他們都跑了。上第二堂，于美珍告訴王先生了。王先生對我站。我站着。一聲也不響，只知道媽媽起來沒有。放了學，我就跑回家去。媽沒有起來，爸爸給媽媽煮藥。劉炎哥沒在家。爸爸給我二十枚叫我去買燒餅和醬肉吃，我只買了兩個燒餅，把錢給了爸爸，爸爸說：「爲什麼不買肉呢？」我說：「留着給媽媽買藥吧！」爸爸又流淚了。我吃了一個燒餅，把那一個放在媽媽的枕頭旁邊了。我看見了母親的紅臉上，有眼淚，我用手中替她擦，我問她吃燒餅嗎？她搖頭，又哭了，我跑了，一氣跑到學校。

九月十日 晴 星期二

我沒工夫作日記了，媽媽咳嗽的力害，吐好些血。爸爸也不喝酒了。今天劉炎哥又給我們五塊錢，那王胖子來找劉炎哥，也到我們屋裏來了。他首先告訴劉炎哥說：「老李病倒了！」劉炎哥問他：「你給他看了沒有？」胖子

說：「看了，很力害！」劉炎哥臉白了，他讓胖子給媽媽看，胖子看了一會，對劉炎哥說：「和老李一樣，比老李還重！」爸爸又死站着。

九月十三日 晴 星期三

一連三天，媽只一點東西也沒吃。可是她想吃很多東西，她想吃魚，想吃桃子，想吃西瓜，想吃梨，好些東西，有的買不到，有的買個罐頭給她，她也吃不下。她都給了我吃，她說：「你，好孩子，你吃了，比我，比我吃了還強，以後，將來，不見的吃的着啊！」爸爸只哭。我也是吃不下。

九月十四日 晴 星期四

媽媽一病，我真不好過。我不能作算術。我也不能念國語。上課的筆記我抄得亂七八糟。王先生問我爲什麼不交算術本？我說媽媽病了沒算！王先生說：「媽媽病了就不算算術了，媽媽死了，你就不用念書了。」我使勁不讓我的眼淚流出來。王先生說：「明天非交不可！八十五道題，全交！」

九月十五日 晴 星期五

昨天晚上作算題，劉炎哥不在家，他兩天沒回來了。我一個人苦苦的想，由八點作到十點鐘，才做了六十個題

目，媽媽咳嗽得更力害了，她不能躺下，一躺下就咳嗽。臉紅，紅得像關公。她讓我睡下，我怎能就睡？她着急了，更咳嗽了，我只得躺下。預備今天早起再作。可是今天偏偏起晚了。爸爸也伏在桌子上睡了。我拿了書包，到學校去。第一堂，王先生說：「張樂清！算完沒有？」我說：「沒有，差十四個題，」一點聲！只我自己聽得見，我沒法再說大了，王先生走到我跟前（我坐在第二行第三個位子）。我更說不出來了。王先生急了，打我五下手心。疼啊！真疼啊！媽媽知道了不定多心疼呢？又一定要哭，要嘆氣，要咳嗽，要吐血！我不敢大聲哭，只讓眼淚自己流，愛流到那兒，流到那兒。放了學，我就回家了。劉炎哥還沒回家來。媽媽病得更力害了。爸爸對我說，偷偷地說：「阿仔！把那紅被當了去吧！沒有錢買藥啦！你不是還要吃飯嗎？」我把那紅被包好了，那紅被很薄，像一個夾被一樣，我一夾就夾走了。「我很害臊，頭也不敢抬。我剛要進那長盛當，杜清泉來了，他看見我，什麼也沒說，只笑着跑了。我紅着臉站了半天，人很少的時候，我一下進了那門。那櫃抬比我高一尺還多。掌櫃的說：「你這個五毛錢啊！」我不知道說什麼好，只點點頭。因為他的樣子比王先生還可怕呀！

九月十六日 晴 星期六

劉炎哥還沒回來，王胖子那些人又都來啦！只不見劉炎哥。一會兒，門口來了一輛汽車，好些巡警，進來了，把王胖子那些人都綁起來啦！王胖子他們喊叫，問巡警爲什麼捉他們，巡警只用皮帶打他們。把他們推到車上，開走了。媽媽不知道是什麼事，一着急，吐了一大口血，原來是坐着的。這樣一來，跌在地上了，弄了一臉一身的血。我和爸爸把她扶到床上。她一句話都不能說啦！

九月十七日 晴 星期日

早晨起來，看見母親好好地躺着，我很喜歡，走過去一看，呀！眼閉上了，臉黃得像臘一樣。我用手一摸。涼極啦。我知道這一定是死了。我不由得哭了起來。媽媽死了，已經死了，地上的血還沒乾哪！一會兒爸爸回來了，又有兩個人抬來一個棺材，薄得很。他們把母親裝進去了。爸爸說那棺材是于老爺捨的，南胡同的于老爺。于美珍的爸爸！

九月十八日 晴 星期一

把媽媽的棺材送到了城外，那裏有好些好些墳，一定有好些人的媽媽都埋在那裏了吧？爸爸哭了，我也哭了。哭，可是媽媽怎麼也是死啦！爸爸立了一個木春，上面寫

着「亡妻張徐淑貞之墓」

九月十九日 星期二

劉炎哥始中沒回來，日記上的錯字也沒人給我改了。

王先生不給改錯字，讓我們自己查。爸爸更愛喝酒啦！

九月二十日

媽媽死了三天了，爸爸把所有東西全賣了。買了紙給

錫 三

字 字

三杯酒入肚，已經使錫三不自然起來。面部由赭而赤，完成一幅關公臉譜，這時他又接二連三的飲了幾杯。頭是沉沉的壓在頸子上；神經已是錯亂了。可是話呢！確如泉湧一般的不住的說出來。

本來不愛說話的錫三，今天確是例外，拉不斷扯不斷的，說些摸不着頭腦的話，使你聽到說不出是好笑還是可氣；更不知他是一位愛國的志士，或是一位好忌妒他人的老先生。

「你看王二娶了一位又俏又美的太太……」

「××真他媽的可惡……」

「公務員吸鴉片，早就該斃他們……」

「……」

媽媽燒。爸爸說劉炎哥王胖子都是××黨，回不來了。爸爸又說：媽媽死了，他對不起媽媽。他又說：「明天不要上學了，跟我出城，出城躺在道上，火車一過，回頭就看見你媽了。好孩子，來，先吃飯去，上飯館！」我不寫了，我跟爸爸吃飯去，明天去找媽媽！

陪他飲酒的先生太太們，都看着他不再吃一點東西，僕人這時也忘記把菜放在桌上，直立立的聽他說些語無倫次的話，就是那貓兒狗兒也聚在桌前，仰着頭，搖着尾，豎着耳，好像靜聽這不受神經支配的談論。

錫三得到大眾的歡迎，越發洋洋自得，述說使人不能聽懂的鬼話。

這時大家都嚷嚷起來，因為不知道錫三到那裏去了。

「他不是在那維屋內睡着了？」

「他許上廁所了吧？」

「對了！他許上廁所去了，去看一看吧！別像上次

亞平掉在糞坑內。」

「這的確是一句經驗話。」

你一句我一句吵嚷個不亦樂乎。

一些人到各處去找他，另一些人到廁所去看究竟是否落在坑內。

由廁所回來的人，帶着奇怪的神色，那知連錫三的一點影子都未看見。

月光被黑雲遮住了，他輕輕的走到門外，微風吹來，樹梢微微的動了一下，同時他也清醒了許多，但是仍然模模糊糊，任其自然的走去。

這天正是端午節，街上比平常熱鬧的多，尤其P街是最繁華最熱鬧的，今天更不能比別的街市減色。錫三信步的走到街頭，停了一會，似有所思的樣子，一動也不動，一會兒仍然的向前走去。

走進一間食堂，分開了衆人，擠在前面爭着買粽子，大家看他酒氣噴噴的樣子，都不敢睬他，就是舖夥也不願意問他一句「買什麼？」

遲延了三兩分鐘，他仍然沒有買到東西，他氣了，他急了，藉着酒氣便搗起亂來。

「他媽的，老爺買東西來啦，不理我，今天我碎了你

們……」他的臉更紅了。

一陣乒乓的亂響，粽子，汽水，冰激凌……散了滿地，一些顧客也都吓跑了，登時秩序大亂，一羣乞丐趁着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你三我兩的把粽子送到嘴裏去，他們也過一過端午節。

K食堂的舖長，照例不能吃一個銅板虧的，這次當然也不是例外。

他的臉氣白了，四肢也有些發顫，幾根狗尾巴似的鬚鬚也都立了起來。因為他氣的是把主顧鬧跑，同時又心痛他的貨品散了滿地。

他真有些忍不住了，要出來與錫三拚命，可是錫三仍在那裏怒罵不休。

一些曉事的店夥出來勸他不要動氣，根一個醉鬼打什麼架。另一個店夥給他出高見：

「我們不如找巡警與他打官司，這樣鬧也不是事！」

「你橫，你敢與巡警打鬧嗎？」一個店夥用話來激他，恐他不前去打官司。

「去，走！」他這樣的嚷着。

微風徐徐的吹來，銀灰色的天空，萬里無雲，晶瑩燦

爛的繁星，倍伴着一鈞明月，無依無靠的懸在天空，P街上現出沉寂的樣子。

馬路當中一個十字路口的所在，現出一座小亭，紅燈之下，隱隱約約的看出警察在那裏呆立。

錫三很快活的一邊走一邊唱，看看將近警察的時候，他跑了兩步，走進他跟前，由他的後面抱着那粗而寬的腰

病

(一)

他近來覺得孤伶得可憐。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與他的中間介在那一道屏障，愈築愈高了。

天氣一天一天的清涼起來，他的學校開學之後，已經快半個月了，那一天正是九月廿日。「晴天一碧，萬里無雲。」終古常新的皎日，依舊在她的軌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從南方吹來的微風，同醒酒的瓊漿一般，帶着一種香氣，一陣陣的拂上面來。在黃蒼未熟的稻田中間，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道路上，他一個人手裏拿了一本六寸長的小詩集，儘在那裏緩緩的獨步。在這大平原內，四面並無人影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的遠吠聲，

嚶道：

「姊妹我愛你，我賣新聞報，你賣花生米……昨日拾得一毛錢，今天特意來送——」

「你」字還未說出，頭上早被警察打了一棒。

打的效力實在不小，使他又清醒了許多，這時反不知自己是在作什麼，更不知還有同他打官司的人在後面。

馬增英

悠悠揚揚的傳到他的耳膜上來，他眼睛離開了書，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聲的地方看去，但看見了一叢雜樹幾處人家，同魚鱗似的屋瓦上，有一層薄薄的蜃氣樓，同輕紗似的，在那裏飄蕩。

他嘆了一聲，眼睛裏便湧出兩行清淚來，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覺得背後有一陣紫色的氣息吹來，息索的一響，道旁的一枝小草，把他的夢境打破了。他回轉頭來一看，那枝小草還是顛搖不已，一陣帶著紫羅蘭氣息的和風，溫微微的吹到他那蒼白的臉上來。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裏，在這澄清透明的晴天中，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來，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裏的樣

子，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的樣子，他好像躺在溫柔的繁草濃花當中，唱着大自然的歌曲。

他看看四圍，草木在那裡對他微笑；看看蒼空，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裏點頭。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天空中有一羣小天神，背上插著了小翅膀，肩上掛著了弓箭，在那裏跳舞，他覺得樂極了，便不知不覺開了口，自言自語的說：「這裏就是你的避難所。世間的一般庸人都在那裏妒忌你，輕笑你，愚弄你，只有這大自然，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月，這晚夏的微風，這初秋的清氣，還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慈母，還是你心愛的，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你就在這大自然的懷裏，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這樣的說了一遍，他覺得自家可憐起來，好像有萬千哀怨，橫亙在胸中，一口說不出來的樣子，含了一雙清淚，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裏的書上去。

看了一節書後，他忽然翻過一張來，脫頭脫腦的看到那第三節去。

這也是他近來的一種習慣，看書的時候，並沒有次序的，幾百頁的大書更不必說了，就是幾十頁的小冊子，也沒有完完全全從頭至尾的讀完了一遍，當他起初翻開一冊

書來看的時候，讀了四行五行或一頁二頁，他每被那一本書感動，恨不得要一口氣把那本書吞下肚子去，到讀了三頁四頁書後，他又生起一種憐惜心來，他心裏似乎說：「像這樣的奇書，不應該一口氣就把他念完，要留著細細兒的咀嚼纔好，一下子就念完了，我的熱望也就不得不消滅，那時候我就沒有幻想，沒有夢想了，怎麼使得呢？」

他的腦裏雖然有這樣的想頭，其實他的心裏早有一些兒厭倦起來，到了這個時候，他總把那本書收過一邊，不再看下去，過了幾天或幾個鐘頭以後，他又用了滿腔的熱忱，同初讀那一本書的時候一樣，去讀另外的書去，幾月前或者幾點鐘前那樣的感動他的那一本書，就不得不被他遺忘了。

放大了聲音讀完了兩節詩之後，他微微的笑起來，正在笑得出神的時候，哼的咳嗽了一聲，他的背後忽然來了一個農夫，回頭一看，他就把他臉上的笑容裝改了一副憂鬱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見的樣子。

(二)

他的憂鬱症，愈鬧愈甚了。

他覺得學校的教科書，真同嚼蠟一般，毫無半點生趣，天氣清朗的時候，他每拿了一本愛讀的文學書，跑到

人跡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貪那孤寂的深味。在萬籟俱寂的瞬間，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蟲魚，看看白雲碧落，便覺得自家是一個孤高傲世的賢人，一個超然獨立的隱者，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在這樣的時候，也難怪他不願意上學校去，去作那同機械一樣的工夫，他竟有連接四五天不上學校去聽講的時候。

有時候他到學校裏去，他每覺得衆人都在那裏凝視他的樣子。他避來避去想避他的同學，然而無論到了什麼地方，他的同學的眼光，總好像懷了惡意，射在他背脊上的樣子。

上課的時候，他雖然坐在全班學生的中間，然而總覺得孤獨的很。在稠人廣衆之中，感到的這種孤獨，倒比一個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種孤獨，還更難受。看看他的同學，一個個都是興高彩烈在那裏聽先生講書，只有他一個人身體雖然坐在講堂裏頭，心想却同飛雲逝電一般，在那裏作無邊無際的空想。

好容易下課的鐘聲響了，先生退去之後，他的同學說笑的說笑，談天的談天，個個都同春文的燕雀似的，在那裏作樂，只有他一人鎖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鈞的巨石鏗住的樣子。兀的不作一聲，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學來對他講

些閒話，然而他的同學却都自家管自家去尋歡樂去，一見了他那一副愁容，都一個個的抱頭而去，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學了。

有時候他的同學也有的來和他說笑，他心裏雖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個人談幾句知心的話，然而口中總是說不出什麼話來；所以有幾個了解他的人，也不得不問他疏遠了。

他的同學在那裏歡笑的時候，他總疑他們是在那裏笑他，他就一霎時的紅起臉來。他們在那裏談天的時候，若是有人偶然看他一眼，他又立刻紅起臉來，以爲他們在那裏談論他。他和同學間的距離，一天一天遠起來。他的同學都以爲他是愛孤獨的人，所以誰也不敢來接近他。同時他自己對於他四周的一切更愈來愈冷淡了。

(三)

他的身體愈來愈瘦弱了。

他覺得這世間都是苦惱，痛苦，冷淡，想到這裏，他的眼淚就連連續續的滴下來，他那灰色的面色，竟同死人沒有分別了。他也不舉起手來擦擦眼淚，月光射到他的面上，兩條淚線倒變了葉上的朝露一樣放起光來，他回轉頭來，看看他自家又瘦又長的影子，不覺心痛起來。「可憐

這清影，跟了我廿年，如今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我可不該累你瘦弱到這地位，影子呀！影子，你

消 沉

殘 生

因了天氣的陰沉，更加深了夜色的濃度，屋內的一切，早已失了明朗的輪廓，只有爐火閃着微微顫抖的紅光。空氣是靜靜的，聽不到絲毫帶有生氣的聲息，一切都好像是毀滅而死去，甚至對我自己的存在都發生了懷疑，我感覺到非常的窒息，一般恐懼的心潮驀地裏湧上了我的心頭。我並不去開燃電燈，我依然屏息着呼吸坐近了爐火，凝視着那燒得赤赤的火焰。牠照澈了我的心靈，燃起了我往日的情緒，我又感到了一些緊張，我沉醉在渺茫的沉思裏：

三年前，一個一樣寂靜的冬夜，一個黑暗的房間，我也和現在一樣地坐在爐旁，只是多了一個瑞。我倆默坐着，我們都不言語，我們看出了將有一個莫大的禍患橫在我們眼前，我們都感到大的緊張與恐怖。在這時本應該預備着怎樣處理將來的事蹟，然而我們却默默沉思着，似乎已經預備去要作一個偉大的犧牲者。

空氣是沉重的，經過一個難堪的時間。

瑞忽然激動的用了堅定的聲音說：「去！我們一定要

饒了我罷！」

去！我們不能作一個無聲無臭的受難者，我們要有一點動作，我們不能就這樣被人家殺死……」他激動得不能再說下去，他的聲音有些顫抖，我緊緊的握着他的手，我覺得他的周身的血液都在奔騰，他的這種話確實給了我很大的力量，然而不能掃除我心內的恐怖。我現在發現了我自己的懦弱了，我猶豫着，我認為這樣作一定會斷送了我們的前途，毀滅了我們的幻夢。我們要待一個機會；可是我又知道不這樣作也許對我們有着更大的不幸！

外面有了一陣騷動，加雜幾聲清冷的槍聲，房東的狗在外面很兇地叫着，瑞持着一個火柱，用他閃閃發光的眼睛看我，作着預備要立起的樣子。我又把他拉在坐位上，他更憤憤的大聲說，這回是完全用了責備我的口吻：「民，你不要以為你能永遠像過去那樣安閒的沾下去，人家是總要把你殺死的，也許將來把你殺死的更慘些……」在他說完了的時候，還由他鼻孔裡吐出了一個帶有鄙視我的「哼」字。

我感到莫大的恥辱，一個「偷生」的名詞，忽然衝進我的腦裏，我的心像是已經被敵人的刀刺進去。我覺得我的血也一樣的像瑞的那樣奔騰起來，我凝視着那由火爐中冒出來緩緩的火焰，我忽然記起了「復仇」兩個字，我更緊了握着瑞的手說：「去！我們同去。」同時我重複了他的一句話：「我們要有一點動作！」

我們在模糊中看不清楚屋裏的別的東西，我們微覺留戀的看了一眼那正發着焰的火爐，我們便加入了那正在騷動着的殺敵的羣衆。

那潮湧一般的羣衆，那雷響一般的呼聲，衝破了一切敵人的陣線，吞食了一切敵人的槍聲，我們毀滅着所欲毀滅的一切，甚至一條敵人的殘破的腰帶，我們也把他撕成

間 諜

一
是秋天。風吹得蘆花翻起了白浪。

淡碧的水，水上飄着一隻兩丈餘的船兒，船屋已經塌了，只蓋了半領破席。

船上載着的，是姚老爹和姚家的阿大。

阿大頭上包了一條毛巾，身上披了一件變灰了的白褂

碎片。

天亮了，我們依然前進着搜索着敵人踪跡，然而瑞却在夜裏的混亂中失去了，永遠的失去了，除了在幻夢和沉思中。一直到現在，我的有着堅毅氣質的瑞永不會出現於我的眼前。

我現在依然過着像事變前那樣安閒的生活，一樣又將遇到事變時那樣的騷亂，我也一樣坐在爐畔，然而却沒瑞那樣的再作我的殺敵的鼓勵者了，我悲哀着，我詛咒着，爲我死的朋友，爲我現在的孤寂，甚至爲了我那失去了的殺敵的勇氣。

天色變淺，窗子也反射着一點白光，我由窗隙間發現了外面已經積起寸許的白雪了。

寶 照

子。袖子挽得高高的，露出那一雙粗手臂來；一條毛藍褲子，也捲了起來，赤着兩隻腳，站在船板上，一下一下的搖着櫓。嘩嘩的搗水聲，像音樂般很有節奏的響着。

姚老爹站在船板上，仰起頭來，看看那山角上噴出的

一孕朵的白雲：「那白雲活像自己斑白了的雙鬢——唉！假如，（假如啊！）自己真的變成雲采，也好！終日悠悠

間間的，也省得過着這不如狗的日子。白天担着驚怕，受着那非人所能忍受的侮辱；晚上：那比棍子加在自己身上還利害的，……唉！良心的譴責啊！……」輕口的歎了口氣：「今天當這小船搖過了那河口的時候，今晚或明早，不知有幾千萬同胞，死在自己手心裏……咳！回去吧！……但……」

姚老爺抬起頭來，看一看自己的孩子——姚老大——熱淚充滿了昏花的老眼。

二

船兒輕輕的搖着，搖過一座土丘。轉過來便是一條長河，河水滔滔的流着。

阿大將船靠攏了岸，他回過頭來，看一看姚老爹，阿大的眼睛紅了，但他却極力忍着，忍着。只把雙眉繃得緊緊的，緊了又緊。

姚老爹只低了頭，顫顫的跳上岸，蹣跚的往前走。岸上草很多，很難走。

姚老爹拔着沈重的脚步，臉上縱橫的流着熱淚，一棵棵的滴到地上，有時也會把一小棵枯草潤濕了。走，走，走，越走越遠，只是一片荒涼的野地。

走了很久，才有一個哨兵站在那裏。老遠的便把槍拖

起來，似乎喊一句：「口令！」姚老爹趕忙舉起手來揮了兩下，也答了一句。

接着又走，走不多遠便把手伸到口袋裏，掏出一個笛子來，放在口裏吹了一聲，那聲音很細，並且有點顫動。顫細得將將能夠聽出來。

跟着這聲音，對面土壤裏便鑽出一個腦袋來，那腦袋上似乎戴了一頂戰盔，嘴巴上留着鬍子，姚老爹便跳下去，和那軍官說明了來意。有一個哨兵，領着姚老爹，爬出了土壤，又走了起來。

一陣陣的涼風，吹得姚老爹打了幾個冷戰，抬起頭來，天上掠過一排寒雁。

走着走着，姚老爹腳底下忽然甚麼東西拌了一下，忙站住一看：原來是一個頭顱。姚老爹的心，像針刺一般的疼了起來。

越走死屍越多，幾乎補滿了去路，前面正有一羣烏鴉，在啄那屍首上的爛肉，看見人來，哇的一聲，飛走了。

姚老爹想想：「這里有自己的鄉鄰，自己的親戚……」

「站住。」哨兵猛然喊了一聲，姚老爹便驀的站住了。

前頭有一帶紅牆——像是一座古刹，兩扇木板門，閉着緊緊的。

那兵走到門邊，喊了一聲。那門便呀的一聲開了，哨兵回頭向姚老爹招了招手，便帶着姚老爹進去了。

繞過後面是一座大殿，進去，有四個人在那裡吃東西。上面神案上似乎還陳供着神像。

那四個人看見了姚老爹，便注意起來。但是偏偏這時姚老爹的嗓子像腫起一般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把眼睛偷偷的看着那四個軍官，那四個軍官却也老練，明白他的心理，於是把一隻手伸進口袋，摸出幾塊袁頭來，交幾個哨兵，只這一個動作，像一劑興奮劑。姚老爹看看，那幾塊亮晶晶的東西……趕緊拚命的喊——洩露了，洩露了！阿大幾日來辛苦着探訪來的消息，只像水一樣，從姚老爹的嘴裡，一個字一個字的溜出來了。

起初，那四軍官聽了只是微笑，後來越聽越恐怖起來了。姚老爹報告完了，得到了那幾塊耀眼增光的袁頭。那軍官忽的站起來，用力揮着手，只叫：「快滾，快滾。」於是姚老爹趕緊扭回頭，快快的走，快快的走，一直走出了廟門，走過了戰壕，走過了那哨兵，走到岸邊。跳上了船板，手只是伸在口袋裏，緊緊的握住那千辛萬苦喪盡天

良，得來的報酬。那可解決妻寒子飢的寶貝。那害得自己奔波勞碌的崇物，——那幾塊亮晶晶，耀人眼光的袁頭。

姚老爹走進船艙的時候，便不知道什麼了。阿大又把船兒搖上了歸路。

三

慢慢的，慢慢的。離着自己的營盤，漸漸的近了。忽然聽到山崩也似的一聲喊：「拿奸細，拿奸細。」阿大不由一怔，只這一怔的功夫，早有一羣灰色軍服的兵士，跳上船來，幾個人抓着阿大就細，細上了阿大，只一拖，便拖上岸去了。這時姚老爹已經被細上了，於是這一羣人，便像拖豬一樣的把姚老爹和阿大，拖進營盤了。

姚老爹睜開眼睛，看一看那被細着的阿大，又復合上眼睛。「唉！」輕輕的歎了一口氣。

這營盤與剛才有什麼兩樣呢？上面坐着兩個軍官，旁邊蹲着幾個兵士，在那裏啃饅首。

左邊的一個軍官，先用冷的眼光，把他們倆人上下打量了一個夠，才慢慢的說道：

「唉！……老頭兒！你自己也想想，你只這兩天，傷了我們幾千萬勇敢的弟兄了，你也這一把年紀了……你也是一個國民嗎？……」阿大只死閉着眼睛，姚老爹

只歎氣。

右邊的那個軍官，喊了一聲開槍，那兵士手指一動：

「崩！」一聲，姚老爹和阿大都倒了。

「沈了他吧！」一聲命令，兩個兵士上來把死屍抬了出
去，放進了幾塊石頭，分別捆在屍身上，雙雙擲到水裏

一封情書

一

秋天又臨到人間了。

一切都顯得蕭瑟和淒涼，白雲在鉛色的天空中飛，枯樹的枝上，零落的蟬依戀着憔悴的褐黃色的殘葉，在靜穆中等待秋神最後的宣判，除了由遠處傳來的幾聲小販底嘶喊以外，世界幾乎被死寂包圍了。

一位灰色頭髮的老人坐在窗前安樂椅上，深陷的眼睛常凝望着秋景，好似要把這一些淒涼情況分析透澈，一陣金風吹進窗內把桌上展開的書籍翻了幾頁，牆上的日曆也搖了幾搖，老人的目光隨即注意了那古老的日曆，那紙因陳舊已變灰黃，在日曆的硬紙片上附着一隻用過的鉛筆。

——唉！那封動人的情書，——即刻他又回到他的幼

去。

幾個浪花，幾點鮮血，浮上水皮來，一會兒也就平靜了。

山角上噴出朵朵的白雲，岸邊浮着一隻塌了船屋的破船兒。

裘應麟

年的時期。

× × × × ×

他正在爐邊小檯上坐着看一本童話集，門呀的一聲開了，一位美麗天真的小姑娘跑了進來，她有一雙大而明亮的眸子活潑幼小的身體，胖而紅潤的面龐總在微笑着。

「你來呀，我把一隻凍僵的小雀放在爐子上，等一會他一定會飛跳起來的。」一跳一跳的跑到他的身邊，漆黑的短髮跟着在腦後擺動。

「我這就去。」頭並沒有抬起來。

兩隻小手把書蔽住了：「你別看了，跟我一塊去瞧小

雀！」

「不要鬧啊，等我看完這一段，好，給你講裏面的故事。」

「講罷，不許你再讀書了。」

他講一段神話：

「有一天是很冷的冬天，在那時人還沒有火，只是神有火，有一個神在火邊看天書……」

「天書裏面也是寫着故事嗎？」她很關心的眼睛閃着疑問的光彩。

「是的，我講的就是天書裏面的故事，他正看書的時候，忽然一個好倒亂的小耗子來了，牠一定要這位神講故事，因為他怕小耗子要搶他的書，只好就講了一個故事給牠聽。」

「那神說的是什麼故事？」

「跟我說的一樣，是神給耗子講故事的故事。」

「你才是一個耗子呢，走吧！」拉着他的手一跳一跳出了屋子，跳過了院子，到她的房門前地的時候，燒焦的麻雀已被玲茵的母親拋到雪地上了。

他們兩人愛惜的用手捧着跑到草場上，用積雪為這可憐的小雀做了一座墳墓。

玲茵在雪堆前唱了一隻小雀歌，——這是多麼可記念

的一件事呵——

X X X X

幾年甜蜜天真的幸福生活匆匆過去了，在他入中學的那年他便別離了他的玲茵和玲茵的母親，而搬到校中居住。

入中學後他又獲得了不少的新知識和學問，於是他開始了寫日記，他把每天的經歷思想和情緒都記在裏面，細小的字行充滿日記簿上的每頁，他雖常常喜歡記載些政治思潮的變動，時局的批評，以及虛擬自己怎樣能成爲一個政治或經濟學家，怎樣改革內政，並運用政權……但仍使他忘却不掉的是寫歌頌和思念玲茵的詞句，在日記中每提起她來，便寫得更加的興奮，細膩而富於情感，每日的夜晚成爲習慣似的，總要在腦中描繪幾次她的影子，她已在他的心靈上深深的畫了一條不可磨滅的痕跡。

在他久已渴望着的春假終於到來，他不參加校中的旅行，而忙忙的跑去會茵，在她家直玩到第二日早晨才回校，回來第一件事便是展開日記本起始記他那黃金一般可貴的一日：

「……日日思念的玲茵我終於見到了，她那蘋果般紅的臉，時時向我淺笑着，美麗均襯的軀幹，較往時又豐

滿了些，我們相見的剎那間，她竟使我驚喜得不知所措，心忐忑的急跳着，熱血在腔內沸騰，臉上是刺刺的發熱，我幾乎不能自持了，我要不顧一切的伏在她的膝上，訴說着我心中的隱情，告訴她我怎樣為熱情而痛苦着。啊！熱氣要把我燒毀了，冷靜的理智已快壓制不住我了。

「吃飯來啊！」一聲叫喊，才將我由迷惘的狀態中喚醒。

飯後我們去郊外玩了一下午，今天的天氣特別和暖，一叢叢的小樹林，已發出淡綠色的小葉，地上也時常可以發現瘦小的青草，農人們正為他們的農事忙碌着，我倆緩緩的在他們閒散着步，她時或蹲下來拔取新生的小草在手裏玩弄。

不盡的平原與蔚藍的天空襯出她那活潑蹦跳的身影，面旁直垂的短髮被徐徐的春風飄動着。呵！多美的一幅圖畫。日落的時候，晚霞的美麗尤其可愛，但我們疲乏得再懶得動了，於是我便坐在一塊方石上，她却在我近旁的墓上斜依着，倆人談笑着，賞玩自然景緻。

太陽由橙色漸漸變成深紅色，旁邊的兩縷淡雲也被鍍成金紅色的邊沿，無邊的田野與遠山間次第的充滿灰色霧氣，較遠的小樹林上，存着與雲相仿的光芒，天空的色彩

一點一點的變幻着。

「多麼含有詩意的事啊！依在墓上看日落。」
是的這樣的美景同時同樣的在我倆稚小的心幕上刻了深深的印像。

但願以後能……」

× × × × × × × ×

流水般快的時光，又到了深冬，在新年的前兩天他得到玲茵明日就要起程南歸的消息，在一日的尋思中想不出一樣可贈為心上人兒作為紀念的禮物。迫不急的時間再不容他入眠了，半夜的輾轉使他猛的想起了日記，於是興奮驅他夜半扒起來整理日記。

第二日的清晨。進火車站的月台門前，走來一個婦人和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女孩身後跟了個帽子戴得很低眼睛微紅腫的青年，他注視着她窈窕的背影，她的短步伐的足跡印在薄雪地上，男的便也隨着用足尖踏着她留下的足跡。

「臨別時的雙重足跡，」他默默的想！

茵的母親忙着照顧行李等，他們兩人在車廂前對面站着，滿腔要申訴的話，現在却一字也說不出來了——喉頭梗咽着的是什麼？「熱情。」

無聲的佇立好似在沙漠上一般，雖然月台上車裏雜的聲音那樣震耳，但他却覺得周圍異常清靜。

「再過十分鐘我們就要分別了。」莊嚴的安靜打破了，她用力迸出了一句話。

他苦笑了，由大衣袋裏拿出來一本很厚的日記本，慢慢的塞進她的袋裏。

「這裏面記的是我所有內心的隱情，思想的變遷，把牠當作我們臨別紀念吧……」

「好，再會吧！」她很快逃進車廂裏面。

他失望底在窗外喊道：「就這樣走了麼？」

玲茵在窗前匆匆往一本柔皮面的小簿子裏寫了幾行字。

汽笛響了，車慢慢向前移動，她把那本子忙向他揮着：「送給你吧。」

他接到本子後，窗子移向前了，他追上去向她母親說聲「再會，新年快樂。」車快走出站了，那圓圓的臉大大的眸子猶在窗前注視着他。

「不要忘記我！」

茫然的走出車站，雪下得稍大一點，臨別紀念的雙重足跡早被踐踏得無蹤了。

× × × ×

明天就是新年了，窗外刮着刺臉的冬風時常發出尖銳勁鳴聲。天氣漸漸黑暗下來，他坐在桌前想寫一封富於詩意並且很動人的信給玲茵，但他却不願往她那裏去訴苦，怔怔的望了一會，天上的灰雲，又俯視一會樓下居民門前早明的燈火。

天色黑了，那些燈火更覺明亮，他無精神的回復寫他的信，他覺得自己無文學的天才，於是只寫了一張賀年片，在背面寫了幾句祝賀的話。

他帶上帽子，預備把信送進郵筒裏。出門就覺得一陣戰慄的寒冷襲進了身體，路上只有幾個黑色人影在移動着。

街旁兩邊的窗戶射出柔和的光亮，間或有鋼琴的樂聲和小孩喧嚷聲一同發出來。

歸途中一個黑影向自己對面走來：

「你到什麼地方去？我將才沒找着你，有幾個同學在我那裏，你可以到我那裏去玩一夜嗎？」

「謝謝你，我有一點小事情須回去一趟！」

「再見！」黑影走了。

回到自己屋子後，把燈燃着，坐下來把當進門時接到的信捲拆開，紙捲的中間捲着一枝鉛筆，同玲茵的來信！

「……在這裏過新年大約要比往年熱鬧些，多年沒見的父親堂兄弟們現在又從新款集在一起，你想我是多麼快樂啊！」

「……你的年紀比我大兩歲但是你的稚氣有時竟過于我哩！我送你為紀念的本子有什麼可貴重的呢？往那白紙上寫字又需要些什麼勇氣，或者在你手裏的筆太懦弱了，現在我就把我現在寫信的筆寄給你吧！讓牠陪伴你這年，就如同我陪你一樣……。」

寄來的是一隻削得很尖的鉛筆，他拿在手裏熟視了一會後，又把她贈給的本子從抽屜中拿出來，裏面的第一頁寫着幾行草字，於匆忙筆劃中現出秀麗來，他反復念那幾行字：

「我們就從此分別了，尚不知何時復能相見。」

姑拿這未用過的本子當作臨別紀念罷。

我現在的心恰似本中白紙那樣純潔，把你由心中生出來的貴重思想和你的貴重經歷都寫在白紙上吧——就與寫在我的心上一樣。」

這本子真是詩冊的典型，讓這顆潔白的心永遠潔白的放在自己懷裏吧！

想過之後，他立刻寫回信給玲茵告訴自己將要如何對

待這本子。

X X X X

幾年的時光過去了，受過高等教育後的他已踏入社會，勞瘁了兩年機械似的生活。

一天的中午他很快走出了城，好似吸入城市中的惡臭太多，急於要到郊外換一口新鮮空氣，太陽正射到人身上，還覺有些炎熱，他蒼白莊嚴的臉上襯着一雙深陷的眼睛，他時時注視遠處白色的雲，淡藍的山，小樹林，草地……

終於他走進了樹林，陽光穿過樹葉，在地上作出圓形的圓圈，幾張早枯的秋葉散在各處，微風吹過樹枝間和麥浪上呻吟聲音繼續發來了，好似與這位憂鬱者表示同情。

金黃色光芒佈滿了四野。

他倒在樹下，把帽子擲在一邊，仰着頭鬆了一口氣，依着樹幹默然坐下，那樣無神的把四周景色努力看了一會後，就把由老朋友那裏寄來的信拿出來，他把讀物們細細讀了幾遍，漸漸沉入幻想中了。

太陽斜了，一線紅色光芒透過樹幹直射到手中信紙上，這好似驚醒了他那漫游的靈魂，身前樹林延長着巨大的黑影，極似一座幽暗墳墓，身後金色黃光充滿了大地無

際的擴展、直到遠山之下——我就此回身吧，回身到光明路上去。

出了樹林，在小麥叢中隆起幾座土墳，最前面那具有短碑的墳不是曾被玲茵依着看晚霞的嗎？——不可忘懷的一幕。

站在墓前畫了十字，拿出來一枝鉛筆在碑上寫道：

「捨去了童年朋友的你嚟！竟把感情送給了他人，你昔日的心情已然死去——姑把這孤墳當作牠的歸宿。

「忍心不願把你放懷裏的人嚟！他也要把你忘掉，死去的心情我要把牠保存，我在牠墳前祈禱祝福。

「我把這隻可貴的筆爲你寫碑文，祝妳永遠長眠着，依然和平安靜，並同時將妳生時影兒深印在我心上——成爲不滅的創痕。」

「動人的情書！」嘆了一口長氣。

小本子已陳放在墓頭上，第一頁張開了，刺目的幾行草字好似在紙上跳躍。爲避去這使人難過的話，他忙翻開了第二頁，白紙現在眼前幻成一個心的形狀，不久幻影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仍是一張無情白紙。猶豫了一下，他一氣默寫了一首 Annabel Lee 粗的筆劃如死一般臥在紙上，那筆畫就是他在一年除夕得到的鉛筆的產物。

最後他又註上一行字：

「昔日密切的情感我拿這首詩來代表，並且常常在我心頭背誦。」

回到家裏已經夜了，在滿屋月色中，他把那隻寶貴鉛筆嵌在日曆旁的硬紙板上，他很想在上面寫上「茵今日結婚」的字樣，但憶及兩年中他們並有通信的事，他始終沒有落筆，不過決定他不再撕這日曆了。

等到晨曦窺進屋裏的時候，他已預備去過漂泊生活去了。

× × × × × × × ×

夏天清晨的海面如鏡子一般平靜，潮潤空氣滿布在沙灘上。稀少的足跡由岸上通到海邊，那是早晨海水浴者們遺下來的。在水陸間他獨自站在沙上，眼前的圖畫展開了：青色天空，藍色海水間時有白色帆影隱現着，初昇的太陽光輝反射到水上作成了一條耀目大道，直向自己，微風吹來那耀目大道便輕微跳動着，閃爍周圍的物景。

過了幾年漂泊生活之後，他已飽經世故了。年年漂東漂西的奔波爲了什麼？除了記些當地的人情，風俗，古蹟之外還有什麼所得呢？——其實那個人不是過着糊塗日子，自己來到這裏本想找得一件工作，長久居住下去，但

是幻夢仍被打破了，這裏是容不下自己的……。

岸上一個黃色的影子在蠕動，漸漸近了，他凝視着。

「是一個熟習的影子咧！」思潮復湧上心頭，「唉！

那本子，那動人的筆調，」他覺得幾行草字在自己的心上跳躍，胸前感到極大的重壓。

女子的影子映到面前了，他忍不住用沉重戰抖的聲音呼出來：

「玲茵！」

她受大的驚訝，瞪着眼眼注視他的面部：

「………是你麼？」驚喜裏隱着悲的情緒。

兩人間只用回憶的目光相望。

「我們可以再作一次友誼的散步麼？」

沙灘上面兩行足跡又慢慢延長，延長；……。

二

已作了商人婦的她，往日的直爽與熱情已離開了她的軀壳。

她用不自然而忸怩的聲調說：

「明天我們再來沙灘上同賞一次落日的晚霞好嗎！」

「………」他苦笑着搖搖頭。

他爲了不肯點污一顆如白紙般少女的心，而却將幸福的自己陷入了痛苦的境界，少女的幾句別離贈言，使他磨滅了少年的銳氣和興奮，不願她再引起自己心中的隱痛。第二日早晨又匆匆離開海濱了。

× × × × × × × ×

衰老孤獨的他，現在只有幾行蘊滿真情的少女筆蹟，和一隻短短禿頭的鉛筆作他唯一的暮年伴侶，安慰着他，伴隨着他。

徵文競賽高級第四名

高尙賢

M巷的盡頭，路東一所院落，朱紅色的大門，左右躡着兩個石獅；在門檻上，還嵌着一掛長方形的銅牌，亮光地閃出兩個大字——燕窩——提起這燕家，誰不知是M巷的一家主戶。

燕家的老爺，傳說是在前清會做過幾任大官，所以很

給子孫們賺下幾個錢，現在還健在人世，坐在家裏納清福呢！不過燕老爺的脾氣，說來却有些玩固不化，雖然兒子送入了學校，女兒們却還守着「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閨訓——這或者是他老人家的封建思想還未受新潮流的洗禮吧！

燕生——燕老爺的公子——究竟是身出宦門，那一派書香氣，真使人見而生敬；又加着生於民國，思想自然因着時代而變遷了。可是對着這位「封建」的父親，惟命是從，誰又不稱他一聲好兒子呢？

S.街的P.校，燕生已在那裏念了三年多了。——S.街直是這一市的學校區，除去幾個專門學校外，還有一個女校，這女校就在P.校以東數十武；在放學時，由那朱紅的校門裏，會使你看見許多許多的女學生，擁擠擠地走出來。

燕生的歸家，是要天天經過這女校的，每當他走過校門時，總會遇到一個淡裝女郎。不過只是各走各的路，誰也未曾理會誰，是這樣的天天習慣了。

說來這真是一件有趣的奇事呀！——從那次P.校開過遊藝會以後，在S.街上，便發現了一對青年男女——不，一對情侶，在併肩走着。是在學校放學時，一對情侶在情話綿綿的，併肩走着。

「密斯華……」燕生的喉嚨，似乎是被什麼東西阻着了，只說出半句，未接下去。

「爲什麼不說下去？」一個淡裝女郎問。

「你說不能通電話是不是可以寫「信」？」

「信！信，學校也要檢查的，不過……你可以寄到我家去！」

「什麼？信，寄到家去！那沒關係嗎？可是……我……」

燕生不但驚奇對方的「家」，而且也想到自己的「家」。

「信寄到家去有什麼關係！」態度很自然的：「你……你又怎麼樣呢？」我……我家……我父……」燕生的聲音似乎有些抖。

「……」華未作聲，只看了他一眼。——是含着懷疑的目光一瞟。

「華！你當原諒我，因爲我父親很腐敗，怕不允許我吧！……不過……」燕生臉有些發燒。

「那……不過什麼呢？」又把懷疑的目光一溜。

「不過……請你允許我想個法子……成嗎？」無意的踢着小碎石。

「……」

「呀！竟低頭走，却不料公園的遊人，已稀少了。我們也回去吧！」

星期一早晨的遲到，是學生們的通病；因為禮拜日，真似魚兒得水，鳥兒出籠，誰不盡興的去玩呢？可是燕生却早早地便醒了。「法子昨夜想到兩點，也未想出；今日遇着華要怎樣的答覆她呢？」自言自語的一面穿衣，一面又想到「寫信問題」：「公開的告訴爸爸吧？……哀求姐姐去說給爸爸吧！……母親會爲我去疏通爸爸吧？……不！父親的脾氣，誰敢說，……哎！華呀！我將怎樣的答覆她呢？」時鐘噹噹地打了八下，燕生抓了抓頭髮，便上學去了。

這真出乎他意料之外，上下學全未遇着華。

一天的光陰，馬馬糊糊地過去，就是吃飯也如同咀蠟般的無味，傍晚坐在爐畔，向着熊熊地跳動的火蹈出神。

「生！爲什麼不溫書，只管呆坐着！」父親一步跨進來。——燕生的父親，每夜都要來書房一次的，平日見他正在溫課，便捻捻八字鬚，在嘴角露出一笑，一語不發的走去。今夜却見他，呆坐在爐畔，也忘了去捻鬚，嘴角上的一笑，也失去了，面孔却板得怪難瞧。

「唔！我想不出……不……我有些頭暈！」他似乎在作夢。

「要害病嗎？快叫小王去找吳大夫來。」父親看來很擔心。

「不！爸爸……允許我睡好了！」
父親看着自己的兒子，有些納悶，然終于相信兒子是病了。讓他安睡一宵，也許就會好了。

當父親走回臥室去，燕生悔恨了，悔恨自己把良機失掉，不應不趁這時向父親說明，雖然父親嚴厲，想來見了病的兒子，或者能允許吧！可是那父親不要疑心我，害的是「相思病」嗎？不！……還是沒說的好……啊！那却教我怎樣的答覆華呢？

夜風吹得乾樹梢，呼呼地打「呼哨」，合奏着燕生睡床吱吱地響，真似瀟湘館鬼夜號！

「少爺醒吧！太太小姐全來探病呢！」小王的聲。

燕生揉了揉睡眼，坐起一看，母親姐姐全站在床前。

「弟弟好了嗎？」是姐姐問。

「生！姐姐昨夜要來被父親阻了，眼巴巴地候到天亮，鷄一叫就爬起來，拉了娘來看你，現在好了嗎？」父親用手摸了摸兒子的額。

「不要緊，只微微地有些發燒。唔！多麼大也得娘操心，自己總不會當心自己的。明日快叫你父親給你說個「媳婦」吧！好替我操操心，哈哈。……！」母親向着姐姐笑，

姐姐也嘻嘻地向母親笑；可是有時却把笑溜到床上來。燕生只覺母親是「老太太」了，說話總是那樣叨叨嘮嘮地，及至聽到「媳婦」二字，真似數萬支冷箭，穿透他的心！

「唔！那裏會有病，只不過……昨夜有些頭暈，睡一宵好覺，早好了。到害得母親姐姐擔心。」說時強作一苦笑，這或者是給探病人的一種安慰。

姐姐懷中的小花妞——貓兒，永遠會作閨秀們的寵兒，咪咪了一聲，似乎在笑燕生會說出一「宵好睡」。

「今天請次假，休息休息吧！」母親究竟是慈母。

「不！病已好了，況且……學校是不允許請假的。」學校對於母親是神聖的，決不會違背的。

「那麼告個早假成不成。」母親總以為現在的學校，還似從前的「學房鋪」。

「嘻嘻……」笑是姐姐的聲，燕生也笑出來：「母親不要說了，讓我上學吧！」

母親看了看女兒，又看了看兒子，也笑了。遂扶着女兒走去。

燕生無精打采的走向學校來「燕生！密斯特燕！」後邊有人喊——有個女人喊。這真使他無勇氣去回頭看，因

為他知道，後面一定是華，可是自己未答覆的問題，到今天還未想出來，使他惆悵了！却又怎能不回過頭去呢？終于懶洋洋地扭過身來，那個女的已走到了面前。

「唔！生為什麼不高興？」秋水似的玉玲瓏一瞥。

「我有些不爽！」他今天見了華不似往日那麼話多。

「你病了嗎？……」

「是！不過……只是一點小病！」

「那我看你還是回家吧！現在的時令很不正呢。」華擔驚似的說。

「不必上學了，讓我來替你雇輛車吧！」

「不，我還上……」

「生，求學要緊，自己的身體亦當珍重呀！」

華這樣的關心他，愈發使他心碎了。

迷迷糊糊的不知何時竟睡在自己的床上，醒來，月已倒掛在柳梢頭。

「小王為什麼還不去睡？」有氣無力的問。

「太太叫我伺候少爺終夜呢！」小王一邊煎藥一邊說。

「咦！誰的藥？」

「少爺的！在您熟睡時，大夫已診過脈了。」

「胡說！那個病了！去看看什麼時候？」

「啊！……十二點多了！」小王心裡有些納悶：

燕生很吃力的爬起，穿了拖鞋。「那裏去？少爺！」

「我到院中去看月……」

「唔！少爺去不得，時已夜深了，會着涼的，少爺還病……」

「不要囑囉！」

「……！？」小王心裏有些納悶：「爲什麼夜深去看月？」可是也不敢再攔，只好把衣架上的皮大衣，拿來替少爺披在身上，隨着踱到庭院。

大地被夜籠罩了，天空一鈎殘月，數點散星，射出寒光來，更映得夜寂靜！淒涼！人們都已香睡在夢鄉，追尋着他們那甜美底夢。這時，燕生獨地立在月光下，賞月嗎？不。那彎彎地殘月，更會調起愁人心弦上的悲曲，納涼嗎？唔！這是寒寂的冬夜喲！那麼究竟爲什麼呢？——

小王也在納悶。

「少爺，回屋吧！再呆立在這裏會着涼的。」小王不是賞月，是挨了半天凍！

「少爺；你忘了你是病着呢……」小王冷的抖起來，

藉着月光看看少爺還呆在那裏，可是臉上被月光反映出水的閃光來，「唔，少爺不是賞月是傷心！」

失去知覺似的，被小王推着走進屋去。

晨雞早歌後，父親同了大夫走進書房，燕生這時已熟了，大夫診過脈，向四周看了看，才向父親說：「昨夜這屋的火，很早便熄了嗎？」——大夫看却是在找火。

「不！火一直到現在也未熄，不信請先生看。」小王插口說，並且指了指洋火爐似乎是給大夫一個明証。

「那麼少爺爲什麼會着了重涼？……莫非我走後，他出去啦？可是我走時，業已半夜了，……那麼怎麼會着了這們重涼？」

燕老爺看看火，把懷疑的目光，放到小王身上，大夫找不出病源，也把目光送過來，小王本來懷着鬼胎，這四道目光的注視，真似四支X光，在照透骨鏡。

這真是小王的幸運——燕生醒了。

「吳大夫，昨夜我很發燒，曾把被子揭開，不料竟迷迷糊糊的睡去，後來還是小王給蓋上的呢！」燕生從來未說過謊，在父親的面前。

「是，我小便回來，少爺正在揭了被香睡呢！」小王

真佩服少爺，這時自己也聰明了。

「你真混帳，尿那們多，害得少爺着了涼，太太還叫你服侍病人呢？廢物。」老爺把一切的罪惡，全加到小王的身上。

小王翻了翻白眼，咽了一口唾沫，什麼也沒說，心裏却想：那樣的夜深，去賞月——去向着月亮哭，怎會不着涼？

燕生本來只是有些發悶，那裏有病，可是那夜的賞月，的確是真的病在床上，學校的請假單，已添去了兩個星期的病假。——在S街上常見的那雙情侶，只剩下孤另另地一個女郎，在低頭走着，似乎她自己也在懷疑，爲什麼會獨自走了呢？……唔！他病還未好嗎？

啊！兩地相思究竟誰害誰呢？

又是一日的夜深，初冬的薄雪，一片一片地飛落，黑暗的夜，却變成明光光的銀世界。

近日來，燕生的神思清醒多了，病體已漸漸的復原。這時窗紙被地上的積雪，反映得十分清白，他自以爲是月的光呢！

「啊！皎潔的月呀！今夜一定圓圓的。……」

「少爺又要賞月嗎？」小王說時，眼斜斜，眉毛挑了挑。

「不。」少爺笑了。

「少爺那不是月光，是外邊下雪呢！」小王也笑了。

「唔！下雪？」燕生似乎是在迫想什麼是的。

「呀！少爺又要踏雪嗎？」小王聳了聳肩，還作了一個鬼臉。

「不，我要寫點東西……」

「少爺要作詩嗎？」「雪夜」是個好題目，不過……少爺你在病着呢。好了再費那腦筋吧！」

「不，我要寫……我要寫封信……」臉有些紅起來，似乎這一句話，揭穿了他一切的秘密。

小王再要說時，燕生早把臉轉過去，不睬，只得白張張口，又把嘴合上。呆坐在一旁。

華女士：

或者我不應這樣的稱呼妳。雖然我們只是「新知」，可是我覺得：那愛神早命小天使，用她的金弓玉矢把我們的心，雙雙地射穿了！啊！允許我嘩妳一聲「親愛的」吧！親愛的安慰者嘞！

本來我病在床上，是不想使妳知道的，怕妳爲我擔心。可是我又怕妳怪我這們多日不會妳，會使妳誤會到，上次公關未答覆的懸案——寫信——恕我吧！雖然我在病中，何嘗不日夜去深思，要想在這黑暗的包圍中，找出一綫光明來。

可是……可是父親的威風，永遠會拙盡我的勇氣啊！
華，你不會笑我是個弱者吧？

惡劣的環境，我是要鼓起勇氣向牠奮鬥的。

在這地獄似的人間，真使我不敢再憶起已往那甜美的夢，因爲想起一分，更會使我心碎一分，可是呀，失掉支配神經的大腦，却總把昨日的舊夢，一幕一幕地重映在眼簾：

「生，爲什麼今天帶一條花領帶，這樣的漂亮……嘻嘻……」妳送人家的東西，却又來笑人家帶，我記得那時我只紅了紅臉，未答出話來，華！妳那一笑至今還深印在我的心坎。

上山時，我用手去攙妳，妳只是笑，不用我。自己奮勇的跑上去。及至我走上來，妳却坐在石塊上，拿出花手巾，在擦額上的香汗。還怕我見笑，扭過頭去，後來我坐在妳的身旁，妳却把頭依了我的肩，作了睡

枕，合着眼，似乎疲乏得要入睡。華，那不怕我笑了嗎？唉！幾時再允許我們重拾起失掉的舊夢，再使妳的香軀睡在我的肩頭……啊！不敢追憶的舊夢呀！那日蒙妳護送回家，到巷口妳便停着，可是未走去。當家人扶我進門時，我偷目回看，妳還在望我呢！華，妳真是智慧的爱神，妳能明白，能原諒，我的苦哀。唉！父親的腐敗——或者兒子不應這樣去說父親——却叫我奈何！

我不怪父親的腐敗，我應恨封建思想的遺毒。

華！教我怎樣的接受妳的爱，黑暗的前途，又滿路的荆棘，使我怎樣的倒在妳的懷抱裏，聽幾句溫柔語，來安慰安慰我這碎了的心……唉！雖然我倆人各異地，可是我的靈魂，却無一時不在纏繞着妳，相信嗎？親爱的人啊！

爲了寫信，我曾數夜失眠，那夜想得腦海發起了怒潮，徐徐地步出了臥室，看着缺圓的殘月，更引起我無限的淒涼，惆悵。——病倒床上就是這夜，月的罪惡嘍！

請妳不必擔心，近來病體已漸漸地一天比一天好了。因爲我已想出了最後的良策。

——俟我病愈，決計去明白的告訴父親，一切不顧的去求父親的允許。

「華！親愛的華妹呀！你要相信我，我決以生命去滿足最後要求的！寧願使我的靈魂，捧着碎了的心，跪在妳的面前，去求得妳那最後的安慰！啊！我那精神上的安慰者嘯！」

我祝福妳！並希望我們比翼雙飛，連理同枝！

啊親愛的……原諒我吧……我心碎了……我不能再寫下去了……

妳底心上人生泣草于病榻

轉在眼圈裏的淚，終於淌出來。「啊！華妹呀！」燕生長吁了一口氣，似乎要把一肚子的憂傷，悲悶，全吐盡，一旁打盹的小王，聽得少爺在叫王貴，（華妹）由夢中驚醒了，怔柯柯的啊啊了幾聲。燕生却也反被他清醒過來，知道自己失聲叫出了「華妹」被他誤聽為「王貴」想

三

——妻的手袋裏的一封信

燕姐：

實在的，我不知道先說那一句話好。話是太多了，太多

着笑，可是未能笑出，遂把信交給小王，「寄出去！」

「唔！什麼信，這樣急要在這夜深去發出！」小王心裏納悶，未敢說出來，偷眼看了看信封，只寫着「華萍女士玉展」上邊既沒有住址，下邊也未寫誰寄，小王終懷疑少爺的行動神秘。

「少爺這信要我寄到那裏去？也沒地址？」

「唔！寄……到那裏？……地址？……燕生額上在放光，蹦起幾條大青筋，眼眶向外張，崩出金星來，大腦在轉圈，「唔！……啊！寄到她家，她「家」她說過可以的，可是……可是她家在那裏？……家？……家在那裏？……她……家……在在……那？……」

屋外的雪漸漸地止了。大地上，一切一切全被雪籠罩了。好一個清朗的銀世界呀！梢頭上的小鳥，彈彈翅上的餘雪，唱起自由之歌！

——徵文競賽高級第五名

石增祚

太多！那是我從來不敢說出口的，——在從前我很怕羞；現在我仍是怕羞。可是我終於要說出來，坦白地說出來。

請聽吧！但是，燕姐，饒恕我，饒恕我這樣的一個怯

儒的可憐的人。我要說了。我說：「我愛着妳！」請聽，我愛着妳！從很久很久以前，從我們都是小孩子的時候，一直到現在。像他們所說的「單戀」就是，就是。我單戀，而且是單方的熱烈的戀着妳！請饒恕我，饒恕我這魯莽的話！

他們說我沒勇氣，我只覺得我自己害臊，怕羞。如此便滅殺了我的勇氣。我雖站在妳的身邊，但是我一句話都說不出。剛要一張嘴，臉上肌肉就會起痙攣，打寒噤；終於說不出。當我離開了妳，我的一腔話都化成了淚，從我眼裏流下來，流滿了整個的臉。我又想寫給妳我的衷腸。可是慚愧呀！我的心在跳躍。手在顫動，淚在流溢，同時一股冷氣襲擊了我的全身，我把筆丟掉在地上（實在是拿不住牠了。）只呆呆地望着那紙。末了我倒在床上：我吻妳的像片，一次，兩次，三次，……吻着吻着的，睡着了。

無論如何戀愛也不是甜的；愛神才是最頑皮的孩子！

戀愛是罪惡，至少我是這樣的以為。我每天要輕薄地吻着妳的像片，擁着牠睡。罪惡！還有較這事更壞的嗎？有時候我發誓：「不能再作這樣輕薄的事！」但是我睡不着，只想着妳，想着妳的像片。我得到了牠，我又吻牠，一次，兩次，三次……輕薄地吻着。天哪！我又犯了那罪惡，

吻着一個少女的像片！但是我會睡着的，擁了那像

片，甜蜜地睡去了。

我真害臊，十分的害臊，而且胆小。一天不見妳，我會很不放心似的想着妳；很想立刻就看看妳。——可是有好多次，我到了你家的門口，我又躊躇起來。我舉起手要按鈴，可是又縮了回來。我將拍門，但是我的胳膊抬不起。我又很怕羞，怕路人看見我這樣的鬼鬼祟祟。我含着淚離開妳家，走回去。但不幾步，我又想回去，於是又回去，但害臊又阻止了我，我只得又回去。又回來；再回去；再回來；……我很奇怪，我自己為什麼向自己開這樣的玩笑！有時遇見妳，我臉會不由地紅起來，我說不出話；我的血淚奔流，我的魂魄顫抖；我站不住，我也聽不清妳說的話；我只會說：「再見！燕姐！」我就跑開了。（實際上我的腿很不聽話，雖然用了跑的力量）這不是玩笑是甚麼？

戀愛是苦的，比藥還苦。可是人們偏偏要去戀愛。即如我，顯然的被妳吸引。但是我沒勇氣，我見了妳，莫名其妙的胡扯一陣。我自己都不知道說了些甚麼。大概沒有說到愛妳的話吧？那是一定不敢說的，從來就是這樣。

我怯懦，我害臊，不敢對妳說。終於失去了妳這樣的

一個小姐姐！

我想也許就是爲了這，妳不喜歡一個沒勇氣的人，才拋開了我。或許妳根本不知道有我這樣一個人在愛着妳。是的，妳不會知道，我從來沒告訴過妳。於是妳認識了紀，而且妳愛他。（他自然愛妳，男人很少有愛女人的。）後來妳們訂了婚。不久的將來，妳們將結婚。那時候，妳將整個的屬於他了。但却拋棄了我，拋棄了我這樣的一個怯懦的人！這些我都知道了，我哭，我咀咒，我像失去了魂魄，我心神不寧的，只想着妳。每天夢着妳，醒來覺得妳在這裏。及至覺得妳不在這裏，我又會哭泣。淚流滿了枕頭，濕透了被子。我恨妳，也恨紀，我不願見妳，更不願見紀。妳給我的你們那訂婚像片，我真看不過，紀緊緊地摟着妳。妳貼着他的胸前。我看見了你們的一對熱的心！我

四

親愛的齡：

命運的巨手殘酷地把我從妳的身旁攆走，而拋棄在和妳相隔着雲山遠遠的天涯。從此我一個人獨自棲息於淒涼寂寞的境遇裏，徬徨踟躕於杳無人迹的荒郊，憧憬着快樂的當年，美麗甜蜜的舊時光——那青竹橋畔的柔意綿綿，

發狂了，我把那像片撕碎了，投在火裏。然而你們的心更熱了。我呢，我的心冷了，我失了知覺，只成了活屍，一天天的混着。我將發狂！實在我已經發狂了！我哭泣，我罵詈，我咀咒。我希求滅亡。

現在，我不能不對妳說那些話。我不希望妳立刻再拋棄了紀再回來找我。我不允許妳那樣作的。因爲那樣紀將有像我一樣的遭遇了。那我不是造成了更大的罪惡嗎？不要那樣吧！燕姐！爲了妳自己，（妳該愛那勇敢的。）爲了紀，都不要那樣做。只希望妳能知道，除紀以外還有一個人在愛着妳，那人是怯懦的！他哭泣過，爲了妳。他太息過，爲了妳。他將爲妳求祈。他預祝你們的幸福，你和紀！

永遠愛着妳的方 月 日

——徵文競賽高級第一名

齊會澤

那明月樓頭的細語輕輕，那楊柳岸邊的相依相偎，那紫藤花下的漫舞低歌。

齡呵！妳還記得麼？一天夕陽欲下的時候，我們攜手散步於海邊沙石上。怒濤片刻不停的澎湃着，向着岸上捲來；成雙成對的海鷗上下飛翔，不住地對我們發出一種若

羨若妬的聲音。我倆並肩而立，互相依傍，低頭見那海中的一對愛神的影兒，於是你看看她，她看看我，我們自己也覺得很是羨慕，格外替我們加上一層熱烈的愛力。這時海上的白鷗也會了我們的意思，慢慢地飛翔在天空中，體貼這種滋味。茫茫的海也彷彿了解我們的意思，靜悄悄明鏡似的照着我們兩個，使我們參透了天上人間的樂趣。

時光飛渡，流年逝水，想舊日的歡欣，即為今日的幽恨重重，百劫的魔障早在我命途上佈伏；看哪，別人走的是坦蕩蕩的道途，我走的路誠然是滿鋪着美麗的薔薇，但豈不知薔薇莖上是生着纖密的芒刺！

曉霧迷蓋了山外的羣山，迷蓋了楓林，也迷蓋了我的道路，希望在濃霧中消失了，何處天涯？方向已亂。我徬徨，腳踏於山頭，似破爛的小舟飄浮於渺無涯際的大海。呵！我這迷路的小羊！絕望，悲哀籠罩了我，我頹然倒伏在那冰冷的石頭。眼淚從失了神的眼中迸了出來，濕透了衣襟。

我鼓着勇氣爬上山谷的峯巔，遙望着煙波深處，但何嘗望到妳絲絲的雲髮！我大聲喊着妳的小名，却祇有谷中嘲弄的回響。我苦念妳，不論在熹微的朝晨在日暮的黃昏，在星光閃耀下，或者是，在夢中。

如癡如夢般我望着妳，萬千的字兒在我心頭轉轉。天呀！我却吐不出半句聲音，爲了這愁苦的命運纏繞我。

當希望迷入了濃霧中，熱情爲此嚴寒的冬風所冰結了。我爲人間的詐僞欺騙，迷惘於此黑暗的曠野，顫慄，驚惶，露珠和了淚滴，溼透了茸茸的碧草。黑夜陰森，於此萬籟都攝伏於死寂滅亡之際——

但是，齡啊！妳眼似啓明星，衝破了黑暗，冉冉出現於天際，帶進了鼓舞人羣的希望，喚起了那遠山上雄鷄的啼聲，喚回了那些迷入了沮望絕滅的神魂。妳的眼睛燃點了生命的火焰，閃耀着燦爛的明輝，閃耀着未來底偉大的光明，閃耀着一切無盡的幸福勝利的預兆。

當我們的視線相觸，我立刻要沉醉，愛的字眼寫在妳的眼中，愛的波蕩漾在妳的眼底，流到我的心裏。往事在妳眼中的靈光裏毀滅，失望的憤悶在妳的同情的珠淚裏消失。

妳朱紅的嘴唇似一片鮮豔的朝霞，暈染着天末，我如夢初覺般向妳奔上，妳的手臂正如嬌麗的彩霞跟着那一片的紅豔伸張開展於無垠的天空。我狂奔投入妳的手臂裏，妳的面頰的溫暖貼入了我冰冷的面頰，從妳的兩片紅唇

中，我吸到生命的瓊漿，此瓊漿輸送了征服頹喪的勇氣，給回我已失的靈魂。

妳柔聲的慰語繚繞於我的耳畔，妳妙曼的聲音能壓倒了羣鳥的歌韻。妳溫馨的絮語能使我聰明，勝過了十年的讀書。我捉住妳那歌聲的記憶有如那瞽者握住了他相依如命的竹竿，從霜霧迷漫中找尋我失去了的道路。

妳偉大的心懷似一輪紅日，湧現于彩霞間，萬道金線輝照着黯晦的天空，輝照着黑暗的地面，輝照着迷惘的人間，光明了我的雙眼，光明了我的心胸。

無邊的歡樂瘋狂了我，我大聲高呼，山谷應和，每一

片樹葉都現出了光彩，每一根小草也露出了微笑，百鳥唱出從來未有的歌喉。黑夜被征服了，羣魔竄走，萬物都歡騰歌頌着，預祝我們最後的勝利。

——
 齡啊！妳我的幸福，妳我的快樂，妳我的戀愛，可以說是完全建築，安放在極純潔，極真摯，極自由的國土上。一定會有無數的愛神保佑，擁護我們，使我們的快樂永久無替，使我們的愛情常常地像雪一般的潔白，像日一般的偉大！

妳的鑑上二四·十二·四。

——徵文競賽高級第三名

英勇抗戰的壯語

阿比西尼亞政府，現宣佈阿國人民準備流最後一滴的血，以保衛阿國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堅強不屈，以抵抗不義之戰爭。那敵國的軍隊雖具有優越的武器，而且殘忍暴戾，誅戮無厭；但是阿國民衆絕不俯首於暴力之前。因為阿國民衆深切地知道這不僅是為保衛阿國而犧牲，實在也是為一切弱小國家的獨立而犧牲。那強暴的侵略國家，倘若聽他獲得勝利，不加抵抗，那麼世界上弱小的國家都要成爲俎上肉了！（哈瓦斯日內瓦電訊）

賣卜的人兒

寶煦

賣卜的人兒，
在街頭遲緩的留戀；
手裏敲着馬杵，
笛兒橫在嘴邊。

天賜給他的命運，
一生只是黑暗——
看不見慈母的笑臉，
看不見那明亮的青天。

「算命嘍！看八字，問流年。」
賣卜的人兒在街上叫喊。
迷信的人們的命運，
只在他的嘴邊上轉。

賣卜的人兒，
在街頭遲緩的留戀；
手裏敲着馬杵，
笛兒橫在嘴邊。

老乞婦

寶煦

晚風帶着雲采在天上跑，
斜陽裏，陣陣飛過了雁羣；
聲聲歸雁，歌唱出那老乞婦的心音。

一個籃子，一枝竹桿；
那是終身的友伴，
也是全份的財產。

既窮就不該瞎了雙眼；
既窮又瞎，
更不該白髮斑斑。

看不見天，看不見太陽，
整日裏餓着肚子，
在歧路上徬徨。

枯了的心砰砰的；
腸胃空空的叫了。

「可憐病老的人吧！」

爹爹！奶奶！……」

嗚！嗚！汽車閃電似的逝去了！

街心捲起了塵土。

臉上深深的縐紋裏，

印下了悽惋和惆悵。

「看叻！看叻！」

瞎子撞了電線桿……」

在街上——

受着孩子的嘲弄。

警察說：「老畜牲！」

這樣晚還不回家？

早晚讓車闖死！」

唉！那裏是東？那裏是西？

這茫茫的人海啊，家在那裏？

雪花

鯨鯨

雪花，雪花！

我愛你白淨淨的身體，

細膩膩的雙頰。

雪花！雪花！

我願看你的飛舞，

伴着涼風接到地，樹，山崖。

雪花！雪花！

你怎這樣的暴虐——

你不見那乞兒，

找不着歸宿？

滿地的你，

凍壞了他。

雪花！雪花！

你能否化為白銀去愛他？

他把你痛恨，

他正在，瞪着眼向你罵罵。

雪花！雪花！

我記得去年的你，
凍殺了我的手脚，
壓死了我心愛的花。

雪花！雪花！

我本想把你融化，報復，報復！
但見你那樣婀娜，
使我木麻。

雪花！人們在失望，

他們還在那苦苦的哀求，
「難道你真的永遠冷冰冰麼？」
雪花呀！他們都倒在地上啦！

感懷

孫斌

乙亥季夏望日北海五龍亭感懷示

彬彬

名勝燕京北海傳，病餘聯步一欣然。
銀蟾林際飛秦鏡，螢火蓮間逐畫船。
萬佛殿中來舊侶，五龍亭上話當年。
良宵雨後增新爽，裙屐如雲過眼前。

重遊北海感懷即席示彬彬師潛二

君

一夜淋甘雨，奔雷起蚤蛟。
瓊漿銀塔撼，珠露碧荷敲。
舊戚聯新戚，初交續故交。
良辰須共醉，御膳獻嘉肴。

七夕

悲翁

秋雲秋霧似秋波，銀星銀月映銀河。
牛郎牽牛執玉拂，織女紡織弄金梭。

雪

(浪淘沙)

巴拿馬

美景最堪誇，
六出奇花，
銀裝玉裹遍天涯，

飛絮撒鹽差可擬，
潔白無瑕。
孤舟渡口斜，
釣叟乘槎，
灞橋驢背憶梅華，
樂歲豐年成預兆，
喜煞農家。

重陽

悲翁

風風雨雨又重陽，
強步郊外劇可傷。
放目山河皆破碎，
驚心雞犬亦荒涼；
蒼松未改當年色，
野菊猶存故國香；
怕聽村翁說興廢，
歸來一醉且飛觴。

我的母親

一

世界上最偉大而高尚的，便是慈母之愛，這是大家誰也不能否認的。所以記「我的母親」時，多半便是記母親的慈愛。

我不幸得很，我在年紀很幼時，母親就死掉了，所以我只在記憶力稍強時，微記得一些斷續的迷離印像，到現在引起了無限的悵惘。

有幾次我到同學家中去，他的母親很溫和的問他冷熱，那種和藹的樣子，使我看了，真是使我羨慕，使我又在想起故去的母親對我的情景。

很小的時候，我是記不清，在我將到入學的年齡，

母親送我入學。每天早起替我穿衣，整理書包，送我入學校，拉着我的小手，從街上很小心的送我到學校，直到看不見我時，她才獨自的回家去，放學時再來接我。從未有過一天間斷，她是希望着我將來能夠作一個完善的人，現在的我是多麼慚愧呀！

在半年後的某天，母親說：「你自己沿着道邊小心點到學校去吧！我今天身體不爽得很，不能送你了，你自己好好的吧！不要和同學打架……」我獨自的孤單的背着書包走了，回頭看着母親，面上的神氣，却不大好看。

我自己來回的走着，並不覺得怎樣孤寂，更自由了

些，不比母親拉着，這可以隨便的一邊走一邊跑跳着。

回家很慢，也不怕母親掛念着。並且到家後，就向母親要錢，要了錢便到外面去玩，直到玩膩時才慢慢的回家吃晚飯去。

母親自從那天不舒服後，不想真會生起病來。有人在敲門，出去一看却是外祖母來了。母親瞧見外祖母，便用她一雙柔弱而無血色的手，撐在牀上，要想坐起來，面朝着外祖母，氣吁吁的說：「又勞你老人家來看我，我是不緊要的。」外祖母很慈祥的對母親說：「你躺着吧！不必起來了，恐怕被風吹了呢！」外祖母又問道：「你身體不疼痛了嗎？還咳嗽不？」母親又答道：「不太疼痛，不過翻身時作痛罷了。」又斷續的說道：「咳嗽還很利害，你老人家放心吧！這麼大的年紀，還來瞧我。不要時常掛念我吧！」此後，外祖母時常來瞧母親的病。

父親也從外邊回來了，可是母親仍不見好。身體本來就很瘦弱的母親，又在牀上躺了許多的日子，身體更形憔悴了，醫生請了許多，仍是不好。

有一天，我放學回家，和同學相打起來，聲音很大。後來我進到屋中，母親的那樣銳敏的耳朵，早都聽見了，她蒼白的臉上，露出怒容。使用着很嚴厲的聲音說道：

「你又和人打架了，我和你說的話白說了。我生了病沒有力量，不能管你，更使我的心不安，你要讓我死，你好好人管你了。唉！……」

母親的一句話，就彷彿一標鋼針，刺痛我的心，我難過極了，無緣無故的又使母親生氣，我自己埋怨着自己，伏在牀上大哭了起來，熱淚濕滿了牀單。

窗外的天空慘淡，窗子是嚴閉着，屋內充滿了一種病人特有的氣味。母親在急促的呼吸着，牀旁圍着父親，外祖母，……等人，瞧來母親是不濟事了，緊拉着我手說：「敏兒！我這病是沒有希望了，你自己要好好努力吧！你是沒人照顧了。你更要……我是……希望……你……」氣息更緊促了。在最後那是不成了。母親一頓一頓的吸氣，更把身一挺……。

大家都哭了，我是手頓腳蹶如同心碎了似的哭起來。唯一親愛的母親死了，有說不出的痛苦，只有儘情的放聲大哭。

「媽媽！我最親愛的媽媽！你離開這萬惡的世界，不會活轉過來嗎？誰能像你這般的慈祥呢？你真忍心把你的愛子撇下了嗎？媽媽！世界上最苦的就是失了慈母的孤兒，我的生活是更孤單了，淒涼了。又沒有了媽媽來愛護

着。太可憐了吧！我真的和浮萍一般的飄蕩不定了。我們大概只有夢中相見吧！」我跑到屋中，把頭埋在牀角中又大哭一場。

母親臨終時的情形，將離開這萬惡的世界以前給我的最深刻的印像又復跑上記憶之路，又重演在我的眼前。我

一一

俗語云：「母愛出於天性」信然。自己的母親處處都是在無微不至體貼入深的看護着你，她們都認為這是他們的天職，這是爲什麼呢？你又不見那乞食的丐婦嗎？他們千辛萬難的弄了食物來，總是先給她的小孩子吃，而自己却空着肚子。到了嚴冬她們沒衣服穿，假如有了破寒衣，她們也一定先給她們的子女，而這又是爲什麼？難道她們願意挨餓願意受凍嗎？這當然不是的，這就是因爲那情不能禁的母愛。

我的母親身體不很高，可是一望而知是一個慈祥的莊重的婦人，她看去好像是四十開外的年紀，可是才三十九歲，因爲她臉上有不少勞碌的皺紋，我真替我母親難受。她現在可以說是年近半百了，但是除了幼時在父母護養之下外，其餘都是過着勞碌漂泊艱苦的生活。在幼時她

心中是難過極了，使我慟着熱淚。又想到我和人相罵，母親責備我時所說的話，那是我永久不能忘記的，那全是他出於愛子之心而造成的。現在我再和人相罵，再得着這樣的教訓恐怕都不能了。

——徵文競賽初級第二名

張壯

的家境很好，不過兄弟姊妹很多。等到到了她十三歲時，我的外公就棄世去了，相繼着我的姨母及舅父們也都嫁的嫁亡的亡，真是所謂「家敗人亡」了。到後來只剩下了我的外祖母和三個舅父，可是我的外祖母又因年邁力衰不能親身治家，所以一切內事都由吾母支撐，直至娶到吾父家爲止。

「福不單至，禍不獨行。」這句話也是人人所承認的，我母親當娶過來後，受着我繼祖母百般的虐待，千百次忍受着，但是到後來忍無可忍了，於是我母親就來到了北平，帶着我這三歲的孩子。當時會因生活問題所迫去過完縣定興等地。一個女人匹馬單身的行路，亦可謂之險矣。直到現在方覺比從前好些了，但是「勞」總是沒有脫離了我母親的身體。

我母親對我們尤其是好，無論是衣，食，住各方面都很注意，有時我的衣服穿少了，我母親就很急的催促着我穿，食物我不愛吃時，便從新給我做好的；但是口中却教訓着我，說我不應該選擇吃食，並且舉古人言以訓我，這真是賢母之教了。再者關於住也很關心於我，平常不許弟妹們擾我做功課，並且對各弟妹們也都如此，我母親對我們的恩德真是不淺哪！

我母親的性情是特別的和霽溫柔，無論我們犯了什麼過錯，總是不願加以嚴苛的打罵，只是勸我們，用言語感動我們，這樣更增加了我們的慚愧與懺悔。

有一次，一個嚴寒的冬天，狂風怒號着，天氣非常的冷，學校高級校隊被前門美兵營所約，至彼處比賽籃球。當時我因被好奇心所驅使，也隨同學到彼處去參觀。一路步行而去，其苦可知矣！但到場參觀時間不過兩刻之久，後乃乘電車回家，當我步行至巷口時遙見一婦人決類吾母，於是我就冒胆叫了一聲，遙聞應聲，至近處一瞧果吾母也。

三

「母」的字義，就是凡一切事物皆由此產生之謂也。從廣義言，天地為萬物之母；狹義言，生我之人謂之母。又

只見她臉上佈滿了怒容，於是我就垂首不語，與她偕回至家，時已七句鐘矣！當時我母親並未說什麼，至飯後方語及其事，用着親切嚴厲的口吻說我：「啊！壯啊！你現在方是十四歲的小孩，你就敢獨自上前門去；連告訴我知

道都不！你要想我在家裏是怎樣的懸心於你，你這樣小小的年紀，況且又是將上中學就如此的荒唐；不但不用功，反到瞎跑瞎鬧起來了。唉！你要知道家裏供給你求學是抱着多大的希望！而今你却自暴自棄起來了！……」那時我真比啞子吃黃連還苦，我的熱淚不知何時已經流出去了。

我母親閒時常召集我們在火爐之旁，或大桌之前，講許多孝子仁人的故事給我們聽，並且自己述出幼時漂零困苦的历史，吾等聞之皆慨然也。

我的母親對我這樣的好，我將要努力的上進，以便對得住我的母親及父親，並報父母大恩之萬一。

——徵文競賽 級第三名

湯人傑

如某生由某校畢業，稱其校曰母校；以金錢而生利息者曰母金，成例甚多，不遑枚舉。至於「親」之意義，乃為最密切

最有關係而為至近者之謂。二字連綴成一名詞，藉以表示有別於他也。

為母親者，對子女誠可謂無微不至，自呱呱墮地後，撫抱提携，教養誨導，飢則以食，寒則以衣，惟恐其疾病，惟恐其不壽。見其聰慧則喜，見其怠惰則憂。希望其學業精進，希望其千古垂名。在為母者，亦不過冀其志趨上流，中心得有安慰而已。俾能博一教養有方之名，斯願遂足。而為子女者，宜如何仰體親心，努力向上。俟日後功成名就，為世所重，為人所道，且可獲得順從親心之雅譽，豈不美哉。

每有不肖者，不以學業為重，不以知能為貴。掛名學

初春

萬里黑煙般的濃雲，夾雜着凜冽的北風，雖然身在和暖的屋內，似乎敵不着風雪的寒冷。

過了一夜的嚴寒，第二天不知受了那方的暖氣，竟又變成了微暖的春天。

和暖的清風，微微的吹着，一株一株的樹兒，有知覺似的都發了黃色的嫩芽；淡淡的小溪，幾隻雪也似的白鴨，在水面上蕩漾着，游來游去。

籍，游蕩是驚。身在講堂，心移影院。業師所講，充耳不聞。學年考成，統為零號。浪費寶貴之光陰，虛擲有用之金錢。或迷戀邪念，忘餐廢寢。或追逐密友，動魄蕩心。遂致家書懶寫，音問鮮通。憶之堂上老母，終日倚閨而望，涕淚交流。或戚友有詢諸子女之近況與學業者，尚須強顏為歡，多方掩飾。而慈母心中酸辛痛苦，又將對誰哭告耶！

昔古典有云：「烏鴉返哺」「羊羔跪乳」。禽獸尚知母親生育之劬勞。而吾儕人類，對生身之母，不報其鞠育之恩，不慰其慈愛之心，不尊而敬之，不孝而順之。雖禽獸亦不若，又奚能立身於社會哉？

——徵文競賽初級第三名

宇宇

那花兒草兒，都在含着笑容，度那明媚的春景，尤其是桃李，佔在人間顯露她們的嬌艷，她們是多麼愉快呀，多麼活潑呀，都不像被風兒霜兒壓着，冰兒摧殘着的時節了。

小麻雀們受了春光的引誘，站在發芽的枝上唱着歌。籠中的小鳥，也唧唧的叫個不住，好像說：「春來了，春來了。」一切的蟲兒也都活潑的舞蹈起來。

這種美景是多麼幽雅動人哪！

故鄉

鄉思

朱鳳綏

故鄉，惟一的故鄉，誰不思念她呢！那惟一的故鄉呢？啊！我在默想着。

「誰不戀念着南國的風光，何況她是你親身到的故鄉呢？尤其是當你想到了她，啊！我在神聖的愛着她。」

一棵槐樹底下坐着一個白髮的老婦人，她的四圍，是十多個孩子，大家喊着：要求她講那好聽可愛的故事，她笑了，她的笑是多麼可愛呢！……

她說：「你們看呵！那圓圓的月兒裏有一隻兔兒，永遠的……」

故鄉

張韓民

跟着姑姑去五芳齋吃午飯，吃着「炸春卷」「餛飩」便想起故鄉來了。

在那裏，街道非常熱鬧。汽車，洋車，自行車等等來回奔馳，一天不定要傷多少人，真可稱為世界第五大都市。

「喂！一條火光。」我用我的手，指着天空，但當他們和她都去看那火光的時候，它已然消失了。

「明天一定死人，」她說。

「爲什麼呢？」我用驚異的眼光看着她。

「那是一定的……」

我們輕輕的度過那可愛的良宵。

南國的風光，白髮的老婦人，月兒，兔兒，火光，良宵，我明知這些已然是不能再嚼的唾渣了，然而，離開故鄉很久的人，是常能在唾渣裏面尋找滋味的。

那裏遊藝場所更多。還有許多電影製片公司，夜裏比

白天還熱鬧，吵得人竟睡不着，早晨八點起來，出外一看，除了小販到市上趕集與學生到學校外，餘下老爺，太太，少爺，少奶奶等都在睡他們最香的覺。

我父親因為那裏太繁華了，便遷到這裏來住了。

故鄉我幾時再和你重見啊？

故鄉

舒繼先

在我的故鄉——吉林——每至春夏的時候，街上總有幾十個人在那裏挑着擔，口內喊着：「買海豆啊！」一聲跟着一聲，在各街上叫賣；那海豆原是一種海裏的果品，形似圓球，紅色，味鮮美，可是那種東西，一出海水便乾，他們把海水放在桶內，再把海豆放在桶裏去賣；這樣，便

不至於乾了。每至海豆上市的時候，我們門前總休息一兩個擔。他們把扁擔放在地下，坐在上面，揀着快乾的或老的吃；我們每至這時，拿着小碗買一買，居然能吃半天的工夫，到現在，我不能再嘗着這美味了。

唉！紅的海豆！我的故鄉！多使我懸望啊！

我的家鄉

靜成

北塘是一個很小的莊子，就是我的故鄉。莊內惟一的職業，便是漁業。這裏沒有肥沃的土地，所以見不到菜園和果木園，更沒有公園了。除了幾棵私有的樹木外，多是寬闊的平原，上面堆積着螺殼，或排列着土坯。再加上青天，點綴成一片難得的美景。住民，十分之七是捕漁，十分之三是經商。平日很難見到遊手好閒的人。

孩子和船主，都站在河岸較高的地方，去遙望，只見那船像白鴿般的行着。漸漸的近了，漸漸的又可聽見他們的歌聲。岸上的人，見是自家的船，便笑着問道：「滿不滿？得魚不得魚？」船上的人，若說「大吉」，岸上的人，便跳躍的提着籃子跑到船上，檢些自己愛吃的活魚趕快回到家裏去烹好。這時岸上很熱鬧，聲音很嘈雜，同時充溢着快樂。

渤海的一小分又是通到北塘莊的，把一個人煙稠密的北塘莊，分成了南北二莊。站在南莊的高處是可以看見北莊。他們的一隻漁船上（約二丈長），有五六個人，清晨歡樂的唱着行船歌，便逕往海中捕魚去了。等到晚上他們的

經商的船，大的有五丈多長，小的也有三丈多長。他們多是把本地產的魚，蝦，蟹，晒好了的「蝦米皮」，蝦子等東西，運到大連營口一帶地方去銷賣。回來的時候，有的把大連的布疋等便宜東西帶回來，供自家人穿或銷賣。有

的把營口的秫米，粉條等物品帶回來去銷賣（大多數也是供自家用的）。這一趟或三五個月，或一年，半載。家裏的父母妻子們，無日不在盼望他們快平安的回家來。尤其是他們的妻，見了丈夫回來了，特別的親密，好像新婚的夫婦。

男的出外經商，女的則在家侍奉公婆。縫縫補補和教訓自己孩子去好好念書。因為他們也希望兒子念一些書。將來能當一個商店的寫賬先生，或船上的老板，就很能增光耀祖，就能不難娶到一個貌美的媳婦。等到天氣冷了，他們便買幾百斤大蘿蔔，幾捆香菜，幾十斤葫蘿蔔，都放在大缸裏用鹽淹上。過了個來月，便很有鹹味了。此外她們把鮮蝦米加上鹽捏碎了，便成了「蝦醬」。把對蝦割碎了，加上鹽，封在罐裏，經過相當的時間，便成了「對蝦醬」。那些便是他們過冬的菜，也是婦女的任務。

等到冬天，河水結成冰了。所有的船便都搬到河塢裏去。（在河岸上挖相當船身的長方形的深坑以保藏其船。這個大坑，便叫做塢。）當他們搬船的時候，鼓着鑼，唱着歌，看起來也很有趣。

河既然結冰了，他們仍不閒着，有的去收拾自己的船（如刷油等工作）。有的去到河裏，把結的冰敲開個長方

形的窟窿。再把網子放入水裏，經過相當的時間，把網取出，就可以捉住很多的螃蟹。

他們整年不息的工作，直到正月初一日，才把那髒的衣服脫下，換上一件布棉袍，棉褲棉鞋，拿着紅帖三五成羣的去拜年。平日街上，是很難見到一個蜜斯的，而在正月裏的街上，就會看見穿紅帶綠的小脚或大脚的女人們。（據北塘的來人說：現在居然女子們也有念書權了。）他們買一件東西，自己須商量好了，才肯買。所以這裏的小販，生意是不興旺的。

臘月三十的晚上，一個黑暗寂寞的街市。便成了一個燈光燦爛，極熱鬧的城市了。街市兩旁的大米莊，雜貨舖的裏面，懸着三四個汽燈，唱着話匣子，門外邊掛着新奇古怪的燈籠。一眼望去，倒是好看。和北平新年差不多的熱鬧。

此地的教育，太提不起了。只有私塾的設立，沒有學校的創設。他們不懂得，什麼叫「摩燈」，什麼叫「密斯」等的新名詞。在書房裏，只知道孔子，「老師」，「師娘」。却不知道，還有一位堂堂的「蔣委員長」！他們整日的念，整日的寫。念的是「趙錢孫李」，寫的是大小楷。但他們却很有愛國心！當中日戰爭的時候，若聽說義勇軍打勝了，便樂

多吃兩個餅子。若敗了，則不吃飯。他們這樣不開化；不能不說是國家教育的不普及。（據北塘的來人說：現在居然女人也有念書權了。）

還有他們較特別的風俗是：晒鞋的時候，不準鞋底朝

新年話故鄉

王汝誥

久別的故鄉，現在看起來，覺着很有趣味，尤其是這冰天雪地的風景，新興別緻而使我常常的留戀。

新年的前夕，照例家家去點綴他們的屋子，並且，在大門口上懸上一個光輝燦爛的燈籠。家家小孩拿着小小地紅鞭砰砰放個不休，打成一片春日的融和。

在除夕你真不用想睡一會安適的覺，因為無論在你的房前，房後，都有嘈雜的笑聲，爆竹聲。雖然你不睡覺，到了那時却能連一點小小的睡意也沒有。

初一的清晨到自己的祠堂中去，叩頭……等等，並在叩頭時還要放幾個清脆的「蘇雷」，同時回來吃飯的時候也要放一掛長鞭，吃完飯天色仍黑，小孩子們的手裏拿着幾十個爆竹去燃放；雖然天是那般冷，然而決阻止不了這種奇興。

天明了到東家西家拜年。小孩子當然更喜歡去，因為

天。他們說：「鞋朝底上，能使他們的船，在航行的時候，忽然翻了的。」是大不祥。所以一個外方的人，到了北塘。若晒鞋的時候，把鞋底朝上，他們見了一定很怒的。他們把這雙鞋，迅速的燒去，他們以為這樣便可以免災了。可以得許多錢去買糖果。

冬季我歸故鄉時，覺得有興趣的兩件事上面所說的「過年」是一個，第二便是冬天冰上遊玩了。

在冰上遊戲，在我覺得比「過年」更有興味：我常常和祥哥等等兄弟們乘了一個「拖床」（註）到冰上去。拿一個和斷冰鐵茅一類的東西撐着去走快得如飛，有時冰面兀起，很有坍下去的可能，然而我們却不怕，用力一擡便安然過去，但是偶爾也有剛一過去，因為支持不住而坍下來的時候。玩得渴了，敲下一塊薄冰，嘗在口裏真比喝杯香茶還要高興。

此外冰上捉魚，捉灰色的鬼子等等可愛的遊戲，還要今年回故鄉去領略呢。

（註一）拖床——同船差不多的木架下釘兩片鐵片，並鋪草以防沉入薄冰中。

雪

雪天

守正

早晨起來的時候，雪已下得很厚了。曲度均勻的雪白屋頂，真是特別有趣。別離一年的雪景又呈現在人們的面前！

一條潔白寬闊的馬路上，很少的行人，有時幾乎少到沒有，大約是時候太早的原因。雪片仍在不斷的落着，偶然行人的腳跡擦破了這潔白的面孔，然而立刻又被飄揚着的雪片恢復過來。在這平坦的伸展着的馬路上，雖然僅是一種單調的白色，却包含了無窮的美意。

雪花更纖細了。飄揚着，更露出輕微美妙的姿態。正如在潔白均勻的少女的粉面上，輕輕的罩上一層淡淡的薄紗，使人玩味不盡，更引起無限的美感。

兩旁的建築仍在沉重的睡着，沒有一點動靜。商店的伙計還正藉着這安靜的環境，戀慕於甜密的睡鄉。雪，在他們的屋頂上早已鋪得很厚了，銅色的欄杆上，細黑的電線上，都覆上一層潔白的顏色，而且無一處不均勻，無一處不妥貼，遠遠的看去，那些密接着的建築，真和「粉裝玉琢」一樣的美麗。

落雪的時候，空氣反倒是溫和的，行起路來，週身都感到爽快和輕鬆。雪花輕輕落到我的耳朵上，鼻子上，絕不感到寒意，反倒給皮膚以說不出的快感。

空氣不單溫和，而且非常澄淨，沒有一點浮塵，猶如夏天煩燥時候，一場大雨過後的當兒，呼吸上感到同樣的舒暢。

我獨自在馬路上行着，輕舉着我的脚步，慢慢的移動着我的身體，手裏拿着帽子，讓雪花任意的打到我的頭上，我感到說不出的快意！就在那極端清靜的一刹那，我得到純潔而又安謐的心境，我幾乎忘卻了人間的一切。

到了學校，雪也未嘗稍停，上課的時候，從教室的窗子向外看去，幾顆樹枝上都覆了很厚的雪微微的向窗子傾依過來，向天空看去，只有一片輕煙般的灰白，直到房簷以下，才能看出原來雪片仍在柔軟而沉重的落着，看那努力的樣子，似乎還未完成牠的使命。

我愛雪，我愛牠能陶冶我的心靈，改造我的心境。記得小的時候，也會極端的愛雪，並且喜歡下大雪。

當院子裏鋪滿了雪的時候，立刻跑到院子裏和我的小伙伴们作「堆雪人」的遊戲，堆好了的時候很少，時常未等到堆成功，我們就許互相鬧起意見來，立刻抓起雪球對打，直等到大人們跑出了屋子才能把我們吓嚇開。

一會兒又會自己湊到一起，計劃着一同到外面溜冰玩

雪

術方

我朦朧着睡眠，披上睡衣跑到門外去，一股冷風刺入我的胸懷，立刻抖起了精神。擦了擦眼睛，向四外看去。喇！一層白亮亮的東西，蔽着了遠處屋頂樹枝和電綫，蓋上了樓梯的欄杆。就是在空中的無線電天綫和略斜的竹竿表面，也稍稍的塗了一層。這麼一來，前面一家醫院白牆上的黑色廣告字，越發顯得漂亮，我趕忙跑到樓梯欄杆用手一觸，原來是冷森森的雪。

雪這東西在中國衛生家說可以殺菌，去災。在植物學家又說什麼「雪兆豐年」，文人雅士們穿得暖暖的踏雪尋梅去了，小孩子們開始了堆雪人打雪仗的遊戲，好運動的哥兒們又該去滑冰。

雪的確是好東西。

「唉呀！好冷啊！」好像是街上隔壁一家鐘錶舖簷下發

去，「玩雪」和「溜冰」那是同樣的有趣。

料不到今年的我之對於「雪」，起了這種和過去異樣的感覺。誰不相信人的心情無時不在幻變中！

明年的我，再看到雪的時候，心情的幻變又不知將要到了什麼程度！

出的聲音。這一定是乞丐了，他沒有家，睡在人家廊下，一定也沒好的棉衣。這樣大的風，並且還下雪了，他怎能禁得起冷？受水患災民，現在他們怎樣呢？家鄉被水淹沒，變成了個大冰場。流浪在外，舉目無親，在夏季拿着鋤把可以吃飯，冬季誰來僱他們？好！現在的局長科長和校長，那個不帶十個八個親戚來幫忙。義務戲，抽獎，捐助災民的所得款，他們得到了沒有，就是一個很大問題。

在降雪後的凜冽北風中，他們怎樣生活呢？

淡雲漸漸散去，金黃色的太陽鑽出來。市聲吞沒了寂靜；膠計送來熱水，我走進屋嗽洗後挾了書包走往學校來。平平的白雪上我留下了許多污的足跡。

初雪

徐多鈞

丹桂飄香的秋天已成了過去，又到了那梅花放蕊雪花撲朔的時候了。當在朔風凜烈的冬日裏，樹木已經飄零，枯敗了。

前天夜裏，皎潔的月兒斜掛在天空中，她微笑的光明，從那窗外衝着我嘲笑。月兒呀！月兒呀！妳在大自然的天空裏照耀着我們失去的江山，和久別的友人！月兒呀，你比我強的多呀。

昨天的夜裏太不自然了：烏雲把光明的月兒遮住，片刻，雪花飄到大地。次晨的宇宙已朦朦的被銀白的雪鋪着了。雪還是不留情的下着，道路上泥濘不能行走。把好動的我弄得寂寞了。坐在斗室，不由的思潮湧現，我十分的悲哀和痛心呵！

數年之前，每逢大雪紛紛時，我必坐在父親膝上，父親拿着幾個小方塊的字號教我念，用一種和霽而尊嚴的面容。現在呢？雪仍然那樣下着，可是父親呢？已到數千里

外，爲了生活而努力的苦幹着。父親的頭髮已有白的了，年歲已有四十多了。我自己呢？一切都不能安慰父親的苦心，怎對得起父親呀！唉！醒悟吧，自覺吧，起來爲自己前途幹吧，幹吧！以慰父親在外的苦心。

憶起三年前的一日，大雪沒脛，我和弟弟在院堆雪人。最勇敢是我那天真活潑的芸弟了，他才四歲，胖小身體，可愛的面容，有時一笑面上就有兩個小渦。

「芸弟，給我那塊雪塊！」他把那銀白的雪給了我，他的胖手已凍得赤紅了，和那白雪相襯起來，真是好看！他不怕凍，面上還顯出一種天真可愛的笑容。

現在呢？諸弟還在那裏堆雪人，獨獨我那可愛的芸弟不知那裏去了。芸弟！已成陌路人了。昔日你那可愛的面容，天涯何處也是找不到的。芸弟呀！我們永久不能見面了，怎能不使我痛心呵？我淚流下來了，傷心呵！

雪晨

郭巨靈

六點半了，天還是黑着。推開房門一看，遍地鋪滿了

白雪，並且雪還是繼續的下着，而我却毫不曾知道——以

爲時間還早着哩！

戴上了帽子，開了街門，向着我的學校走去。這時街上却還是靜悄悄的沒有行人，只有幾個洋車夫，拖着落滿了雪的洋車，在街上徘徊着，等着他的主顧來到。一兩個小販，提着盛滿了燒餅油條的籃子，到各處去叫賣。

出了方家胡同，因爲下雪的緣故，賣杏仁茶的担子，也沒有担出。油鹽店的夥計們，却起得非常的早，正在打掃店門前的雪，我不由得想起一句俗語：「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實在合乎中國人的國民性；可是中國現在如此軟弱的原因，也是國民沒有團結心，只顧自己的利益促成的。所以現在我們必須把「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劣念，從我們心中根本除去，不然中國是不會強的。

夏遊

在溽暑的夏季裏，天色是被日光照得那麼清爽碧綠，遏止不住的遊興，不覺在我腦中蕩漾起來。

這都會的生活，實在是使我感到十分厭倦；有時竟使我有離去這都會的思想，但是爲各種的關係那能隨着自己所心願的呢？

進了史家胡同東口，路燈還未熄滅，閃爍的放出金黃色的光輝，點綴在瓊樓玉宇的銀色世界中，表現出一種光明偉大使人羨慕的景色。陰沉的灰色天空，襯着縷縷的炊煙，神采活現。鵝毛般的雪片，愈下愈密，地上的雪已經有三寸多深，踏在上面，發出一種沙沙的響聲。衣帽上，落滿了雪花，鞋也被雪浸透，凍得腳非常的痛；抬起頭來，學校已在面前。

朱紅的大門，已經打開。樹枝的樞杪上，堆滿了積雪，頗有「銀花萬點」的氣概；屋脊上的瓦壠，也被雪填滿了。當我走到樹下時，颼的一聲，一個雪團，從樹枝上落到地面，打破寂寞的空氣。進了三甲教室，把身上的雪彈下去，烤了一會火爐，便又埋頭去作我每日的工作。

王汝誥

夏日天亮得分外早。我猛然間驚醒起來，出外一看天空萬里無雲，真是個清朗的日子，不禁使我跳躍起來，匆忙到屋中來預備東西。

取出童子軍用的背包，裝入昨天買的食品，並拿了一個小日記本及一枝鉛筆，告訴了家人，就這樣出發了。

我繞着小巷走向安定門去。

馬路上很寂靜，這都會的人們，正作着甜夢，商店夥計正下板兒；巷口有時遇到站崗的巡警；待早客光顧的拱着手，彎着腰，拖着車的洋車夫，車馬的喧嘈一點也沒有，總之，這都市最靜的時分，是我初次所領略到的。

出了安定門便是城外，我很快的走過了這一段坦禿的道路，前面便是稅務局了，轉過了稅務局就一直的「到農村去」。

愛自然的我，見了這異地農村風光，在在使我感到奇異與可愛。北國的夏日，和南國相比較，自然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住的人家不多，村裏只有十幾家農戶，沒有商店，沒有祠廟，沒有像我家鄉那般清潔的水。所有的只是幾個小攤兒，物價較城裏貴得很多。還有小學一所，是設在住家裏，一個塾師，教着十數個學生，一個蓬蓬的草棚，設在一口井上面，是一村飲料的源泉。在井旁，還有一家小茶肆，稀稀幾條板檯上，坐了一些人，像是村長，或私塾教師一流人物，正在舉杯飲茶，縱談其今古。

走出村的時候，朝陽已自東方升起，夏日太陽光很熱，但我沿垂柳的蔭兒下走，一些也不覺得炎熱。向着這

村野曠廣的大地上一望，又見有許多可愛的風景，如在畫圖中。

白了鬍鬚的老農夫，手裏拿着鞭，趕着一羣豬。沿城的護城河，潺潺地流着，造成一種和諧的音樂。幾個赤身的小孩，在水裏洗澡，在水裏浮來浮去，却也很表出兒童的天真。

目光向四週一望，那原野的植物，曠闊無邊，像是綠色茫茫的大海。便聯想到故鄉夏季的稻田，真是使人留戀呀！故鄉啊！今年你還能保守那樸素的天然美麼？籬笆欄中，滿蔓延着植物的藤，南瓜呀！西瓜呀！甜瓜呀！……瓜類壘壘都是，真使我羨慕這大自然之美。

道上遇到三五成羣的農夫挑着已成熟了的瓜果和新摘的蔬菜。

我看見農人勞苦的樣子，又想起他的辛勤代價。實在替他們表同情。「農人是生產者，都市人是消費者」不知在什麼時候我曾從一本書裏念過這句子。

再往前走，土山也隱隱的可看到了，過了土山，便是一個小溝。日光的熱，步行的疲乏，都從我腦海消滅淨盡，我無言無語地，呆呆地，佇立在離河水約有二丈遠的岸上看着。啊！我確被這偉大的大自然的景色吸引住——

我願投入這美麗景色的懷裏。

對面的岸上，祇能見到疏稀的茅舍，樹林同模糊的人影。血紅的朝日，照在水面，發出金黃的光，像一個寶鏡在閃耀。

我很高興的拿着點心來吃，在日記本上記了四節風

溽暑日記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晴

這幾天特別的熱，在家中實在悶不住了，不得已的跑到去年避暑的西山臥佛寺來。風景依然是很美的，可是人要比去年多多了；大概是九點鐘吧，她們有的還沒起來呢！只有些胖子們在大殿前練太極拳，做深呼吸運動；也有的正在房簷下刷牙刮舌，呱呱的聲音，委實的討厭得很。

與主持管事們講了半天也騰不出半間房來，他們說：「在一月前就有人把房預先定下了，就是您在前兩禮拜來，也沒有啊！」

沒奈何的獨自出了那座金碧輝煌的大寺，心裏真是不快；但是也不能讓自己白跑一趟，於是就僱一個驢，得得的向香山來。給了驢錢後，先將帶來的小提箱存到

景。

水是那樣不清澈，水中反照着銀白的泥；但是魚却不少，投入餅屑，爭着來吃，並不懼人。在這裏逗留了一會，日光已盡了他的職務，退入了西山。我就又慢慢地走進了這「軟紅十丈」的北平。

東西

香雲旅社去，然後一人到靜宜園雙清別墅半山亭各處足足的飽玩一陣；四點五十分才乘車歸家。

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晴

晨間赴鼓樓大街訪友，無意間步過什刹海後身西邊的地方，看見那一帶的房子有的貼着租標，我隨便的進去一家看了看，覺得很涼快，便定下了。

晚飯後由書桌上搬了些書籍，摘下了不少照片畫片，又到紙店裏買了兩捆白洋紙；把它都收在手箱內；決意明天就搬進去。

七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晴

今早五點就起床了，吃了些東西，便僱了一輛洋車將箱子被子載到什刹海後河去。

那一院裏三家都是做買賣的，我住的那間是靠門

口，有一板牆隔着。原有兩間，因為那一間堆了東西，一間不夠五公尺的小屋，收拾得非常乾淨，尤其是空氣特別好。一個房門，三個窗戶，兩個與門並開着，一個開在後面。這個窗子是圓的，特別的大，由綠鐵紗中可以看見後海的美景。因為牆壁比較髒一點，所以預先就買了紙貼上。一隻帆布床，及一張桌子，兩個大圓凳，都是房東那裏拿來的；把被子打開鋪好，書片這些東西也都掛起來，把電燈吊在桌子上；像這樣手忙腳亂的一陣，大體算差不多了一！一間七塊錢一月的小屋，不敢說是雅緻，反正可以說是「明淨整潔」吧。午飯後回來，院子中一個人也沒有，非常的清靜；樹木很多，松柏以及高大的梧桐樹，被風吹着發出嘩嘩的響聲。這種情境，臥佛寺絕計找不出來；若是讀書習字，再好也沒有了。

晚飯後到河岸散步，那時正是六點多鐘，太陽剛落，薄暮的霞光映照水塘上，透出淡紅的色澤；荷葉密密相偎着，含苞待放的花，輕輕的搖曳着，顯出她的容顏的姍姍。道路很平坦，土也很少，兩傍都是楊柳，高者盈數尋，低者僅齊眉；晚風拂過，慢慢的送過清甜的荷香，真是清快極了；所以每晚納涼的人極多，三五成羣，閑話談天，清茶小飲，安閒自在，毫無街市喧囂嘈雜的聲音。

九點進屋就睡，因為今天比較累些，所以一躺下就會周公去了。

七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晴雨

晨起天陰晦，遲午乃放晴。

閱讀戰國策下部，趙惠文王三十年事。

午後覆友人錫永信一封，並赴西單商場購物。

晚九時許，風大作，暴雨突至，迄夜未息。

七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雨

昨晚大雨，終夜聽見松濤與雨聲，初不能分別，聽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時的松濤與雨後的松濤。聲勢皆很夠震動人心，使我終夜不能安眠，所以今天起得較晚，並且覺着有點懶洋洋的。

從紗窗中，望那後海裏的荷葉，被雨打得嘩嘩亂響，雨點落在荷葉上就像珠子一樣的滾了下去，紅粉將放的花朵不住的擺動。遠處對岸上行人非常少，只有做買賣生意的依然是在喊着。挑着，一身濕透的衣服，緊緊的貼在身上，那種痛苦的滋味可想而知了。

過午雨勢稍小。庭院積水達半尺許。

七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晴

晨五時許即起床，讀唐詩數則；旋雨止，天即放晴，

一輪紅日已上竿頭，乃步出門外。雨後的清晨，空氣是特別的新鮮，水光景色更是美妙極了。荷葉上依然有殘餘的雨珠；花朵經雨洗後，那種娉婷的姿容，正好像出浴後的裸女。路旁的楊柳好像換了一套鮮艷的新裝，與那桐柏青白相襯着。天空飄浮的白雲漸漸的消失，慢慢露出一幅蔚藍的天空來。

午飯後，到北海散步。遊人甚多，扶老攜幼，奇裝異服者，不可勝數。

七月三十日(星期二) 晴

晨間閱讀戰國策蘇秦爲楚合縱說韓王，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二文，頗感興味。

中午將吃飯的時候，對院有一家搬走了，桌椅箱籠嘈雜的聲音大極了，使人安不下心去。但是在午後我正寫筆記的時候，又聽見一陣忙亂什物相碰的聲音，於是就出到屋外看熱鬧，原來又有人搬進來了；東西倒是不少，可是始終沒有見着一個男人，只有一個學生模樣的女子，在指點他們搬運，一會兒也都平靜了。

晚飯後六時許，走到河岸橋頭上散步納涼；忽然看她也由門內出來圍着。「咦！究竟是怎麼回事？怎麼她獨自住在這不是公寓的民房呢！」我心中爲着好奇的驅使而懷

疑着。使我摸不出底細來。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晴

五時餘即起床，讀達夫代表作。早點吃完，到北海散步，大概只有六點多鐘，園門將開不久，心裏非常得意；豈知一進門往白塔那邊走的時候，靠着沿岸鐵欄的坐椅上，已經有人了，再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對院住的那個女子；咦！她比我來的還早啊！我心中更懷疑了，好像一個悶葫蘆似的。

恰好我回來的時候，房東金先生由後院出來，由他的口吻才知道她姓楊，安徽人，一人在北平西城某女中學；她的一切伙食瑣事，都由房東方面辦理。這時我才將疑問打開。將午，她回來的時候我又仔細的向她看了一遍，大約只有十八九年齡，五官却是很端正，一套素淺瘦小的衣服，穿在那苗條的身上，十足地表現出江南的典型少女的風度。大概她不愛說話，總是默默的。

八月三日(星期六) 晴

這幾日天天到北海去，每天都遇見她獨自的坐在僻靜的地方，手中拿着一本書，靜靜的觀看，有時抬起頭來仰望着天空，也有時呆呆的注視着遠處的水邊，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這一層使我很感覺奇異。

午後三時許，學友靜儀、濟同來訪，相談甚久，並做棋戰，晚留二人吃飯。

八月四日（星期日）晴

今天什刹海有集市，所以四五點鐘，就有行人來往，搭棚擺貨，好不嘈雜。早飯後信步到集市參觀，嗚！其臭不可言喻，盡是下級人物來往其間。間有三數風流妖冶的女子，野妓娼門之流的人物，參雜其中，忸怩做態使人注目。其後更有多數流氓，匪氣的青年跟着，故意做出逗樂污濁的模樣，使兩傍的茶客們，拍手叫好，大起其鬨。這裏還好，沒有外人，如果叫他們看見，拍在像機內，送到本國陳列，恐怕要笑掉大牙吧！

路過西岸迄東的地方，那裏都是賣花的；我順便的買了四盆玫瑰花，擺在綠圓窗的前面。一朵朵紫紅的花苞，大概快要開放了，我心中真是急切的期待着。

八月六日（星期二）晴

早九時接到由家中轉寄來的弼合信，他說本早十一時許由保搭車，約午後六時可抵平；讀畢欣慰之至，於是決定迎接他去。

火車進站了！不一會就看見他下來，兩個人當然是很喜歡了，相別一月的弼合臉子又增加胖了些。出站後與

弼合同到禎源館晚餐，八時半乃歸。

夜晚氣候之熱仍不減白晝，蟾聲長鳴不息。

八月七日（星期三）晴

晚飯後依然是熱的要命，喝一杯涼茶，汽水更是火上加油，蒲扇總是離不開手；在屋中更是悶熱難受，於是搬了一張圓凳子，拿了一本良友在房門口電燈下看着，這樣才稍稍的好一些。

夜色深了，一輪明月由東方緩緩的升上，高高掛在蔚藍的蒼穹。幾點星星，射出薄弱的光輝，睜着眼在向人們閃閃地笑。四野荷塘的蛙聲，以及不時飛閃過的流螢，都比平時來得淒切。

我悽惶的清思着，忽然聽見由對院送來一陣的笛聲，我懷疑着。過去看個究竟，原來就是那個女子；她穿着短袖白色的晚衣，身子躺在一張籐椅上，兩眼望着天際，嗚咽的吹奏。那幽悶的聲調，像荒塚前的杜鵑，像叢林裏的鷓鴣，挑逗得聽見她聲音的人，都要為她落下淚來。我靜靜的聽那……又好像這聲音由院內的竹籬裏面送出來，是這樣的悽惋而纏綿。充分的表現着，把她的幽鬱的心緒，從笛管裏放散在沈靜的月夜，空氣被吹得這樣的寒顫着；使我憶起唐李益的詩來：

回樂峯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
一夜征人盡望鄉。

——夜上受降城聞笛

這時月光照的滿地灼亮，抬起頭來，天上的星也漸稀了，只有北斗的幾個星，還在那勉強的搖閃着。於是我就回到屋裏去，那皎潔的月色透過紗窗，把窗前放的玫瑰花影，倒映在床舖上；又使我憶起唐劉方平的詩：

更深月色半人家，
北斗闌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氣暖，
虫聲新透綠窗紗。

——月夜

今夜的月色這麼清冷，鄰院的笛聲又這樣淒涼而婉轉；把整個的我，沈浸在過去的留着淚痕的夢中。

八月十一日（星期日）晴

晨間細雨微佈，涼風習習，頗具秋意；將午天乃放晴，氣溫適宜，體頗鬆快。

窗外水塘裏的荷花，與窗前放着的玫瑰花，經數次雨

露陽光，都開放了。

一陣輕風掠過，那清甜的荷香，與那沉鬱的玫瑰香，深深的攢到鼻孔中，發出一種不可言喻的美感，無限欣賞……啊！春來到我的屋中。楊柳枝頭的鶯雀，婉轉恹恹的唱着……啊！鳥語花香……我醉了！

晚飯後，燈下讀戰國策曾子問，並張儀爲秦破縱連橫二篇。

八月十六日（星期五）雨

這兩天天氣又比較熱一點，連一點風也沒有，所以荷塘那裏好幾天也沒有去。午後吃完飯隨便的到後河去溜圈，這裏的景色好像我沒看見過似的；荷塘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一片碧空無一絲雲影……一聲雜鳴，一聲犬吠斷續地從樹叢中發出，蟬聲不知在那一棵樹上顫動着……塘的對岸，有數間瓦舍，小孩們正在樹蔭下釣魚爭吵；又有三數個少女與婦人在浣洗着衣裳，有力無力的砧杵聲，在各處打起了呆然的回響。

我由衣袋內。掏出一本良友公司出版楊昌溪編的小叢書文人趣事來，在樹蔭下坐着，靜靜觀着，頗覺有味。但是天公偏不作美，層層的烏雲，漸漸的將天空佈滿，一會

兒隆隆的雷聲也響了；我仰起頭來向天空一望，臉上早接受了兩三個冷冷的雨點。我拔起腿來就向寓所跑去，甫坐定，大雨便嘩然而至。

屋子裏的一切都被風雨擊得陰沉而昏悶了。幾乎沒有別的聲音，除了風穿過窗上的罅隙，發出尖銳而輕微的啼

農村日記

八月一日

這是回家的第二日，鄉村的情景，心中尙覺欣喜萬分。早晨起來，與兄弟們到各處遊玩，首先跑到村外，去看田地中的稻穀。穀子黃穗紛落滿地，稻子的穗，尤爲華實，穀子的枝梗，大半業已變黃色，顯然已是成熟。整日辛苦的農人，不久將要開始收穫了。

午後，最熱的時候，已經過去。我與弟弟們拿着捉蛤蟆的武器，走到村東的河邊，素日總想捉個蛤蟆，今日真個作到了。河邊的野花，紛紛爭艷，肥厚的青草，益放清香。對岸的青柳，枝條垂下，幾至水面。水作清碧色，前流不停。我們的武器已預備好了，兩眼瞪了半天，也不會見到半隻蛤蟆。「這樣熱天，牠們怎不會乘一乘涼！」我很着急的對弟弟說着。我們又另走到一棵樹下，隱隱的見

聲外，只有那屋瓦上流下的雨水，從老朽的白鐵水筒的銹孔裏迸出來。

夜晚氣候涼爽，雖然是一夜的風雨，松濤，雷鳴，怒吼不息，但是也沒有驚醒我的好夢。

一九三五·十二·二十六·燈下選錄

春海

到草堆中有一個蛙，身是綠色，與草無異，睜着兩個大眼睛看着我們。這時我們真認幸福來臨，輕輕的拿着武器，對準了一刺，却聽「嘩啦」一聲，蛤蟆已跳入水中，這時我們不再去清靜了，氣得我們爽直大膽再找蛤蟆。幸有這微微的小風，使我們少出些汗。紅烈的太陽已落山後，我們提了兩隻蛤蟆，回到家中，重新收拾武器。

八月五日

早晨天氣不好，層層的黑雲已聚集滿天。家中人見到如此天氣，於是一齊收拾場上所晒的麥梗，用蓆遮好；但未等遮完全場，大雨傾盆而至。等到遮完了麥梗，單衣已濕透，只覺得涼快。我們不由得走到街上去玩。只見煙中帶雨，在大地面飄流。忽聽一聲「你們還不家去，你們都找凍着嗎？」回頭一看，却是老五。我們說到：「這裏多好

呀！回去作什麼？」老五急道：「你們不回去，媽媽要來打你們了！」這時的雨景已不能欣賞，只得拿老五帶來的雨布，到家中悶坐。

與母親糾纏了半天，終於想個法子說道：「我們看穀子去！這一下大雨要打壞了呢！」母親聽了有些許意，但終未說出叫我們去。我們借着去看園子，跑往田地中去。

這次大雨，道中自然要有水在車溝中，經過幾片穀地，看起並未壞，我對他們說道：「看人家的穀子未壞，我們的穀子一定也不能壞吧！」他們一面用棍撥車溝的水，一面答了一聲「對啦」。這時雨後天氣清冷宜人，四下寂靜萬分。田地間的麻雀一高一底的飛着，似惹人的喜歡似的跳去找食物。滿天的雨雲已落到山後，雖然烈火似的太陽又斜照，但有微風流動，地面濕潤，不覺熱了。只覺清潤的空氣中，加雜野草的清香，而心曠神怡，有一種特別的滋味。我們找到自己的田地，在邊道上休息了。並未見穀子倒下；都是挺立正直，穗大粒實。有時只被微風輕拂，葉子略落下水滴。離近我們身旁有一棵特別的穀子，甚矮，沒有結穗，我問道：「這穀子何人所種，怎這麼小呢？」弟弟見到伸手拔起，作着有氣的樣子，說道：「你怎不長呢？」惹的我們都笑了。

遊了一會，回到家中，炊煙四起，各家已在作飯矣！

八月十日

天氣尚早，東方的火燒雲，照着大地皆變紅色。一會兒，太陽光射到紗窗上，小鳥在院中喳喳的叫，真是一個美麗的早晨！鄉間富的人家是要有菜園的，因為買菜吃，是不大上算。我們吃完飯，就到後面菜園中，趁這太陽還未升高，天氣還尚清涼，並且地皮又很濕潤。我們選了一塊陽光充足的地方，將要開始種些花在這園中，由老五找出花子一包，幾個人要種的是牽牛花，因為他是不怕粗風暴雨去打，且花色鮮麗可人。這一塊地我們已掘鬆了，分為幾溝，因地很濕，不用澆水，也能種得好。將種子散好了，再給他們做一花園，圈了起來，容易保護。牽牛花的後事也在此時打算。花的南邊是老倭瓜，再南是黃瓜，皆已結成了小的瓜了，瓜的皮上，都長着白色的小毛，並在葉底隱藏，是不易看到的。我們後來又拔了些青菜。為作晚上的菜用。

晚飯後，在月亮光下走到村東的大場。一面乘涼，一面談天。每日說三國的王老先生，今日因天氣太熱之故，已坐在凳上，一言不發。只有一些青年小夥子，受了張教師的催促，不得不繼續練太極拳。在這滿月的光下，張教

師找了兩個徒弟，來「對打」，給大眾看一看他的徒弟。初練時，由兩個小孩來相打，已夠精采。後來兩個大點的，武藝甚是精妙，觀衆無不叫好。結果全村所最敬的王老先生嘆一口氣：「我們莊子，又出武人了！」

八月十六日

今日高樓集，（就是在高樓這地方，十幾里左右的農民，買物，賣物的相集之地。雖然家中無甚可買，可是爲了買些吃的東西也要去一次。的確，農民都很願趕集，因爲一方面看熱鬧，一方面看見熟識的朋友，又可吃一些他賣的吃物，所以無論有事無事，總得去一次，心中才覺滿意。我們去時閑走着，因爲很近，又無什麼正事。路上見到騎驢的，坐車的……都紛紛來去高樓，嘴裏都談一些：「豆子什麼價？豬怎樣？看你的麥子買的真好！」這類的話。到了高樓，人民擁擠，貨積如山，沒有「走路要靠左邊走」的規則。只有熱鬧，喧嘩，和人們的痛快。眼所看到的是菜，米，實用之品，及成羣長身面赤的漢子。耳所聽到的是談話聲，驢車聲，及一切「勞駕，借光」的請求聲。我們觀了一次鷄鴨市，牛羊市等地，鄉間純樸的風氣，給了我們一點深刻的印象。

東張西看的停了四五小時之久。回家正趕上午飯。走

了這十幾里的路，吃飯是特別的香。飯後，我與家人說道：「以後不用給我作好吃的了，看小米飯真也怪好吃的！」這是正午時節，並且是夏天最熱的時期。我又對弟弟們說道：「這時正熱，我們去捉囀囀怎樣？」他們也答了一句：「真的，囀囀越晒越愛叫呀！我們不是很好捉嗎？」於是我們一起到野地裏捉囀囀去了。因爲天熱，所以路上買些菜瓜吃。經過數重青地，受了無數豆葉的刺螫，只捉到二隻很老的囀囀，隨後至家。

八月十九日

今午家中去交地租。官人真是自由。收民人的租稅，還要坑頭上等着，到日不去，就受罰，所以老百姓，只得去交，過時受罰，却不知是爲什麼要捐稅？他們也不會問一問，到底我們交稅是給誰？他給我們利益了沒有？

難說，現在鄉間的官人，只會收斂百姓，警察一輩子不去一回，看看農民怎樣。有時候錢用的不均匀，來拿人民的錢借「賑災捐款」來救急。有時還使小使們去「綁票」。儂人民當然要告官，他們自己之事，豈不詳細，欺騙人民回去，滿口答應也就是了。

灰色的夢及其他

灰色的夢

宇 宇

我恍惚迷離的走進一個更新的所在，似乎沒有天，沒有地，沒有人，沒有一切的東西；祇是灰黯的，渺渺茫茫的一片——像是霧，更像煙。

雖然睜着二目，似乎看不見什麼，只好用手探試着，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

這時我的心靈中，感覺到特別的偉大，特別的空虛，反而悄悄的笑了。

我慶幸的走到一個渺茫的所在，使我揭開了一切有痕的心幕，同時幾乎——簡直也將「我」忘却了。

啊！現在總算一無罣礙了。

兩隻活潑的小鳥，輕輕的落在我身旁，但只一剎間，却又輕盈的飛去，我遠遠的看着他們的背影，影兒漸漸的

同情

漂泊者

一天繼續不斷的聽講，精神已是過度的疲倦了。

傍晚，獨自步往S公園散步，假山前濃密青翠的松林

又在我眼中模糊了——看去像是兩隻可愛的小鳥，同時似乎又像兩條可怕的小蛇，我究竟沒能分辨清楚。

不久的不久，又看見兩隻小鳥——或許是毒蛇——輕輕的又落在別一個人的肩上了。

我每日悄悄的回憶這不幸的惡夢，便戰慄着。假若她們始終在我的身邊廻還，那麼，她們或許變了一個大的鎖枷，在我沉醉的睡去時，緊緊的扣着了我的頭頸，我深信這種幻想是可以實現的。

我又欣慰了，我欣慰我居然能夠忽的踏進了這樣的一個無罣礙的夢裏。我虔誠的祈禱着——使我永遠的在這美夢中沉睡。

不要驚擾我吧！朋友。

裏，隱約的聽得潺潺淙淙的緩流聲。我再聚精會神的來傾略，彷彿是嗚嗚咽咽的泣聲傳送進我的耳鼓，這顯然是為

了什麼而在悲傷。

我喃喃的這樣私語：「這哀痛的青年是爲了國家的危難而哭泣，抑或爲了個人的精神單調而淒涼？」

「昨夜的美夢，現在已盡成泡影。」

農夫

橫圓

炎烈的太陽漸漸西沉了。燥熱的空氣也隨着低下去，涼風慢慢地吹來，人們覺得爽快極了。雖說到了休息的時候，但是誰都願趁這時多作一點兒工作，次日可以少受一會罪。因之田裏的農夫都努力鋤地，地上的禾苗抖起了精神，一搖一擺的，好像感謝它們的恩人——農夫。

太陽已經落下了，天上映着一片紅雲，遠處顯出了青藍色的山。烏鴉們成羣的叫着飛回樹林去，喇喇的鬧個不休，但是不能掩沒蟬的鳴聲，一部農夫已經回家去，尙有一部仍舊工作着。

別

榮壽

離別的頭一天，忙着預備用品，到了黃昏時才得一點時候，母親首先和我說：「你在那裏要常常的來信，身體也要保重，好好的用功，不可貪玩。」我口中只是唯唯從

我更走前一步的來貼近他，可是絞盡了腦汁也沒有想

出一句安慰他的適當的話。

我現在在伴着你，不，這黃昏的淒涼，更使你感傷。可是，我還懇求你諒解我的心腸！

天色由淺灰變成深灰，炊煙好像煙幕似的籠罩了村落，留在田野的農夫們很歡喜地唱歌歸家，他們覺得今天比別人多鋤一二畝地，應該多吃兩碗飯了。

剛走到村口，他們的兒子都來接爸爸，到家後妻子笑容可掬的送過臉水和茶水。兒子替爸爸洗脊背，這是他們勞苦一天所得的唯一的安慰，稍稍休息後便開始吃晚飯。雖說沒有鷄鴨魚肉的美食，可是滋味也頗適口。食畢，大家找一個涼爽的水池邊一躺，仰視着北斗和天河，談些牛郎織女的故事，和什麼神狐鬼怪，以消磨這夏夜。

命，而眼中的熱淚已經滾下來，心中的惆悵更不用說了，偷着看母親的眼睛也紅了，倒使我心中更覺得不安起來。那一夜未曾入眠，天已經快亮了才朦朧睡去，母親進

來也不忍得喚我，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叫我一聲：「醒醒吧！」我揉揉眼睛，看鐘已經不早了，連忙起來，一個女僕進來替我搬那個，拿這個，母親在一旁指揮着，我看表已經八點了，門口也僱好了車，遂到父親屋內說：「父親，我走了。」我含着熱淚，父親送我到門口，說：「好好用功，暑假寒假都要回來一趟，省得我惦記你，去吧，我還有事，你母親送你到車站去，我不去了。」我才回答說：「父親請……回……吧……！」於是提着皮箱，乘車到車站去。

車站一轉眼到了，我心裏有許多的話要說，但是一句

歸

蔚藍的天空上，疎星幾點。皎潔的月色，射出一片黃暈暈的散光浴着已枯的老樹枝。森森的屋影樹影，如黑暗張着巨口，將要把我吞了下去；這時寒風襲人，吹得我遍體蕭蕭，不禁打了幾個冷戰；隱隱聽見偶爾的叫賣聲，過去以後，終是寂然。

走到天安門前，故宮巍峨的顯於目前，儼然如舊日的

也說不出來，母親含着淚說：「上車吧！不要……留……戀了！」我默默的上了車，車將要開走了，我說：「母親，回去吧！」但是母親始終不肯回去。

車開走了，母親向我喊說：「保重……保重……」我揮一揮手，意思叫他回去，但是，母親仍舊呆立在那裏。

回頭看車裏的人們都對送他們的人揮手，含着很熱烈的淚。

車漸漸的由慢而快起來，我停在車裏無事，不由得想起：「離別是人生最苦痛的一件事。」

王宗意

莊嚴雄偉，於是我憶起了幾句詩：「故宮巍峨仍然在，舊日雲烟何處存，人世滄桑原無定，前波後浪新舊塵。」到了前門，燈月交輝，回頭一看呢？鬱叢叢的陰森森的又似乎藏着無邊的黑暗；不久，黑暗又重落在我的面前。

回憶

楊際芳

雨停了，天空漸漸明亮起來，雲端吐露出綺麗彩曼的夕陽，脈脈的紅光，斜掛在東房脊上，院中的花，紅的，白的，格外鮮艷。尤其是甬路旁的狗尾花，盤大的葉子，被風吹得向北翻，好似雨捲的荷葉，又像逃跑的孩子，我抬頭看看天空，黑雲都漸漸散淨了，滿浮着牡丹花形的白雲，裏面翻飛着輕靈嬌巧的燕子，舞弄着奇俏的風姿。呢喃的清音，引人入勝，使我漸漸朦朦朧朧的沉入思鄉。

我茫然的想起了幼時，父親不在家，母親和我住在最東邊的一間屋裡，裏面擺着兩口紫紅色的老櫃，兩對帽筒，一個大坐鏡，和一些裝飾品等。一盞寂寞的洋油燈，

古長城

塞外的寒風吹得格外的凜冽。

故都的空氣污濁得令人恐怕，終日馳奔的洋車夫也感到了這空氣有些刺心。

這是暴風雨欲來時的先兆。

油飾一新的牌樓和高聳壯麗的建築物，都在沉靜的凝視着。

放在櫃旁，母親給我鋪好了被，抱着我說：「好孩子，你不要那樣鬧了！假使叫她們看見，又該打你哩。人家都說你沒出息，你還不覺悟嗎？你父親不在家，我……」

唉！母親呀！那時我那知道你的苦處你的難處。你代我爭氣的苦心，如今你却棄我長眠了，叫我怎樣報這寸草心呢？唉！母親，你在九泉……」

天已漸晚了，蒼黃暮色，沉壓下來。刺骨的冷風，不斷的吹過。我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淚，手中的雜記，是已濕透了，唉！回屋去罷。

漂泊者

我大步的走到了荒郊，這裏也陰暗得異常。

陡然浮上了記憶中的傷痕，我更感覺得四週滿潛伏着恐怖。

遙見薄霧中隱約延綿蒼老的古長城，我很惋惜她失去已往的那偉大的光榮！

王府井之夜

心中人

夕陽打罷了退堂鼓，夜神隨着撤下了黝黑的帷幕，這時候的宇宙，已佈滿了恐懼的黑暗，一霎時，潔白的月姐，嫵媚的升上來，被些薄雲掩着，好像處女怕見人，在面上覆着一層薄紗一般。此時，北平經濟中心的王府井大街，被淡白色月光籠照着，那閃灼灼的五色燈光與自然界的月光，相映成趣，寒風吹得如此的利害，月光映得如此的清涼，愈使行人顫顫的發抖。

當我走入王府井大街，便發現人影憧憧，喧亂的小販叫賣聲，各種車輛的金屬摩擦聲，格格的金皮鞋聲，奏成一節合調的樂曲。在這各種不同的聲音中，我憶到人類生活的不平等，這個不平等在那裏呢？看哪！在那直而長的瀝青馬路上，奔馳着，喘息緊促的車夫，爲了十數銅元的代

菊

那日，園中的園役，從後花園中選了許多很好的菊花，送到院中來。有黃的，有粉的，有其他種種顏色的，都擺在院子裏，其中我最愛的有一棵小的菊花。

四年前的一天，我們小學舉行賽菊大會，我還用這樣小菊花得到一個第二的獎章哪！

那天的夜裏，我在院中散步，忽見籬笆旁的那棵燦爛

價，掙扎着，奮鬥着，在他們家裏，還不知有多少啼飢號寒者，其實他的慾望很低，除每天吃到的一個窩頭，不至流於餓殍外，餘則非他所妄想的呀！但是你再抬頭來，看那如風馳電掣般的一九三五式的摩托卡吧，漂亮啊！兩隻強而有力的電光燈，如兩條金龍似的，探照着馬路，那個人不見了這怪物而退避。由車箱內溢出來的脂粉味，流散在人羣們的感官內，醉人啊！醉人啊！這像的一個一個的滑過，而在馬路上的車夫，也一個一個的滑過。

路旁的矗立在半空的樓房，萬盞燈光都燃燒起來，牠們能使你忘記了這是一個「夜」，——北國的夜！

街的北頭，閃閃不定的洋車燈光，如疏星幾點，仍在那冷靜的大街上點綴着。

陳學涵

的小菊花，被那光輝的月亮，照得非常美麗。我徘徊了一會，忽然涼風吹來，冷入骨髓，我便進屋去了。

夜越深，風越大，我坐在屋中想起了那可愛的菊花，從屋內向外觀看，看見那棵小菊花，正在大風之下，吹得左右欹斜，那籬旁有棵芭蕉葉很寬大，也是有些欹斜，忽然芭蕉葉折下，恰巧遮著小菊花，這時那棵小菊花，也就

不那樣欹斜，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動：

母親呵！您是芭蕉葉，我是小菊花，風來了，除了

故都春夢

強

殘酷的嚴冬慢慢的逝去。宇宙由淒寂的，死沉沉的景象中甦醒過來，活躍起來了，大地上的一切都盡被春風吹驚了。草兒發出嫩嫩的綠芽，花兒悄悄的從冬幕下伸出了嫵媚嬌柔的華顏，麥兒的纖腰已經長得將近半尺，桃李也正在爭艷，緩緩的東南風拂面吹來，一切的一切都在欣欣向榮，盡被春幕籠罩了，在牠的面龐上露出來醉人的笑靨，但這終不能解了我滿腔的幽怨。

記得在去年的春天，我倆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曾到公園去散步，那時公園裏的遊客雖然不能說是太多，但也不能算是過少，差不多都是雙雙對對挽臂併肩的走着，說着心腹的話兒，談到得意的時候，竟會雙雙的笑起來；談到辛酸的時候，對對的就會落下了幾滴熱淚。

她們的衣服是多麼的美麗啊！多麼的合體啊！這位穿的是摩登紗，那位穿的是密斯綢，另一位穿的是麗麗羅，她們的衣着是多麼的富麗！並且做的是那樣的合體，竟會把她們的豐姿的曲線表示得清清楚楚，當黃昏或夜晚的時

候，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

候，看去猶如裸體的天使模樣，真具有莫大的誘惑性呢！她們的衣服是那樣的漂亮，然而她們的面龐不一定是很美麗的，只因她們是闊小姐，闊太太，她們能用金錢換得裝飾品來修飾她們的面容，所以她們的面容長的雖然不怎麼美麗，但是經過一度的掩飾，竟會變成了人間仙子。總之，她們是拿銀錢買來的美麗而不是她們天然的真面貌，這是值不得讚美與羨慕的。

他們的衣飾呢，也是很講究的，差不多都是西裝革履，油頭粉面，雖然不如他們愛人兒那樣的芬香，但是和我們一比竟有天淵之別了，他們的皮鞋與她們高跟鞋咯咯吱吱的作響，奏出了很尖脆和協的旋律來。

我們呢。就和他們與她們兩樣了。

伊穿的是一件花布旗袍罩着藍布長衫，衣服的質料既不怎麼好，做的又不像人家那樣的合體，她們與伊的衣着是那樣的懸殊，也許有些人說伊是她們的污卑的庸俗的僕婢吧！不，伊不是她們的僕婢，不，伊的行爲不是污卑的，

而是高尚的；伊是普羅主義的信徒，伊不嗜奢華；伊是愛國者，伊不肯花一個錢去買洋貨；伊是真理的擁護者，伊不講妄言，伊不作不合理的舉動，伊可以犧牲一切，犧牲生命而去擁護真理，更與真理的叛徒鬥爭，是的，伊的行爲是高尚的，伊的精神是偉大的，真是值得讚揚的啊！

伊濃密而漆亮的烏絲，綿綿的垂到伊圓圓的面龐的兩邊，被微風吹着，有如在春風中慢舞的柳條；沒有塗抹些微的脂粉，就會有如蘋果模樣的面頰，皮膚是那樣的光潤，顏色是那樣的充滿着春的象徵，又有一雙烏黑晶瑩的秋波兒，更在臉的下方附着兩頁天然的朱唇，越發映襯得美麗了，尤其是伊的身體有那樣的健壯，竟能十分表現出健康的美態來。

我呢，全身也尋不出一件好的衣服，只穿着布襖袍，一條破舊的洋褲子，足下拖着一雙軟底鞋，雖然材料不大高明吧，但是穿着很合適，很舒服，這樣就使我非常滿足了。

路的兩旁鋪滿了纖纖的綠草，有多少個很活潑可愛的兒童在那裏玩耍，樹木也發出鮮綠嫩芽，右邊土山上的桃花正在盛開，好像對遊客們微笑道：「春來了，快活的春天到了！希望你們要趁着這大好的韶光，努力完成你們高

尚的偉大的事業吧！」左邊脈脈的小湖中，蕩漾着幾隻小船，慢慢的渡來渡去，不時的從遠處的船上被微風吹來一些歡笑聲，逕渡湖面，悠悠的襲入桃林深處去了。

我倆一邊走一邊還在談笑着，走累了，便在路旁的椅子上休息。

……

「划船去好不好？」

「好啊！要划嗎？」

那時，夕陽將要墜下山去，牠的微弱的餘輝，照耀着伊的烏絲，放出異樣燦爛的光彩來，她在對我微笑，當我抬頭看她的時候，伊的笑容有如盛開的牡丹模樣，更在蘋果似的臉頰上，泛起了一個小小的酒渦，竟和澄潔的水面上起了一個微的旋渦一般，是那樣的美麗，那樣的天真。

太陽的脆弱的容顏漸漸的沉入夢鄉，天空中也隨着張起來一葉薄薄的灰幕，公園中的空氣由緊張而沉寂下來。興盡的遊客們懶洋洋的步出園門，我們當然也不在例外，隨着他們與她們向着園門走去，那時沒有一個人人在緊張，沒有一對人兒在談笑，只聽得咯咯的皮鞋聲，和三五個童子在山腰中已經疲乏了的，無力的叫喊聲，以及在歸巢途中的老鴉無精打采的呀呀聲。

自那次的共遊到現在，已經是整整的一年了，時間雖然不算怎樣太長，但是有很可怕的可悲傷的變化呢！

伊，具有很健康的體格，伊的經濟的來源雖然達不到充裕的程度，但絕對可以滿足伊的欲望。在家庭裏，她的父親母親以及弟弟和妹妹都對她很好，並未曾有過齟齬或衝突的事情發生，這樣看來，她的生活是很安適的，在一般人看來，伊在這種環境之下，無論是身體方面或精神方面，決不會受有多麼大的抨擊與挫折。豈知伊的情形恰與人的理想正相反，以致斷送伊的性命，真是令人心酸呢。

原來在去年的秋末，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將伊許配×××之次子為妻，×××的家庭恰稱小康，有些土地，房產和兩個小洋貨舖，並且家裏還有點積蓄，全家共有廿數人口，像他家經濟這樣的充裕，人口這樣的衆多，似乎需要三數個僕人來助他們服役家裏的瑣事，但他們却一毛不拔，只是終日把他們家裏的婦人忙殺了，這是×××家庭的大概情形。

×××的次子是一個買賣人，長的既不怎麼漂亮，學問又非常的淺薄，簡直他還不及他的未婚妻的資格高哪！先不用說別的——她公公婆婆弟弟妹妹啦——就以其未婚

夫來看，怎麼能使她滿意？怎麼能不使她悲憤呢！

在年前經雙方議定於今年四月六日行結婚禮，自從伊聽到這個刺心的消息之後，心裏更感覺悲痛，滿腔的熱情與怨憤終於抑制不住了。但因他們——伊與伊的父母——的感情向來沒有一線裂痕的，所以伊對伊的父母吞吞吐吐的說了幾句對伊自己的婚姻不滿的話，他們聽完之後並沒有介意，因此伊在暗中流了不少的熱淚，終日在愁思着，就這樣的過了兩三個月，仙子一般的美麗已經變成柴草一般的黃瘦，在這幾個月很惡劣的時期裏，雖然我在各方面設法去挽救，但終歸無效。

病勢愈加嚴重了，請來替伊診病的醫生比以前也更加多。

在一個寂靜的深夜，天空中佈着幾朵薄薄的雲旗，殘月不時從雲隙間窺出她的暗淡的面孔，向着人類苦笑，向着全宇宙悲鳴，庭院中的丁香，也在低頭暗泣，寒月的殘光，照射到伊的心底，更覺淒涼慘淡，好像給與宇宙以莫大的同情。

室內的一切——仍和往常一樣的沉悶，寂寥，只是臥在床上呻吟着的伊，已將要踏進了永久的夢鄉。氣息緊促了。伊勉強張開了落漠的眼睛，寥寥的望了她的父親，母親

及兄弟姊妹親友等，便有氣無力的說道：「你們不能再與我相見了，上帝將要把我收回去……我不喜歡他（伊的未婚夫），而我……」話猶未了，他們與她們已以哀情的熱淚將伊送入死神的手裏去。

蘭英

小人

一間精緻的房屋裏，洋爐旁邊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對面方桌左邊椅子上，坐着一個三十歲的青年男子；右邊椅子上，坐着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少女，她的臉向着右邊，兩眼看着牆上一軸山水畫，眼眶裏好像汪着淚水。那青年男子代着冷笑，仰頭望着頂樑，口中銜着一枝香煙，用力吸了幾口，慢慢從口中吐出烟氣，向上飛起，幻成奇形怪狀。那老太太兩手向着爐邊取暖。這時屋中沈靜到十二分，三人都不作聲。除電燈下人影搖動以外，只聽見時鐘滴滴噠噠不住的響。

這樣的沈靜，有十分鐘之久，那青年男子，繼續向那女子道：「我說的話，你要細心思索，才知道我純是爲你；至於我的利益，不過是受連帶關係，並不是我所有的企圖。難道哥哥作主，給你提親，還是不應當的嗎？自從父親去世，家中那一件事，不用我照管？媽媽偌大年紀，還

這時候，散散的雲還呆在天空中流蕩着，慘淡的月光透進了屋內，鬱鬱的春風輕輕的吹動死床的羅帷，窗前的丁香仍像昔日的開着。

正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有多少精神勞力操心？就是由我拿十分主意說妥了，也不爲過。何況又和媽媽商議好了。如今同你商量，已然實行公開的討論了。因爲你是新時代的學生，才有這樣舉動；要按着我們舊家庭，還有同你商議的必要嗎？再說如果把

你送掉火坑中，受了痛苦，也還有可說。像王科長，這樣有財有勢，吃穿不盡的人家，你還有什麼不樂意的地方？自從這事說定後，他對我非常看重，不用說由三等科員就升到一等科員。就是他的重要公事，差不多都由我經手。

——這樣看重我，無非是因爲親戚關係；你看人家對待我這番情義，也不能無故拒絕吧！」

那老太太也插嘴道：「你哥哥說的一點不錯。蘭兒，你要仔細想，不要像小孩子似的一味撒嬌。這是你一生大事，千萬不可動意氣呀！」

蘭英聽了這些刺耳的話，便回過頭辯駁道：「誰又關意

氣來，這也關係着我一生的命運，不得不慎重啊。哥哥一味用專制手段來壓迫我，只在他個人利益上打算，全不管我的利害，他全忘了娶嫂子的時候，和爹媽說的話嗎？什麼如今不能專制手段對付子女咧，婚姻大事要取得當事人的同意咧；怎麼他做哥哥的，對於妹妹的婚姻反倒實行起武斷的舉動呢？他也是知識階級中人物，他也是新思潮中人物，難道父母不能作他的主意，他就能作我的主意嗎？並且事情辦妥他才通知我，承認固然無話，就不承認也要承認，這還叫「商議」嗎？這分明是欺我年幼，當面對我說好，料想不致反對，等到嫁過之後，任憑怎樣不樂意，也算是我同意的。就是後悔也無處訴苦。這樣鬼魅伎倆，你用對我使，如今我自己也有謀生的能力，無論人家如何富，我也不以爲榮，我並沒有什麼奢望，但求作一個有自主權的人，得一個自由的生活，也就完了。並且這件事，我沒有一定要自己尋偶，不過哥哥做事實在有破綻可尋，單論王科長從未和我見過面，和我家又不是多年的交誼，爲什麼他一定要和我結婚？並且在結婚以前，他就因我而看重哥哥，不次躍升。這裏面情形，實在叫人百思不得一解，我一點別的意見都沒有，只是慎重行事罷了。哥哥做得太閃閃爍爍，叫我如何放心呢？」

她的哥哥聽了發怒道：「你說什麼？你還疑惑到我身上來嗎？王科長看着親戚關係，才把我提拔起來，這又是什麼希奇事。我的意思是人家看得起我們，才趕着求親，因爲雙方沒有不相當的地方，所以我和媽商量好了。難道我還從中取利嗎？我就不知你如何曉得他不配娶你去？大半是你受了自由結婚的邪說，所以心裏另有主見，家裏給你說一個好人家的，也要反對。哼！要知我們家裏，決不許做出蕩檢踰閑的事。」她聽了這話，不禁哭道：「你不能用這話來誣蔑我，橫豎我要小心考慮，決不能落在圈套裏！」她哥哥跳起來要發作，却被他母親勸開了，說道：「算了罷，日子長着呢，明天再說罷。」說着帶着她出去了。從此她們的辯論，是日有所聞，後來鬧的不可開交，她母親哭道：「罷了，當出是我的不好，送女兒到什麼學校去，如今女兒大了，心也大了。媽媽的話都是老腐敗的話，倒不如我快快死了，隨你便去做罷！」蘭英聽了這話忍着痛哭，強作笑容的，安慰她母親。多日的舌戰，不如慈母一時的眼淚，她終於失敗了！明知她哥哥做事不可靠，無奈她的母親鬧的利害，她就犧牲了自己，陷身荆棘中了。

喜期到了，她晚間在洞房中坐着，忽然新郎走來向她說話，她偶一抬頭，不覺大吃一驚，那新郎却是一個半百

的，蒼白鬚髮的老人。她立時低下頭去，有說不盡的悲痛。那老人已然看出她一腹的心事，低聲道：「你不要怨我，要怨你哥哥，他和我說了二三次呢。用了我一千元辦事，又把他的差事升了兩級。他說妳完全同意了，但是我却不敢信；以你這樣有才貌的少女，來配我這老夫，那能使你滿意？我覺得有一件能使你稍減愁懷的事，就是自由。除了我年老外，別的事，想着妳也沒有抱恨的地方罷？」

第二天回門。她到家見了母親，幾欲昏絕，經多方的安慰，才一邊哭着，一邊的說。但是她母親還有些不相信。等到問他的哥哥，他哥哥還分辯道：「一千元是我和

落葉梧桐雨

垂仔

「噹噹噹，噹噹噹。」兩遍鐘聲響過以後，珍妮由教室中匆匆的向宿舍跑去。一面把書放在桌上，一面脫下白掛黑裙的制服。彎下腰去，把在床底下放着的柳箱，搬出來。正在手忙腳亂的時候，忽然聽見身後有人叫她，回頭一看，是蓮琪。因此很不耐煩的搭腔道：

「哦，蓮琪呀！妳今天沒有出去嗎？」

「對了。因為等一會我還得賽球啦！」

他借的，將來還要還呢。」她的母親怒着道：「你不要逞着嘴善辯，來哄我，剛才訂婚就向人家借錢，真真豈有此理，不是使彩禮是什麼！並且你不是說王科長三十六歲嗎？怎麼又變五十二歲了？明明說續絃，怎麼家裏有老妻呢？這都是你辦的事！天下可有你這樣的哥哥嗎？」她母親覺得對不住女兒，抱着她痛哭起來，但是這又有什麼法子挽救呢！

「我的自由何在？我的幸福何在？」想起了這兩句話，她就不覺得淚如雨下。

爲了「一千元」的彩禮，兩級的陞遷！」使她陷身荆棘！

「噢！怎麼珍琪今天打扮得這麼標緻，莫非有什麼約會嗎？」她看見珍妮換上一件乳色的綢衫，兩隻袖子又短又瘦，赤裸着雙腿，足登着一雙銀白的高跟鞋。頭上紮着一條淺紅色的緞帶。臉上微微的施了些脂粉。看她的那種裝束，絕猜不出來是一個學生。真是美麗極了。

珍妮心中本來有事，一聽蓮琪的話，愈發的不耐煩了，頭也不回的走下樓去。出了那座皇宮式的松蘿女校，

雇車向北海公園而來。那是星期六的下午，遊人格外的多，她走到漪瀾堂看見茶客遊人更是擁擠不動；正在左閃右躲前進的時節，忽然感覺有人在她的肩上輕輕的拍了一下，一看正是她要尋覓的祥卿——一個青年音樂家。

「珍，怎麼這時才來？我等妳好半天了。」他一邊問着。一邊挪開對面的椅子，請她坐。

「可不是，校中有一些瑣事，對不住得很！」

「祥，我們可否離開這個地方？我覺着太吵鬧。」

「好！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日光沒了，天上的紅雲也淡了下去。漪瀾堂五龍亭間的燈火也漸漸的多起來。僻靜的河面上，有一葉小舟在碧水中飄蕩。那正是祥和他的珍。荷葉密密的將水面蓋了起來，好像一面翠色的毯子。花兒紅得像她的雙鬢；白的更是清妍得像她的容顏。祥一面吸煙，一面隨手摘了個荷葉，向珍的頭上扣去。她當時抓了下來掉到河裏。他又從河裏把那荷葉拾起來，重新向她頭上戴去，使一件燦爛潔亮的網袋，都染上了水液。倆人奪來奪去的嬉弄，終於他握住了她的手臂，倆人相向的微笑，她也就順勢的倚在他的懷裏。一切自然的美景頃刻都已忘記，只覺愛的甜蜜和

神妙。

暮色籠罩了大地，一鈎新月從東山上爬了出來。晶瑩明澈的緊貼着幽靜的天幕，又把自己的影子倒映在波動的水面上，發出層層起伏的波光。晚風輕輕的拂過，放出清甜的荷香，他倆都沉醉了，這時月色愈加清冷，把她的身軀照成蒼白色。襯着那細的眉黛，淺紅的鬢鬢，以及那明亮青眸，石膏處女像似的，一切切都使祥的心顫動。

大概是祥有些不耐煩了，掉過頭去，把手指着天上白皎皎的新月，向她說道：

「珍，妳看那明月，多麼清凜啊！正像我們神聖的愛一樣。」

「我也這樣的想。我以為這一輪明月，正和我們倆純潔的心是一樣的。牠每當露面的時候，人們總是歡迎祈望着。如今我倆的情愛種子早已在心中開了美麗的花。但是我們永要保持牠含苞待放的情景，不要使牠稍有一點凋謝的樣子啊！」珍這樣的回答。

這時倆人又靜寂了半晌。一陣狂風吹過，天邊起了一片烏雲，將月亮掩蔽住。河面上的蘆葦，與荷葉摩擦着發出一種尖峭的聲音。水塘裏的雁雀也被震驚得撲搭撲搭的飛起來。但是一會兒月兒又漸漸的露出來了，依然是那樣的清

亮，那樣的美麗。祥的心中又似乎是在顫動了。對她道：

「珍，妳可以允許我的要求嗎？……」

她的臉微微的泛出了些紅雲來，「請你打消這個念頭吧！我方才不是說過了嗎？你的什麼要求我都能允許你的，我的一切不已經是屬於你的了嗎？但是我總以為還沒有到相當的時候呢，因為要是像方才你的意思，那未免太無價值了。人的一生雖然也只是為的這樣，但是如果你的心就為的是這個，我想你一定不會找我，而且還得經過這許多的繁雜過程，你不很容易的向那方面輕快迅速的解決了嗎？……」

「祥，我還有一點小的見解：我以為我們一定要打倒舊式的約束和管轄，向着解放的大路前進；但同時要絕對的打倒新式的傀儡愛情，只為解決片時的歡娛而就誤了終身。那種的愛情，那種的心理，是謬誤的，是污濁的，是不可持久的，是不可得到愛情趣味的真實性的……我們要向着光明的前程急驅，打開一切虛偽的心理，進行我們心中真實的愛，那才可以達到我們美滿目的，那時候才可以進行我們的終身大計，這才叫做真牌號的「情愛」——神聖戀愛！」

祥聽珍一片堅決的話，自己很覺慚愧，感到珍的確是

現代社會新潮流推進中的一個精明堅強極有學識有經驗的女子，現代社會極需要的一種人，頓覺本身有不及的地方。因之對她，在心目中更加深了敬慕景仰的心理。

月色很清亮的照在他手中拿的 Violin 上，發出銀白的光輝來。她好像是有些什麼感觸似的。對祥說：

「你是否可以拿牠奏一個調子給你的珍聽聽呢？」
「可以，當然可以。就以這美麗的月光當題目奏一曲吧。」

說過之後，就在 Violin 上奏出來了。起初是幽靜的調子，彷彿在廣大的海面的彼端，清麗的月靜靜地透出水面，慢慢的登上天際，白沙都像水晶玉似地發着光輝，森林，曠野，都為了這日光而沉寂。忽然調子激烈起來，顯着格外的淒涼。好像是在天之一方有許多的妖靈出現，在月光中，遊戲着，舞蹈着。又好像珍說的那愛情真理的表現。奏出了不可思議的音樂而狂舞着。曲愈進愈急，愈奏愈高，終於變成了怒濤飛散似的，淒慘而又莊嚴的聲響。聽着的她，彷彿是感到自己昇天了，茫然的消失了。

珍妮本是江蘇揚州人，家境中等，在民國九年直皖戰的時候，她家有不少地畝，因戰事的牽制而被充公了。她

的父親就帶了她們一家人及較近的親屬一同來到北平。後來因她的父親會運動了個正定府那地方的重要職務，又率全家南移到那裏。當這時候珍妮很小，曾在他的舅母家住着。後來慢慢的長大了，入了小學，中學，便脫離了舅家，自己獨自生活着。

她四年沒回鄉了，當她想起從前回家的情景的時候，便立刻映出一幅圖畫在她的面前：父親帶着小弟妹們在正定城後身玩耍，高有十七八丈的大銅佛，他的大頭高高的頂在天上，把脖子伸出，高出城牆外面。牠四周的風景真是美麗極了，遠遠的青山，橫插在半天中，由半空中露出牠的峯腰。一圍環帶的護城河，是由滹沱河的支系分出，當滹沱水漲的時候，牠也翻濤般的亂滾，携泥捲沙的狂奔。當滹沱水落或乾涸的時候，牠便很平靜的緩緩流着。輕風拂過碧青的水面，現出層層的波紋，水裏的石子岩層都清澈的可以看出。鴨兒們來回的游着，水裏的草魚也不時的鑽出來露出一露面，許多農家婦人在那裏洗衣，溫和的曙光照在她們的面上……啊！美妙的家鄉，給她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

今年的暑期還未來的時候，她老早的就打算回家看看去。祥聽見她要回家去，特地爲她買不少京中的禮品，以

及鄉間沒有的東西。珍妮的心中真是快樂極了。

她將走的晚上，祥特地請她在鐵道賓館爲他餞行。祥好像心中有些惆悵，可是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爲了什麼，心裏的話想說總說不出來。呆呆的坐着，終於珍妮首先發問了：

「祥，你爲什麼這樣的客氣呢？我又不是出遠行，過一半個月就回來了，你何必這樣的……」

「應當的，這是應當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只願你自己保重……」他回答着。

時間的限制不許他們再說話了。汽笛已嗚嗚的在叫。珍妮勸祥回去，祥呆呆的總是不動。她又向祥說了不少安慰的話，請他多寫信，他只是點點頭，心已不自主了。鈴聲響了，汽笛又重複的叫了一聲，車便蠕蠕的開動。祥像狂了似的隨車追去，珍看見他這種舉動便連連的擺手，叫他回去，可是祥並不感覺什麼，張了張嘴，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珍妮回到了別離數年的故鄉，她心裏又不像原先那樣的興奮了，她看一切的情景和往年差不許多。她剛一邁進門的時候，她的二妹珍娜就迎出來了，趕忙拉了她的手，連蹦帶鑽的跑進去。她的父親以及全家的人，聽說大小姐

從京裏回來了，並且還帶了那麼多的東西，於是全都出來了。她首先向父母親見禮問好，再看四圍的人，什麼樣都有，圍的密密層層，有的見過，有的不認識，從前幼小的現在已成人了，老的更老了。

這天晚上的晚飯，少不得叫她家中麻煩，什麼鴨肉魚蝦，炒炒炖炖的熱鬧了一陣。飯後，她把北平買的東西一一的搬出來，沒有一樣不合她家人的心意。

她父親頭髮也變得蒼白了，臉上顯出更蒼老的樣子，對她說：

「珍妮，妳記得嗎？當妳上次回來的時候，也從京中買了不少東西回來，那盡是玩藝兒，什麼貓呀，狗呀，小絨皮球呀！……這時回來，顯然是一個大人了。顏貌也愈發開展，我簡直有些不能認識妳了！」珍妮還沒有聽到一半，臉頰上已微微的泛起兩朵紅雲，再加上旁邊的人，你加一句讚美，我加一句誇揚，愈使她不好意思，反而覺得有些討厭了。

她在這假期中，不是和祥通訊，就是與弟妹鄰人們到河裏去蕩舟，或者到較遠的鄉鎮裏去遊玩。當地的人都覺着，從什麼地方來了個這麼漂亮的姑娘？究竟是誰家的呢？給他們口頭上增了不少的材料。

不料這些話慢慢的會傳到當地一個土著軍閥李姓兒子的耳朵裏。他一聽這話，就同他手下人左右的追尋着，果然有一天在河裏的小船上看見了她。他一見了非常的喜歡，趕緊到家去向他老子要些守衛兵。他的老子在從前的時候，是「北洋系」中有些勢力的人，如今也替政府帶了些軍隊駐紮在這裏。他惟恐勢微力弱又撥了些隊伍給他的兒子田芳做後鎮。在當時當地可以說是很有些勢力。他做起狐假虎威的態度，漲紅了臉，直像猴兒的屁股，那地方的人沒有一個不怕他。

當他聽了兒子的話，向外一打聽原來是同事林柄桐的女兒。當時他就同他的二姨太買了些東西，到珍妮的家去，向她父親提到請將他的女兒珍妮，許給他的兒子田芳。珍妮的父親聽了這話，心裏有些躊躇，可是她的母親一口就滿都應允了。因為她母親想：林宅是一個有錢有勢的人家，在當時又有軍隊跟着，誰不怕他們？況且一家的生活費用，又是從他手裏掙出來的。萬一要不答應，自己丈夫職業一失，全家怎麼活着？所以毫不等待的說出口了。那李姓軍閥的心中自是滿腔歡喜，便決定再過幾天叫他的兒子來拜一拜親。

他們商議的時候，珍妮恰好與弟妹們出去了，所以這

件事情她一點也不知道。

一天下午當他們吃晚飯的時候，珍妮的父親對她說：

「珍妮，妳現在已經是成年了，學識也很不錯了，我特爲妳，決定了妳一生的大事。妳明天不要出去，我叫妳看對方是什麼樣子。」

珍妮聽了如同從晴天裏打下一個霹靂似的，當時就拒絕了。她對父親說：

「婚姻的問題關乎終身的幸福，不能隨便的就算了，況且又沒有得我個人的同意，這是萬萬使不得的。請父親收回這個意思罷！」

「珍妮，不要着急，他是一個極有錢有勢的一個少年，妳明天看見他一定就滿意了。」她母親這樣的回答。

「我不管什麼金錢和勢力，尤其討厭有錢勢的人，我絕對的不允許。」她又堅決的回答。

「珍妮，妳息怒罷！不管你如何的堅決，我們已經允許他了。」她母親說。

「什麼，允許他了嗎？將就？」她委實的急了，漲紅了臉。

「什麼？十七八的大姑娘會不害羞，要是提到婚事早就不言語了。妳還會爭辯拒絕。好利害的丫頭！」她母親

又說着。

珍妮真是氣極了，連飯一口也沒吃，就回到臥房去躺着了。她感覺人生乏味，人事真是無常啊！

這一晚很快的就過去了。果然在早晨她們將吃完早飯時，那李田芳就來了。一進門就向珍妮的父母嚷聲「爹媽」，向珍妮叫「珍姐」。由珍的眼光中看他的態度——叫他坐，不坐，讓茶推辭的樣子——真是虛偽極了。一身華麗的長袍，顯出好像是極安分的人；其實看他的頭面，早就知道了。珍妮的心中打算再過幾天就回北平去，所以這些事情都聽從自然，自己只在屋裏坐着看書。

過了些天李宅見婚事進行順利，就派人來定帖。珍妮早有主見，所以不把這事放在心內。不料珍妮她在家鄉的事情，會有人傳到北平的祥卿耳裏。祥卿一聽這事就覺得奇怪，趕忙的向鄉間方面打聽，果然有這樣事，並且聽說還很順利，大概不久就快結婚了。祥一聽見這種消息，登時就覺得人心是難測的；與自己相處極好的愛人，也會欺騙自己，獨自跑到鄉下，去與有錢勢的軍閥結婚。他的心裂了，他咬了牙，寫了一封書信寄給他鄉的愛人，自己更覺着人生是無意味，於是堅決的拋棄了音樂的生活。投到西北墾荒隊去。

地方是一個沙池中間的山谷，裏面有大理石，叢林，

和無數的岩崗，沙洲，以及無垠的荒漠。駐紮在貝殼流集，和散布在古海灘上那些奇怪的骷髏的地方。每當白日的時候，他總是努力的工作，一些事情也不思想。可是一到夜晚，原野無邊的沙風，捲濤拍岸似的，尖哨呼來，吹得那帳篷內的油燈，一閃閃的擺動，便鈎起他無限怨恨的心緒來。感覺人生的乏味虛偽詭詐和紅塵的擾雜。或者每當清晨的時候，曙光尚未放出，暮氣未消，東方向成魚肚白色時候。隱隱的聽見遠處傳來的軍號音，笛達達的刺入他的心裏，如同針一般的尖利，疼痛。他對大自然感覺興奮起來，感覺愛慕起來。於是拖起他的腕袖，申起他的繩來，背起大車斧鋸，拖着向光明的勞工路上走去。

在鄉間的珍妮，接到了愛人祥卿的信，展開一看，見上面寫着：

珍：

我現在如同是正在一個風雨交迫的大路上走着。我眞想痛哭起來，我嘗着戀愛的真滋味了。甜蜜的，美滿的，過後變爲的辣的荆棘。我當聽見妳與一個更好的人

結婚，我是歡喜極了。我慶祝妳們日後快樂無窮！

祥上

珍一看這信幾乎暈了。她一口氣也沒吐出來，心撲撲的跳着。她莫名其妙的也不知道是誰做的惡劇，使他們倆人絕裂，伊哭了……那天的晚上也沒有向家聲明原因，匆匆的回到北平，一下車就向祥卿的家中奔來。到門口一看，已就換了姓氏，於是他就向各機關及關係方面打聽祥的行踪。人家都說他在前幾天就走了，大概是往西北去了。她一聽，大叫一聲躺在地下。面色蒼白，手顫動着，一勁的痛哭流淚。大家把她送到學校去。她當時受了這麼大的刺激，便染上了神經病症，像發瘋了。又加上學校快開學了，學生們搬運東西，嘈雜喧囂的聲音，愈使她的病變得厲害，於是大家又將她送入頤和園天然療養院去調養。受了刺激的她，每日只是獨自在一間小樓上的一張大軟椅上躺着，消瘦的臉龐，現出一付不安定的容貌。憔悴肌黃的手，不時的在顫動着。有時她推開了樓窗向下望去，清宮的景色映在她的眼簾中，彎曲迂迴的美麗山景，一些也不使她感覺興味。只注意在碧綠的昆明湖水中，漂蕩小船，那裏坐着一雙情侶，甜蜜蜜的談着。於是想起前數年的她和祥來，不也是一樣的在水中放蕩着嗎？……

夏去秋來。不免又使人多一番愁悶的情緒。窗外浙瀝的秋雨打在梧桐的葉子上，嘩啦嘩啦的響着。柳葉桃葉紅綠的在她眼前漂泊，落葉點點，繽紛飄零，不禁又想起她的身世來……。秋風已過，使人發起一種蕭瑟的感慨，一輪秋月從窗外透進來，照着搖曳的竹葉影子，在窗紙上，發出嘎嘎的聲音。一陣烏雲飛過，將月吞蝕了半面，露出一半的面貌像在與人哭訴着慘淡的光輝。這些又引起

珍妮的鄉思來，但是忽然又好像在眼簾中現出一個軍人來對她假裝的安慰。又好像一個梳亮頭的青年手中握着Violin，奏着曲子譏笑她。她大叫起來：

「沉悶黑暗的！無意思！天公你爲什麼造下這可怕的罪惡？……」她再拿起祥的信，看了一篇，字字刺在她的胸中，她的心碎了，裂了。一聲不響的昏倒在床榻上。

讀書趣味雜寫

何奕圖

「讀書爲天下第一至樂。」只要常讀書的人，都能體味得出這句話的妙趣。我也不知在何時就染上了讀書癖，正像劉大杰所說：「一時不讀，一時便難過；一日不讀，一日便難過。」（春波樓隨筆）。吃飯時要看，睡覺時要看，入廁時要看，雖明天便考，今晚須開一宵夜車，亦得看段閑書。（這裏所謂閑書以與沽名釣譽的正書有區別耳。）

來，有的已經讀過，有的未曾讀過，也須竟發現一個新的意思，或典故，以致鏤刻於心，永遠不忘。一字一詞之微，較之考過即忘的幾何定理，英文生字，建國大綱，則千百倍過之。

有時嘔心絞腦，正在背英文生字，或幾何定理，或建國大綱第若干條，本應遍遍復遍遍，不可稍作佇留，才能記得「快」；而忽見旁有冊閑書，不覺隨手抽出，從中間就讀起

我這種溫正課，而看閑書，以科學的眼光看，是「換換腦筋」，其實我個人的意思絕對不然，科學昭示給我們的衛生條件，在生活尚沒有規範的，實在談不到；不過當我背生字，背定理時，論語，宇宙風，林語堂，鄭板橋……（我想一定有一種人最討厭他們，而要罵我「沒出息」

……)，總於無意中向不可遏制的「背書狂」襲來而已。所以我並沒有因換換腦筋次日考的成績便好些的，或者有時甚至考得更壞，但心裏照樣感覺痛快。

讀書雖不拘何時何地，亦不儘然如此；最好要以夜間人寂，其次則夏日臥樹下，至於書的本質，不問內容趣味如何，只要消化得了。

我每天閑時固然手不釋卷，吃飯，睡覺，入廁，亦要時時要讀，一時不讀，精神便無着落處，做甚麼也不是，故每星期六日，必覓安星期日的讀物。

吃飯時，旁邊放本書，是極不合衛生的事。可是吃口飯，夾着菜，看看書，慢慢能咀嚼出飯的香甘和菜的清新。以上的一種風味，我雖不敢武斷吃飯看書能助消化，或其他好處，至少以我二三年來的習慣為証，還沒有發生消化不良，及胃酸過盛等現象。

飯後課畢，即至睡覺時已睏不可耐，在床上若不看书，亦不能躺下便呼呼睡去，必至輾轉反側，次日猶覺心有所失。如拿本書看，不唯全身困乏頓去，到眼睛睜不開時，自然書投一旁，安然入夢。

知堂先生入廁讀書一文結論最佳：

「如有乾淨的廁所，上廁時看點書却還是可以的，想作

文則可不必，書也無須分好經史子集，隨便看看都成，我有一個常例，便是不拿善本或難懂的書去，雖然看文法書也是平常，據我的經驗，看隨筆一類最好……」

周公此言，頗合鄙意；非久讀書親歷其境者道不出。近因喬居，入廁尙自不便，已違此事數月；讀過此文，回憶從前，屋後茅廁一椽，雖無抽水馬桶，亦不失相當乾淨。每入必携閱微草堂，一因其文字淡平，寄寓易悟；二因任撥一冊，翻到那裏是那裏，率意為之，無須瞻前顧後，刻意求是。固亦不失為「善書」之類。今後不知何日再復我既失之一樂也！

所以我讀過的書，往往沾着油漬湯汁，夾着扁的飯粒和枯的菜葉，或書頁壓折皺紋多日不舒。然掉糞坑裏，并不會有過。多少這也是個人讀書史上當視為一件極寫意的事。

林語堂先生說：「欲求文字上進，只須報紙新聞，廣告，啓事，訃告，辯駁，副刊小品，雜誌創作，亂看。」我再為增一言：「亂看則可。不可濫看耳。」我之讀書，不是為作得出文章，不過引林先生之言，覺得對「怎樣讀書」說去很適當，讀來讀去本無任何打算。多讀書，日久，非有一定期限，何時是最高限度，或何時是最低限度。」胸懷

必自開拓，心境必自達遠，每見欲求作文急於長進同學，買作文詞典，描寫詞典之類。所謂詞典，皆剪貼各書，只作一番分門別類的工夫，載道，言志，幽默，普羅，無不俱備，一個人如果能做出許多格調的文章，其畢生快樂當不亞於長樂老！與其如此，何不多覽些雜書，更多得些意外的收穫，豈不直截了當？并且好文章絕非尋章摘句，生拉硬扯，搭配而成，不然真有「腐」氣了。

時常遇一生字或新詞新典，第一次沒在意，把牠放過，却一見如故，明天一定又遺於別處，就是一個極生僻的，也是如此；在「最短期間」屢屢接踵而至，直到使你不得不翻翻字典辭源之類時才能。我經過這種情形真不知有多少次，沒事時想起，非常奇怪，可笑，好像故意作祟；一次兩次，倒也可說，而竟三番五次，絮絮不休起來，所以現在為息事寧人計，遇有生字，難詞，在可能範圍內，必「促其實現」——這也是讀書趣味之一。

我看書雖曰「亂看」，然最喜歡的，莫甚於前人筆記，及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一類，後者簡直大有日與共之之概，近日猶甚。

筆記之類，街巷俚談，証古辨今，偶句小詩，妖狐鬼怪，上下縱橫，無所不至會心之語，戲謔之詞，久看無

厭倦之意，怎看怎好，何時看何時好。

近代幽默，小品一類刊物，說盡人之不能說之話，不敢說之話，或想說不知如何說法之話，或能說敢說而無處去說之話。這付清涼劑，不知活了多少骨鯁於喉，奄奄待斃者。近世人皆罵林語堂，試問發掘明末埋沒於地下之灑脫超逸，含冤數百年之文章，而使今人有此眼福者，能有幾人？說得出「萬般皆下品，惟有帶槍高」之話者，能有幾人？較之刻刻以「今夫天下」為念者，時時罵青年不長進者，我真欲無言了。

每期刊物到手，看後正中下懷，不期而合之話，隨拾即是，如大熱天氣，連飲冰激凌數杯尚痛快萬倍，逢人便說，所謂「欣於所遇，曾不知老之將至」是也。

我知有人板起面孔，以天經地義之話斥我無禮！然個人思想，天賦之性；豈能他人思想，硬拿來裝進我腦裏？又何對不對，狂不狂之有？

我讀書有六字箴言；「多看，亂看，常看。」則樂趣盡在其中矣。

——徵文競賽初級第一名

消寒錄

奕 鵬

學生做愛國運動，當然是天經地義的事；誰「敢」說自己不愛國？可是當局的「不得不」用水龍，刺刀和平制止，以致短兵相接，而給外人一個極不好的印象。我以為雙方却有再斟酌一下的必要。固然學生方面已有他們認為有計劃的方針。

因為愛國（「學潮」似乎欠妥），只好提前放假。

有一部份人或者藉此做出一點更有意義的事；一部份人則多歇幾天而已。我就是屬於後者：每天除了鈔幾首詩稿外，就時時看書，有時往一長者處請教——按形式上說「談天」較比切實一點——不過你不能說我不愛國：第一，「讀書可以救國」，自不待言；第二，

關於談話陶亢德先生在論語二週年紀念號內說：

「我們仍只要聚好友數人，作密室閑談，全無道學氣味，而所談未嘗不涉及天地間至理，全無油腔滑調，然亦未嘗不嘻笑怒罵。使天下竊聞我輩談者，能於微笑中有所悟，有所覺，雖負亡國之罪，也尙對得起凡我同胞。」並且國難方殷，要人亦屢屢發表談話，立場與內容雖不一樣，皆為救國之道則一也。

看書談話，心裏多少不能不有些反應，可恨自己向來不會作「文」（更談不到「章」了），所以曾經答應刊委會寫點東西，已領得稿紙，拋置在案，結果一字沒寫出來。不想編者既不予以嚴刻深究，反倒格外透着和氣：「多少寫點兒！」雖然這些東西不免是「趕」出來的，究竟是我早要說的話。

朋友！當你坐在爐旁，拿了當日報紙看着「愛國慘劇」的時候，你感覺怎樣？除了暖和之外！

名之曰：消寒錄。是為序

胡適之先生的敬告日本國民書，有些地方確是替我們

說了我們的心裏話，并且「在日本的知識階級，引起了很大的感動」；而對我們發生莫大的「同情」。所以也是日本「國民」所要聽見的話。我們知道所謂帝國主義，不過是少數資本家的勢力作祟，由室伏高信的答胡適之書中「可嘆的是因為日本的國情太複雜了，對於尊稿的一部份……不能不加以刪除」可以見到；還有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度

的日本軍費預算，經過海陸軍部與財政當局長久的爭持，才決定下來，而壓在捐稅和公債底下的日本人民大眾的叫苦連天，更知道侵略中國不是出於大多數日本民衆的意思，他們是和我們站在一條戰線上的。我以為胡先生這篇通告，至少可以喚醒鐵蹄下被壓迫的日本民衆，和我們共同携起手來！

至于畢雲程和杜重遠二位先生認為胡先生要求「正在不由自主地被送到『光榮』的戰場上去」的日本民衆，叫「他們『反省』有什麼用處呢？」並且認為胡先生這是「一件僂事」。畢杜二位先生似乎急於要見「功效」，覺得非直接和帝國主義者碰一碰才行。當然二位先生知道「話說得太硬了，又沒人給你兌現。」

胡先生的勸日本民衆「懸崖勒馬」，「不要再談親善」，「不要輕視一個四億人口的仇恨心理」……等，雖與事實不符，表面看來沒用；然這正是促成日本民衆顧慮自己的環境以速謀覺醒，認清目標去速求解放，所以我認為胡先生此事絕不是向帝國主義者哀求。

在「帶甲的拳頭」下能說出既不「太軟」又不「太硬」的話，真使我們欽佩。胡先生無愧是領導學生運動的先覺者！

註 胡適之：敬告日本國民書（獨立評論一七八期）

答室伏高信先生（獨立評論一八〇期）

室伏高信：答胡適之書（獨立評論一八〇期）。

畢雲程：胡適之先生的「敬告」（大眾生活一卷四期）

四期）

杜重遠：一件僂事（大眾生活一卷五期）

二

獨立評論一七〇期轉載了九月廿二日大公報陳衡哲女士的星期論文：救救中學生。起始陳女士就說：「目下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有兩種。其一：是正在遭受着水災與匪禍的難民。其二：是擔負着讀書重任的中學生。」不用說外人，就是身為中學生的我們，看見把中學生與難民相比，也不免要驚異的！陳女士跟着在後面就引了五件「有代表性的事實」——信，來印證受着「康健的摧殘」的中學生，怎樣能和受着飢寒與死亡威脅的災民相比擬。第一封是因正課和溫課的時間過多，至高中畢業時體格及精神「已變為衰弱呆滯」；第二封是「有一位神經質的青年，因為功課太重，尤其是數學，竟因過度的用功和憂慮，得到了神經病，不久便自殺了」；第三封是「每天做功課非到晚上」

時不能完」；第四封是「精神不足之學生竟有每日注射斯波明 Spermin 者」；第五封是「現在中學的課程，最使人感困難的，就是數學。」「拚命吧，精神有限，只好打嗎啡針。」

有的學生只知「死背書」，或者先天的身體孱弱。上面所舉五種情形不是兼有這兩種原因，便是有一種。初中普通都自上午八點至下午四點左右，每星期連校內自習不過四十餘點鐘（裏面包括課外活動）。高中每星期沒有校內自習，僅三十餘點鐘（也包括課外活動）。每天最多有三點自習時間，儘可作完一切功課；表面鐘點並不為多，據部定的初中每星期四十八小時，高中每星期六十小時，正課自修包括在內的課業時間自有少而無多。可是像高中的每天幾十個數學題（幾天就是數百個數學題，）和考試時要加開夜車不算在內。不過幹普通功課的究竟很少，所以大部份時間就被壓在最可厭的數學重擔之下，日久精神衰弱當然是免不掉的。以上僅就我眼前看到的如此；在師範學校功課當然較普通中學要繁重得多；至於外省各地中學，據我們想像，進步慢的地方，學生課外活動少，功課也就繁重些。如這次全國學生愛國運動的情形我們就可以看出。

我的意思以為除了幾種繁重的科目和不必要的科目

外，其餘功課並不算繁重，只有這幾個小鬼作祟。先天身體就衰弱的同學，他們根本就是受「民族衰弱」的影響，稍一用力過度或再為「數學」絆着，精神上就非常痛苦。「民族的衰弱」只可說越來越加重，而並不是因為他們，民族才漸漸的衰弱下去。至于打嗎啡，斯波明千百中也不見得有一個；再有就是往牛角裏鑽的名利主義者，他們咎由自取，祇知書本，不知其他。這幾個小鬼是誰？繁重的就是數學，英文；不必要的是初中三年級的音樂，簿記等。

數學一門，據教育原理上講，是可使腦筋靈活；腦筋根本不靈活的學生，一道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始終沒有一點線索，腦筋反倒越來越亂，索性來個痛快！拋開永遠不看，三年多不敢問津。結果，倒覺得清閑了；有時也為牠所累：就是在考試時。所以陳衡哲女士的「艱深與繁重的數學對於沒有數學天才的青年的傷害」一點我是絕對感覺同情的（不過不僅限于高中的數學），把初中數學應當減少鐘點，高中應改為選科才對。固然數學是科學的一個基礎，可是，事實怎樣？我要請教於教育家們！

世界交通日便，國際關係日密，誰能否認？我所不解的為什麼單單學「英語」？而且列為主要科目裏的「最主要者」？英國殖民地最多，我們要做一個候補者呢？抑或

真如室伏高信所說「受大不列顛的誘惑」了呢？現在請隨便找一位高中畢業生做一篇文法錯誤很「少」的英文短文，是不是能令我們滿意。——或者小小的失望？我們應當斟酌事實，學些有真正用處的；英文按照目前的情形，及教育上的收穫，要改爲選科，以看得懂不得不用英文本的科學書籍爲限。英文的科學書籍也應儘量翻譯成中文。「以下兩段論及音樂，簿記——略」

重要的功課，不幹者根本不幹，幹者日夜不輟，以致身心爲累，遂成畸形發展狀態。教員則亦不顧多事，完全令其及格，互相敷衍日久亦不自覺，才有今日不堪自問之成績。

最後希望教育家，不要儘管以圖表來充實教育年鑑內容，及以在教育年會上宣讀論文爲美。眼光放大，腳踏實地，中學生自然得救；則中學生幸甚！教育界幸甚！

三

中國現在已弄到這個地步，多少是受了「忠厚傳家」久，「和平處世」長，以及「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論的害。

三年前，我們那個承繼「父親遺業」的將軍，拿着一揮數十萬金的慷慨精神，同樣把三省土地拱手醜贈友邦；

而我國又持着「自有公理公之於世界」的「忠厚」「和平」之「四維精神」，一直和平到現在，「滿洲不夠，又加上了熱河；熱河不夠，延及了察哈爾東部；現在的非戰區還不夠作緩衝地帶，整個的華北五省又都有被分割的危險」了。報紙上前途還是樂觀的，我真佩服無愧大國的涵養功夫，也須這就是「忠厚」「和平」精神的發揮光大吧？孫中山先生最後的一句話也不忘「和平」是能救中國的，他在地下看見後人「和平」到如此，也須恨自己死的太早吧？

和平吧！和平到無復家國爲累的時候，倒也自在；既無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辛苦，又無具文抗議條約束縛之惱人。

「禮義廉恥」我不敢說不對；偏是因爲大人先生們的提倡「禮義廉恥」，到覺得不敢親近了。你是科員必須應酬科長。一桌打牌，科長能吃你的牌，同時你也要算計科長要的什麼張，明天他升省主席，你也鬧個廳長當當，不然，說客氣點，另有任用，此之謂「禮」。會記得有一人很正重的勸我學抽煙，打牌，喝酒，就是這個緣故，可惜辜負了他的好意，至今壓根兒就沒學。

「義」者，宜也，林語堂先生說：「工程師當縣長，牙科醫生主教育」，地質學家掌行政。機關人員，學校教職

員，如化學方程式，互有關係。大學畢業去拉車，一字不識做領袖；大學畢業固然都有能力，而一字不識未必體察民情，懂得「等因；奉此」。所以誰有力量誰就幹，結果一場糊塗。孫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一曰：「人能盡其才；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宜。」在處處使人失意的現在，就是死去的孫先生，想起生前的諄諄忠言和臨死的重託，于九泉下能不潸然淚下？

吃油條，啃大餅，穿布衣的要人，你準知道他回家不喝鷄湯，裏面不穿貂皮小襖，租界裏沒存着幾隻箱子？可是他們徧徧嚷着廉潔，「不要民間一文錢」（一文錢太少，不值一要也）。「貪官受彈劾，其中總有蹊蹺，不是油水不勻，便是藉端報怨。」監察機關有何用處？

我們希望作官舞弊最好公開的說，一方面「國家的事也做出來。」這已是很對得起人民了。

恥，更不用說，你看現在人臉皮之特厚，不過嘴裏也時時離不開廉恥。

所以，禮義廉恥固然很應提倡，祇要不過火，才不致「四維既張，國將滅亡。」

忽然想起國聯裁制意大利，爲什麼用禁運煤，鐵，石油的手段呢？

閱林語堂先生的談螺絲釘後，有感于中國之精神文明，隨便寫了些。

四

讀書之樂境，非親身嘗試不能窺其究竟，然當你剛插進脚去，微覺一種融融令人親近之氣時，便再也不願離開牠。陳眉公謂「讀未見書，如遇良友。」你越與他形影不離，越覺他和藹可親。有時無意中他把你多少日子的宿願償清；有時他使你驟然間悟出一種道理；則趣味愈無窮盡，竟至交稱莫逆。祇要你把他請來，加意的愛護他，他便伴你一生。以後無論何時。請他助你的忙，他總是義不容辭的盡力爲之；也無需寒喧虛套，無謂應酬。完顏德壽（仁鏡）先生曾說：「讀書須成癖。」一日不讀，一日便難受，一時不讀，一時便難受，一刻不讀，一刻便難受，總之有空便讀。

讀書祇要自己樂意讀，不論科學，政治，幽默，小品，至于輓聯，哀啓，評論，廣告……見着便讀，不輕意放過；雖一時不得，必輾轉蒐求，獲得一讀方罷；不然便心有所失，淤塞胸間，逢人便問，遇有不明，當時便檢閱冊籍，或求教長者；但切不可強記，須偶然得之，不期會

悟。如硬往腦裏裝，如儲倉，百貨店，不惟樂境全無，反爲其累矣。不願讀書，或讀數月覺一無所有，再也不想讀者，皆是犯此等病。

你如問我爲甚麼要讀書？我說學校讀書爲「文憑」，讀「正經」書以外的書本沒有打算。（作科學或學術論文集不在此例。）救國當然需要讀書。——不過我稍有疑問，就是要人讀的書是不是和我們讀的一樣？——朱子家訓

說：「讀書志在聖賢。」以聖賢做讀書致用時的榜樣則可，如兢兢業業，矢志「做」一個聖賢的自已，則「不足與之道」了。其實孔孟死後何嘗知道過多少年後被人稱做聖人？近人總說：「某某人資格怎樣？」「不錯已經大學畢業。」同是此等觀念。資格自是資格，大學混了共有二年，也得張畢業文憑，連「九一八」事件發生于何年都不知。並且家長亦以得到大學文憑爲滿足，死也瞑目了。其實中學畢業生「資格」比大學畢業也不見知識少，腦筋亂。我們不能吃「聖賢」，吃「文憑」，也不能穿「聖賢」，穿「文憑」。故此種觀念急應打破。

同學們看電影，買零食，每假日不忘，飯後不忘；從來想不起買雜誌。一星期盈餘兩角錢，一月可看四種雜誌，可得十餘冊，不覺案頭上便燦然一抱矣。何時看何時

有，絕不是折本的事，何不試試看？

五

曾在人間世上讀過兩篇論談話的文章，自己雖未做過多少種方式的談話，但幾次暢所欲言的談話，也使我感覺談話的風趣了，將在生活上永遠也不能忘的一件事。

在今年暑假期中，每飯後黃昏往仁世叔處（即德仁鏡先生）請教。仁公完全不像普通長者對後輩的板面孔說教，「業精於勤，荒於嬉」和圓滑的處世哲學之類，和「孺子可教也」的假恭維話。相坐院中，氣爽風清，深夜始去。開學後，即以距離稍遠，不得行，現在寒假已至，遂白日間時常又過仁公處如此請教。（不，說是談話才對！）

我們形勢上雖不放誕，然我亦不覺像在普通長者面前有半天才得出一口氣的痛苦。不過談話內容無一定標準，上下縱橫，古今中外：讀書，寫字，作畫，作詩，製印，讀經，簡體字，汪院長被刺，男女平等，鄭板橋，蘇東坡，政治，鬼域，土豪劣紳，縣令之難做（公頗與袁中郎同感）……談到那裏是那裏，不過向來不說短道長及家庭瑣屑，公又不以識陋聞寡惡我，所以從無拘窘之苦。常言「與君

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以我這笨拙的頭腦，就是讀廿年書，也未必勝過與仁公「一夕話」。雖然無談話的記錄。

有許多未曾學過的東西，無法知道的事，蘊藏在心裏不知如何的問題，或固執不悟的謬見……都經公以趣味簡捷的話道破，而使我了解。既有益，復有味。

談話時，多讀書的結果，最能長談鋒，在我這方面當更多些收益。所以談話後我自己不免有三恨：一恨不能讀古人書；二恨讀書太少；三恨至現在猶不能寫一篇最低限度令自己能滿意的短文！

六

我時常想：「戀愛」二字爲什麼僅用在和異性的關係上？「情書」爲什麼專指異性間表達情感的工具？有人就拿這種眼光說：「情書最真摯。」難到他們所謂的「情書」裏面就沒有是和異性研究一種學理，討論一個問題的嗎？

假如崇拜一位學者，或是一位景仰理想中的朋友（同性），而不得親自見到這位學者和他去領教，作爲你終身的師表；不得親自見到這位朋友，做你終身的同志；以致你無論何時在做何事，在你腦裏總有一個幻影，這是不是可以叫做「單戀」？一位契友（同性）的故去，或是對方（同性）

因聽了第 一者的話，引起對你的誤會，把你們數年的友情從此斷絕，這在感到滿腹真情無處訴的你，是不是受到

「失戀」的痛苦了？「戀愛至上主義」者說：「人生需要愛。」父母子女間的愛，兄弟姊妹間的愛是不是人生需要的？許多對於戀愛的錯覺，是兩種因素促成的：一種是藐視女子的傳統心理，和「男女授受不親」的卑鄙思想，以爲異性相悅就是「戀」，並且說不定兩個人有戀愛之外的事情發生。所以這個「戀」字除了用在兩性的關係上，如用在同性關係上覺得太尷尬。一種就是在男性方面，講戀愛的，總覺得爲找終身的伴侶才戀愛；或是爲解決某種問題而「戀愛」；問題解決，就是戀愛的目的達到，把戀愛當做嗜好，所以引起一般人對「戀愛」二字的更進一步表示惡感，更覺得牠不可親近。於是促成前面許多令人不解的戀愛錯覺觀念，也許這就是提倡「異性戀愛」者說「愛是神秘的」原因吧？

其實「戀愛」何嘗是大逆不道的事？是被些「先進的青年」們做錯了。人與人之間發生的出於天性的愛，或不可控制的愛，就是戀愛；和異性交朋友是「戀愛」，和同性交朋友亦是「戀愛」。朋友間互相景仰，相羨慕的傾心之談，就是「情話」，寫在紙中就是「情書」。現在一般

人看見一對異性坐在公園河邊的椅上談話，就說是「情話嗚嗚」。其實他們談的不是今天早餐裏某樣菜作的不好，便是批評那個人，或是昨天電影裏麥唐娜的表情怎樣。只要是「人」就都可以成爲朋友發生「戀愛」。現在的許多「先進的青年」講戀愛，高尚一點的就是同異性結合，如「果有第三者摻入，一定「決裂」；在一個團體裏，你看吧，異性一多，準鬧「吃醋」。所以「戀愛」在中國社會上不能立足，而這些「先進的青年」，「戀愛」失敗了，必咀

咒社會上「封建的殘餘勢力沒有完全毀滅」。
我絕對不是「提倡」大家談「戀愛」，不過我以為談「戀愛」者應當把眼光擴大至無窮境界，同性的朋友關係也是「戀愛」。異性的結合固可由「戀愛」而產生，並不是所有異性的「戀愛」結果都是「結合」，或其他人不得再稱爲朋友。

人與人間發生的「情」就是「戀愛」。
「戀愛」不是專指建立在異性的關係上。



野夫作

緝私營

A LAMENTATION ON BEHALF OF A WHITE-HAIRED OLD MAN.

(代 悲 白 頭 翁)

In the east of Loyang there are plum and peach blossoms.

After tossing here and there where should they fall?

The girls in Loyang are beautiful and delicate.

And they sigh deeply at seeing the flowers fading:

Flowers are withering this year and with them our beauty is also fading;

They will wither again next year, but then who of us will then still be living?

Now, we have seen that the pines and cypresses have been turned into fuel;

And we have heard that the mulberry fields have become a great sea.

None of the men of ancient times are walking here in the east of Loyang;

But still this year the winds are blowing over the falling petals.

Thus, the flowers are eternal and live again and appear the same year after year;

While man's life is short and appears to be different in another spring.

Oh! you boys and girls in the prime of youth and health.

Think and pity the half-dead white-haired old man!

This old man, with his white hairs, is truly miserable.

But he too had once been one of the gayest and most vigorous youths;

He was, with the young aristocrats, princes and dukes, in the wonderful gardens

Dancing and singing among the falling blossoms;

Or, he was enjoying a beautiful banquet in the villa of a Censor,

And living the life of an angel, with the fairies, in the pavilion of a General.

One morning, he was sick, no friend would come to afford him any consolation.

While other people (whom he knew not) are enjoying themselves in this bright spring.

The beauty of women is very short-lived;

Very soon white hairs (like the feathers of stork) do appear in confused tresses.

We only know that that was in old times a dancing place, a site of orchestra.

But where today there are nothing except the cuckoos and crows crying in melancholy tone.

—Tu Chiang

AMUSING MYSELF.

(自 遣)

Whenever I can, I'll sing loudly and drink until I am drunk;
 All sorts of sorrows and regrets there will always be:
 This morning I have the wine and I'll enjoy drinking it;
 Tomorrow let the sorrows come!

THE AUTHORITIES IN SHIH-HAO.

(石 壕 吏)

In the evening I reached Shih-Hao Village.
 The constable was there, seizing men for conscription on that very night.
 The old man jumped over the wall to escape;
 And his old mate went out to meet the constable.
 How angrily the constable was treating the old dame!
 And how sadly she cried!
 I heard the wretched dames trembling words:
 "All my three sons were serving as soldiers in Yeh city;
 One of them sent me a letter to say that:
 The other two had recently been killed in action.
 Even this living son's life is quite precarious;
 While the other two could never live again!
 The only man in our family is,
 My little grand-son, who is still a suckling.
 His mother is at home,
 But she had no skirts or aprons which are better than rags.
 Though my strength and spirit is feeble,
 Will you take me to war, to go to Hoyang,
 At least to serve as a cook in the camp,"

The night advances slowly; and I no longer heard her voice (died)
 But some deeper groans,
 At day-break, I said good-bye to the old man alone and went on my own
 way.

—Tu Chiang

編後

大概容易做的事情不太多，即如這次編二中學生，就很夠難辦。一學期已過了兩個多月，才開始徵稿。一直到放假前兩星期才決定給編輯部（因為今年沒有刊物委員會）國幣一百二十元。再一清理收到的稿子，不下五十餘萬字。如何能辦？屢次和幹事會的人商權辭職或增經費，但都碍難照准。事到臨頭沒奈何。幹自然要幹，不幹，也得幹！

起初，大家只忙稿子。發稿紙。有的同學很客氣，不肯寫；多寫更不肯；只得求一下，塞給他幾張。還有的稿子已經交到，可是回頭又客客氣氣的非要回去不可。為這些事，都險些說破了嘴。此外有的同學拿去稿紙而未能拿回文章，也要催促一下。僅只是這類的事情，就忙了將近一個月的光景。

不上課了。借這機會，我們要選稿子。於是規定每天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六時，算做辦公時間。其實後來已經不按那規定了。上午來了以後，幾個人就坐在一起選稿，差不多下午二時吃午飯；下午七時（甚至於十時十二時）吃晚飯，所以後來每天總要十時左右才能回家。編輯人回家吃冷菜冷飯，叫不開門，以及受申斥等均不在話下。

至於選稿，我們沒有分部份看。却是大家坐在一起看。我們以為若是分開幾部份來看，常不免是一個人的意見居多，倘若爲了編輯自身的偏見而埋沒了英才，豈不罪過。因此打算坐在一起分看不同的五篇，若某人對某篇有某種感想，立時便可提出。若是多數認爲不刊，就不再改了。假如別人還認爲可以或需刪改的時候，則交給一個人妥爲修正。

在這一點上講，我們常是很大胆的。但同時却是細心的。看一篇稿都必先通篇瀏覽一過。然後才很費推敲的研究每一字或句。即或爲一個標點，人們都會很易激地爭辯起來。有時候我們很不顧一切的刪去一段或兩段，有時候也會增添兩段。不過有的經過幾番刪改之後，原來面目已失，即或刊出恐怕原作者都不能不疑惑那會是他自己的作品。天曉得！真小心翼翼地改過呀！不信同學們可以看一看我們這裏的存稿，差不多都經過兩個人以上看過改過。

很不快心地擲去了五分之三的稿子，但是再一算字數還有差不多二十多萬字。這使我們不得不再重選一次。第二次的選擇更難。因爲第一次打算刊的稿子已經是標準很高的了。再要挑一次當然更不容易。「重編白麵」之價昂，以此。有

很多是不錯的，可是也只好割愛。每擲去一篇稿子真捨不得。就是這樣，一百二十元若是印十六開本（如本期這樣大小），只能有一百五十中國頁，每頁一千字已經塞得滿滿的了，二十多萬字，裝不下。只好留起這些稿子，下期再用。

這回鄭任菴先生，李鑑波先生和黎憲初先生都允許給二中學生寫一點東西，可是後來鄭李二位先生的稿子先後都來了。黎先生又不肯寫了。本來想求各位先生都寫一點的。趕上提前放假有很多的先生都未見着。只有這兩篇。不然一定能更多有幾篇的。我們在這裏謝他們。關於目次，並沒有很嚴格的分類。只大概的排了一下。有些個短文章，很精悍，原來是要關「小文章」一欄的。可是後來沒有那樣作。只把幾篇同是記故鄉的和寫雪的編在一起，分別的冠上了一個總題。其餘的都歸攏在一起，就是前面的「灰色的夢及其他」。但那並不是一類。又有去年的徵文競賽的取錄的文稿，本想多披露幾篇，可是因為篇幅關係，也未能如願。登載的各篇又因為內容及形式上各不相同。若按名次排下殊多不便，只得分別排開了。（我們的分法，自然也有的很勉強的。）另外在每篇的尾巴上加註了一行小字。在前面的卷頭言，本校學生自治會編了一個總情報，得校外諸團體不少的幫忙。我們也是感激不盡的。在這裏，我們再謝一回！

對面是請何星南先生設計的，在其他方面何先生也給我們不少的幫助，當然也要謝了！

關於畫片，本想登載些二中同學日常生活的韻事，可是因為放了假，同學都回家了，無從拍起。只把民衆學校的幾張刊入。不過因為時間很有一點短促，大概銅版還未見大好。

一百二十元，刊印二中學生六百本。錢難再多，稿甚擁擠。又要馬兒跑的快，又要馬兒不吃草，豈是容易事！

